

劍 自 東 來（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新著

獵刀——是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刀！
司馬縱橫——是獵刀的第四代主人！
鐵鳳師——是名震大江南北神劍手！
他倆在一起，就是豪邁、正義、痛快淋漓！
如此英豪，如此金牌巨著，自然令你蕩氣廻腸，手不釋卷！

$4.00

1152

編者話 「劍自東來」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篇爲龍乘風君以另一創新構思和筆法而成的作品，題材新穎，故事獨立，與雪刀浪子故事媲美，不相伯仲。故事是描述一柄並不是獵取兇殘猛獸的獵刀，而是專門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正義之刀，這柄獵刀，來頭不小，當它傳到第四代主人時，剛好配合一個名震大江南北的神劍手，於是更發揮了它的豪邁正義，痛快淋漓，罣邪辟易的威力，過程之精彩，可令你出乎意表，請勿錯過。

**　　**　　**

一期完的短篇小說，我們每期都有精選的刊出，今期介紹新進作家石中火一部作品——「保鏢風雲」，題材別創，講述湖海上一段陰險詭詐的故事，是友是敵，難以分野，警世惕人，寓意深長。

**　　**　　**

下期選刊一部巨型東洋武俠倫理奇情小說「劍聖」刊出。故事中主角能夠冠以「劍聖」的稱號，可想而知是個可敬可佩的人物，但又誰知他的一生戲劇性生涯裡充滿了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往事？本故事下期隆重刊出，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5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劍自東來

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舵主老斷刀

（一）

穹蒼灰黯，但距離黎明卻已不遠。

銅皮山下，百尺溪旁，忽然悄悄地出現了八十九條人影。

八十九條精壯的漢子，一百七十八隻寒光閃爍，宛如出林猛獸的眼睛，而他們每個人手裏，都有一口殺氣騰騰的鐵刀。

他們的刀都完全一模一樣，同樣都是用北邙山天絕峯下一種叫「血沙」的鐵所鑄成。

這種刀沉重而鋒利，落在膂力雄猛的刀手手裏無疑是一種極厲害的殺人武器。

但這八十九條漢子的刀，都只有半截，全部都是斷刀。

這並不是怪事。

在這一代長大的武林人，倘若沒有聽過「斷刀門」這三個字，那才是怪事。

斷刀門門下弟子逾千，分舵遍及大江南北，他們所用的刀，都是這種只有半截的斷刀。

「刀可斷，頭可斷，義氣不可斷！」這十一個字，正是斷刀門三十三條門規中的首則。

× × ×

拂曉。

這是絕大多數人好夢方濃的時候。

這也是大舉進攻敵人的大好時機。

斷刀門已決定在這一天孤注一擲，拂曉時份向虎王山莊全力出擊。

虎王山莊就在銅皮山下。





把斷刀門害得極慘極慘的虎王段霸天，就在這片佔地千畝的莊院之中。

風雖冷，這八十九條漢子的血卻像火般燙熱。

率領着這羣戰士的，是斷刀門姑蘇城分舵舵主老玉山。

老玉山在二十五歲的時候，就已跟隨着斷刀門主封瓊。

封瓊那時候也是二十五歲。

不到三年，封瓊創立斷刀門，老玉山已是姑蘇城分舵舵主。

現在，他們都已年逾花甲。

老玉山在帮會中的地位仍然未變。

他沒有被提升，也沒有被貶職。

有人總是覺得這位老臣子太委屈了。

最少，斷刀門的三大護法，他們的地位就比老玉山更高。

但知道內裏眞情的人，卻知道在整個斷刀門裏，姑蘇分舵的力量，其實絕不比總壇為弱。

由此可見，老玉山在斷刀門的地位，是極其重要的。

× × ×

一個月前，武林中發生了一件震人心絃的事故。

封瓊在六十歲大壽那一天，不見了一顆腦袋。

接着，總壇被禁，三大護法兩人被燒成焦炭，另一人下落不明。

然後，斷刀門分佈在各地的分舵，都遭遇到不明來歷者的襲擊。

威震中原的斷刀門，竟然在不足十天之內，陷入了支離破碎的局面。

直到姑蘇城分舵被侵襲的時候，老玉山才查出，率領着一羣蒙面殺手大肆殺戳的人，就是虎王段霸天。

老玉山沒有戀戰。

因為那時候，封羣正在姑蘇。

他是封瓊的獨生子，在總壇被焚襲的時候，他受了傷，由斷刀門的弟子拚死救出，送到姑蘇城老玉山的家裏。

不到十天，姑蘇城分舵也被襲擊。

老玉山不怕死。

但為了封羣，他知道自己絕不能死。

他要留下這條老命，為封瓊復仇，也要盡自己的力量，保護封瓊唯一的血脈。

這是一個很沉重的担子。

現在，他已把封羣送到一個很安全的地方。他相信在這地方裏，封羣的傷勢可以迅速復原。

老玉山目前已少了一重顧慮。



他現在唯一要幹的事，就是找段霸天算帳！

（二）

曙光甫現，公鷄何六就已從床上爬起來。他是虎王山莊的一個老家丁。

他每天都在這個時候起床，就像公鷄每天準時啼叫一樣。

每天起床，他第一件要幹的事，就是首先去洗個臉。

這是世間上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習慣。

但這一天，當他正想去洗臉的時候，忽然就給一把刀攔住。

何六想叫。

但看見這把刀，再看看這把刀的主人，他就不敢叫了。

他知道，只要對方一刀砍下來，那麼他以後再也不必洗臉了。

他的腿在發軟，臉色卻在發青。

他呆呆的瞧看這把刀。

刀是斷的，但要殺人還是容易得很。

「別動，也別嚷，否則老子先閹割了你！」這人眉粗日大，滿臉金錢痲子。

他是老玉山門下的三弟子阮拚命。

他打架的時候不要命，喝酒的時候也不要命，在賭博的時候更不要命。

老玉山常對人說：「阮三能够活到現在，倒算是一件奇蹟。」

何六剛從夢鄉醒過來，就遇上了阮拚命這種惡漢，自然難免臉青腿軟。

「好漢……饒命……」

「閉上你娘的鳥嘴！」阮拚命沉聲喝道：「老子沒問，你別張聲，老子若問，而你不答，你這一輩子就算完了！」

「是……是……」何六的胆子一向不大，活到六十多歲，還沒有宰殺過一頭鷄鴨。

阮拚命冷冷一笑：「段霸天在甚麼地方？」

何六顫抖：「不知……道……」

阮拚命瞪着銅鈴般的眼睛：「你不想活了？」

斷一刀揮，刀鋒已壓在何六的脖子之上。

何六渾身虛軟，忽然胯下一片濕冷。

「混帳，竟敢在老子面前撒尿！」阮拚命大怒，但却還是未施殺手。

「快說！段霸天在哪裏？」

何六張大嘴巴，却已說不出話來。

就在這時候，阮拚命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在輕輕的嘆氣。

他猛然擰身。

他以爲這人是斷刀門的弟子。

但一望之下，却不由臉色驟變。

這人絕不是斷刀門下的弟子。

他是一個滿頭白髮的白衣人。

這人雖然白髮如銀，但看樣子却是不老。

非但不老，簡直就是一個連三十歲也不够的年青人。

這人的背上揹着一口劍。

劍柄殘舊。

劍鞘更似已崩裂支離。

阮拚命一向胆大包天，但這時候不知如何，竟然從心底裏發出一股說不出寒冷之意。

他不期然退後三尺，沉聲喝道：「你是段霸天的甚麼人？」

白髮青年一笑。

他的笑很神秘，好像心裏有無數不爲人所知的秘密，又像是在一笑之間隱藏着無限惆悵。

但阮拚命却覺得，這一笑更彌漫着無窮的殺機。

這人的聲音也彷佛很神秘：「我不是段霸天的甚麼人，你也不是。」

阮拚命道：「我當然不是。」

不知如何，他平時慣於自稱「老子」的兩個字，忽然說不出口。

白髮青年的聲音聽來漸漸朦朧起來。

他慢慢的說：「我比你們來得早，但却比你們更失望。」

阮拚命道：「這是甚麼意思？我不明白。」

突聽一人冷笑：「我也不懂。」

阮拚命倏地鬆一口氣。

因爲他最崇拜的舵主老玉山已來了。

（三）

這裏是虎王山莊最偏僻的地方。

何六就是喜歡這份清靜，所以才揀這裏作爲安歇之所。

但現在，這裏已被一種可怕的殺氣籠罩着。

× × ×

從最不爲人所注意的地方攻進虎王山莊，這是老玉山的決定。

但他們却在這裏，遇上了這個神秘的白髮青年。

——「我比你們來得早，但却比你們更失望。」

第一句話不難懂。

但第二句話，非獨阮拚命不懂，老玉山也同樣不懂。

白髮青年却沒有解釋。

他只是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盯着老玉山。

「你是『老斷刀』？」

老玉山點頭。

「老斷刀」是他的另外一個名字。

白髮青年淡淡一笑：「斷刀門中，除封瓊外，你是刀法最好的一個。」

老玉山沒有否認。

白髮青年接着却說出一句令人更難懂的說話：「我自東來，劍也是一樣。」

阮拚命的確不懂。

老玉山却突然臉色一變，變得一片雪白。

「你果然殺了段霸天？」

白髮青年點點頭：「不錯，但他却令我太失望，希望你會好一點。」

老玉山吸了口氣。

他沉默了很久，突然說：「我現在只有一個要求。」

阮拚命怔住。

他跟着老舵主這許多年，還是第一次聽見他會向別人提出要求。

白髮青年臉上木無表情。

「你可以讓他們先走，我只是要你一個留下。」

聽到這兩句說話，老玉山居然好像是鬆了一口氣。

「多謝！」他說。

這兩個字也令到阮拚命感到驚訝。

老舵主從來都不喜歡向別人有所要求，也不喜歡說任何感激別人的說話。

但現在，這兩種事情都已同時發生。

阮拚命不但感到驚訝意外，還有一種不尋常，不吉兆的感覺。

他呆住。

老玉山却在這時候向他招手。

「小阮，你過來。」

阮拚命依言走了過去。

老玉山的臉上也漸漸變得木無表情。

他說：「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交付給你。」

「舵主請囑咐。」

「你帶他們走。」

「他們」的意思，就是指這次出擊的所有兄弟。

阮拚命立刻搖頭，拚命的搖頭。

「弟子不走，他們也絕不會走。」

老玉山冷冷道：「要怎樣才肯走？」

阮拚命道：「我們可以永遠留下，却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這裏，更不能離開舵主。」

老玉山冷冷道：「你們莫非已忘了少門主？」

阮拚命道：「少門主很好。」

「很好？」老玉山忽然咆哮起來，「他奶奶個熊好個屁！你們若不回去，說不定他現在已給人砍成肉醬！」

阮拚命還是搖頭。

他用一種很堅決的語氣道：「老舵主若不走，我寧死不離此地，若說要去看封少門主，老舵主更加要和我們一起去！」

他的語氣的確很堅決，看來無論是誰

都很難令他改變主意。

即使是老玉山的命令也不能。

但就在這時候，老玉山用一種閃電的手法，把一件事物拋給了阮拚命。

阮拚命接着。

他的心忽然冷透。

他的手也是又濕又冷。

他忽然咬破嘴唇，全身顫抖地跪在地上。

× × ×

認識阮拚命的人，都知道他是一條硬漢。能讓他下跪的絕不會是神祇，而是祖先。

能令他屈膝的絕不會是强權，而是忠義。

老玉山拋給阮拚命的東西，是濕濡的，是柔軟的。

那是老玉山左邊的一隻眼睛。

他以閃電的手法把自己的眼睛挖下，然後在刹那間拋給小阮。

他的聲音居然很平靜，簡直比別人剃掉鬍子還更若無其事：「我想看看封少門主，你就帶着我這隻眼睛去看他好了。」

× × ×

「弟——子——遵——命……」

阮拚命的聲音，就像是一條受創的獅子。

他走了，帶着所有的兄弟走了。

這時候，天色已漸亮。

老玉山雙手握刀。

斷刀。

刀鋒在微弱的晨光下，閃爍着一種碧燐和金黃交錯的光芒。

白髮青年凝視着他，淡淡道：「刀可斷，頭可斷，義氣不可斷，中原斷刀門，果然以義勇爲先，佩服！佩服！」

老玉山道：「閣下東來中土，對中原之事，倒是知道不少。」

他自挖左目，左面半邊臉龐，俱已染滿鮮血。

但他的聲音和雙手還是那麼穩定。

白髮青年忽然說：「除了劍，我知道的事其實並不多。」

老玉山道：「你以爲我可勝你？」

白髮青年道：「雖然機會不多，但總還有一綫希望。」

他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在沒有動手之前，誰能肯定勝負？」

「不錯！說得好！老斷刀自當盡力而爲！」老玉山陡地發出一聲怪嘯。

嘯聲方起，刀已向前怒射！

鳳凰神劍

（一）

刀如奔雷，勢疾如風。

一刀殺出，方圓三丈之內俱已被這一股可怕的刀氣所籠罩。

老玉山果然是斷刀門中極爲厲害的脚色。

就憑這一刀，斷刀門的三大護法，恐怕已沒有任何一人能接得下。

封瓊並不是個瞎子。

他信任老玉山，也信任老玉山的刀，這都是極有理由的。

這一刀的名堂，是「裂殺一刀」。

一刀裂頭！

一刀殺敵！

老玉山已很多年沒有用過這一刀，但以前每用這一刀，却從未失手過一次。

× × ×

刀光絢燦，東方旭日也同時閃出一道金光。

金光映進老玉山唯一的眼睛裏。

嘶！金光之外，還有銀光。

銀光有如雪天寒冰，一幌眼間已射向老玉山眉心。

老玉山的刀已射出，他整個人精鋭之氣也已隨刀而發。

那是毫無保留的一刀。

而這一道銀光，却只是輕描淡寫而發，輕描淡寫而來。

但刀光却突然散亂，甚至停下。

銀光一閃，又已不見。

老玉山不動。

白髮青年却已輕嘆口氣，消失在晨光曦微之中。

× × ×

沒有人能看見這一劍有多快。

老玉山也看不見。

他也看不見自己的創傷。

沒有人能够看見眉心中劍的情況是怎樣的，除非他有一面鏡子，或者是一盆清水。

老玉山沒有鏡子，也找不到水。

他只能看見天上的雲層在飄蕩，地上的景物在旋轉。

這次拂曉出擊的行動，本是針對段霸天而來。

但他還沒有看見段霸天，就已倒了下去。

雖然他沒有看見段霸天的屍首，但他早已相信這個白髮青年的說話。

（二）

九月二十，黃昏。

阮拚命終於帶着八十七個兄弟，來到了華山。

封瓊在華山木劍廬中。

× × ×

斜陽餘暉，映照在一排平房上。

阮拚命白布紮額，腰插斷刀，帶着八十七個兄弟，求見木劍廬主人武傲千。

武傲千雖然並非華山派掌門，但在武林人的心目中，這位生性剛烈，高傲不羣的老人，其地位是超然的，他在劍法上的成就也是令人欽佩萬分的。

華山五絕藝：刀、杖、劍、拳、指，武傲千獨精於劍。

但三十年來，這位木劍廬主人，却只曾與人比劍三次。

第一戰發生於三十年前，武傲千與當時身負盛名之君子劍神西門逍遙決戰，兩人苦戰千招，仍然不分勝負，終於平手作罷。

第二戰在二十年前，苗疆地邪族第一高手朱棠，以一百九十六式呼魂魔劍肆虐中原武林，當年華山派十大高手亦有六人死於其人劍下，武傲千被逼下山，於一楓坡前決戰朱棠。

這一戰無人目睹過程，但自此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朱棠其人出現。

第三戰則在十年前，武傲千在三招之

內，殺了一個來自東瀛島國的浪人。

無人知此浪人來歷，只知其名乃「裕原正男」。

三戰雖不多，但巳令武傲千名聲大噪。然而，武傲千並不求名。

他並不求利，更不求權勢。

他只求一份恬靜，安逸的泉林生活。

木劍廬無疑正是武傲千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但自從封羣被送到這裏的時候開始，這裏恬靜和安逸的生活，巳悄悄溜走。

× × ×

木劍廬外，八十八條精壯大漢在等待武傲千的出現。

夜色漸濃。

武傲千仍然沒有現身。

兩個白衣僮子，也在木劍廬外等待。

他們巳向武傲千告知，斷刀門阮拚命求見。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暮色中突然出現了一個杏袍人。

這人的腰間也有刀。

却沒有人認得這把刀，也沒有人認識這人是誰。

但是這杏袍人却是從木劍廬中走出來的。

每個人都用一種極奇怪的目光盯視着他。

尤其是那兩個白衣僮子，連臉色都巳變了。

「你是誰？怎會從裏面走出來？」年紀較長的一個僮子說。

杏袍人淡淡一笑。

「在下是武大師的朋友，從昨日開始，便一直都在木劍廬內，與武大師促膝長談。」

僮子臉色驟變。

「我不相信，大師怎會有你這麼年輕的朋友？」

杏袍人悠然道：「你好像比我還年輕一半。」

僮子道：「我不是大師的朋友，是大師的書僮，剛才我怎麼看不見你？」

杏袍人道：「你剛才進去通傳的時候沒有看見我，是因爲你我之間隔着一塊黃布。」

僮子道：「我以爲黃布後只有大師一人。」

杏袍人道：「大師與在下談及不少事，其中還包括中靈、中道。」

左邊僮子道：「我是中靈。」

右邊僮子道：「我是中道。」

中靈道：「大師怎樣說？」

杏袍人緩緩道：「你們的武功還不行，該另投名師。」

中靈的臉色變了。

「你是甚麼人，爲甚麼要用這種說話來騙我們？」

杏袍人目光一閃：「我沒有騙兩位，這是武大師的主意。」

中道皺了皺眉，忽然轉身，進入木劍廬中。

但他很快就出來。

他的臉巳變成死灰之色。

「大師……大師不見了！」

中靈瞪着眼睛，怒喝：「你是誰？你把大師怎樣了？」

杏袍人沉聲道：「在下司馬縱橫，這裏的一切，大師巳交托在下去辦。」

中道勃然變色：「胡說！」

中靈喝道：「何方鼠輩，竟敢冒充獵刀奇俠，還在這裏撒野！」

杏袍人嘆了口氣：「在下早巳知道，兩位必然會生誤會。」

中道沉下臉：「大師何在？」

杏袍人道：「他有一件極重要的事，非要暫時離開華山不可。」

中靈怒道：「就算大師要走，他也絕不會不告訴我們，更不會叫咱們兩人另投名師！」

這時候，阮拚命也走了過來，目注杏袍人厲聲道：「你是不是殺了武大師？」

杏袍人搖頭。

「他老人家還活得很好，只是巳經走了。」

「他怎會忽萌去意？」阮拚命冷冷一笑，「而且老子也絕不相信你就是司馬縱橫！」

八十八口斷刀巳同時亮出。

更有數人，巳衝入木劍廬中，找尋封羣。

封羣很快就被人摻扶出來。

他很年青，但臉色却很蒼白。

他剛被人摻扶出來，就巳大聲說：「擒住這惡賊，他殺了武大師——」

此言一出，怒吼之聲立刻不絕於耳。

阮拚命的斷刀幾乎立刻就劈了出去。

杏袍人急閃。

但對方却是人多勢衆，幾十把刀同時揮砍過來，這種威力之强，實在是無法估計。

中靈、中道也同時掄劍向杏袍人展開襲擊。

這兩書僮年紀雖輕，但一手劍法巳盡得武傲千眞傳，所欠者，乃內力尙欠火候而巳。

然而，一般武林中人，也絕不輕易可以接下他倆的聯手合擊。

杏袍人巳處於劣勢。

但他還是沒有拔刀。

刷！

中靈劍法矯捷，變化多端，忽然劍走偏鋒，一劍在杏袍人的左脅下劃過。

杏袍人巳掛了彩。

但他還是沒有拔刀。

封羣嘶聲叫道：「別放過這兇手，他殺了武大師，然後由同黨把屍體帶走……他……」

說到這裏，這位封少門主好像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暈迷過去。

他畢竟曾經受傷，而且傷勢不輕。

杏袍人瞳孔收縮，但是却沒有出言反駁。

他似巳默認這件事。

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斷刀門的弟子，與中靈、中道攻的更急。

颯！

杏袍人的右腿又再吃了一刀。

阮拚命怒叫：「你今天死定的了！」

「只怕未必。」

阮拚命一怔，旋身揮刀，護住自己。

他立刻看見了一個衣飾華麗，臉龐寬敞，唇上蓄着鬍子的男人。

這男人很好看，英俊而瀟洒。

他的拳頭也同樣很好看，膚色健康而乾淨。

但當這隻拳頭撞在阮拚命臉龐上的時候，阮拚命的臉色就很不好看了。

杏袍人却在叫：「別打他……」

這男人冷笑：「我不打他，他就會把你砍開三十六段拿去餵狗！」

阮拚命給這個唇上蓄着鬍子的男人打得七葷八素，但仍然勉强站直了身子。

「你是誰？」

這男人冷冷道：「憑你這種人還不配問！」

阮拚命怒道：「我是那種人？」

「你是笨人，好友不分，黑白顚倒的笨人！」

「老子是笨人，你又是個甚麼人？」

「我是個殺人的人！」這個唇上蓄着鬍子的男人冷冷說：「誰敢擋我去路，誰就是死人！」

他一面說着，一面伸手抓住杏袍人的手。

杏袍人還是沒有拔刀。

但這個唇上蓄着鬍子的男人，却巳亮出了一口鋒利的長劍。

「鳳凰神劍！」阮拚命突然失聲叫了起來。

「鐵鳳師！」斷刀門的弟子，最少有五六人同時脫口叫出了這個名字。

× × ×

鐵鳳師！

這個突如其來的人，正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胆的辣手大俠鐵鳳師！

「寧惹獵刀，莫惹鳳凰！」

「獵刀有情留，鳳凰無活口！」

這兩句說話，正好說明了江湖人對司馬縱橫和鐵鳳師的看法。

鐵鳳師既巳來了，那杏袍人是否就是獵刀奇俠？

南裙北水

（一）

夜巳深。

橋樑鎭上唯一的酒館，巳到了打烊的時候。但在酒館裏，却還有兩個酒徒，你一杯我一杯的，正在喝個不亦樂乎。

其中一人，正是鐵鳳師。

但另外一人，却不是那個杏袍人，而是一個白髮老者。

「痛快！痛快！」白髮老者忽然舉杯大笑，「一別多年，鐵鳳師還是鐵鳳師，不但劍法厲害，酒量也同樣厲害！」

鐵鳳師滿臉紅光：「該醉的時候，又何妨一醉？」

白髮老者道：「有人喜歡在高興的時候喝酒，也有人老是在愁眉苦臉的時候喝得酊酩大醉，你是屬於那一種人？」

「兩種都是！」鐵鳳師又喝了一杯，「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我才不喝。」

白髮老者道：「在何種情況下你會不喝酒？」

鐵鳳師笑了笑。

「那是當我不想喝酒的時候！」

白髮老者又是一陣大笑。

「對，說得好！想喝的時候，好酒也喝，劣酒也喝，甚至酸醋也無妨！」他好像醉得很厲害，「倘若不想喝，就算是瓊漿玉液，也一律不喝！」

就在說這幾句說話的時候，這老者又巳一口氣喝了三杯。

他爲自己斟第四杯酒的時候，忽然壓低嗓子：「小司馬怎樣了？」

鐵鳳師嘆了口氣。

「他揹了一個鍋。」

「甚麼鍋？」

「黑鍋，而且是很大的一個黑鍋。」

「你是親眼看見他揹上了這個黑鍋的嗎？」

「不錯。」

「小司馬爲人忠厚，但却不笨。」

「他的確不笨，」鐵鳳師冷冷一笑，「無論如何，他最少比一頭豬聰明些。」

白髮老者一怔。

「有這種事？」

「老怪，你以爲我喝醉了？」

「你爲甚麼看見他揹了黑鍋，還在這裏喝酒？」

「不喝酒又怎樣？」鐵鳳師冷冷道：「他揹他的黑鍋，我喝我的黃酒，難道你認爲我也一定要陪他揹個大黑鍋才算够義氣？」

白髮老者沉吟道：「最少你該替他想個辦法，讓他把大黑鍋從背上解下來。」

鐵鳳師道：「我也曾經這麼想，但他却把我臭罵一頓。」

白髮老者一呆。

「小司馬很少隨便開口駡人。」

「他也許不會駡人，但是却最喜歡駡我。」

「這個老夫倒很瞭解，因爲你一直都是他最信任的朋友。」

鐵鳳師訕訕一笑：「這倒是我的福氣，十八輩子修回來的福氣！」

白髮老者道：「他爲甚麼要駡你？」

鐵鳳師道：「因爲我在他的面前，殺了幾個不知好歹，忠奸不分的混蛋。」

白髮老者皺了皺眉：「這幾個混蛋是甚麼人？」

鐵鳳師道：「斷刀門的弟子。」

白髮老者悚然動容。

「他們有可殺之道？」

「在小司馬的眼中看來，他們不該殺，」鐵鳳師淡淡道：「他們本來並不是甚麼邪惡之輩，而且還很够義氣。」

白髮老者一怔：「那麼你爲甚麼要動手殺了他們？」

鐵鳳師冷笑道：「這是殺鷄警猴。」

白髮老者道：「老夫不懂。」

鐵鳳師道：「當時我若不殺掉三幾個混蛋，那麼小司馬說不定變成他媽的一團肉醬！」

白髮老者楞住，但隨即點頭：「你不必說了，老夫知道，你殺人總有理由，而且每次的理由都一定他媽的充足極了。」

鐵鳳師大笑。

但他只是笑了兩聲，忽然就停下來。

「不！小司馬駡得對！我是殺錯了他們，無論怎樣，他們沒有可殺之道，只是一時誤會，所以才羣起攻擊小司馬……」

他的聲音漸漸變得很低沉：「但當時我若不出劍闖出一條血路，小司馬却是必死無疑……」

白髮老者眉頭一皺：「他輕功不弱，那些人若非武功絕世之輩，又怎能留下小司馬?」

鐵鳳師嘆了口氣：「斷刀門的人，並不足懼。」

白髮老者道：「你顧慮的是誰?」

鐵鳳師道：「一個已經昏迷的人。」

白髮老者呆了半晌，才道：「一個暈迷的人，又怎會對小司馬構個威脅?」

鐵鳳師道：他只是裝作昏迷。」

白髮老者道：「這人很厲害?」

鐵鳳師道：「能够把小司馬累得了七葷八素的人，你說厲害不厲害。」

「他是誰?」

「封羣!」

「封瓊的獨子?」

「不錯。」

「他豈不是已經受了很嚴重的傷?」

白髮老者緩緩道：「這件事江湖上傳聞正盛。」

鐵鳳師嘆了口氣：「你是不是一直都把他當作是條受傷的小羊?」

白髮老者聳聳肩：「他就算不是條小羊，也不像是一條猛虎。」

「嘿嘿!」鐵鳳師冷冷一笑：「你錯了，他是一條猛虎，只不過披上了羊皮，還在裝病。」

「有這種事?」白髮老者面露驚訝之色。

「你以為我會看錯人?」

「這倒很少，」白髮老者乾咳兩聲，「如此說來，小司馬的確情況不妙，很可能會給這狐狸般狡猾的老虎咬上一口。」

「他已掛了彩，若不是我施殺着，乾掉幾個不知好歹的混蛋，他早已在木劍廬外變成一團肉醬!」

「唉，你越說老夫是越糊塗了，事情究竟怎樣開始，你原原本本說一遍。」

鐵鳳師瞪着他。

「原來我說了大半天，你居然只聽出『糊塗』兩個字?」

「喋喋，」白髮老者一聲怪笑，「人老了，耳朵就有點聾，而且，又喝了不少酒，兼且你說來沒頭沒腦……」

鐵鳳師嘆了口氣。

「够了，够了，我慢慢的再說一遍便是……」

× × ×

茫茫夜色中，兩個戴着面具的刀客緩緩地接近這間酒館。

這兩個刀客行動神秘，一穿白衣，一穿黑衣。

白衣人輕輕揮了揮手。

黑衣人會意，從另一個方向繞到酒館後。

這時候，鐵鳳師正與白髮老者在樽前侃侃而談。

酒館的老闆也已準備打烊了。

但一個戴着黑色面具的白衣人，却把他嚇得差點昏倒過去。

「你……你是人是鬼?……」

「呸!你媽個大塊頭才是鬼!」

這個戴着黑色面具的白衣人，其實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塊頭。

他手裏有一把又厚又沉重的鋼刀。

他突然衝進店內，用一種很尖銳，但任何人都可以聽出那是故意改變自己原來聲音的聲調說：「鐵鳳師，你出來!」

鐵鳳師背對着他，微笑着說：「這裏有好酒，這裏是醉鄉，我不願意。」

這人道：「俺是來教訓你的!」

鐵鳳師搖搖頭：「不必了，這種事對你來說，可謂吃力不討好。」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又看見了白髮老者的背後，出現了一個戴着白色面具的黑衣人。

這人的身材也很魁梧，用的也是一把大鋼刀。

「俺也想教訓教訓你!」

鐵鳳師嘆了口氣。

「我現在沒有空閒，你們別纏着我好不好?」

戴白面具的黑衣人哼一聲：「咱們是從北天山遠道而來的刀王，既已南遊到此，就絕不能不會一會你這位辣手大俠!」

鐵鳳師「哦」的一聲。

「兩位都是從北天山而來的?」

「不錯。」兩人異口同聲說。

鐵鳳師道：「兩位都是刀王?」

「也不錯!」兩人又說。

鐵鳳師終於緩緩的站起來，皺眉道：「常言道一山不能藏二虎，既是刀王，就不該有兩個，須知王者是寂寞的，絕不能你稱王，他也稱王，刀王若太多了，那麼就會統統變成王八!」

戴白面具的黑衣人喝道：「俺不是王八!」

戴黑面具的白衣人道：「俺也不是王八!」

戴白面具的黑衣人又喝道：「俺是刀王!」

戴黑面具的白衣人也道：「俺才是刀王!」

戴白面具的黑衣人大怒道：「你若是刀王，俺是甚麼?」

戴黑面具的白衣人哈哈一笑：「俺既是刀王，你自然就是王八!」

戴白面具的黑黑人氣得連身子都在發抖：「沒你娘鳥興，你敢罵俺是王八?」

戴黑面具的白衣人道：「刀王只有一個，你就算不是王八，也絕不是刀王!」

「好小子，看刀!」

「呸!怕你的就是龜王!」

「只怕你連龜孫子都不如!」

「連龜孫子都不如的東西是甚麼?」

「龜蛋!」

「他奶奶個王八，咱們就在門外一決高下，誰贏了，誰就去教訓鐵鳳師!」

「一言為定!」

「決不反悔!」

接着，又是一聲：「看刀!」

然後，這兩個原本要來「教訓」鐵鳳師的人，就在鐵鳳師的面前打起來。

但他們對付的却並不是鐵鳳師，而是窩裏反，內鬨劇鬥起來。

(二)

好一場激戰。

這兩個「刀王」一下子就殺得難分難解。

他們彼此之間，都似乎對對方的刀法有極深切的瞭解。

這一來，無論是誰想擊敗對手，都大不容易。

鐵鳳師又坐了下來，悠然地在喝酒。

白髮老者皺了皺眉。

「這兩個渾人是誰?」

鐵鳳師呷了口酒：「你沒聽見他們剛才說甚麼?」

「他們自稱刀王。」白髮老者冷冷一笑，「像這種刀王，却是未免令人為之噴飯。」

鐵鳳師淡淡道：「你看他們的刀法如何?」

白髮老者道：「不太好。」

鐵鳳師道：「這三個字是代表甚麼意思?」

白髮老者道：「他們練的都是同一種刀法，本來這套刀法威力不弱，但這兩個人却無法把這套刀法發揮得淋漓盡至。」

鐵鳳師淡淡一笑：「南裙北水，雌雄怪傑，果然眼光不錯。」

白髮老者臉色一寒：「老弟，你甚麼人不提，提那婆娘作甚?」

鐵鳳師微笑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何況兩位是結合已三十多年的江湖俠侶，又何必為了鷄毛蒜皮的事抬槓?」

白髮老者面露不悅之色。

「老弟，你若再說，老夫自當拂袖而行!」

「不說!不說!」鐵鳳師陪笑，捏捏唇上的髯子，「咱們還是一面喝酒，一面看這兩位兄台大展身手，亦一樂事也!」

「對!對!」白髮老者大笑。

× × ×

高手過招，往往一招兩式之間，便分勝負。

當然，也有不少高手大戰，在苦戰千招以外，仍然平手。

這兩個戴着面具的刀客，他們的戰況就是屬於後者。

但他們算是高手嗎?

這很難說，那要視乎對「高手」兩字的定義如何。

倘若與一般武林人物相比，這兩位仁兄已是一流高手。

但在白髮老者的眼睛看來，這兩人的武功却是平平無奇。

他倆苦戰千招，還是不分高下。

但兩人都已筋疲力歇，招式也明顯的緩慢下來。

鐵鳳師緩緩走了過來。

他板着臉，冷冷的說道：「焦四四，高六六，你們打完了沒有?」

兩人似是大吃一驚，立刻雙雙停手。

戴白面具的黑衣人喘着氣：「你……你早已知道咱們是誰?」

鐵鳳師冷冷一笑：「就算我看不見龜蛋裏的蛋黃，最少也會看見它的蛋殼，你們若以為用兩塊不倫不類的面具就可以瞞過我，那簡直是神話!」

戴白面具的黑衣人點點頭：「的確是笑話!笑話!」

戴黑面具的白衣人立時道：「不是笑話，是神話!」

「笑話和神話又有甚麼分別?」

「笑話是好笑的，神話是……是……是……」

「是甚麼?」

「是神仙的說話!」

「呸!他媽的不像話!簡直是胡說八道!」

「俺……」

鐵鳳師却在這時候怒叫起來：「你們都給我住口!」

兩人似是怔住，都閉上了嘴巴。

「把面具除下!」

兩人互望一眼，終於雙雙除下了臉上的面具。

只見一人臉如紅棗，正是焦四四。

另一人臉如鑊底，乃是高六六。

白髮老者呵呵一笑。

「老夫估道是甚麼人要教訓鐵老弟，原來是九玄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的兩位高徒!」

焦四四訕訕一笑。

「俺姓焦，焦四四，」說到這裏，語音一頓，指着高六六說：「這是俺的師弟高六六，他是個渾人，做事沒頭沒腦，還望老丈莫要見怪。」

「呸!」高六六叫了起來，「俺若是渾人，你就是渾孫子!」

鐵鳳師嘆了口氣：「你們靜一點好不好?」

高六六道：「戴着面具向你挑戰，說甚麼印……印證武功，這都是焦四四的餿主意，不干俺事!」

焦四四吼道：「這是你同意在先的，你說咱們練了這許多年刀法，真正功夫如何還是懵然不知，所以俺才出主意，找鐵大哥試一試，沒想到你這廝却反而跟俺打了起來!」

「算了算了，」鐵鳳師吸口氣，「兩位的刀法，確然已是大有進展，但武學之道，有如無涯瀚海，就算我敗在兩位刀下，兩位也決不能沾沾自喜，須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武林中比我高明的奇人異士，不知凡幾，就以這位老先生來說……」

「對了，他是誰?」焦四四向白髮老者伸手一指。

「老夫姓皮，人稱寒池老怪。」白髮老者面露微笑。

「皮……皮錦衣就是你老人家?」

「正是。」

「可沒騙咱們兄弟?」焦四四、高六六同聲說。

「如有冒充，天誅地滅。」

焦四四、高六六互望一眼，突然同時翻身便拜。

焦四四說：「久聞老怪大名，只恨無緣識……識……」

說到這裏，接不下去，搔耳抓面。

高六六冷冷一笑：「俺以為你滿腹經綸，原來連這句說話都不懂說。」

焦四四冷笑：「一時忘記下面一個字，又有何怪哉?莫非你懂?」

高六六道：「你想說無緣識貨，是也不是?你當然不是個識貨之人，當年師父叫你去買個瓷碗，結果却買了一個土瓦碗回來!」

焦四四道：「那土瓦碗有甚麼不好?最少比你的臉還乾淨!」

高六六道：「你的臉很好看嗎？」

焦四四道：「紅紅潤潤，總比黑黑灰灰的好！」

這兩師兄弟又再越扯越遠，越來越不像話。

皮錦衣嘆口氣，對鐵鳳師道：「這一對活寶貝，本性不錯，就是喜歡抬槓。」

鐵鳳師淡淡道：「這世間上喜歡抬槓的人，又豈只他們而已，好像——」

「別提那婆娘，老夫偏就是喜歡跟她抬槓！」

「我沒有提她，只是覺得這世間上每一個人，都好像總有些毛病。」

「你可知道自己的毛病在那裏？」

「不知道，」鐵鳳師聳聳肩，「我總是認爲，自己好像連半點毛病也沒有。」

皮錦衣冷冷一笑道：「你的毛病在唇上！」

「唇上？」

「老夫說的是你唇上的鬍子，很不好看，你何不把它刮掉？」

鐵鳳師「噢」的一聲：「你認爲眞的不好看？」

皮錦衣道：「不但不好看，簡直就是難看死了。」

鐵鳳師點點頭，說道：「那麼我倒安心了。」

皮錦衣道：「你巳打算把它刮掉？」

鐵鳳師好像吃了一驚。

「我爲甚麼要把這些鬍子刮掉？」

「老夫覺得很難看，這巳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但我這些鬍子並不是留給你看的，」鐵鳳師有點神氣起來，「通常女孩子和老頭子對男人的看法都是相反的，老頭子們認爲不好的，在女孩子們的眼中却可能是好極了，漂亮極了，現在難得你討厭我的鬍子，那正好證實，在女孩子的心目中，它是多麼瀟洒，漂亮！」

皮錦衣怪眼一翻。「幸好老夫沒吃甚麼，否則差點想吐……」

但他看了看鐵鳳師後，忽然又說：「但坦白的說一句，你的確是一個很帥的男人。」

高六六吃了一驚：「如此說來，鐵大哥在女孩子的眼中，豈不是變成了一個醜八怪？」

鐵鳳師爲之啼笑皆非。

× × ×

這一夜，酒館不關門。

連焦四四和高六六也狂飲起來。

然而，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喝酒這種事也是一樣。

無論他們是在小杯輕酌，還是牛飲不停，這種「酒局」總也有散去的時候。

焦四四和高六六早巳把師父的訓令遺忘。

師父郝世傑曾對他們說：「人在外，不可狂飲，狂飲則醉，醉則危矣。」

這兩個師兄弟雖然是渾人，但這種道理他們還是很明白的。

可是，這一次他們却忘了。

他倆醉得很厲害。

當他們酒醒的時候，鐵鳳師和皮錦衣都巳不在身旁。

而且，他們也並不在那酒館裏，而是在一座很牢固的囚室中。

× × ×

一醉醒來，他們巳不知身在何處。

他們也不知鐵鳳師和皮錦衣的下落。

玉劍侯沈柔

（一）

九月二十三，正午。

天楓城外的天楓道上，楓葉紅如火。

守城的守衛領班顧二祥，捧着一瓶燒刀子，一面喝，一面在搔脚板底。

他的脚板底經常都很癢。

有時候，小小痕癢，但有時候却癢得要命，簡直是癢澈心肺。

但搔脚板底也是一種「樂趣」。

這種滋味如何，很難形容，大概只有眞正脚板底痕癢的人才能深切領略。

久而久之，這種「樂趣」，巳成爲顧二祥最佳的「下酒物」。

這天正午，他又在喝酒，搔脚板底。

忽然，他聽見一個小卒走過來的脚步聲。這陣脚步聲他是最熟悉不過的。

他連眼皮都沒有抬起，便懶洋洋的說：「阿仁，甚麼事？」

阿仁是守城小卒，才十七歲。

他身材矮小，但目光却銳利。

他對顧二祥說：「有兩個人正向這裏走過來。」

顧二祥冷冷道：「這種事有甚麼稀奇，值得向我老人家報告嗎？」

阿二說：「他們雖然是兩個人，但却只有一條腿走路。」

顧二祥這才抬起眼皮，斜斜的瞧了阿仁一眼：「甚麼，他們每人都只用一條腿走路？」

阿仁搖頭。

「不是每個人都有一條腿走路，而是加起來只有一條腿可以走路。」

「有這種事？」

「一點不假！」

「這……這倒要看看是甚麼怪物！」

顧二祥揉了揉眼睛，穿回靴子，向城外望去。

阿仁沒有撒謊。

天楓道上，的確有兩個人望城而來，但他們加起來只有一條腿還可以走動。

× × ×

來的兩人是鐵鳳師和寒池老怪。

寒池老怪本有兩條腿。

鐵鳳師的兩條腿一向健步如飛。

但現在，鐵鳳師的兩條腿巳走不動，是由皮錦衣揹着他的。

而皮錦衣的左腿也好像巳經廢了，除了一條右腿之外，就只靠一把拐杖支撐着身體。

他幾乎是爬着來到天楓城的。

（二）

皮錦衣揹着鐵鳳師來到了城門下。

顧二祥板着臉，冷冷道：「你們是甚麼人？」

皮錦衣吸了口氣說：「受傷的人。」

顧二祥嘿嘿一笑。

「顧爺並沒有瞎，當然看見你們巳經受傷，而且還受傷不輕。」

皮錦衣點點頭。

阿仁在旁，倒爲他倆着急。

他對顧二祥說：「顧領班，先讓他們進去，讓朱大夫看看罷。」

顧二祥冷冷道：「不問明來歷，又豈能隨便讓人進入城裏，而且朱大夫也未必閒着。」

皮錦衣冷冷一笑。

「老夫和背上這位公子的傷，決不是朱大夫能治得好的。」

顧二祥沉下臉：「難道要勞動城主爲你們治傷不成？」

皮錦衣也板着臉：「正有此意。」

顧二祥陡地大笑：「你們是甚麼人，居然要勞動城主爲你們治傷？」

皮錦衣道：「我們是甚麼人，憑你還不配問。」

顧二祥冷然道：「我也不想問，只想你們滾，滾得越遠越好。」

皮錦衣忽然冷冷一笑，說道：「沈柔來了。」

聽見「沈柔」二字，顧二祥的臉色忽然一變。

他轉身望去，除了看見阿仁之外，那裏有別人的影子？

他大怒。

「老匹夫，沈城主的名諱，又豈是你隨口叫的？」

皮錦衣瞇起了眼睛，好像一齣好戲巳快將上演。

顧二祥仍然在破口大罵。

但就在他罵得最起勁的時候，忽然聽見背後有人淡淡說道：「顧二祥，你喝醉了。」

顧二祥瞪着眼睛，猛然轉身大聲道：「誰說我醉了？」

他說這五個字的時候，嗓子極大，大得嚇死人。

但當他看見眼前這個人的時候，他却是自己嚇死了自己。

（三）

站在顧二祥面前的，是個身材高大，儀容整潔的男人。霎眼一看，他好像還很年青，連二十五歲也不够。

但你若多瞧幾眼，就會發覺他的眼角上有了皺紋，就算沒有四十歲，也相差不多了。

他的眼睛在發着光，神情間帶着一種說不出的尊嚴和高貴。

他穿着的衣裳，並不屬於華麗炫目那一種，但却很整齊，很漂亮。

無論是男是女，無論在白晝還是在深更半夜裏遇上這個人，他都絕不會令人感到討厭，更不會讓人嚇一大跳。

但顧二祥却險些給這個男人活活嚇死了。

因爲他怎樣也想不到，平素養尊處優，近年來絕少出城的城主沈柔，竟然會在這個時候站在自己的背後。

而且，那時候顧二祥正在罵人，而且還罵得很兇。

× × ×

這個神態尊嚴、高貴的男人，正是在武林中有「玉劍侯」之稱的天楓城主——沈柔。

× × ×

沈柔沒有光火。

他臉上甚至沒有半點慍怒的神色。

他只是對阿仁說：「把顧領班帶回家裏，讓他們好好的睡一覺。」

顧二祥苦着臉道：「城主，剛才屬下對你太無禮……」

「你對我無禮是無心之失，那不算甚麼，」沈柔淡淡一笑，「但對這兩位遠道而來的賓客施以顏色，那就很不好了。」

皮錦衣倏然道：「沈城主，這件事算了，若因此而要讓這位兄弟皮肉受苦，老夫反而心裏不好過。」

沈柔沉吟半晌，才對顧二祥說：「以你這種粗劣行爲，本該送進刑堂鞭打，現在姑念初犯，而且又有皮老俠代爲求情，這次饒你，以後切戒！切戒！」

顧二祥如獲大赦，與阿仁站開一旁。

沈柔忽然嘆了口氣。

「鐵大俠怎會弄到這種地步？」

皮錦衣沉聲道：「是一羣不明來歷的蒙面殺手幹的，那時候咱們正在橋樑鎭的一間酒館裏喝酒。」

沈柔瞳孔漸漸收縮。

他輕輕招了招手，兩頂寬敞的轎子立刻出現。

「你們現在甚麼事都不必管，先治療好身上的傷勢才說。」

（四）

鐵鳳師一直昏迷着。等到他他睜開眼睛的時候，巳是九月二十五日的清晨。

他巳昏迷了整整三天。

× × ×

在一間空氣清新，陽光充足的臥室裏，沈柔的臉色很沉重。

皮錦衣坐在一張梨木椅上，臉龐木無表情。

鐵鳳師就躺在這間臥室裏的一張大床上。

床很柔軟。

鐵鳳師的身子也是同樣柔軟。軟而無力。

他雖然睜大了眼睛，但却只是直勾勾的瞧着大床上的一蓬蚊帳。

他好像除了頭上的蚊帳之外，甚麼都看不見，甚麼也不知道。

他簡直巳變成了一個白痴！

碎魂斷魄手

（一）

陽光下，菊花朵朵盛開。

在沈柔的居處，幾乎觸目都是各種各樣璀燦動人的菊花。

他喜歡菊。

他也喜歡劍。

× × ×

菊在劍下，劍在沈柔手中。

菊花金黃，劍鋒却有如一泓秋水。

這是沈柔唯一的兵刃，也是他自出道江湖以來，從來都沒有更換過的一口劍。

玉劍。

這口劍在沈柔手中，從未殺過任何一人。

雖然如此，它却曾擊敗過無數強敵。

它在沈柔手中，也從來未吃過一次敗仗。

「玉劍侯」在江湖中享有盛名，也許是因爲他擁有這口劍。

而「玉劍」在武林中被人尊崇，却因爲它的主人是沈柔。

劍因人而有名。

人因劍而更享盛譽。

沈柔已有多年沒有用劍殺人。

但這時候，玉劍正在沈柔手中，而沈柔的眼中却流露出一種可怕的殺氣。

皮錦衣仍然在他身旁。

沈柔已很久沒有說話。

他忽然問皮錦衣：「是誰幹的？是誰幹的？」

皮錦衣嘆了口氣：「老夫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沈柔沉聲道：「你可知道，對方用的是甚麼武功？」

皮錦衣默然半晌，才緩緩道：「那似乎是……是……」

「是甚麼？難道你不敢說？」

「老夫的確不敢說，倘若眞的是那種武功……」皮錦衣抽了口涼氣，「恐怕鐵鳳師這一輩子，都會變成一個白痴！」

沈柔突然吼叫起來：「你說！那是甚麼武功？」

皮錦衣呆了很久，才悲痛地說：「恐怕……恐怕那是碎魂斷魄手……」

「碎魂斷魄手！」沈柔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不錯，一定是斷魄堂的碎魂斷魄手！」

「但……但……斷魂堂的人，甚至是斷魂堂的武功，已最少在江湖上絕跡三十年之久……」

「死人也可能復活，又何況只是一種武功？」

「倘若眞的是碎魂斷魄手，那麼鐵鳳師……他……他……」

「他永遠都會變成現在這副樣子，變成一個白痴一樣的人！」

「不！」皮錦衣怪叫起來，「無論怎樣，你一定要救他！一定要救他！」

沈柔嘆了口氣。

「能治癒這種傷勢的，普天下間只有一人。」

「誰？」

「斷魂堂主。」

「斷魂堂主……對！斷魂堂主一定可以治好這種傷的，」皮錦衣急得團團亂轉，忽然又停下來，「但咱們那裏去找斷魂堂主？」

沈柔嘆了口氣：「就算眞的找到斷魂堂主，他肯爲鐵鳳師治傷嗎？」

「這……這……」皮錦衣瞠目結舌，半晌才說：「他若不肯，老夫殺了他！」

說到這裏，他忽然又神色黯然下來：「就算遇上了斷魂堂主，老夫也不是他的對手！」

沈柔的臉色也是蒼白如紙。

他沉默着。

皮錦衣忽然又叫了起來：「咱們爲甚麼不去找一拜大師？」

沈柔的眼睛忽然亮了。

「一拜殺人毒手僧？」

「不錯，」皮錦衣道：「他本是斷魂堂的人，但却早已跟斷魂堂主鬧翻，勢成水火！」

沈柔道：「就算能找到一拜大師又怎樣？」

皮錦衣道：「別人也許不知道斷魂堂主的下落，但他一定會知道！」

「你敢肯定？」

「最少，咱們該試試。」

沈柔道：「但要找一拜大師，恐怕也不容易。」

皮錦衣說道：「老夫知道這和尙在哪裏。」

沈柔的眼睛又再亮了。

「你眞的知道？」

「別人可能找不到一拜大師，但老夫却能。」

「爲甚麼？」

皮錦衣吸了口氣，良久才說：「一拜大師俗家姓氏，沈城主可知道？」

「不知道，只知道他在二十歲就出家當和尙。」沈柔緩緩道：「他投入少林，一度曾經成爲少林十大高僧之一，但却在四十歲那年，背叛少林，投靠斷魂堂。」

皮錦衣嘆了口氣：「一拜的俗家姓氏，也姓皮。」

沈柔怔住。

「他姓皮……那麼……」

「他是老夫的同胞弟弟！」

沈柔凝視着他，半晌才動容道：「這的確是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皮錦衣沉吟着。

「他要投入斷魂堂的時候，老夫曾極力反對，但結果他還是成爲斷魂堂的一份子。」皮錦衣長長的嘆了口氣，「然而，他最後還是跟斷魂堂主鬧翻了。」

沈柔道：「其中緣故，可曾知道？」

皮錦衣搖搖頭。

「沒有人知道，就連老夫也是諱莫如深。」

沈柔考慮了片刻：「不錯，我們該去找一拜大師，這是鐵鳳師唯一的希望。」

× × ×

每個人都應該有個好希望。

但鐵鳳師却沒有。

他現在像個白痴，而白痴是不會思想的。

不會思想的人，也不會有希望。

想治好鐵鳳師，這種希望並不屬於鐵鳳師自己，而是屬於沈柔和皮錦衣。

辣手大俠原本是個很威風的人。

但現在他却變得很可憐。

幸好，他既不會存着任何希望，也不會覺得自己很可憐。

他這個人的腦海裏，也許只剩下一片無知的空白。

（二）

九月二十八，一直很少在江湖上露臉的天楓城主沈柔，忽然在開封府出現。

和他在一起的，是個白髮老者，和兩個劍眉星目，英挺不凡的少年。

這兩個少年都有沈柔的弟子。

年紀較長的一個叫利鐵心，另一個叫杜青虹。

他們自幼便被送進天楓城學藝，而且兩人的父親都是富甲一方的武林大豪。

但和沈柔相比，這些「大豪」就好像都變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們都極願意讓自己的兒子拜沈柔爲師。

望子成龍，這是人之常情。

這一次，沈柔離開天楓城，居然帶着這兩個弟子同行，利鐵心和杜青虹感到很興奮。

但他們却想不到，沈柔却把他們帶到開封。

利鐵心和杜青虹都在開封府出生，這裏正是他倆的故鄉。

他們的家當然也在開封府。

原來沈柔親自把他們送回家裏！

（三）

黃昏。

皮錦衣帶着沈柔來到了開封府三十里外的一座寺院門前。

夕陽下，寺院門前有個和尙。

沈柔的眼色忽然變了。

在寺院門前看見和尙，本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這個和尙却有點特別。

他斜倚在寺院大門上，但全身都好像已經癱軟無力。

皮錦衣的臉色也在發青。

「是碎魂斷魄手！」

沈柔吸了口氣：「不錯，一拜大師眞的就是在這寺院裏？」

皮錦衣的聲音好像有一點發抖：「是的……」

不等他說完，沈柔已向寺院裏急掠而去。

× × ×

這是一座小寺院。

寺院門後，橫七豎八的躺着十幾個和尙。

寺院白牆上，染滿了一行一行鮮紅刺目的血跡，血跡猶未乾。

沈柔仔細看了一遍，天階下已再無活人。

皮錦衣却已比他更早一步，衝入寺院殿堂。

沈柔突叫：「皮老俠小心——」

話猶未了，殿堂內已傳來一連串「崩」聲響。

沈柔聽出，那是弩箭從機簧弩筒裏射出來的聲音。

他急步跨過門檻，到了殿堂。

殿堂上供奉着的是如來佛祖。

神案上的香燭很旺盛，但在香火迷彌下，却是染滿血腥。

三個白衣僧人，已蜷伏在佛像前。連動都不能再動。

皮錦衣也在佛像旁。

他還沒有倒下，但胸膛上却已插着三支黑漆的弩箭。

皮錦衣苦笑。

他向沈柔問道：「這是不是子午亡魂弩？」

沈柔的臉色很沉重。

他輕輕的點了點頭。

皮錦衣向佛像伸手一指：「小心這佛像，背後有人……」

沈柔凝視着佛像。

他突然朗聲說：「一拜大師，皮老俠來了。」

佛像後沒有半點異動。

但那三個蜷伏在佛像前的白衣僧人，却突然同時像豹子般一一躍起！

× × ×

好快的身手，配合着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攻擊行動，構成了一張網。

一張殺人的刀網。

躍起的是三個白衣僧人，但在瞬息間閃電般落下的，却是三把百煉精鋼打造的戒刀！

刹那間，沈柔已成爲網中之魚！

網已撒下，只要一收緊，魚兒的性命立刻就到盡頭。

（四）

倘若刀網眞的算是一張網，那麼這張網無疑是極牢固，也極靈活的。

一刀八變，每一刀都是八變。

三刀二十四變，二十四個兇狠絕倫，乾淨俐落的殺着。

沈柔若是一條魚兒，那麼他很可能在刹那間就已變成了「魚片」。

但他不是魚。

他是天楓城主，江湖上人稱「玉劍侯」的沈柔！

他在重重刀網中，以長劍在半空中劃了一個半弧型的圈子。

這一劍看來並不太快，也並不怎樣燦爛奪目。

但它却似乎很恰到好處。

要做到「恰到好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世間上許多事情，要幹得「過度」並不困難。

但要幹得「恰到好處」，却是絕不簡單。

沈柔這一劍，不偏不倚，恰好把這三個白衣僧人手裏的刀壓了下去。

刀網崩潰。

這三個白衣僧人的攻擊已完全失敗。

沈柔沒有再發劍，也沒有傷害這三個白衣僧人。

他並不喜歡殺戮。

既已擊敗了對手，他就不想取掉對方的性命。

但這三個白衣僧人却好像已活够了。

颯！

颯！

颯！

三下令人聽來毛骨悚然的聲音響起，他們竟然一一自戕，刀貫胸腹。

沈柔的臉色反而變了。

「你們……」

他沒有說下去。

因爲就在這時候！三支弩箭已無聲無息的插在他背心上！

誰先中劍誰先倒下

（一）

好劍法！

好厲害的三支弩劍。

剛才皮錦衣在中箭的時候，沈柔聽見了幾下「崩、崩、」的聲響。

但這一次，他沒有聽見這種聲音。

因爲這三弩箭根本就不是從機簧弩筒裏發射出來。

這竟然是皮錦衣身上的三支弩箭！

發出這三支箭的人，赫然也正是皮錦衣！

× × ×

沈柔沒有殺害敵人。

但敵人却正在用一種可惡的目光盯着他。

那三個白衣僧人雖然都已自戕，但却還是如此邪惡地瞧着他。

他們還有一口氣。

他們用最後一口氣說：「咱們畢竟還是完成了任務！」

沈柔臉上木無表情。

他只是冷冷的看着皮錦衣。

「薑畢竟還是老的辣！」他冷冷的說：「這三個和尚裝死並不算意外，你這一手才教人拍案叫絕。」

皮錦衣悠然一笑。

他沒有受傷。

剛才他身中三支毒弩箭，原來只是一種把戲。

這種把戲並不容易玩得好，但在他這種老江湖的眼中看來，這只不過是一種雕虫小技。

「沈城主處變不驚，這手鎮靜的功夫，也同樣教人拍案叫絕。」

沈柔嘆了口氣，緩緩道：「你既已下了手，我又還能怎樣？」

皮錦衣也嘆了口氣：「你太相信自己，所以才會被老夫所乘。」

沈柔道：「我太相信的並不是自己，而是朋友。」

皮錦衣道：「你以爲老夫是你的朋友，那可是大錯。」

沈柔搖搖頭。

「你這句話也是大錯，從你揹着鐵鳳師來到天楓城的時候開始，我就已經沒有把你當作朋友。」

皮錦衣的瞳孔倏地收縮。

「你這句話我不懂。」

沈柔悠然一笑，說道：「你很快就會懂的。」

他突然伸手，很輕鬆地把背上三根弩箭拔出來。

弩箭上沒有血。

皮錦衣的臉色忽然變了。

沈柔微微一笑：「你現在是不是已經發覺，我身上的衣服似乎厚了一點？」

皮錦衣吸口氣：「這有甚麼玩意？」

沈柔道：「千層軟甲。」

「昔年金箭幫鎮山之寶千層軟甲？」

「不錯，這種毒弩雖然厲害，但遇上了千層軟甲，它充其量刺入三層，到了第四層是絕對無法刺得進去的。」

「但它却插在你背上，所以別人驟然看來，總會以爲你已經中了暗算。」

「不錯。」

「你早已對老夫動了疑心？」

「若不是你下手，鐵鳳師又怎會輕易中了別人的暗算？」

「他一直都很信任老夫。」

「人總會有弄錯的時候，而且你以前的確是個很值得信任的人。」

「但現在呢？」

沈柔長長的嘆了口氣：「你變了，你再也不是昔年淡泊名利的寒池老怪。」

皮錦衣沉默了很久，才道：「老夫爲甚麼會變得這麼厲害？」

沈柔道：「你自己應該很清楚。」

皮錦衣倏地大笑：「老夫當然很清楚

，但你却不一定知道。」

沈柔淡淡道：「我的確不知道，但我的朋友却知道。」

皮錦衣的眼睛似乎起了一種奇怪的變化：「你說的這人是誰？」

「我！」天階外忽然响起了一個清朗的聲音。

一個杏袍人，帶着一副冰冷的臉孔走進殿堂。

他手裏有刀。

刀已出鞘，光華四射。

那是一把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刀——獵刀！

（二）

司馬縱橫來了。

他帶着獵刀和仇恨，來到了這座本來莊嚴肅穆的佛堂大殿。

這裏沒有一拜大師。

這裏只是一個陷阱，一個殺害沈柔的陷阱。

皮錦衣居心叵測，先把鐵鳳師害得有如白痴，接着又以苦肉計，裝作受傷騙取沈柔的信任。

他最終的目的，是要把沈柔也一併殺掉。

這有一個可怕的陰謀。

幸好，這陰謀早已被拆穿，沈柔一直都在提防着這位寒池老怪。

皮錦衣似笑非笑道：「想不到你也來了。」

司馬縱橫冷冷道：「當你還沒有到天楓城之前，我已把你毒害鐵鳳師的事，對沈城主說得很清楚。」

皮錦衣道：「你的消息倒很靈通。」

司馬縱橫道：「你們未免太看小橋樑鎮酒館的老闆了。」

皮錦衣道：「他是甚麼人？」

司馬縱橫道：「江湖人。」

皮錦衣冷冷道：「是他把一切向你說出的？」

司馬縱橫道：「不錯。」

皮錦衣嘆了口氣：「我們本想殺了他滅口的，但這廝却早已溜了。」

司馬縱橫道：「他輕功之高明，恐怕連你也未必追趕得上。」

「莫非是飛天酒保邱滿來？」

「你說對了。」

皮錦衣輕輕吐出口氣：「眞人不露相，連老夫也看走了眼。」

司馬縱橫目光如刀：「但你怎樣暗算鐵鳳師，他却沒有看錯。」

皮錦衣淡淡道：「看來，老夫這次任務，已註定失敗。」

司馬縱橫冷冷道：「在你們的組織裏，任務失敗的下場就是死！」

皮錦衣道：「不錯。」

司馬縱橫道：「那麼，你現在可以死了。」

「不！」

「你有免死金牌？」

皮錦衣眼色一變。

沈柔淡淡道：「你是否覺得很奇怪，司馬縱橫對你們組織裏的事，似乎知道不少。」

皮錦衣冷冷道：「你們知道得或多或少，對老夫也沒有甚麼關係。」

司馬縱橫沉聲道：「的確沒有甚麼關係，反正我現在甚麼都不想，只想一刀殺了你！」

「你」字甫出口，一道寒芒突然閃起，但那並不是獵刀，而是一口長劍。

那也不是沈柔的玉劍，而是從皮錦衣腰上抖出來的軟劍。

這口軟劍造得極精巧，也極鋒利。

皮錦衣的劍法，絕對是殺人的劍法。

殺人的招式不在乎多，主要是在乎能否奏效。

司馬縱橫還是沒有動。

因爲皮錦衣這一劍，仍然是針對着沈柔而發。

看來他似乎有非殺沈柔不可的理由和決心。

劍已飛起。

殺人的招式也已在刹那間逼近沈柔的眉睫。

他若反應遲鈍一點點，這一劍已可把他的腦袋齊中剖開。

但他是沈柔。

沈柔的劍法，一向比別人霎眼的速度還快。

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

× × ×

劍尖輕輕一點，點在皮錦衣的喉結穴上。

皮錦衣的動作倏然停止。

他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

他平靜下來。

永遠都平靜下來。

血流得很慢。

慢得有如怨婦腮邊的淚，又有如燭炬上淌下的蠟汁。

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勝負已分，存亡有別。

沈柔已殺了皮錦衣。

皮錦衣本是一代怪俠，然而却是晚節不保。

他先害鐵鳳師，再欲暗算沈柔，這已是令人髮指的行爲。

他爲甚麼會變成這種人？

（三）

皮錦衣已在佛像前伏誅。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

沈柔却在後悔：「我這一劍是不是快了一些？」

他這個「快」字的意思，並不是指速度，而是說自己實在不應該這樣早就殺了皮錦衣。

司馬縱橫聳聳肩：「無論怎樣，他死得並不寃枉。」

沈柔道：「他以前並不是這種人。」

司馬縱橫說道：「他是爲了南裙穆三娘。」

沈柔回答道：「穆三娘的年紀也不少了。」

司馬縱橫道：「在皮錦衣的口中，她似乎是世間上最可惡的女人。」

沈柔道：「但他最關心的女人，却仍然是這位南裙穆三娘。」

司馬縱橫道：「穆三娘早已和皮錦衣分手，並且成爲斷魂堂主夫人！」

沈柔道：「他嫉妒起來？」

司馬縱橫道：「不錯，那是恨也深，愛也深。」

沈柔嘆口氣：「結果，他還是饒恕了穆三娘，而且還甘心爲斷魂堂主賣命。」

司馬縱橫道：「從那時候開始，這個江湖怪傑的性情就改變了，他不但是一條狡猾的狐狸，也是頭兇猛惡毒的惡獸。」

沈柔道：「所以，連鐵鳳師也被他暗算了一手！」

司馬縱橫道：「幸好他還沒有死。」

沈柔嘆道：「但現在却已和死人沒有太大的分別。」

司馬縱橫道：「你是否寧願他馬上死掉？」

沈柔道：「倘若世間上已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治好他，他的確是生不如死。」

司馬縱橫道：「我也是這樣想。」

沈柔道：「這裏沒有一拜大師。」

司馬縱橫道：「一拜大師早已離開了塵世，死在斷魂堂主手下，而他也並非姓皮，而是姓冼。」

沈柔道：「是不是叫冼全方？」

司馬縱橫有點意外：「想不到你對這人也頗有認識。」

沈柔道：「你也不差。」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斷魂堂本已在江湖上沉寂了一段時期，現在死灰復燃，的確是中原武林的心腹大患。」

沈柔道：「你一直都在追查着這個組織？」

司馬縱橫點點頭。

「不錯，而且可以說是不遺餘力，」

他忽然盯着沈柔的臉：「你呢？」

沈柔淡淡道：「守城的顧二祥一直以爲我這個城主絕少出外，其實我在他頭頂上飛來掠去的次數，已不下百遍。」

「也是爲了斷魂堂？」

「不錯。」

「斷魂堂主是誰？」

「斷魂堂主就是斷魂堂主。」沈柔緩緩道：「這人彷彿一生下來就是斷魂堂的堂主，既沒有姓名，也沒有來歷，甚至沒有人知道他的籍貫，年歲，和師承自何門何派。」

司馬縱橫道：「他令人感到恐懼的武功，絕不只有碎魂斷魄手一種。」

沈柔道：「像他這種魔頭，當然有不少壓箱底的本領。」

司馬縱橫道：「斷刀門被人逼得支離破碎，這也是斷魂堂的傑作。」

沈柔說道：「但段霸天却成爲代罪羔羊。」

司馬縱橫忽然沉默下來。

過了很久，他才說：「殺段霸天的，並不是斷刀門的人。」

沈柔皺眉道：「不是斷刀門的人？」

司馬縱橫點點頭，道：「不是，那是一個年青人。」

沈柔道：「他用的是甚麼武器？」

「劍。」

「甚麼劍？」

「沒有人能看得清楚。」司馬縱橫沉聲道：「死在他劍下的人固然看不清楚，在旁瞧看的人也是一樣。」

他嘆了口氣，緩緩地接着說下去：「別人唯一能看見的，就是他頭上的滿頭白髮。」

「滿頭白髮的年青劍客?」
「不錯。」
「他來自何方?」
「東方。」
「東方何處?」
「不知何處，」司馬縱橫的聲音聽來很沉實：「有人說是扶桑島國，但聽他說話的聲音，却又一點也不像。」
沈柔的臉上露出了奇怪的神色：「他爲甚麼要殺段霸天?」
「不知道，」司馬縱橫說：「他不但殺了段霸天，也殺了老玉山。」
「老斷刀?」
「不錯，老斷刀的武功，只會比段霸天更强!」
「哦?連他也不是白髮青年劍客的敵手?」
「好像只差一點點，又好像相差十萬八千里。」
沈柔凝視着神案上的香火：「倘若我和他對陣，你認爲誰會倒下去?」
司馬縱橫毫不考慮，立刻說：「中劍的倒下，誰先中劍，誰就死定了。」
沈柔怔住。
但他隨即大笑：「你從哪裏學上這種江湖術士的口吻?」
司馬縱橫也笑了。
但在這種笑容中，他似是心事重重。
他忽然說：「你還記得焦四四，高六六嗎?」
沈柔道：「一個大紅臉，一個大黑臉，這兩個大寶貝，我怎會忘了他們?」
司馬縱橫聲音又沉重下來：「他們巳給斷魂堂的人抓去!」
沈柔呆住。
他的臉色彷彿立刻比司馬縱橫還更沉重。

× × ×

皮錦衣的陰謀巳敗露，人也巳死在玉劍之下，但要找回焦四四，高六六，却是更加困難。

白髮神劍

(一)

十月初四，天楓城外，一片平靜。
一匹懶洋洋的驢子，馱着一個懶洋洋的白衣人，緩緩地來到了城門下。
顧二祥揉着半醉不醒的眼睛，怔怔的瞧着這一人一驢。
當驢子來到城門的時候，他立刻走過去。
這白衣人的頭頂上，戴着一頂竹笠。
他的年紀看來很年青。
顧二祥還沒開口，這人巳對他說：「你姓顧，叫顧二祥，對嗎?」
顧二祥一楞。
「你怎會知道我就是顧二祥?」
白衣人淡淡說道：「因爲你身上有酒氣。」
顧二祥更是吃驚：「你怎會知道我喜歡喝酒?」
白衣人嘆了口氣：「喝酒本來是一件賞心樂事，但在工作時喝酒，那就很不好了。」
顧二祥的臉色頓然沉下。
「你是誰?」
「你不配問。」
「我不配?」顧二祥嘿嘿一笑：「我是守城領班，我不配問，誰配?」
「沈柔。」白衣人忽然把頭上的竹笠解下，緩緩道：「我想見一見沈城主，向他討教幾招劍法。」
竹笠甫落，這人的臉色彷彿在刹那間蒼白了幾分。
其實他的臉色一直都是這樣。
但他除下竹笠之後，却垂下了一頭白髮。

× × ×

看見了這一頭白髮，顧二祥的臉色眞的變了。
「白髮神劍」這四個字，近日來巳在江湖上不脛而走。
直到這時候，顧二祥不但發現這白衣人的頭髮雪白如銀，也看見了他的背上揹着一柄長劍。
劍在鞘中。
但一股逼人的殺氣，似巳破鞘而出，直逼在顧二祥的臉龐上。
他的酒意早巳全消。
他不由自主的退後。
白髮青年仍然坐在驢背上，淡淡道：「我在這裏等，希望沈城主不會在這個時候生病。」

(二)

沈柔一直都有着健康的體魄，就算三天三夜不眠不吃，看來也很難會使他生病起來。
顧二祥平時也是這麼想。
沈城主又怎會忽然生病?
他親自去見沈柔。
但當他被引進沈柔的臥室的時候，他呆住了。
他在天楓城巳十二年，還是第一次看見沈柔躺在床上的樣子。
沈城主好像瘦了，一雙眼睛沒神沒氣，臉色蒼白如紙，嘴唇却是陣陣發黑。
「城主……」顧二祥爲之瞪目結舌。
沈柔咳嗽着。
他咳得很劇烈，身子微微顫抖：「是不是……白髮神劍……巳經來了?」
他看來不但有病，而且病得不輕。
顧二祥呆了半晌，才吶吶的說道：「好……好像是的……」
沈柔嘆了口氣，巍巍顫顫的從床上走下：「既然來了……請他進威武廳。」
顧二祥吃了一驚：「城主……」
沈柔揮了揮手，道：「不必多言，咱們不能叫人白跑一趟。」
顧二祥還是忍不住說：「他是個不速之客，不請自來……」
「胡說!」沈柔一聲怒喝：「還不快去!」
顧二祥不敢再說甚麼，只好遵從沈城主的命令。

× × ×

半個時辰後，威武廳內鐘鼓齊鳴，有如萬馬奔騰，氣勢奪人。
沈柔早就坐在廳中一張狼皮大椅上。
他坐的四平八穩，但一張臉龐却掩不住一種病態的蒼白。
鐘鼓之聲忽停。

一個白髮青年，脚步緩緩地走進威武廳中。
他的目光一上來就盯在沈柔的臉上，就像是兩根長長的釘子。
「你就是沈城主?」他忽然問。
「你看我像不像沈柔?」
「你生病?」
「每個人都會有生病的時候，我到底不是大羅金仙。」
白髮青年似是面露失望之色：「既然這樣，在下告辭了。」
沈柔倒是一怔。
「難道你不懷疑沈某是在裝病?」
白髮青年搖搖頭。
「我絕不懷疑這一點，世間上只有寧死不屈的沈柔，絕不會有裝病避戰的天楓城主。」
沈柔微喟：「想不到你倒是很看得起我。」
白髮青年沒有說甚麼，緩緩退下。
但沈柔却阻止他：「等一等——」
白髮青年脚步停下，却仍然背對着沈柔。
沈柔咳嗽兩聲，從狼皮大椅上走下來：「我還沒有問尊駕大名。」
「東方羽。」
「東方兄來自何方?」
「東方，」東方羽緩緩道：「我自東來，劍也自東來。」
「東方何處?」
「天之涯，海之角。」
「天涯海角十三州?」
「正是。」
沈柔的臉色變了。「果然是來自十三州!」
東方羽倏地轉身，說：「你果然沒有生病。」
沈柔盯着他：「我有病。」
「甚麼病?」
「怕死病。」
「你居然也會怕死?」東方羽瞳孔漸收縮，眼中却露出濃厚的殺機。
沈柔道：「我並不如別人想像中那麼堅强，寧死不屈，當我知道面臨必敗一戰的時候，我會逃避。」
東方羽道：「能避多久?」
沈柔嘆了口氣：「能多活一天，總是比較少活一天的好。」
東方羽說道：「你好像忽然變得很坦白。」
沈柔道：「你呢?」
東方羽道：「我也怕死，不想早入黃泉。」
沈柔道：「但你却深入此地。」
東方羽道：「只因爲根本無人能阻住我。」
沈柔道：「兄台此行，目的何在?」
東方羽說道：「沈城主豈非早巳知道嗎?」
沈柔點點頭，緩緩道：「不錯，你是要來殺我的。」
東方羽道：「你若生病，此戰可以改期。」
沈柔道：「但你巳看出，沈某只是僞裝生病而巳。」
東方羽道：「所以，我現在還是要如期取你性命。」
沈柔道：「兄台似乎具有必勝必殺之把握。」
東方羽道：「沈城主劍法名震天下，絕非弱者。」
沈柔道：「但你仍抱着必勝的信心而來。」
東方羽點點頭。
「一斤就是一斤，八兩就是八兩，八兩無論如何不是一斤之敵。」
沈柔道：「說得好。」
東方羽道：「沈城主請出劍。」
沈柔却搖搖頭：「這是我的地方，我若不想用劍，誰都無法加以勉强。」
東方羽道：「你用劍也是死，不用劍也同樣逃不過在下致命一擊。」
沈柔道：「沈某倒想知道，你爲甚麼一定要殺我?」
東方羽道：「因爲我想殺你，所以非殺你不可。」
這就是他的理由。而且無論別人對這種理由是否滿意，他都不打算再說下去。
他現在動的不再是口，而是手。
他的手中巳握着一口劍，一口非常非常鋒利的長劍。
沈柔忽然道：「我現在想洗個臉，行不行?」
東方羽沒有回答。
這時候，一個步履穩重的人，正端着一個銅盆，一步一步的走進廳中。

(三)

盆中有水。
盆在冒烟，水是燙熱的。
這人把這盆水放在沈柔的脚下。
沈柔吸了一口氣，眞的在廳中洗了個臉。
東方羽的臉色忽然變得有些奇怪。
他並不是看着洗臉的沈柔，而是看着沈柔身旁那人。
那人也微笑地瞧着他。

× × ×

沈柔洗臉的動作很慢，甚至比女人還更挑剔、仔細。
他把自己的臉龐洗得很乾淨。
洗臉後的沈柔，他的臉色不再蒼白，而是一片紅潤。
他的嘴唇不再發黑，一雙眸子更是發出炯炯光芒。
現在無論怎樣看去，他都絕不像是個患病的人。
他本來就沒有病。
東方羽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仍然只是瞧着那人。
「你好像不是個奴才。」
那人神色不變：「端水給人洗臉的不一定是奴才，就算是奴才也不一定殺不了你。」
東方羽輕輕一挑頭上白髮，道：「說得不錯，一點不錯。」
那人道：「你也不錯，只是單人一劍，就敢闖到這裏。」
東方羽道：「只要手中有劍，在下又何處不敢往還?」
那人道：「自從十年前，天涯一劍枯葉老人病逝長安城後，十三州神劍宮中人，巳絕跡於中原武林。」

東方羽冷冷道：「但神劍宮的人還沒有完全死掉。」

那人淡淡一笑：「你現在是不是仍然想殺沈城主？」

東方羽道：「沒有人能改變我的主意，也沒有人能改變沈城主的命運。」

那人道：「連我也不能？」

東方羽道：「你想試試？」

那人道：「試甚麼？」

東方羽凝視着他：「試試我的劍。」

那人却搖頭：「我不想。」

東方羽說道：「但我却要試一試你的刀。」

那人腰間有刀。

刀在鞘中。

刀鞘並不奪目，而且看來相當殘舊。

沈柔却忽然道：「你可知道這是甚麼刀？」

東方羽默然不語。

沈柔嘆了口氣接道：「你一定要試一試他的刀？」

東方羽道：「他敢擋在你我之間，必然是個不平凡的人。」

沈柔說道：「就憑這一點，你就要殺他？」

東方羽道：「他若馬上退出去，自然一了百了，只怕他不肯。」

那人淡淡道：「我的確不肯。」

東方羽道：「既然這樣，請拔刀。」

鏗！

一口利器出鞘。

但那並不是刀，而是一口劍。

那是玉劍侯沈柔的玉劍！

獵刀擊向沈柔

（一）

沈柔終於拔出了他的劍。

他對東方羽說：「你現在必須知道一件事：你若要殺我，他絕不會袖手旁觀，你若想先除掉他，也要同時問一問我這口劍！」

東方羽陡地大笑。

「說來說去，你們是要以二對一！」

那人淡淡道：「你說錯了，我們根本不想跟你決戰，只想讓你知道，若要在天楓城裏殺人，你必將付出代價。」

東方羽的笑聲不見了，臉上忽然變得木無表情。

「司馬大俠，你爲甚麼一定要帮着沈柔？」

原來他已知道那人是誰。

那是獵刀奇俠司馬縱橫。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忽然反問：「你有沒有朋友？」

東方羽點點頭。

他接着說：「雖然我的朋友不多，只有一個，但我却知道你這一問的意思。」

「我知道你一定知道。」司馬縱橫沉聲說道：「沈柔是我的朋友，你要殺他，我絕不能坐視。」

東方羽道：「你知道他一定不是我的敵手？」

司馬縱橫道：「這一點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在下若與沈城主聯手，你最少有五分機會吃敗仗！」

東方羽忽然又笑了起來：「兩位聯手，我才只有一半吃敗仗的機會，這說話豈非是太抬舉東方某了？」

司馬縱橫眨眨眼，說道：「也許這並不是在抬舉你，而是我們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東方羽瞳孔收縮，忽然緩緩道：「沈城主若眞的有病，今天我可以不殺他，但現在——」

他沒有說下去。

不必他說下去，沈柔和司馬縱橫都已明白了他的意思。

以一對一，東方羽固然出手。

以二對一，他也絕不畏縮。

司馬縱橫忍不住輕嘆口氣：「看來，你也是個賭徒。」

東方羽說：「是的。」

× × ×

東方羽其實並不算是個怕死的男人。

沈柔與司馬縱橫聯手出戰，天下間又有誰能誇言穩勝？

東方羽也不能。

他只能承認自己是個賭徒。

這一戰他沒有必勝的把握，只能說是賭上一賭。

賭博是一件刺激的事。

不但刺激，也很奢侈。

尤其是賭命的人，他們奢侈的是血，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性命。

但他們却已賭定了。

兩口殺人不沾血的劍已亮出。

司馬縱橫的手也已按在刀柄上。

× × ×

刀光忽然閃起。

最先動手的居然是司馬縱橫。

好快的刀。

鏗！

他一出手，就已擊落了一口長劍。

東方羽的臉色忽然一變。

他呆住。他實在意料不到，司馬縱橫居然比自己和沈城主更早出手。

他更意料不到的是，司馬縱橫出手對付的人並不是自己，而是沈柔！

（二）

刀光一閃，沈柔的劍已被擊落。

刀光再閃，鋒利無比的獵刀，已抵在沈柔的咽喉上！

沈柔的臉色鐵青，他瞧着司馬縱橫，半响還說不出話來。

刀鋒森寒。

但更寒冷的却還是司馬縱橫的眼睛。

沈柔瞪着他，冷笑道：「直到現在，我才知道你是一個怎樣的朋友！」

司馬縱橫目光冰冷，聲音也是冰寒如雪：「你是不是覺得我不够光明磊落？」

沈柔瞇着眼：「你該心中有數。」

司馬縱橫冷冷一笑：「直到現在，我才向你動手，其中當然大有原因。」

沈柔冷冷道：「不管怎樣，你已出賣了我。」

「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司馬縱橫目光收縮，「這幾天以來，我最少已弄清楚了幾件事。」

沈柔冷哼。

司馬縱橫平靜地接道：「一直以來，你都和斷魂堂有極密切的關係。」

沈柔冷冷道：「這種說話，恐怕江湖

上沒有幾人會相信。」

司馬縱橫道：「但這却是事實。」

沈柔道：「難道你已忘了，皮錦衣曾暗殺我？」

司馬縱橫冷笑道：「這是一齣戲，好讓我不對你產生懷疑。」

沈柔冷冷道：「難道你以爲皮錦衣只是在裝死？」

「不，」司馬縱橫道：「這齣戲實在是太逼眞了，你們甚至要犧牲一大羣人的性命。」

沈柔道：「你以爲自己眞的那麼值得別人重視，竟然要用這樣手段來攫取你的信任？」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這是一石二鳥之計，皮錦衣在斷魂堂中，雖然地位不低，但却並非眞心效忠於斷魂堂主，所以，你們也要趁着這個機會，把他除去。」

沈柔道：「皮錦衣既是斷魂堂中人，又怎會設計毒害於我？」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也是斷魂堂的人！」司馬縱橫道：「在斷魂堂中，你的地位遠在他之上，而他却是懵然不知！」

沈柔道：「你好像越說越荒謬了。」

東方羽却淡淡道：「他說得越荒謬，我越是相信。」

沈柔鐵青着臉：「你們要怎樣？」

司馬縱橫冷冷一笑：「焦四四和高六六在哪裏？」

沈柔道：「你去問皮錦衣好了。」

司馬縱橫道：「雖然他們初時是給皮錦衣的人抓去，但這兩人囚禁在甚麼地方，恐怕就只有你才知道。」

沈柔乾笑。

「這豈不是太看得起我了？」

「你本來就是斷魂堂裏的總護法！」

沈柔不再笑了。

他忽然壓低聲音，瞪着司馬縱橫：「你見過雁歌？」

司馬縱橫沒有否認。

沒有否認，也就等於承認。

沈柔吸了口氣，連脖子都彷彿在片刻間粗了幾寸：「你一定見過雁歌，告訴我，她在哪裏？她在哪裏？」

司馬縱橫却在搖頭。

「我不知道她在哪裏，但我承認，這一切都是她告訴我的。」

「你……你都相信了？」

「雖然我不想相信，也不願意相信你是一個這麼樣的人，但結果却不由我不相信。」

「却是何故？」

「因爲鐵鳳師被暗算的時候，他已認出其中一個蒙面殺手的特徵。」司馬縱橫的聲音很沉重。

「甚麼特徵？」

「一隻左手。」

「那隻左手是誰的？用的又是甚麼武功？」

司馬縱橫的聲音更爲沉重：「這人用的武功是碎魂斷魄手，他的手也就是你的手！」

沈柔默然。

司馬縱橫接道：「雖然連皮錦衣都不知道這個蒙面殺手是誰，但鐵鳳師却已認出，別忘記你的左手尾指有顆小痣。」

沈柔嘆了一口氣。

「鐵鳳師畢竟是鐵鳳師，別人看不出來的，他却往往一眼識破。」

司馬縱橫道：「但他還是避不開你這一擊，因爲他早已被皮錦衣所傷。」

沈柔道：「無論怎樣，他現在必已無恙了。」

司馬縱橫點點頭：「不錯，天下間能治癒這種傷勢的人絕不只是斷魂堂主。」

沈柔道：「鐵鳳師若未痊癒，他也絕不會向你說出，那蒙面殺手就是沈某。」

「不錯。」

「是誰治癒他的傷勢？」

「能在你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覺地治癒鐵鳳師，這人當然絕不尋常。」

「但我還是猜不出。」

突聽一人大聲道：「是老夫，老夫來自華山！」

× × ×

隨着這兩句扣人心弦的說話，廳中忽然出現了一個白髮老人。

他神態嚴肅，兩條白眉間隱隱流露出一股怒意。

「武大師！」沈柔吐了口氣。

白髮老人厲聲喝道：「不錯，老夫就是你恨之切骨的華山武傲千。」

× × ×

天楓城沈柔，華山武傲千，兩人本來都是江湖中人欽敬萬分的武學宗師，一代豪傑。

誰也想不到，這兩位絕世高人之間，居然會有極嚴重的糾葛。

沈柔看見了武傲千，臉上的神態是很複雜的。

他咬着牙，恨恨的說：「不錯，我一直都很想殺了你，把你這個老匹夫碎屍萬段！」

東方羽突然插口道：「你爲甚麼恨他入骨？」

沈柔怒道：「若不是他從中挑撥離間，雁歌早已是我妻子！」

「放屁！」平素高傲不羣，言行穩重的武大師，居然迸出一句粗語，他接着說：「雁歌冰雪聰明，不必老夫指點，她遲早也一定會發現你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沈柔冷笑：「無論怎樣，她棄我而去，你是罪魁禍首！」

司馬縱橫喝道：「住口！」

沈柔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可以殺你了我，但我還是要說，這老匹夫……」

司馬縱橫突然腕上加了一點點勁。

獵刀的刀光，已刺入沈柔咽喉肌膚之內。

沈柔倏然住口。

武傲千却厲聲說道：「十年前，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天楓池荷，沈不離方，方不離沈。』這三句說話，但現在池荷君子方心白已變成了一個廢人，不但武功盡失，而且還給你毒啞，廢掉雙腿，像你這種人，雁歌又怎能和你厮守一生？」

他一口氣把往事說出，沈柔的臉色也一直不斷地在劇變。

東方羽沉聲說：「這都是眞的？」

武傲千瞪了他一眼：「老夫是甚麼人？幾時曾含血噴人？」

沈柔忽然大笑。

「好！說得好！我的確是個狠心狗肺的混蛋，但那又怎樣？你們是不是想殺了我？」

武傲千冷笑不迭：「你已是窮途末路，誰都救不了你！」

沈柔瞧着司馬縱橫：「殺呀！你爲甚麼不一刀殺了我？」

司馬縱橫還是沒有動手。

就在這時候，鐵鳳師來了。

× × ×

鐵鳳師瘦了。

他不但瘦了，也憔悴了。

他現在還能站在這裏，實在是一項奇跡。

這是武傲千創出來的奇跡。

他已久未離開華山。

但沒有離開華山，並非等於對華山以外的事，一概不知。

最少，池荷君子方心白慘遭毒害，他就已知道得很清楚。

方心白雖然沒有死，但卻給一個最信任的朋友害得很慘很慘。

他斷了一雙腿，但爬着也要爬到華山，求武傲千爲自己伸雪冤仇。

武傲千與方心白的父親方鴻，是自幼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朋友。

方心白唯一可以尋求援助的人，就是這位武伯伯。

武傲千一口就答應下來。

但等到他要去對付沈柔的時候，方心白卻忽然又心軟了。

他忽然原諒了沈柔。

他知道，沈柔這樣對付自己，是爲了雁歌。

雁歌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他們都同時喜歡她。

他拉住了武傲千，求他別再理會這件事。

他不再想報復。

他只是希望，沈柔能好好對待雁歌。

他對武傲千說，自己這一輩子已不配和雁歌在一起，同時也不想連累她。

他和沈柔是好朋友，雖然沈柔對不起他，但他却不願意報復。

武傲千很感動。

荷池君子不愧是個君子。

眞君子。

眞正的君子，從不記仇。

所以，世間上又有幾人，能眞正稱爲「君子」？

× × ×

武傲千終於答應了方心白，不去對付沈柔。

但他却派人找到了雁歌。

雁歌在木劍廬中，看見了方心白，也知道了一切眞相。

她不是方心白。

方心白可以饒恕沈柔，但她不能。

本來，在此之前，她也曾爲自己的終身大事而躊躇。

嫁給敦厚正直的方心白？

還是嫁給瀟洒多情的沈柔？

一直以來，她拿不下主意。

但這件事發生後，她的主意立刻就定了。

她要嫁給方心白。

她要給予沈柔報復，徹底的報復！

真假拚命郎

（一）

俠名滿天下的天楓城主，居然是心狠手辣，不顧情義的斷魂堂總護法，這是多麼令人感到慨嘆的事？

鐵鳳師瞧着他，臉上的表情好像很失望。

──「你怎會是這種人？」

──「我實在很難相信，但現在却已不能不相信。」

這些說話他沒有說出來，但每個人都已從他的眼神裏知道得很清楚。

沈柔聳聳肩，冷笑：「現在你們甚麼都已經知道了，還在等甚麼？爲甚麼不殺了我？」

司馬縱橫目光冷如刀鋒：「你把焦四四，高六六囚禁在甚麼地方？」

沈柔似是一怔，繼而大笑：「你直到現在還不敢殺我，原來就是爲了這兩個渾人。」

司馬縱橫冷冷道：「渾人總比衣冠禽獸好。」

沈柔「桀桀」一笑：「看來，我若要保住這條性命，關鍵就在於這兩個渾人身上了？」

司馬縱橫道：「把他們交出來。」

沈柔道：「這對我有甚麼好處？」

司馬縱橫沉吟半晌，道：「只要放了他們，這次放你一條活路，我讓你走！」

沈柔冷笑。

「你讓我走，但還有武大師，鐵鳳師和東方羽，他們聯手纏上來，我還是只有一條死路。」

司馬縱橫道：「我可以保證，武大師和鐵鳳師不會對你下毒手！」

沈柔目光一轉，盯在東方羽臉上。

「還有他又怎樣？」

司馬縱橫默然片刻，說：「我不知道，也不能保證甚麼。」

沈柔冷冷道：「那麼這次的交易也不成功。」

司馬縱橫道：「焦四四和高六六都是渾人，他們是死是活，對你來說沒有半點關係，難道你甘心陪着他們共赴黃泉？」

沈柔冷然一笑。

「這是我的事，除非東方羽也保證讓我遠走高飛，否則，沈某寧爲玉碎，不作瓦全。」

「呸，甚麼寧爲玉碎不作瓦全，好不要臉！」武傲千又光火了。

東方羽突然轉身。

「司馬大俠，我走了，十天之內，我絕不會動沈柔半根汗毛，再見。」

他說完這幾句話之後，就離開了天楓城。

他走得很快，也帮了司馬縱橫一把。

司馬縱橫當然是很感激的，但他沒有說甚麼，甚至連一個「謝」字都沒有說。

沈柔瞳孔收縮。

他忽然說：「我能否拾回玉劍？」

司馬縱橫道：「可以，但焦四四和高六六……」

沈柔冷笑：「你以爲他們是甚麼人，

我又是甚麼人？我會爲了兩個渾人而失信嗎？」

武傲千正要破口大罵，鐵鳳師却阻住了他。

鐵鳳師嘆了口氣，緩緩道：「堂堂天楓城主，居然要憑着兩個渾人才能保住性命，這已是一種永遠洗脫不清的恥辱。」

沈柔忽然有點顫抖。

那不是恐懼，而是憤怒。

鐵鳳師的說話，每個字都像是一支利針，狠狠地刺在他的心上。

但他沒有反駁。

他知道，現在並不是自己可以暢所欲言，爲所欲爲的時候。

他只好忍耐着，把這筆帳記下。

但他却似乎忘記，鐵鳳師曾給他暗算了一掌。

這筆帳，鐵鳳師當然也已記下。

（二）

重睹天日的滋味，就像是久病初癒一樣。

焦四四和高六六很興奮。

他們自由了。

高六六哈哈大笑。他不但重獲自由，而且還看見了司馬大哥和鐵鳳師大俠。

「司馬大哥，你怎會在這裏的？」

「因爲你們在這裏所以我也來了。」

「對！俺早就對人說，司馬大哥的鼻子很厲害。」

焦四四皺了皺眉：「怎麼把話兒扯到鼻子上去？」

高六六道：「他的鼻子若不靈，又怎會嗅到咱們的氣味？找到這裏來？」

焦四四道：「他媽的，你爲甚麼在罵人？」

高六六哼的一聲：「你又來了，俺幾時罵人來着？」

焦四四冷笑一聲：「你以爲兜着圈子罵人，就會神不知鬼不覺？」

高六六怒道：「你在甚放麼鳥屁？」

焦四四道：「你老是說司馬大哥的鼻子靈，這分明罵他是狗。」

高六六道：「你才是狗！」

焦四四道：「大丈夫敢作敢爲，既敢罵人，爲甚麼不敢承認？」

高六六啐了一口：「俺沒罵人，爲甚麼承認？」

焦四四掄起了拳頭，怒道：「你再不承認，俺揍扁你的鳥鼻！」

高六六也嚷了起來：「俺若怕你的豆腐拳頭，就不是好漢！」

鐵鳳師却在這時候，走到他們中央，淡淡說道：「我有個好主意。」

焦四四，高六六齊聲說：「甚麼好主意？」

鐵鳳師道：「我帶你們去找一個人，他是世間上最明辨是非曲直的聰明人。」

焦四四點點頭：「如此好極，他一定可以爲咱們作出合理的仲裁。」

高六六道：「這斷是誰？」

鐵鳳師搖搖頭：「稱呼這個人，萬萬不能用『這斷』這種字眼，他聽見了一定很不高興。」

焦四四道：「他是誰？」

鐵鳳師悠然一笑，半晌才慢慢的說道：「你們的師父──斷刀神翁郝世傑。」

「甚麼？」焦四四，高六六兩人的眼睛都同時睜大了兩倍。

接着，他們都靜下來，再也不敢吵鬧下去。

（三）

十月十五，武傲千回華山。

木劍廬竟已變成一片焦土。

一切都已改變。

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武傲千曾匆匆離開木劍廬，離開了華山。

他走的時候，沒料到自己還能回來。

他甚至借司馬縱橫之口，叫中靈，中道兩名弟子另投名師。

但他沒有死。

他回到華山，回到木劍廬，然而，一切却已面目全非。

他看見的只是一片焦土，和一具一具已發臭多時的屍體。

中靈，中道已經死了。

還有斷刀門的人，和他們的斷刀，都在這片無情的焦土上一個一個的躺下去。

這裏發生了甚麼事？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一個人，呆楞楞的坐在一塊青石上。

武傲千鬢髮飄揚，急掠過去。

他抓住那人大聲喝問：「你是誰？」

那人表情木然，好像根本沒有聽見武傲千的說話。

「你是誰，你究竟是誰？」武傲千又在大聲喝叫，「你再不說，老夫一掌斃了你！」

那人這才茫然一笑，說出了三個字：

「阮拚命。」

武傲千鬆開了手。

「你是斷刀門的阮拚命？」

「是的。」

「你的兄弟在哪裏？」

「都在這裏。」

「都死了？」

「全都死了。」

武傲千臉色一沉：「你爲甚麼還能活着。」

阮拚命倏地大笑：「問得好，連俺都不知道，自己爲甚麼沒有跳崖自盡……」

武傲千怒道：「你以拚命二字爲名，但到了大難臨頭的時候，却不理會同門弟兄的死活，只顧保存自己的性命！」

阮拚命沒有反駁。

他只是在笑。

但他的笑却像是哭，甚至比哭要還難聽。

就在他狂笑不止的時候，一株大樹後忽然出現了一條淡淡的影子。

那是一個穿着黃裙的婦人。

「誰？」武傲千一聲叱喝。

這婦人盈步而來。

她大概已五十來歲，雖然年紀不輕，但却還保存着年輕時那份美艷的容貌。

她本是個美人胚子。

她本來就是武林中的大美人。

雖然，她老了，但武傲千還是可以感覺得到，她年輕時那種天姿國色。

現在，她的人雖然老了，但她穿着的裙子，却還是那麼漂亮、好看。

「南裙穆三娘？」武傲千冷冷道。

「你也一定就是武大師？」這婦人淡

淡一笑：「不錯，我就是穆三娘。」

武傲千臉罩寒霜：「這裏的人都是妳殺的？」

穆三娘搖頭。

「我經已很久沒有殺人，救人倒是不少。」

「妳救過誰？」

「這渾人的性命就是我救的，」穆三娘悠然一笑，「若不是我把他揪出去，他現在恐怕已變成一堆臭肉。」

武傲千道：「妳爲甚麼要救他？」

穆三娘回答道：「他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武傲千道：「他能證實甚麼？」

穆三娘道：「他知道兇手是誰。」

武傲千道：「妳呢？」

穆三娘道：「我當然知道兇手是誰，但我的說話，恐怕沒有人會相信。」

武傲千冷冷道：「連妳都看不起自己，這倒是奇事。」

穆三娘嘆了口氣，道：「世間上的事，本來就是變幻無定，二十年前，我在江湖上的名譽很好，但現在，却已糟透。」

「妳近來既然救人不少，又怎會反而聲名狼藉起來？」

「也許我已變了，不再是昔年的穆三娘。」

「妳身在斷魂堂中？」

「不錯，皮老怪也是一樣。」

「但皮錦衣已經死了。」

「他是爲我而死的，」穆三娘黯然道：「若不是我投入斷魂堂，他也不會步我後塵。」

武傲千冷冷道：「他死了，而妳却還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穆三娘茫然道：「那是一場噩夢，我不該迷戀權勢，以爲身在斷魂堂，可以提高自己在武林中的地位，但結果……」

「結果適得其反，自取滅亡！」武傲千的語氣冷峻而嚴厲。

穆三娘道：「武大師可知道，斷魂堂主是誰？」

武傲千道：「斷魂老祖胡天絕！」

穆三娘道：「武大師又可知道，胡天絕已經逝世？」

武傲千瞳孔暴縮。

「甚麼？胡天絕已經死了？」

「不錯。」

「那麼現在斷魂堂主又是誰？」

「胡天絕的弟子，唯一的弟子。」

「是誰？他是誰？」

穆三娘緩緩道：「他就是——」

說到這裏，一直呆在她身邊的阮拚命突然伸出了右手。

颯！

他右手五指如鈎，竟然向穆三娘施展一記陰險毒辣的殺着。

「小心，這人不是阮拚命——」武傲千倏地發出一聲暴喝。

穆三娘的反應也是極快，不等對方一爪擊實人已轉身向阮拚命的右腕上抓去。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阮拚命衣袖下突然射出三道烏光。

兩人的身手可說是迅快無倫，但阮拚命却是早有預謀，穆三娘自然大大吃虧。

武傲千雖然是世間罕見的絕頂高手，但這時候却也無法幫得了穆三娘。

因爲事情來得太快，太突然，根本就沒有可以讓他插手營救的機會。

穆三娘臉色倏地驟變。

她張口欲呼。

但三支毒針已射在她身上，其中一支還插進了咽喉。

她想說話，但却是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 × ×

穆三娘死了。

她正想向武傲千說出一件極其重要的事，但却在這時候，死在阮拚命的手下。

但這人絕不會是阮拚命！

阮拚命就算要殺穆三娘，也萬萬辦不到。

他絕對不會有這等身手，可以在武傲千的面前殺了穆三娘。

武傲千鬚眉皆竪，怒道：「你究竟是誰？」

這人淡淡一笑：「我當然並不姓阮，而且也從來不喜歡跟別人拚命。」

他說的不錯。

他只是喜歡殺人。

殺人並不等於拚命。

在有絕對把握，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殺人有時候甚至比踩死一隻螞蟻還更容易，那又怎能算是拚命？

青衣天蠶手

（一）

這個「阮拚命」根本就不是阮拚命。

那麼眞正的阮拚命又在哪裏？

武傲千不願去想。

倘若阮拚命現在仍然活在世上，那簡直是一件奇蹟。

這人站在武傲千的面前，但好像一點也不忌憚。

他悠然一笑：「秦州容家堡的易容妙術，雖然已經獨步武林，但比起斷魂堂，却還是差了一點。」

武傲千面露殺機：「你是在甚麼時候掉了包，冒充阮拚命的？」

「昨天，就在昨天。」這人緩緩道：「穆三娘一直都緊緊跟着他，保護着他，但人總有內急的時候，而穆三娘畢竟是女人，總不能跟着他到茅坑上去。」

武傲千嘿嘿一笑。

「好手段！」

「這不是甚麼手段，而是刑法！」

「刑法？」

「不錯，我只是在執行斷魂堂的刑法！」這人冷冷一笑，「穆如燕背叛本堂，本該受酷刑慢慢死去，我用三絕鎖喉針殺她，已算她走運！」

武傲千勃然道：「放肆！」

這人冷笑：「武大師，我可不是華山派的子弟，而且，木劍廬的事，華山派的人也未必管得着。」

武傲千心頭一寒。

不錯，木劍廬發生了這場慘烈的血案，華山派衆高手何以不聞不問？

難道……

「老實一點告訴你，他們也是自身難保，倘若十天之內，華山派不交出玉龍神杖，五空神劍及百影大師遺下來的三本武功秘笈，華山派立時就會有滅門大禍！」

武傲千怒極反笑。

「這倒不錯，華山派已威風得太久了，現在也該有人來挫挫他們的銳氣，但你嘛……」

「我又怎樣？」

「留下兩件事，」武傲千殺機湧現，一字一字說：「留下姓名，留下腦袋！」

這個冒充阮拚命的人冷冷一笑：「我是誰，難道你直到現在還聽不出來？」

他說到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他的嗓子忽然變了。

這嗓子武傲千幾乎立刻就認了出來。

刹那間，他的臉色變得比紙還蒼白。

他顫聲道：「是你！是你！」

他的聲音在顫抖，並不是因爲恐懼，而是因爲憤怒。

他實在想不到，這人竟然是斷刀門的封瓊！

× × ×

封瓊！

這是一個多麼熟悉的名字。

又有誰知道，武傲千和封瓊之間的關係？

（二）

江湖中人，現在都已知道了一件事。

封瓊已死！

他已被人砍掉腦袋，身首異處。

但事實並不如此。

他沒有死，他的死訊只是一個陰謀。

× × ×

斷魂堂的易容術，的確是令人嘆爲觀止。

封瓊很快就在武傲千的面前，恢復了本來面貌。

他在笑。

他的笑容溫和，愉快，全然擺出一副勝利者的姿態。

武傲千看見這張臉孔，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封瓊却在侃侃而談：「江湖上的人，都以爲我是斷刀門的主宰，但他們錯了，又有誰知道，一手創建斷刀門的人，其實是木劍廬的主人武大師？」

武傲千臉色煞白。

「老夫一直以爲你是個正人君子，才把你捧爲斷刀門主！」

封瓊搖頭：「我不是正人君子，你也不如別人想像中那麼淡泊名利。」

武傲千怒道：「老夫沒有親自掌管斷刀門，全然是因爲老夫畢竟還是華山派中人，倘若成爲斷刀門主，那會有很多不便之處。」

封瓊道：「所以，你一直在利用我，爲你掌管斷刀門的一切！」

武傲千道：「這有甚麼不好？」

封瓊嘆道：「只有一點不好，你畢竟還站在我的頭頂上。」

武傲千冷冷道：「就是爲了這緣故，你投入斷魂堂？」

封瓊道：「我是得逢際遇，拜胡祖師爲師，練就一身驚人武藝，繼而順理成章，成爲斷魂堂主！」

武傲千瞪着他：「你成爲斷魂堂主，也還罷了，但何以故佈疑陣，暗中殺害斷刀門的兄弟？」

封瓊冷冷一笑：「斷刀門與斷魂堂本身就是勢成水火，兩者權衡，我自然寧取斷魂堂，捨棄斷刀門！」

武傲千說道：「你具雙重身份，却是不知自愛，只是迷戀於權勢之中，這是大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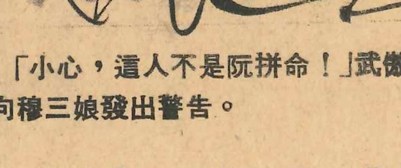
封瓊道：「我若不倒戈相向，誅滅斷刀門，那才是不可饒恕的錯誤！」

武傲千目眦欲裂：「枉姑蘇分舵的弟兄拚死也要爲你復仇，原來都被蒙在鼓裏，你竟出賣了他們！」

封瓊一笑：「自古以來，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例子不可勝數，封某既要創大業，成大器，自然無法一一顧及，他們之死，可怪不了我。」

「好！老夫總算看清楚你這人！」武傲千十指指骨，節節勒勒作响。





「小心，這人不是阮拚命！」武傲千突然向穆三娘發出警告。

他在盛怒中。

他在盛怒中拔劍！

× × ×

沒有人能漠視武大師的劍。

但封瓊却彷彿毫不在意。

武大師的劍已刺出。

劍氣從劍鋒上透出，比劍鋒更早襲上封瓊的咽喉。

封瓊雙腿不動，完全不動。

他的手却突然抓向武大師的劍鋒！

（三）

武大師的劍很鋒利。

沒有任何人能赤手空拳抓住這口劍。

封瓊的手不是銅鐵鑄成，本來也不能例外。

但他一手抓向武大師的劍，自然是有恃無恐。

他的手不知何時，已變成一片青藍之色。

那是一隻薄而柔靭的手套。

武大師急變招，卸劍回後。

「青衣天蠶手?」武大師失聲叫了起來。

「你倒識貨！」封瓊冷笑。

「有青衣天蠶手，難怪你敢抓老夫的劍！」武大師也在冷笑。

封瓊神色陰冷，殺氣大盛。

武大師的眼睛，却和他手中長劍劍鋒一般的寒冷。

封瓊揚聲，吐氣，又再衝上。

他聲勢凌人，竟然把武大師迫退了三步。

武大師劍勢急變，反擊一招。

封瓊倒退，拗腰施展出鐵板橋功夫。

劍鋒捲起一陣急風，居然把封瓊頭上一截髮絲削去。

散髮在半空飛揚。

但封瓊氣勢仍盛，一聲叱喝，趁勢蹲在地上，反掌劈向武大師小腹。

武大師雙目暴睜，左足輕點，人如巨鳥般旋空飛起。

封瓊一掌擎天，冲飛追擊。

武大師却在半空揮劍。

劍如流星，從半空罩下來的時候，却又像是千百朵銀花綻開。

這一劍煞是好看。

但封瓊却居然在千百朵銀花中，摘下了其中一朵。

那不是一朵花，而是一口劍。

一口鋒利無匹的劍！

× × ×

名震中原武林的武大師，他最信任的也許不是任何人，而是手中的劍。

他從來都沒有想到，天下間竟然會有人可以抓住自己的劍。

封瓊，本是武大師極信任的人。

他把斷刀門的一切，交托在他手中。

但這人却毀了斷刀門，也抓住了武大師的劍。

這人有多可惡！

這人是何等該殺！

所以，武大師已決定殺了他，就在封瓊抓住劍鋒的時候殺了他！

× × ×

殺人的方法有幾種?

恐怕沒有人能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一劍刺死對方，固然是殺人。

一拳擊中對方要害，一命嗚呼，也是殺人。

甚至於破口大駡，駡死對方，也是殺人。

歷史上給人駡死的例子不少。

王朗就是給諸葛亮駡死的，而諸葛亮也曾氣死周瑜。

武大師也想駡死封瓊，氣死封瓊。

但封瓊是駡不死，也氣不死的。

他甚至可能會反過來氣死武大師。

所以，武大師不可能駡死他，但却也不用劍。

他的劍已被封瓊抓住。

然而，武大師要殺一個人，也絕不是只用劍才能得手。

華山五絕藝，武大師獨精於劍。

但他並不是不懂其他四絕藝。

他也擅於用指。

× × ×

封瓊抓劍，武大師就棄劍。

他在電光石火之間棄劍。

他雖然棄劍，但右指已戟向封瓊印堂穴。

劍雖不在，指却如劍。

而且一擊已中封瓊印堂穴。

這是死穴。

以武大師數十年內力修爲發出這一指的力量，已絕對可以制敵於死命。

封瓊立刻就倒了下去。

武大師臉色蒼白。

他沒有勝利者的愉快。

他只有一種感覺，就像是一個親手栽植樹苗的人，等到樹木成長之後，却又親手把它砍下來一樣。

× × ×

封瓊死了！

他一定已經死了。

武大師沒有懷疑自己這一指的威力。

他長長的吐了口氣，俯身拾劍。

劍雖落地，却未蒙塵。

但已赴黃泉的封瓊，却突然像殭屍般跳了起來。

殺祖師仇人

（一）

武大師的手甫觸及劍柄，封瓊的青衣天蠶手已捫在他背心上。

武大師「噫」一聲，人如流星般向前飛彈。

封瓊沒有追。

他瞄了武大師一眼，撫掌微笑：「好輕功！」

武大師的輕功當然卓絕，這一點，就連江湖上號稱「一縱千里」的江白雲都不能否認。

但武大師急去之勢並未持久。

他忽然在五丈外停下。

他突然感到一股從來未曾有過的悚意，襲上心頭。

「這……這是甚麼武功?」武大師的額上已隱隱冒汗。

「青衣天蠶手。」封瓊說：「你豈非早已看出這種武功?」

「不，不是這一套……」武大師忽然咳嗽起來：「剛才老夫分明已擊中你……」

封瓊淡笑，面上微露得意之色。

「武大師見識淵博，難道還看不出來嗎?」

「莫非……莫非胡天絕已把護穴歸元不壞神功練成，繼而傳授給你?」

「不錯，這就是江湖中人一直談論多年的護穴歸元不壞神功！」封瓊大笑：「武傲千，你現在大概可以瞑目了罷?」

武大師面色慘然。

他的嘴巴已在沁血。

他突然大聲嘶叫：「死在你這種小人之手，我怎瞑目?怎能瞑目——」

說到這裏，仆倒地上。

他背上的衣衫已枯爛。

一隻青淡的掌印，印在他背心部位，就像是魔鬼留下來的標記。

× × ×

武傲千死了。

他死在封瓊之手。

封瓊是小人，武大師死不瞑目。

（二）

十月十七，大風道上北風蕭蕭。

大風道從東向西，盡頭直達觀雨樓。

觀雨樓主複姓諸葛名飛霧，乃少林南支高僧觀雨大師關門弟子。

觀雨大師於十六年前，苦戰來自天竺的火衣喇嘛，結果兩敗俱傷，同時陣亡於大風道上。

諸葛飛霧很悲傷。

爲了紀念師尊，他傾盡家財，在此地建蓋觀雨樓。

三年後，天竺來了十一高手，聲言要找觀雨大師算帳。

但觀雨大師已死。

十一名高手居然揚言要挖墳，鞭屍。

諸葛飛霧自始至終一言不發。

他在觀雨大師的墳前，等候這十一個人。

結果，諸葛飛霧不見了一條左腿。

但這十一高手却只有兩人還能活着離去。

經此一役，諸葛飛霧在江湖上名聲大噪。

而且這十餘年來，再也沒有任何人再侵犯觀雨樓。

這一天，大風道上有大風，觀雨樓前却無雨。

諸葛飛霧獨坐樓中，衣髮飄揚。

今天，他一身白衣。

他兩鬢也已灰白。

「好風。」他忽然喃喃地說。

風中，一匹驢子正緩緩地往觀雨樓而來。

驢上一人，也是一身白衣。

這人腰間有劍。

諸葛飛霧高居臨下，看得很仔細。

他忽然又說：「好劍。」

白衣人却在樓外仰視着他。

「在下東方羽，欲見樓主。」

諸葛飛霧點點頭：「好內力，我就是此樓之主。」

東方羽瞳孔寒芒閃現。

「在下自東而來，特來殺盡斷魂堂中人！」

諸葛飛霧又點頭：「好極，斷魂堂中人幹盡傷天害理之事，殺之不枉！」

東方羽道：「我若在這裏發現斷魂堂羽翼，該當如何?」

「殺！」

「樓主不介意?」

「豈會介意?」諸葛飛霧大笑：「來人，快開門讓東方公子進來。」

門開啓。

東方羽立刻進入觀雨樓。

但他却並非從大門進入，而是飛越高牆，像隻飛鳥般急掠上升。

轉眼間，他居然飛登牆頂，繼而借力蹬足再攀上高樓之上。

昔才還在樓下的東方羽，瞬息已來到了諸葛飛霧眼前。

「好輕功！」諸葛飛霧撫掌大笑：「有東方公子這等人間俊彥，又何懼於區區斷魂堂羽翼！」

東方羽也在笑，冷冷的微笑。

「諸葛先生不嫌太自諷自嘲嗎?」

諸葛飛霧瞳孔暴縮。

「東方羽，此言是何用心?」

東方羽冷冷的盯着他：「你該比我明白。」

諸葛飛霧道：「你是在懷疑，諸葛某是斷魂堂中人?」

東方羽搖搖頭，用一種冰冷的語氣說：「不是懷疑，是肯定！」

諸葛飛霧道：「武林中人，都知道諸葛某獨處一隅，與世無爭，而且更是少林門下……」

「少林門下又怎樣?這塊招牌可保不住你的命！」

「東方羽，你自遠道而來，又豈知諸葛某之事?」

「斷魂堂之事，在下無一不瞭如指掌的。」

「是誰向你說及的?」

「這是秘密！」

諸葛飛霧嘆了口氣：「你苦苦壓迫斷魂堂，究竟所爲何事?」

東方羽目光收縮：「這也是秘密！」

諸葛飛霧冷冷一笑：「只怕這些秘密，會和你一起掉進黃泉之內！」

東方羽道：「你現在總算承認是斷魂堂的人了?」

諸葛飛霧道：「即使我要否認，你也不會相信。」

東方羽道：「的確不會。」

諸葛飛霧道：「那麼我只好承認，而你也只好死在觀雨樓內。」

× × ×

觀雨樓本是一個很寧靜的地方。

但忽然間，這裏變得殺氣騰騰。

一羣黑衣武士，把這幢高樓包圍得水洩不通。

弩箭，暗器、刀斧、槍棒，到處觸目皆是。

東方羽毫不在乎。

强弓利箭，刀山火海，他一點都不在乎。

他知道，最可怕的武器，往往是一些看不見的武器。

因爲你根本不知道這些武器的形狀，威力，也不知道它到底會在甚麼時候突然出現。

× × ×

諸葛飛霧對自己的陣容充滿信心。

「東方羽，你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他一面說，一面緩緩地拿出一雙鋼枴。

東方羽看了他一眼，說道：「你看來非但不像個跛子，而且比別人還要多一條腿。」

諸葛飛霧的眼色好像有點變了，變得多了一層濃濃的霧。

他隨着出手。

他全力出手，毫不保留地發出畢生最凌厲的一擊。

他以左拐重擊東方羽氣海穴。

東方羽却像箭一般標了開去。

諸葛飛霧一擊未中，冷笑一揮手：「上！」

四方八面同時响起震人心絃的吆喝之聲。

數十件武器，在一連串利箭、暗器的掩護下，蜂湧而上。

東方羽冷笑。

他還是沒有把這些人放在眼內。

他剛標了開去，但却又從人叢中飛撲回來。

一道閃電般的劍光，甚至比他的人更早撲向諸葛飛霧。

諸葛飛霧急閃。

東方羽正待再發一劍，而這一劍，他有絕對的把握可以立斃諸葛飛霧。

但也就在這時候，樓梯間一人驚呼，

「小羽，你不能殺我爹——」

東方羽本在殺氣騰騰之中。

但就是這兩句說話，他呆住了。

他那充滿信心的一劍，就在這剎那間硬生生的停了下來。

他驀然轉身向梯間望去。

× × ×

東方羽看見了一件紅如火焰的衣裳。

紅裳後，繫着一襲金光湛然的披風，腰間裏着一條寬闊而精緻的黑馬皮腰帶，小牛皮靴，還有一口劍，柄上纏着厚厚柔絲的長劍。

那是一個皮膚雪般白皙，眼睛宛如夜星般明亮的少女。

「聽婉——」東方羽眞的呆住了。

那是他的小師妹——朱聽婉。

十三州神劍宮裏唯一的女孩，也是東方羽最呵護，最關心的小師妹。

她怎會在這裏？

朱聽婉又怎麼可能會是諸葛飛霧的女兒。

就在這很短暫很短暫的時間裏，諸葛飛霧的一根拐杖已無聲無息的刺向東方羽的胸膛。

鋼拐本來只有五尺長。

但忽然間，它長了五寸。

崩！

拐端暗藏利刄，一觸即發。

利刄刺入了東方羽的胸膛。

「爹——」聽婉驚呼！

東方羽並不覺得疼。

他只是驚詫，極度的驚詫。

——朱聽婉眞的就是諸葛飛霧的女兒嗎？

不！

這是絕不可能的！

小師妹在一年前離開神劍宮，回到中原。

她說，她是江南鳳尾溪朱家莊莊主朱鵬影的女兒，但此刻她又怎會在觀雨樓裏出現？

他茫然地瞧着聽婉。

「妳……妳不姓朱？」

聽婉的眼眶裏似在噙着淚水。

「東方大哥，我……我姓諸葛！」

東方羽的身子搖搖欲墜。

「妳是諸葛飛霧的女兒？……」

「是的……」聽婉越過了七八個黑衣武士，要扶着東方羽。

東方羽的胸膛已染成一片血紅。

「嘿嘿，嘿嘿……」他陡地大笑，「眞好笑，原來朱聽婉是諸葛飛霧的女兒，也是殺害枯葉祖師兇徒的女兒……神劍宮唯一的女弟子，是臥底！是奸細！……」

他的身子顫抖得很厲害。

諸葛飛霧冷笑。

「神劍宮要和本堂作對，恐怕是太不自量力！」

諸葛聽婉哭了起來：「爹，東方大哥是個好人，你不能這樣對付他——」

「住口！」諸葛飛霧的臉色很不好看，「爹叫妳進入神劍宮，是要妳刺探宮中的實力，可不是叫妳去帮着別人！」

諸葛聽婉拚命的搖頭。

「不！我不是帮着別人，他是我的師哥……」

「胡說！」諸葛飛霧怒叫起來，「甚麼師哥，他是妳的殺母仇人！」

「爹！娘親死的時候，他還是個小孩子。」

「不管怎樣，凡是枯葉老鬼門下的弟子，全都要死！」諸葛飛霧目露兇光，又再逼近了東方羽。

諸葛聽婉攔在他面前。

「爹，求求你，別再傷害他……」

「他不死，本堂永無寧日！」

「但他若死了，女兒也不想活下去！」

諸葛聽婉的態度很認眞。

諸葛飛霧瞪着她，怒道：「背叛組織，妳可知道後果如何？」

「女兒只知道，東方大哥若死了，女兒一定活不下去！」諸葛聽婉跪下來，哀聲說：「爹，爹！求求你，放了他……」

「聽婉，妳站起來，」東方羽忽然開口，而且聲音靜得令人出奇，「讓我再與諸葛樓主決一死戰！」

他的臉色幾乎已和他的頭髮同樣蒼白，但顫抖已消失。

他的人也神奇地站得筆直，好像根本完全沒有受傷。

但東方羽的確受傷了。

而且傷得很重。

諸葛聽婉瞧着他，突然咬了咬牙：「我們在一起，無論死活都在一起！」

東方羽淒然一笑。

「聽婉，剛才我太衝動怪錯了妳。」

「不，我的確是斷魂堂派出去的臥底，我……」

「別說下去。」

「東方大哥，你受了傷，不能再動手

……」但聽婉說到這裏，東方羽突然伸手點了她身上七個穴道，其中還包括啞穴在內。

諸葛飛霧臉色驟變。

東方羽冷冷一笑：「諸葛樓主，你不必担心，雖然你傷害了我，但我絕不會傷害你的女兒！」

諸葛飛霧臉色陰森。

「你以爲自己還能闖出觀雨樓？」

「無論我能否活着出去，最少還有諸葛樓主陪伴着。」

「好！」諸葛飛霧冷笑一聲，「就且看能讓我陪你多久！」

東方羽捏住了他的劍。

他的劍，也就是他的性命，也就是他的一切！

× × ×

血仍在流。

東方羽簡直已變成了一個血人。

但他的劍仍在，他的戰意仍然沒有熄滅。

這種人，仍然具有莫大的危險。

諸葛飛霧也有這種感覺。

但他已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把東方羽的性命留下。

在這片刻間，他想起了妻子。

他的妻子是個很賢淑的婦人。

她疼愛女兒，伺候丈夫體貼入微。

每個人都稱讚她是一個賢妻良母。

只有諸葛飛霧才知道，自己的妻子，是斷魂堂唯一的女護法。

她殺人的手法，遠比在厨房裏燒菜的時候更高明。

但有一次，她去刺殺枯葉老人。

那是大錯。

一個永遠無可彌補的大錯。

她殺不了枯葉，反而死在枯葉老人的掌下。

這是一個秘密。

江湖上沒有人知道的秘密。

諸葛飛霧很傷心。

他誓報此仇。

終於，枯葉老人死於長安。

江湖傳言，枯葉老人是病逝。

但實際上，他是被斷魂堂十大高手暗算身亡的。

× × ×

枯葉老人雖死，但諸葛飛霧怨恨仍然未滅。

他誓言，要把神劍宮每一個人，都殺得乾乾淨淨！

爲了要達成這個目的，他不惜讓自己的女兒，混入神劍宮。

東方羽是枯葉老人的徒孫。

他一定要死！

爲了妻子的仇，他要死！

爲了斷魂堂，他更要死！

× × ×

可是，這位諸葛樓主却似乎忘記了自己的女兒。

東方羽若死了，聽婉會怎樣？

諸葛飛霧不去想。

他根本不願去想，也懶得去想。

他現在只有這一個決定——殺了東方羽！

就算東方羽不到觀雨樓，諸葛飛霧也早想殺了他！

× × ×

決戰已逼近眉睫。

這是極不公平的一戰。

倘若易地而處，東方羽一定會離去。

他從來不喜歡面對着一個生病或是受傷的對手。

因爲那並不公平。

但現在受傷的並不是諸葛飛霧，而是東方羽。

對於諸葛飛霧來說，這是一個殺東方羽的大好機會。

但東方羽仍然不屈。

他還有一戰的勇氣。

只要還有一口氣，只要還能站得住，他絕不屈膝！

× × ×

劍在，殺人的招式也將一觸即發。

就在這時候，梯間轉角忽然出現了一張臉。

一張好深沉，好可怕的臉。

血戰觀雨樓

（一）

東方羽若沒有受傷，他一定會察覺得到，一個可怕的高手，已在梯間等待着。

但他現在只能用全副精神，面對着一次兇險的挑戰。

他似已有點痲木。

高手比武，這是極其危險，極其吃虧的。

但他已別無選擇餘地。

× × ×

劍招終於發出。

諸葛飛霧等待這一刻已很久。

他相信，東方羽在這種情況下跟自己交手，必敗無疑，也必死無疑。

可是，他忽略了一點。

一個人若拚盡最後一口氣，那一擊仍然是非同小可的。

當然，並非每一個人都會有這種潛力的。

但東方羽有。

他這一劍擊出，根本就沒有考慮到自己的死活。

那仍然是很可怕的一劍。

諸葛飛霧絕非庸手。

在很久以前，他就已經是名鎮四方的一流好手。

這些年以來，他就雖然少了一條腿，但一雙鋼拐却練得出神入化，達到了爐火純青之境。

東方羽身受重傷，這一劍又豈能傷得了諸葛飛霧？

但劍光一閃，諸葛飛霧才知道，這個從神劍宮裏來中土的劍客，實在不尋常。

他潛在體內的力量，莫測高深。

他的劍法亦然。

東方羽這一劍，已刺入了諸葛飛霧的胸膛。

但諸葛飛霧的左拐，也同時掃在他的左脛骨上。

× × ×

東方羽再也站不穩，半跪下去。

諸葛飛霧也沒有倒下。

東方羽那一劍，原來只刺入他胸膛半寸。

就在這時候，梯間一人淡淡地笑了起來。

「好劍法！好仁慈的劍法！」這人朗聲說：「想不到一向殺人乾淨俐落的東方羽，居然也會劍下留情，不捨得傷害聽婉姑娘的父親！」

東方羽瞳孔暴睜。

他看見了一個錦衣華服的男人，正在用一種看似溫和，實則可惡萬分的微笑盯着自己。

他不在乎別人用怎樣的眼光看自己。

但這人却用一口極鋒利的劍，抵在諸葛聽婉脖子上！

「沈柔——」東方羽額上的青筋已凸起。

雖然他大半截身子都是濕濡濡的鮮血，但他的喉嚨却乾涸得像是沙漠。

沈柔！

玉劍侯沈柔，赫然也在觀雨樓中！

（二）

沈柔的出現，使東方羽感到憤怒，也感到絕望。

「你們可以殺了我，但別傷害聽婉！」他額上已在滴汗。

汗冰冷，冰冷而無味。

沈柔笑了起來。

「諸葛小姐天姿國色，我怎麼捨得殺她？」

東方羽道：「你要怎樣？」

沈柔道：「我想為你向諸葛樓主討個人情。」

東方羽用力的搖頭：「不必！士可殺不可辱，我可以死，但絕不會向任何人乞憐饒命。」

「有種！」沈柔微微一笑，「老實說，你來到這裏，居然會弄成這副樣子，沈某也大感意外，憑你的劍法，就算諸葛樓主的手下能把你留住，最少也要付出極慘重的代價。」

東方羽吸了口氣：「我並不如別人想像中那麼神通廣大。」

「不，你的確是個神通廣大的劍客，但却有個致命的缺點，」沈柔嘆息一聲，「你有情，而且太多情，聽婉姑娘只是叫喚一句，你就已魂離魄蕩。」

他說的是風流話，但却也是實話。

東方羽沒有反駁。

他也站不起來。

這時候，諸葛飛霧却一步一步的逼近了他。

東方羽剛才劍下留情，沒有殺他。

但現在，諸葛飛霧却面露殺機。

他要殺了東方羽。

然而，沈柔却說道：「我不想看見他死。」

諸葛飛霧獰笑。

「你想他變成怎樣？」

「今生不能再用劍！」

× × ×

沈柔不想殺東方羽。

他只想廢掉這個劍客的一雙手！

諸葛飛霧大笑。

「這個主意不壞——」

說着，雙拐齊飛，拐中利刃直刺東方羽雙腕！

接着，寒光一閃，一聲慘呼，一顆腦袋沖天飛起，血漿染紅了每個人的眼睛。

（三）

大笑中的諸葛飛霧不再笑了。

他永遠也不會再笑。

丟掉了腦袋的人，既不會笑，也不能再傷害任何人。

東方羽還是沒有站起。

但他的手沒事。

出了事的是諸葛飛霧。

臉色驟變的却是沈柔。

他看見了一個人，正在用手抹刀。

刀無血。

刀鋒寒芒四射，就像是亙古以來高峯上千年不變的冰雪。

獵刀！

那是昔年老刀匠游疾舞親手鑄鍊的獵刀！

× × ×

獵刀來了，司馬縱橫當然也來了。

還有鐵鳳師，也不知何時已經進入樓中。

但更令沈柔怦然心動的，却是一個穿着黑絲長袍的女子。

長袍純黑，她的長髮更是烏黑發亮。

諸葛聽婉是美人。

但她還年輕，目前是缺乏了一種高貴和成熟的美感。

這女子却不同。

她的容貌絕對不比聽婉輸虧，但却有另一種無法言喻的魅力，更能顛倒男人。

「雁歌——」沈柔忍不住輕聲叫喚起來。

這女人笑了。

她的笑容很奇怪，奇怪得不像是笑，倒有點像是哭。

她叫雁歌。

「你還記得我嗎？」雁歌雙眼凝視着沈柔。

沈柔嘆口氣：「我怎會不記得妳？」

「小方呢？」雁歌的臉色發白，顫聲道：「你還記得小方嗎？」

沈柔點點頭：「我當然也記得他，他……他怎樣了？」

雁歌茫然一笑。

「很好，他現在活得很好，只不過武功廢了，雙腿也廢了，終日啞口無言。」

沈柔長嘆一聲。

「妳恨我幹得這麼絕？」

雁歌冷笑：「豈敢！」

沈柔沉聲道：「妳可知道，是他先想毒害我，我是迫不得已才以牙還牙……」

「謊話！」雁歌忽然尖聲叫了起來，「小方不是那種人，他甚至在被你毒害之後，還懇求武大師別傷害你！」

沈柔一怔，繼而獰笑。

「妳是完全幇着他說話了？」

「不錯，我是在幇着他，我還要嫁給他！」

「他已是個廢人！」沈柔在盡最後一分努力，「妳若一意孤行，那無異是埋葬了自己一生幸福。」

雁歌用力咬着牙，道：「雖然他變成了一個廢人，但他比你優勝千百倍，最少，他的心腸善良，絕不如你口蜜腹劍！」

沈柔不再說話了。因為雁歌已對他絕望，他也對她感到絕望。

他們之間再也不能挽回昔日的歡樂。

她對他只有仇恨。

一種永遠無法消解的仇恨！

仇恨是一種可怕的力量。

沈柔瞭解仇恨，就等於他瞭解怎樣才可以擊敗敵人一樣。

現在，他也深切了解，目前在觀雨樓中，己方已陷於劣勢。

司馬縱橫和鐵鳳師都已來了，而雁歌也是一個很可怕的報復者。

沈柔已決定，離開這裏。

他突然抱起諸葛聽婉。

「你們誰敢輕舉妄動，她立刻就得死在這裏！」

這時候，鐵鳳師正在為東方羽治療傷勢。

東方羽的傷勢不輕。

但他却忽然站了起來，大聲說：「沈柔，我現在還有最後一口氣，你敢不敢跟我一拚？」

沈柔看着他，冷冷道：「我為甚麼要做這種蠢事？就算我殺了你，他們還是會纏着我的。」

「不！我向你保證，只要你能殺了我，他們絕不會向你追纏。」

「你是東方羽，可不是司馬縱橫，也不是鐵鳳師！」

「司馬大俠，鐵大俠，我要你們答應這個要求，」東方羽忽然瞪着他們，「讓我跟沈柔決戰，而且我若敗了，你們絕不能在今天之內動他一根毫髮！」

鐵鳳師搖搖頭，堅決地說：「不行，絕對不行！你這一戰無異是送死。」

司馬縱橫說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且讓他走，但諸葛姑娘一定要留下！」

沈柔冷笑。

「我絕不會上這個當，我要把她帶走，直到認為安全的時候自然會放了她！」

司馬縱橫道：「你不相信我們，我們又豈能相信你的說話？」

沈柔道：「那麼我只好殺了她，然後再跟你們一決勝負——」

說到這裏，忽然臉色驟變。

一直呆立不動的諸葛聽婉，突然閃電般出手，一掌拍在他的胸膛上！

× × ×

沈柔犯了一個錯誤。

他一上來，就以為諸葛聽婉的穴道已完全被制。

但他却想不到，東方羽的點穴手法很輕，根本就不會令到諸葛聽婉長期痲木。

而且諸葛聽婉的內力，也非比尋常，經過這一段時間，她已暗中把被制住的穴道完全衝開。

但沈柔却不知道。

諸葛聽婉終於成功地，出其不意地一掌擊退了沈柔！

這是令人震驚和興奮的一剎那。

震驚的是沈柔。

興奮的是東方羽。

就在沈柔被擊退的一剎那，他突然像兀鷹般飛撲而起。

人如鷹，劍如離弦疾矢。

好快的身手，好快的一劍。

但沈柔的劍也不慢。

鏗！

兩劍互擊，濺出一蓬星火。

他倆硬拚了一劍。

東方羽狂吼，忽然彎下腰，吐出一口血。

沈柔已受傷，但遠不如東方羽沉重。

兩人再拚一劍，優劣之勢已很明顯。

司馬縱橫急護在東方羽身前。

沈柔冷笑：「我要走了，再見！」

鐵鳳師怒喝：「無恥匹夫，看你往哪裏走！」

他掄着鳳凰神劍，滿臉殺氣衝來。

但二十幾個黑衣武士，却同時蜂湧而上，護住沈柔。

鐵鳳師喝道：「都滾開去，誰擋路，誰就死！」

他是辣手大俠。

他若動了殺機，那可是很可怕的一個人。

但這些黑衣武士全然不懼，顯然都曾經接受過極其嚴格的訓練。

觀雨樓中，展開一場激烈的厮殺。

司馬縱橫要護着東方羽，不敢離開。

沈柔死裏逃生，在混亂中逸去。

東方羽淒然一笑：「他好運氣……」

諸葛聽婉扶着他：「東方大哥，你一定會沒事的。」

東方羽搖搖頭，斷斷續續的說：「不！我不行了……妳要保重……別讓斷魂堂的人……暗算……」

鐵鳳師神情沉重。

東方羽又說：「這次我東來中土，殺錯了一個人，那是老玉山，我一直以為，他也和封瑸父子一樣，但錯了……他是個好人……我錯殺了他，現在也許是報應來了……咳……咳……」

他沒有再說下去。

他再也不會說話。

× × ×

大風中，觀雨樓裏傳出一個人哀切的哭聲。

那是聽婉。

她的東方大哥，已遠遠離去，再也不會回來……

× × ×

風聲裏，忽然又傳來一陣鈴聲。

鈴聲清脆，自遠而近，漸漸接近了觀雨樓。

一個老和尚，騎着一匹白馬，手裏倒提着一根禪杖。

禪杖上繫着五個小鈴。

「搖鈴大師！」司馬縱橫在樓上說。

「他本是華山派高僧，法號了圖，」鐵鳳師緩緩接道：「但却在十年前，離開華山遠赴西域，尋找出家前的妻子。」

「為了這件事，他被逐出華山派。」

「但一年前，他重回華山。」

「可是，最後仍然被拒於門外。」

「他此來所為何事？」

「不知道。」

這時候，搖鈴大師已入觀雨樓。

瞬息間，他已登上樓，站在東方羽的身旁。

「阿彌陀佛！」

佛號沉重。

每個人的臉色都同樣沉重。

同是天涯淪落人

（一）

搖鈴大師是高僧，年逾七旬。

他帶來了一個震驚的消息：「武大師已死。」

——但武大師死在誰人之手？

搖鈴大師不知道。

他又說：「十天之後，西湖天香畫舫，將會有人賣劍。」

江湖人賣劍，並不稀奇。

但這一次被出賣的，却是五空神劍！

那是華山派的鎭山之寶！

× × ×

五空神劍居然會被出賣，待價而沽，這實在是一件令人大感震驚的事。

華山派的人呢？

他們在哪裏？

難道他們竟然連這口劍都保不住。

搖鈴大師嘆了口氣，說：「華山派恐怕已遭毀滅，再也難以重現江湖。」

鐵鳳師大怒道：「這是斷魂堂幹的好事！」

搖鈴大師點點頭道：「不錯，但他們勢力越來越是龐大，又有誰敢惹他們？」

司馬縱橫沉吟半晌，道：「天香畫舫售劍，其眞正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劍，也不是爲了錢，而是一個挑戰。」

搖鈴大師又點點頭道：「誰敢不服，可以上天香畫舫，斷魂堂的人就在那裏恭候着。」

司馬縱橫道：「這分明是個陷阱。」

搖鈴大師道：「不但是陷阱，簡直就是個地獄。」

鐵鳳師冷笑：「鐵某偏不信這個邪，闖上去再說！」

司馬縱橫道：「到時闖上天香畫舫的人，絕不會只有你和我，最少，華山派誓不罷休。」

搖鈴大師嘆了口氣：「武大師和掌門都已死了，還有華山刀聖呼延同，也已死在華山。」

鐵鳳師道：「斷魂堂和華山派有何深仇大恨？竟然如此咄咄逼人？」

搖鈴大師搖搖頭：「老衲不清楚，但恐怕那是和武大師有極大關係。」

司馬縱橫咬了咬牙：「既然武大師已死了，他們爲甚麼還要幹得這麼絕？」

搖鈴大師說道：「那是斬草除根的手法。」

司馬縱橫冷笑道：「哼！那樣太過份了。」

鐵鳳師盯着他。

「你看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南下杭州。」

「看熱鬧？」

「不但看熱鬧，也是湊熱鬧，而且看來還會去揍人。」

雁歌忽然插口，冷冷的說：「沈柔一定也去杭州。」

鐵鳳師道：「無論沈柔會不會去杭州，咱們這一次一定要讓斷魂堂的人知道，中原豪傑還沒有完全死掉！」

× × ×

這一天，每個人的心情都不愉快。

最傷心的還是諸葛聰婉。

她一下子就不見了兩個自己最親愛的人。

諸葛飛霧是她的爹，東方羽是她最敬重的師兄。

，但他們都在同一天死了。

她沒有怪責司馬縱橫。

對於父親的死，她誠然悲傷，但却完全沒有報復的想法。

她已長大。

她能明辨是非。

諸葛飛霧雖然是她的父親，但却幹了很多壞事。

司馬縱橫那一刀，雖然狠心，但却沒有錯。

她只好默默地接受已發生的事實。

東方羽已經死了。

她現在該怎樣？

回到斷魂堂，承繼父親遺下來的缺職嗎？

不！

她決不願意走這條路。

她已決定，無論發生了任何事，都和鐵鳳師、司馬縱橫在一起！

幸好還有雁歌。

雁歌的心境雖也沉重，但她還是不斷的在安慰諸葛聰婉。

她倆都是天涯淪落的人。

她倆同往杭州。

（二）

十月二十七，杭州。

正午時份，天朗氣清。

西湖丁香園，門前車水馬龍，店堂內呈現出一種不尋常的熱鬧氣氛。

丁香園有好酒。

這裏無論是女兒紅、高粱、竹葉青、花彫，或者是丁香園自釀的丁香露；都是上等佳品。

丁香園更有好菜。

這裏的醉明蝦、爆炒鱔魚、八寶羅漢鴨、醬爆鷄絲、珍珠豆腐等等，全是遠近馳名的一流菜式。

美酒佳餚，再加上面對美如圖畫的西湖景色，實在是一種無以上之的享受。

平時，這裏已是遊客薈聚之地。

今日，更不尋常。

還沒到午晌，丁香園外已來了不下十輛馬車，二十五匹駿馬。

店堂內擠滿了人。

武林中人。

× × ×

「伙計！」一個敞着胸膛，神氣十足的紅臉大漢忽然在店堂裏大聲呼喝，「俺要好酒！」

在他身旁，還有一個黑臉大漢。

「俺要好菜，拿最好吃的來！」

伙計哈腰陪笑：「大爺想吃甚麼，儘管囑咐下來便是。」

黑臉大漢眼珠子一翻，拍桌喝道：「俺怎知道這間鳥店最好的是甚麼菜？你自管去拿主意，銀子多少，咱們不在乎，他媽的一點都不在乎！」

伙計點頭不迭：「是！是！」

忽然間，一個穿着約皮短襖的中年人

攔住這小二。

「且慢！」

伙計怔住。

黑臉大漢吼叫起來：「甚麼且慢？俺要他且快，儘快，再快一點，俺的肚子可要餓扁！」

這中年人冷冷一笑，問道：「尊駕高姓大名？」

黑臉大漢，紅臉大漢齊齊大吼。

一人大叫：「俺是焦四四！」

另一人大嚷：「俺是高六六！」

焦四四盯着這中年漢子：「你是甚麼人？」

「舒冠忠。」

「何門何派？」

「長沙大力幫幫主。」

「大力幫？」高六六搔了搔下顎，「俺從來都沒聽過大力幫這個名號。」

舒冠忠冷冷一笑：「兩位孤陋寡聞，自然不曾聽過。」

焦四四道：「看你的樣子，似乎是存心要跟咱們師兄弟過不去。」

舒冠忠哼的一聲：「剛才在路上，本幫主聽見兩位在高談闊論，說五空神劍必然會落在你們手裏。」

高六六道：「咱倆哥兒奉了師父之命，自然不會讓五空神劍落在他人之手！」

舒冠忠回答道：「只怕兩位是有心無力！」

焦四四「呸」一聲：「你老是跟俺抬槓，準是他媽的活得不耐煩了！」

舒冠忠道：「那又如何？」

高六六大聲喝道：「先把這廝做翻了再說！」

舒冠忠不等他倆出手，已掄着一柄斧頭向焦四四的天靈砍下來！

（三）

焦四四和高六六似乎無緣無故的就跟別人廝拚起來。

舒冠忠的斧頭很兇猛，但不知如何，總是砍不到焦四四和高六六的身上。

但他們這一鬧，整間酒家就弄得一塌糊塗了。

店堂裏雖然顧客如雲，而且今天佔了絕大多數都是武林人物，但這一戰，既沒有人喝采叫好，也沒有人表示出太大的關心。

但是，無論如何，這總是令人爲之觸目的。

一個小二，忽然匆匆離開酒家，向湖畔不遠處的一座巨宅奔去。

× × ×

這小二叫雷耀，今年才二十五六歲。

他看來只是一個微不足道，也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但他離開酒家時那種奔跑的速度，却似乎不像是一個完全不黯武功的人。

雷耀懂武功。

而且武功之深，實在令人大出意料之外。

× × ×

那巨宅是杭州六傑堂總壇。

六傑堂是杭州境內，勢力極龐大的一個幫會組織。

但杭州六傑，往往只有五傑露面。

第六傑是誰？

沒有人知道。

只有跟踪着雷耀的一個人，才知道這個叫雷耀的伙計，其實就是杭州六傑中，年紀最大，武功也最高深的老大。

雷耀的眞正姓名，是莫眞武。

莫眞武神出鬼沒，狡智百出，死在他手下的人，往往甚至不知道自己死在誰人的手上。

像這麼樣的一個人，當然是不容易對付。

× × ×

緊釘着莫眞武梢子的，是個形態猥瑣的乞丐。

雷耀不是雷耀。

這乞丐本來也不是乞丐，甚至不是個男人！

不是男人，當然就是女人。

這一點，在乞丐的背後，早就有人看穿了。

江湖人的目光，本來都是很銳利的，尤其是這乞丐背後那人，他的目光更是銳利得無以復加。

但這「乞丐」不知道。

她甚至不知道背後有人釘着自己。

× × ×

莫眞武回到六傑堂總壇的時候，巨宅內一片平靜。

只是有四個漢子，或站或立的在大廳上。

莫眞武神色沉重。

「他們都來了。」他的聲音更沉重。

一個青衣白臉的漢子冷冷道：「華山三秀，今次咱們要你變成三屍！」

莫眞武忽然厲聲叱喝：「甚麼人？竟敢跟到這裏來？」

天階上一株蒼松下，倏地亮出了一條瘦小的人影。

那是一個乞丐。

「丐帮中人？」莫眞武臉色一變。

這乞丐不置可否，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莫眞武掠出天階。

「你早已知道我是甚麼人？」

乞丐淡淡一笑：「你以爲自己的身份很秘密？」

「你知道我雷耀是誰？」

「你不是雷耀，是莫眞武，也是六傑堂裏的老大！」

「好小子！」另一個穿着白衣，滿口黃牙的漢子怒道：「連咱們六傑堂的事也敢插手一管，準是活膩了！」

乞丐搖搖頭。

「我不想管你們六傑堂，而且在我的眼中，六傑堂本來就是芝蔴綠豆般的小玩意，我又怎會有興趣去管？」

莫眞武臉色一變。

「你在說甚麼？我不懂。」

「你懂的。」乞丐向前走近兩步，「我知道你心裏已明白我在說甚麼。」

莫眞武瞳孔收縮，「朋友，你太看得起莫某了，老實說我是個極愚蠢的人，你不闡明，我就算猜一輩子也猜不出來。」

乞丐笑了。

「六傑堂在杭州地面上，也許可以恫嚇一些善良百姓，但和斷魂堂相比，却無異是小巫見大巫，也難怪幾位甘心爲斷魂

堂賣命！」

五人互望一眼，臉色都是很不好看。

五人已漸漸把這乞丐包圍在中央。

乞丐背上，有個破爛的包袱。

乞丐忽然輕輕一抖，包袱裏亮出一雙尺來長的鋒刀。

「左右雙刀，你的本領似乎不弱。」莫貞武冷笑說。

「你是莫貞武，暗器功夫不弱，但其餘四人，還要請教一下尊姓大名。」乞丐淡然一笑。

「在下祖軒。」

「我是杜南平。」

「俺叫歐陽守方。」

「區區姓何，單名一個絕字。」

乞丐點點頭：「還有崔戒色呢？」

何絕冷冷道：「他已戒色！」

乞丐道：「像他這種人，要他戒色恐怕比戒吃飯還難。」

祖軒道：「但他的確戒了。」

歐陽守方道：「他不但戒色，連吃飯這種麻煩頂透的事都一併戒掉了。」

乞丐道：「是他自己戒掉的？」

莫貞武臉色陰沉：「不，他沒有下決心戒色戒吃飯，是別人强迫他非戒掉不可的。」

「誰有這麼大的本領？」

「華山三秀！」莫貞武咬着牙說。

乞丐「噢」的一聲：「這倒是一件好事，最少，杭州地面上的婦女，少了一個色魔的威脅。」

祖軒怒吼起來：「華山三秀殺了戒色，老子要把華山夷爲平地！」

乞丐淡淡道：「要把華山夷爲平地，並不困難，只要拿着一個鋤頭，一隻鏟子，慢慢去掘掉它就可以了。」

莫貞武臉色鐵青。

忽然，一個鋤頭向乞丐的臉龐上飛過來。

一人同時大喝：「先把你的腦袋掘掉再說！」

獵刀妻子雲雙雙

剛說鋤頭，鋤頭便已迎面飛來。

那是祖軒的武器。

他本是農夫出身，十三歲那年，在田陌間遇上了三十年前名震江湖的「農俠」傅一山，傅一山收之爲徒，傳他三套武功。祖軒在傅一山門下，是個勤力務實，謹愼而愛好和平的好少年。

但傅一山死後，他就變了。

他變得乖戾無常，性情兇暴。

二十一歲那年，他與莫貞武等結義，組成六傑堂，以莫貞武爲首，雄霸一方。

祖軒的人變了。

但他的武器沒有變，還是師傅親手送給他的一柄鐵鋤頭。

鐵鋤頭不好看，但在祖軒的手中，却是說不出的實用。

這是一種很不錯的武器。

它已殺過不下百人。

這乞丐看來也同樣難逃刧數。

可是，祖軒錯了。

他一直都沒有把對方的刀看在眼內。

但等到他看清楚乞丐手裏兩把刀的時候，他的心臟已挨了一刀。

這一刀的確好快，快得令祖軒無法閃避。

他挨了一刀，只好馬上躺了下去。

莫貞武臉色一沉。

「你不是丐帮的人，你是誰？」

「快說！」何絕怒喝道：「藏頭露尾，連姓名都不敢說出來，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就在這時候，一道飛簷下忽然有人輕嘆一聲，道：「她當然不是英雄好漢，因爲她是個女人！」

× × ×

何絕怔住。

莫貞武，杜南平、歐陽守方都怔住。

這乞丐居然會是個女人？

但他們不敢不相信，也不能不相信。

因爲說這兩句說話的人，是一個他們不敢懷疑、也絕對不容懷疑的人。

這人年紀不大，但却有一種說不出的威嚴。

江湖上認識他的人不少，認識他老子的人更多。

但知道他倆父子秘密的人，到目前爲止，還是很少很少。

然而，六傑堂的六傑都知道。

也由於他們知道得太清楚，所以這種秘密，他們一直都沒有說出去。

他們實在不敢說。

而且，六傑堂能在杭州地面上屹立不倒，也全靠這倆父子的暗中幫忙。

× × ×

來的是封羣。

他是封瓊的兒子，也是一般江湖人近來極表關注，也極表同情的一個人。

人，就是這麼奇怪。

值得別人同情的事，也許會人人漠不關心。

但一個根本不值得任何人同情的人，却居然會成爲天下間絕大多數人同情的對象。

（二）

封羣的目光很銳利，銳利得彷彿可以穿透這乞丐的衣服。

乞丐的臉還是很骯髒。

但她的眼睛却是清澈、明亮、也是充滿詫異的。

「封……封羣！」

「不錯，我就是封羣，妳一直釘着莫堂主，但我也一直在妳的背後。」封羣忽然搖頭嘆息，「妳本該是個很美麗很好看的女人，爲甚麼自己弄得這麼難看？這豈不是太暴殄尤物麼？」

「對，暴殄……天物？不，是暴殄尤物……」杜南平桀桀一笑，「只是……現在無論怎樣看來，她都不像個女人，更不像是人間尤物。」

封羣悠然一笑：「你好像和崔老四一樣，對女人都很有興趣。」

杜南平吸了口氣：「崔戒色已死了，但我還想活下去。」

封羣微笑道：「你當然要活下去，爲了六傑堂，你要活下去，爲了斷魂堂，你更加要活下去，還有這個女人，她很漂亮，是個大美人，爲了保護這個嬌妻，你更加要好好的活下去。」

「嬌妻？她怎會是我的嬌妻？」

「只要我喜歡，她就是你的嬌妻。」

這乞丐的臉紅了。

雖然她的臉很骯髒，但還是紅得像是一個熟透了的蘋果。

她很憤怒。

「無恥狂徒，看刀！」

颯！颯！颯！

一連三刀，怒刺封羣！

每一刀都很快速，而且出手絕不留餘地。

封羣大笑：「女人有辣味，那是男人的福氣，好！本公子就陪妳玩幾手！」

× × ×

刀彎彎，亮如雷閃。

這乞丐的手却不太髒，手腕以上還更雪白柔滑。

她的刀法實在是不錯，顯然是師出名門。

難怪祖軒一和她動手，馬上就吃了大虧。

但封羣却不是祖軒。

他手上沒有武器。

他的手就是武器。

它像是一隻鉗子。

封羣出手如鐵，一下子就箍住了她的手腕。

乞丐大吃一驚，「噹」一聲響，右手的刀已跌落在地上。

但她還不服氣，她左手還有刀。

刀光再起。

她左手的刀居然比右手的刀還快，招式也更刁鑽辛辣。

這無疑是很可怕的刀法。

但封羣却在微笑。

再可怕的刀法，他都不怕。

這女人的刀雖然快，但內力却不够。

封羣一個箭步，閃開這一刀，猝然伸指急點這乞丐的關元穴。

乞丐急閃。

但是，封羣手勢一變，却點向乞丐的命門。

乞丐這一次再也閃不開去。

接着，封羣又點了她幾個穴道，登時動彈不得。

但這乞丐還能開聲說話：「喂！放了我！」

封羣冷冷一笑：「放不得，我要把妳的衣服脫光，然後送進杜南平的家裏。」

「你若知道我是誰，恐怕會嚇破你的胆子！」這乞丐急了。

「妳以爲我不知道妳是誰？」

「你知道我是誰？」

「雲雙雙。」

乞丐無言。

杜南平却差點沒跳了起來。

「她……她……是司馬縱橫的妻子雲雙雙？」

封羣嘿嘿一笑：「你不相信？」

杜南平吸了口氣：「不是不相信，而是實在感到有點意外。」

封羣道：「司馬縱橫屢屢與本堂作對，這一次，他老婆却是自動送上門來，那實在是杜兄的福氣。」

杜南平呆了半晌。

這時候，封羣已開始動手，他要把雲雙雙的衣裳却都脫了下來。

嗤！

杜南平的眼睛忽然一亮。

封羣已撕掉雲雙雙的一隻袖子。

她露出了一條雪白的手臂。

這已令人爲之目眩。

雲雙雙正待大叫，封羣又已伸手點住了她的啞穴。

她張大了嘴巴，但却甚麼都叫不出來了。

封羣大笑。

他忽然對杜南平說：「你來幹！」

「來幹甚麼？」杜南平似懂非懂。

「把司馬夫人的衣裳脫光，讓咱們看看她配不配稱爲美人兒。」封羣殘酷地笑着說。

雲雙雙急瘋了。

杜南平忽然也笑了。

「好，待老子把她脫得乾乾淨淨。」

他大步上前，一手就要抓向雲雙雙的衣襟。

斷魂堂鎮山之寶

（一）

好粗鹵的一隻手，好下流的動作。

雲雙雙閉上了眼睛。

她只恨自己不能馬上死掉。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她突然聽見了一聲慘呼。

她沒有死。

她的衣裳也沒有被除下。

倒是杜南平却忽然倒了下去。

他的咽喉有一把長劍。

雲雙雙認得這把劍。

這赫然正是辣手大俠鐵鳳師的鳳凰神劍。

× × ×

鐵鳳師來了。

他的手中已無劍。

他的劍已在剛才脫手飛擊，殺了杜南平。

封羣眼色驟變：「鐵鳳師？」

「封羣，你好！」鐵鳳師悠然一笑。

「不好。」

「爲甚麼不好？是不是因爲你看見了我。」

「是的。」

「這些日子以來，你一直都是武林中人談論的對象。」

「他們對我的看法怎樣？」

「覺得你很可憐。」鐵鳳師長長的吐出口氣：「他們認爲你本來前途無可限量，但忽然間，父親被殺，斷刀門被毀滅，而你也變成了一頭無家可歸的野狗。」

封羣聳肩一笑道：「你看我像頭野狗嗎？」

「不像。」

「不像野狗，像甚麼？」

「死狗。」

「死狗和野狗又有甚麼分別？」

「野狗雖然不好，但是最少還能够走路。」

「死狗又如何？」

「欲吠無聲，欲走也不能，只能剩下一堆狗骨而已。」

封羣一笑。

「我是死狗，但你又怎樣？」

「在別人的眼中看來，我是隻鳳凰，一隻殺人的鳳凰。」

封羣道：「但我的看法却不一樣。」

鐵鳳師道：「這個自然。」

封羣道：「我看你只像隻烏鴉，一隻只會呱呱亂叫的醜烏鴉！」

鐵鳳師道：「那總比死狗好一點，最少，我還能罵人。」

封羣瞳孔收縮。

他已怒火中燒，忍無可忍。

× × ×

兩人的手裏都沒有武器。

但他們的手，也就是極厲害的武器。

封羣衝過去，手一揚，施展出正宗外家「大還掌」。

「大還掌」乃終南山極陽眞人所創，招式路數至剛至陽，每一招都是必殺必傷的搏擊招法。

鐵鳳師冷冷一笑，身如飛鳥，以「大旗散手」還擊。

「大旗散手」共十九路，每路五勢，每勢蘊藏五守着，五殺着，着着有聲有勢，一時掌影如山，一時陰柔刁鑽，等閒之輩，恐怕連一兩招都接架不住。

但封羣絕不尋常。

十九路「大旗散手」，他接下了一大半。

鐵鳳師沒有把這套武功使盡。

驀地裏，他身形一變，化散手招式爲「虎套拳」。

虎套拳乃北拳精華，拳勢兇猛，步法黏純而有勁，兼且拳中有拳，招中有招，端的不同凡响。

鐵鳳師變招極快，封羣一個踰跟，被迫得退後了三步，才穩住陣脚。

鐵鳳師展開排山倒海的狂攻。

但封羣的招式也忽然變了。

他不再以「大還掌」以硬碰硬，而是改用五台山多變大師所創的「雜家百變奇功」。

多變大師乃百年前武林異人，雖然出身於佛門，但却兼修天下百般武藝，尤精於掌法，拳法和指法。

這一套「雜家百變奇功」，可說是集武林各家派武藝之大成，溶滙其中。

一招「工字伏虎拳」，在平凡中顯出驚人的威力，封住鐵鳳師的虎套拳。

封羣雙掌一翻，又是一着「梅花掌」分左右推出。

掌影如花落，着着罩向鐵鳳師要害。

鐵鳳師也變招，以內家小天星掌與對方週旋。

他這一掌推出，力可開碑。

封羣不敢硬接，身形一旋閃開。

但一聲怪喝，他又猛然回身反擊。

這也是雜家百變奇功的招式：——連環十絕掌。

連環十絕掌變化莫測，犀利在剛柔並合。

剎那間，「左冲天手」，「右抱腰手」，「金剛在天」，「絮絮飛來」，「五扣五擊」，「高崖鹿撞」，「滾龍飛步」，「車軸藏刀」，「潛魚飛瀑」，「鷹鶴相隨」，十絕殺着，如數家珍般，大有「數死」鐵鳳師之勢。

鐵鳳師掌勢雖勁，但以小天星掌對抗這套招式繁雜，而殺着犀利的連環十絕掌，却未免有支拙之感。

封羣殺氣更盛。

鐵鳳師臉色一變，不待封羣重施十絕掌，已急急抽身吐氣，另展所長。

「嗨！」

一聲猛喝，鐵鳳師伸左掌，斜斜斬向封羣右頰。

他叱喝聲雖猛，但這一掌斬來，却是溫柔平淡，看似絲毫不帶半點火氣。

封羣的眼色却已變了。

他急橫跨三尺，右肘撞出。

連消帶打，他使出短打拳，陰陽肘，再夾着一兩招彈勾腿又是另外一番威勢。

鐵鳳師這時候所用的，乃是慕容世家七大絕學之一的「羅傘行雲掌」，這套武功看似剛陽，實則柔韌帶勁，以「黏」，「纏」，「蹴」，「掛」，「卸」爲主，再輔以少林虎掌，武當鶴爪，形意游龍，太極散手，迷踪步法，醉八仙拳六種武藝之精華，萃薈其中，一招甫來，第二招已借招發力而起，招中套招，式中帶式，在一百二十八招內，綿綿不斷，着着新奇，連慕容世家之中也僅得五六人練成而已。

但鐵鳳師早年偶得奇遇，在慕容世家老主人慕容殘天那裏，盡得此套武功之精髓，連慕容世家中人，都爲之嫉妒不已。

霎眼間，只見兩人有如穿花蝴蝶，此起彼落，鬥作一團。

莫眞武見兩人劇鬥不下，忽然說：「何絕，先把這妞兒抬進牢室再說！」

何絕露出了一個色迷迷的笑容。

「這豈不是便宜了我？」

莫眞武叱道：「管你怎樣處置她，快去！」

何絕獰笑。

他一大步上前，向雲雙雙的臉頰上摸去。

雪雙雙穴道被制，任人侮辱，那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就在何絕的手剛要摸在雲雙雙臉頰之際，一把彎刀突然飛向何絕咽喉。

何絕猛然大吃一驚，急閃。

但他閃不開。

這一刀實在出乎他意料之外。

他怎樣也想不到，雲雙雙忽然可以動手。

「妳……」何絕只能叫出這一個字。

雲雙雙冷笑：「鐵大俠已在動手的時候，暗中以彈指神通解開我的穴道！」

「彈指神通？」莫眞武的臉色變得一片煞白。

他想不到，鐵鳳師的年紀和自己不相伯仲，但却武功高强，兼且所學廣雜，連少林派不傳之秘的彈指神通也已學成。

彈指神通非獨是一種殺人的武功，也是解開被制穴道的奇技。

鐵鳳師能在衆目睽睽之下，解開雲雙雙的穴道而不被發覺，自然大大出乎六傑堂等人意料之外。

雲雙雙身上，絕不只有兩把刀。

這時候，她又已抖出另外兩把刀，與莫眞武、歐陽守方兩人週旋。

× × ×

好一場激戰。

尤其是封羣與鐵鳳師那一戰，更是打得極其燦爛。

封羣不愧是年青一輩的傑出份子。

鐵鳳師出道江湖比他略早，但在這一戰之中，他並未佔到眞正的優勢。

千招之後，仍然是平分秋色之局。

但就在這時候，天階下來了一個年約六旬的老人。

他手中有一根黑杖。

那是斷魂堂的鎭山之寶——黑金冥王杖！

只有斷魂堂主，才能擁有這根用五十九斤死谷黑金鑄成的枴杖！

× × ×

封琮來了。

鐵鳳師、雲雙雙大勢不妙！

（二）

「小師妹呢？」在丁香園外，焦四四問高六六。

「俺也想問你！」高六六瞪着眼。

「呸！是你負責小師妹安全的，干俺屁事？」

「俺只是說說！」

「說了就要負責！男人大丈夫，可不能說了就算！」

「她是你的小師妹呀！」

「難道她又不是你的小師妹了？」

「既是你的，也是俺的！」

「他媽的！」

「甚麼你的我的他媽的，現在說甚麼都沒用，先找回小師妹要緊，否則師父到來，你和俺都要他媽的吃不了兜着走！」

「糟了……」焦四四忽然叫了起來。

「甚麼事？」高六六怪笑着，「是不是老毛病發作，一急就要撒尿？」

焦四四怒道：「俺幾時有這種老毛病，你莫胡謅！」

高六六笑道：「這是師父說的，你在七、八歲的時候，往往就是這樣。」

「俺現在已三十六歲！」

「算啦，這種事別再提，剛才你說『糟了』，所爲何事？」

「你……你回頭瞧瞧。」

高六六大笑：「媽的，瞧就瞧，難道會瞧出一個『大頭佛』？」

說着，像隻巨熊般轉身。

他笑得很起勁。

但等到他看清楚背後情形的時候，他的笑聲立刻就停止了。

啪！

一記大耳光，從天而降！

高六六的臉腫起了一塊。

他不敢還手，甚至連叫都不敢叫。

因爲站在他眼前的，是個老人。

一個脾氣古怪頂透，武功也古怪頂透的老人——怪刀神翁郝世傑。

× × ×

高六六的臉色很不好看。

無論是誰給人刮了一記耳光，都一定會像他這副樣子的。

但郝世傑的臉色却更難看。

他好像已變成了一頭獅子。

一頭憤怒的餓獅。

「雙雙在哪裏？」

「弟子……弟子不知道。」高六六吶吶地說。

「你呢？」郝世傑瞪着焦四四。

焦四四道：「弟子也不知道，但……」

「但甚麼？快說！」

「小師妹曾經改裝。」

「改裝？」

「嗯，她改裝成一個小叫化，然後……然後……」

「然後怎樣？」

「然後就不見了。」

「啪！」郝世傑大怒，也在焦四四的臉上刮了一記耳光。

焦四四苦着臉。

高六六却斜着眼，臉上微露笑意。

這時候，一匹快馬，一個杏袍公子，來到了丁香園。

「司馬大俠來了。」高六六興奮地嚷了起來。

（三）

司馬縱橫本是和鐵鳳師一起來到杭州的。

但在途中，他們又遭遇到斷魂堂的騷擾。

於是，司馬縱橫掩護着鐵鳳師、雁歌和諸葛聰婉，讓他們先走一步。

鐵鳳師、雁歌和諸葛聰婉先到杭州，司馬縱橫在路上，先後擊退了三批追殺而來的敵人。

但司馬縱橫尚未找到鐵鳳師等人，已在丁香園外碰上了郝世傑，焦四四和高六六。

× × ×

雙雙不見了。

原來郝世傑一直都對斷魂堂的行動極爲留意，這一次西湖賣劍，顯然也是斷魂堂一手策劃的陰謀，他不願坐視，遂帶着焦四四，高六六和雲雙雙，來到杭州。

郝世傑在杭州頗具聲望，甫抵境內，就已被杭州四大家族的長老邀請，到金玉樓喝酒。

郝世傑推醉不掉，只好去了。

雲雙雙却和焦四四，高六六到了丁香園。

但等到郝世傑來到丁香園的時候，雲雙雙却不見了。

就在郝世傑、司馬縱橫眉頭大皺之際，舒冠忠忽然出現。

在不久之前，焦四四、高六六曾經和這人在丁香園裏大打出手。

但經過百餘招苦拚後，舒冠忠却跑掉了。

他臨走的時候，曾經大叫：「你們休跑，老子一會兒再來。」

焦四四、高六六要追，却追不上。

他們以爲這人一定不會再回來。

但這時候，這個自稱大力幫幫主的舒冠忠，眞的又再回來了。

而且，他不是一個人回來，而是帶着七個人，一起殺到！

一刀化七惡

（一）

舒冠忠捲土重來，聲勢滔滔。

焦四四却看不起他。

「他奶奶個熊，敗軍之將，你不服氣

嗎？」

舒冠忠眨了眨眼睛。

「誰說我是你敗軍之將？我敗在誰的手裏？」

焦四四、高六六同時大聲說：「當然是敗在俺的手裏！」

舒冠忠又掄一柄大斧：「你們以二對一，不是好漢！」

焦四四拔出鋼刀，吼道：「這一次，俺一個人來鬥你！」

郝世傑瞪了他一眼。焦四四一凜。

「師父，弟子想跟這廝決戰，求師父網開一面，讓弟子……」

「不必長篇大論，」郝世傑揮了揮手，「不怕碰得一鼻子灰，儘管去！」

焦四四大喜。

「弟子遵命——」說着，一刀就向舒冠忠的頭頂上砸去。

舒冠忠身形一矮，這一刀落空。

焦四四一聲大喝，刀向下沉，斜斬舒冠忠背心。舒冠忠厲聲猛吼，反手一斧，由下而上疾劈焦四四。

兩人一經接戰，互有攻守，一時間誰也佔不到多大便宜。

但漸漸地，焦四四已處於下風。

怪刀神翁倏地大喝：「停手！」

舒冠忠哪裏肯停手，斧出如風，招式更是兇猛。

郝世傑終於出手。

（二）

昔年憑隻手單刀，力鬥千槍門七十二槍煞的九玄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他的刀法當然不比尋常。

以舒冠忠的武功，又豈是對手。

郝世傑在三刀之內，就已把他逼得手忙脚亂。

但在他背後，還有七個人。七個人臉上木無表情，莫測高深的男人。

× × ×

舒冠忠終於掛了彩。

他在郝世傑刀下，不見了一條左臂。

他疼得幾乎昏掉。

「皇甫寨主，救我！」他大嚷。

一個青衣，白襪，布鞋的中年人走了過來：「舒幫主，我來救你！」

他的聲音好冷漠。

舒冠忠棄斧，退到這人身旁。

青衣人嘆了口氣，忽然伸手，像鈎子般扣着舒冠忠的咽喉。

舒冠忠大驚。不但大驚，也大怒。

他掙扎，拚命的掙扎！

青衣人的臉上還是毫不動容，右手指骨却已青筋突起。

舒冠忠驚怒的時間並不長久。

他很快就全身癱軟，呼吸中絕。

然後，青衣人輕輕一拋，就把他拋開三四丈外。

× × ×

焦四四盯着這個青衣人，呆住。

「你不是和他一起來的？」他實在無法明白，「你爲甚麼反而要殺了他？」

這人冷冷道：「他太窩囊，而且已斷一臂，留下來也沒有甚麼用。」

焦四四道：「他沒用所以就得死？」

青衣人道：「不錯。」

焦四四眼珠子骨碌一轉：「小師妹也常常說俺沒用，但她却沒有叫俺去死。」

青衣人道：「你別死，你要活着。」

焦四四道：「俺活着有用嗎？」

青衣人道：「當然有用。」

焦四四道：「有甚麼用？」

青衣人道：「爲你師父收屍。」

焦四四一怔，隨即怒吼起來：「沒你娘鳥興，竟敢消遣俺焦四四？俺……」

但他「俺」不下去。

因爲郝世傑已伸手掩住了他的嘴巴。

× × ×

七個人，只有十三隻眼睛。

因爲其中一個秃頂漢子只有一隻眼。左眼。

而那個青衣人，舒冠忠叫他「皇甫寨主」。

綜合這兩點，再加上青衣人剛才的出手，郝世傑已知道這七人是誰。他們是長江下游「七惡水寨」的七位寨主。

大寨主是「鐵鎖長江」皇甫舜。

二寨主是「水裏飛狠」詹牧。

三寨主是「一目殺手」賈登。

四寨主是「翻江倒海」彭大流。

五寨主是「百邪神魔」蕭木葉。

六寨主是「毒手無常」司徒齊天。

七寨主是「奪命金錢」婁震中。

——七惡水寨，只要遇上其中一人，都是江湖中人認爲天大的麻煩。

但現在，居然七個都來了。

他們本該在長江下游一帶活動，但現在却來到了西湖之畔。

這是爲了甚麼？

是不是爲了「五空神劍」？

難道他們不知道這次西湖賣劍，本來就是斷魂堂要讓江湖人亂成一團的手法？

郝世傑猜不透。

但他却又另有一種想法。

七惡水寨，說不定也是斷魂堂的人。

這並不是絕無可能的事。

郝世傑決意要問個清楚，問個明白。

但他還沒開口，皇甫舜已對他說：「斷魂堂的事，你能否不管？」

郝世傑雙目暴睜。

「你們也是斷魂堂的人？」

皇甫舜冷冷道：「大勢如此，人在江湖，豈能不識抬舉，逆天意而行事？」

郝世傑怒道：「趨炎附勢，無恥！」

皇甫舜淡然一笑：「郝老英雄，漂亮說話，人人懂得說，但等到形勢迫在眼前的時候，恐怕……」

「恐怕你已變成無頭之鬼！」郝世傑動了火，一刀就向皇甫舜的臉上劈去。

× × ×

皇甫舜與郝世傑殺得難分難解。

一目殺手賈登，毒手無常司徒齊天却悄悄的迫近了司馬縱橫。

賈登微笑道：「聽說司馬大俠的獵刀天下無雙，未知可否讓賈某一開眼界？」

司徒齊天陰森森的接着說：「我也想看看這口刀。」

司馬縱橫沒有讓他們失望。

他輕輕的拔出了刀。獵刀鋒芒四射，令賈登、司徒齊天看得爲之垂涎三尺。

尤其是賈登那隻左眼，差點沒有從眼眶裏掉下來。

他是個殺手。他用的武器也是刀。

但他的刀，又怎能和這把獵刀相比？

他看得連呼吸都已屏止。他忽然問司馬縱橫：「這把刀，你賣不賣？」

他是明知故問。

這種刀，又怎會賣出來？

那知司馬縱橫却說：「只要你出得起價錢，我一定賣。」

賈登立刻說：「我願付一萬両。」

他是言行一致，手裏立刻亮出了兩張嶄新的銀票。

司馬縱橫却搖頭。「我不要銀子。」

「不要銀子？難道要金子？」

「也不要，只想要一個人的左眼。」

「誰的左眼？」

「你的。」司馬縱橫微微一笑。

賈登差點沒跳了起來。「嗨！」一聲巨喝，他的刀已斬向司馬縱橫的腦袋。

× × ×

颯！賈登刀快，勢兇。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另一道刀光閃起。

鏗！賈登的刀跌下。人也倒了下去！

天下第一偽君子

（一）

獵刀晶瑩，光華四射。

但七惡水寨的人却都已面無人色。

皇甫舜與郝世傑的一戰，也已停頓下來。郝世傑冷冷一笑，對皇甫舜說：「七惡水寨雖然是水道之雄，但到了杭州，就不是你們的天下了。」

皇甫舜面色陰晴不定。

司馬縱橫目注着皇甫舜：「斷魂堂多行不義，樹立強敵無數，你們跟着這一夥邪惡的組織，非獨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會自取滅亡。」

皇甫舜咬了咬牙，突然說：「好！我們現在馬上就離開杭州。」

司徒齊天道：「大寨主，這……」

「別多言，走！」皇甫舜退意已決。

司徒齊天無奈，只得揹起賈登的屍體，與衆人離去。

× × ×

司馬縱橫一刀擊退七惡，所憑的不只是獵刀，還包括那番簡短而正確的說話。

斷魂堂雖然勢雄，但強敵也多。

七惡水寨甘附驥尾，以爲可大展一番事業，那知才出師杭州，就已遭遇挫敗。

司馬縱橫那一刀，可說是出神入化。

那是很可怕的一刀。

最少，連皇甫舜都看不透這一刀。

他有自知之明。

這一刀若是向他砍過去，他也和賈登一樣，無法抗衡。

所以，皇甫舜的鬥志已全消。

他們只好走。而且，自此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這幾號人物出現。

（二）

這是風雨飄搖的一天。

賣劍大會即將舉行。

數十艘小舟，不停的在接運武林人，登上金碧輝煌的天香畫舫。

此際，已是黃昏。

× × ×

主持這一次賣劍的，據說是杭州錦記客棧的老闆金大錦。

金大錦並不是個武林中人。

但當他被傳出，他是這次賣劍大會的主持者之後，立刻傳說紛紜。

有人說他是少林派俗家弟子「一拳震江南」柳嘯雲的弟子。

有人說他是西域邪教中人。

也有人說他本是蜀中唐門高手，後來被逐出牆門云云，總之，謠傳滿天飛。

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既是客棧老闆，又怎會忽然間主持這一次充滿危險性的賣劍大會。

那些謠傳，又是從何而來？

× × ×

小舟一一靠近了天香畫舫。

想買劍的人似乎不少。

但想趁機會尋仇的人却更多。

還未到畫舫，其中兩艘小舟已在湖中打了起來。

不！說清楚一些，打起來的並不是兩艘小舟，而是小舟上的人。

其中一艘小舟，載着三個劍客。他們是華山三秀，白道上响噹噹的英雄人物。敢向他們挑戰的，當然也不是等閒之輩。而且，和華山三秀動手的，只是一個人。一個以黑布蒙面的灰袍人。

× × ×

華山派的劍法聲勢凌厲，招式精絕。

華山三秀雖然年紀不大，但却是華山派中極具分量的一流高手。

那蒙面灰袍人孤身應戰，旁觀者都爲他感到担心。可是，接戰之下，他們才感到，這種担心未免是太多餘了。

灰袍人赤手空拳，沒有武器。

但忽然間，華山三秀的老大掉進湖中，連動都不能再動。

衆皆駭然。

接着，其餘兩人也先後不明不白的墮湖，再也沒有半點動靜。

蒙面灰袍人若無其事的拍了拍手，囑咐船娘繼續把小舟撐近畫舫。

這一來，這個神秘的灰袍人，頓時成爲衆所矚目的人物。甚至有人暗中懷疑，他就是斷魂堂堂主！

（三）

畫舫中，佈置美侖美奐。

在一個角落裏，有兩個俊俏的公子哥兒，輕輕的搖着紙扇。

但却有個長相粗鹵的漢子走了過來，冷冷道：「你們瘋了，這麼寒凉的天氣，搖甚鳥扇？」

兩個公子哥兒一穿白袍，一穿藍袍。

穿白袍的公子好像生氣了。

但年紀比較大一點的藍袍公子却在陪笑：「是，我們把扇收起來便是。」

白袍公子一怔。

但藍袍公子已把扇收好，也伸手把白袍公子的扇一併收掉。

這粗鹵的漢子哼的一聲：「沒志氣，居然經不起老子唬嚇。」

白袍公子忍不住說：「你是甚麼人，如此無禮？」

這漢子却忽然裂嘴一笑：「我是你的老公！」

白袍公子的臉紅了，紅得像個柿子。

「你……你在說甚麼廢話？」

這漢子桀桀一笑：「老子現在就想強姦了妳，然後妳就非嫁給我不可……」

他的聲音越來越響亮，語氣却是越來越下流。這時候，人人都已看出，這兩個「公子」，其實都是個女人。

有人大笑。也有人搖頭嘆息。

也有人抱不平，走了出來。

「朋友，你太過份了！」挺身而出的是青城派鶴冠道長。

他仗義爲這兩個改裝爲公子哥兒的女人解圍，不禁有人大聲喝采叫好。

鶴冠道長也是覺得這一次面目有光，縱然沒把五空神劍買下，倒也不枉此行。

那知心念未已他忽然給人拋進湖裏！

× × ×

那漢子沒有動手。他只是睜眼瞧着。

把鶴冠道長拋進湖裏的，赫然又是那個灰袍人！衆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鶴冠道長的身上，人人都向湖裏瞧。

鶴冠道長居然死了。在他還沒有掉進湖裏的時候，就已死了。

這灰袍人是甚麼來歷？

他好像動不動就要殺人。

下一個遭殃的又會是誰？

衆人驚魂未定，回頭一望，那兩個「公子哥兒」和那粗鹵的漢子都不見了。

（四）

畫舫後有條船。

現在，這條船上只有三個人。那是一個很粗鹵的漢子，和兩個公子哥兒。

× × ×

這個看來很粗鹵的漢子，本來並不粗鹵。他一直被江湖人認爲是個溫文雅爾的正人君子。誰也想不到，他會把自己扮成一個如此粗鹵的俗漢子。

但雁歌和諸葛聽婉却不感到意外。

尤其是雁歌，她現在已很瞭解沈柔。

沈柔本來就是一個這麼粗鄙，俗不可耐的人。

粗漢子是沈柔。

兩個公子哥兒是雁歌、諸葛聽婉！

「這條船好不好？」沈柔忽然開口，打破了沉默。

雁歌搖頭。「不好。」

「是不是因爲我也在這條船上，所以不好？」沈柔的聲音有點嘶啞！

「是的。」雁歌的態度很決絕，聲音也是一樣。

沈柔道：「那又何必？難道妳已忘記，咱們以往的一段日子，有多快樂？」

雁歌冷冷一笑：「我現在只記得一件事，就是怎樣殺了你這個僞君子！」

沈柔的聲音彷彿很哀傷：「妳一定要我死？」

「一定！」

「好，我死，我願死在妳的手裏。」

他從船上取下了一把劍！他以兩指挾着劍鋒，劍尖對着自己的咽喉。

「妳拿着這把劍！」

雁歌伸手，握住了這把劍的劍柄。

沈柔放開了兩指！「妳動手罷！」他閉上了眼睛，似乎眞的在尋死。

雁歌凝視着他。她已緊握着這把鋒利的劍，劍尖已對準沈柔的咽喉。

只要把劍輕輕向前一送——這時刻，豈非是她渴望已久的一刹那？

她好像有點迷糊了。

就在這時候，諸葛聽婉突然驚呼起來：「有蟲！」

雁歌的臉同時變得一片煞白。

她動了殺機！她把劍用力向前一送！

劍已刺出。

這一劍本該刺進沈柔的脖子裏。

然而她錯了。她錯在接過沈柔的劍！

劍自東來人不回

（一）

劍柄居然有蟲！一種毒蟲，一種劇毒無比的五色毒蟲！

雁歌早已不相信沈柔這個人。

但這一次，她又相信了他。

她相信沈柔心中內咎，想死在自己的手上。唉，女人！她們是太多情？還是太愚蠢呢？

× × ×

劍已刺出。

但雁歌的手腕已軟弱無力。

沈柔輕嘆口氣，輕輕把劍鋒挾住。

雁歌的臉發青。

「姓沈的，你好狠……也好卑鄙……」說到這裏，她的臉色不是發青，而是發綠。那條色彩斑斕，可惡已極的毒蟲，仍然緊緊纏在雁歌的手腕不放。

諸葛聽婉手足冰冷，不知所措。

沈柔瞧着她，忽然說：「妳是不是很喜歡東方羽？」

諸葛聽婉臉如土色，怒道：「他已死了，你爲甚麼還要提起他？」

沈柔嘆了口氣。「就是因爲他死了，妳若要見他，就絕不能偷生人世。」

「你的意思，是說要我去死？」

「不錯，死比活更好！」

「那麼你爲甚麼不死？」

「我願意死，只要我喜歡的人不再活着，我就死，立刻就死！」他的聲音忽然充滿了惆悵之意。

這時候，雁歌倒下。她死了！

沈柔睜大了眼睛，看着雁歌的屍體。

沈柔忽然說：「現在我就來陪妳！」

沈柔起右掌，向自己的天靈擊下！

諸葛聽婉連呼吸都已停止。

她只是看着他的右掌，忘了他還有另一隻手。

諸葛聽婉眼看見他毒死雁歌。

但她居然以爲沈柔眞的要「殉情」。

他的右掌已拍向自己的天靈。

他的左手，却突然射出十二道青芒。

諸葛聽婉驀然驚覺要閃避已來不及。

她竟已呆了。

然而，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船中突然捲起一蓬刀光。

刀光閃電般攔在她面前。

十二道青芒，同被擊落。

諸葛聽婉驚魂甫定，吁了口氣。

「司馬大俠——」

「別害怕。」一把穩定的聲音在她耳畔響起，「沈柔一定要去陪伴雁歌的！」

（二）

沈柔的眼色變了。他以前的朋友，現在的死敵——司馬縱橫就站在他眼前。

「小司馬，你果然不愧是獵刀的第四

代主人。」

司馬縱橫目光閃動，冷冷道：「我不求有功，只求無愧於游老刀匠與齊帥、齊拜刀兩位大俠。所以我一定要對得起這把獵刀！」

「怎樣才算對得起獵刀？」

「凡是江湖敗類，就讓這把刀飲掉他們的血！」

「我是不是江湖敗類？」

「你是江湖敗類中的敗類，人類渣滓中的渣滓！」司馬縱橫的聲音沒有半點感情，只有殺氣。

沈柔默然，船中還有劍。

沈柔緩緩解下其中一把。

「這好像是昔年威震河朔劍天王陸茂枝的天王寶劍。」司馬縱橫冷冷說道。

「不錯。」

「陸老英雄已死。」

「不錯。」

「兇徒遍尋不獲。」

「也不錯，」沈柔慢慢的說：「沈某殺人，又豈會輕被人逮着？」

「然而，擧頭三尺有神靈，所以你現在還是罪惡貫盈，非死不可！」司馬縱橫的刀已揚起。

沈柔驀地獰笑。

「小司馬，你錯了，在五年前，我最少有八分把握可以殺你。」

「現在已是五年之後。」

「不錯，所以我擁有的機會，不再是八分，而是十足！」

不是八分機會，是十足！

沈柔的信心好大！

他刺出的劍也好快，好絕！

（三）

司馬縱橫人正年青，應敵經驗，自該不如沈柔。但他却有一股正氣，一股義氣，一股不折不屈，凜然壯烈的正義之氣。

這一股氣是一種信心，一種力量。

它使司馬縱橫臨危不亂，處變不驚。

他連續接下三七二十一劍！

× × ×

沈柔的劍法，陰柔而快密。

但當司馬縱橫接下二十一劍之後，他的劍招忽然一變，變得勢如奔雷，隆隆有聲。

他手裏的是天王寶劍。天王寶劍是利器，配合着沈柔的劍法，威力更是倍增。

他一口氣再狂攻三十六劍。

司馬縱橫似已漸落下風。

但他居然在這時候說：「沈城主，只要我反擊三刀，你就必死！」

沈柔獰笑。三刀之內，他必死？

哈哈！他不相信！

刷！刷！刷！……

他再攻十劍，劍劍犀利，劍劍都似已把司馬縱橫迫得險象環生。

沈柔的確把司馬縱橫迫得好險，但却老是不能眞的「迫死」他。

沈柔的手忽然冰冷。

他是一個殺人經驗豐富的老手。

他也懂得奕棋。尤其是象棋。

雙方棋力相埒，其中一方傾力狂攻，但却久攻不下，這局棋危矣——

「只要我反擊三刀，你就必死！」

這兩句說話，也像是鋒刀！

它甚至已可以用來殺人！最少，它已在這刹那間殺掉了沈柔的自信！

× × ×

十劍又十劍！十劍再十劍！

沈柔呼吸已漸急促，額上隱隱冒汗。

司馬縱橫突然反擊。

不是三刀，而是一刀。

這一刀不兇，也不快。

但它却像是一道無邊無際的網。

這刀網有多大有多深？沈柔看不透。

他忽然有種窒息的感覺。

他拚命揮劍，要衝開這可怕的刀網。

但忽然間，這可怕的刀網又不見了。刀網可怕。但等到連刀網都已消失的時候，却更可怕。

沈柔只看見了一點東西，向自己迎面飛來。那是刀光。

沈柔臉色一變，蹌踉後退。但已遲了。刀光已輕輕沒入了他的咽喉。

× × ×

沈柔臉上的神情變得很可怖。

他鬆開了天王寶劍。

他靠近船舷，突然用盡全力，躍入湖中。他的人已在湖面。

但却有一隻手，把他揪了回來。

那是司馬縱橫。

沈柔瞪着眼睛看着他。

司馬縱橫冷冷的說：「我已說過，絕不容許你弄污西湖的湖水。」

沈柔的眼中，露出了怨毒的神色。

不必三刀，司馬縱橫只是反擊一刀，就殺了沈柔。

但司馬縱橫已很累。累得要命。

他坐在船舷旁。

沈柔死了。但鐵鳳師呢？還有雲雙雙，她又怎樣？

（四）

畫舫內外形勢緊急，六傑堂中也是連場激戰，殺氣騰騰。

鐵鳳師在這裏遇上了黑金冥王杖的主人，也是斷魂堂堂主——封瓊。

許多人都以爲封瓊已身首異處。

但他們却不知道，一手摧毀斷刀門的，本來就是斷刀門門主！

封羣很想殺了鐵鳳師。

因爲他知道，這人是個勁敵。

封瓊也是這麼想。

於是，他倆父子聯手，合擊鐵鳳師。

× × ×

鐵鳳師並不是那種死要撐面子的人。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但無論他是否君子，在「危牆之下」他是絕不會隨便逗留的。

然而，他現在不能走。

因爲他還要照顧雲雙雙。

所以，他只好撐下去！

無論自己冒多大的危險，他都絕不會不顧雙雙而獨自離去。

封瓊是老江湖，老狐狸。

他當然看出鐵鳳師是個够義氣的人。

所以，他不着急，只是慢慢的在消耗鐵鳳師。

鐵鳳師雖然姓鐵，但却畢竟不是用鐵打造出來的。他的力量，遲早會在這一戰裏消耗得乾乾淨淨。

這兩父子已穩操勝劵。

× × ×

鐵鳳師終於掛了彩。

封羣在父親的掩護下，以鷹爪扣了鐵鳳師一爪。這一爪，傷在琵琶骨。

若是換上別人，早已挺不住。但鐵鳳師却連悶哼也不發出一聲，勇戰依然。連封琼也忍不住用讚賞的目光瞧着他。

雲雙雙已看出形勢不妙。她大叫：「鐵大哥，你走，別留在這裏送死——」

但鐵鳳師充耳不聞。他寧死不走。

封瓊突然大喝：「羣兒，你讓開，待我親手殺了他！」

封羣立退。這時候，他知道由父親一人出手，已足以斃了這位辣手大俠。但却也在這一刻間，忽然傳來一陣鈴聲。

(五)

鈴聲清脆悅耳，佛號莊嚴肅穆。來的是個老和尚。

一根禪杖，杖上繫着五個小鈴。

「搖鈴大師！」封羣瞳孔收縮。

老和尚又是一聲佛號，接着說：「檀樾好大的殺氣。」

封羣冷笑：「大師是出家人，這裏的事，你還是少管上算。」

老和尚莞爾道：「正因爲老衲是出家人，凡事不能以利害作爲行事準則，上算的事，老衲未必會去幹，不上算的事，反而甘願爲之。」

封羣冷冷道：「倒要看看，你有甚麼本領。」

突聽封瓊大聲道：「這老和尚由爲父打發，鐵鳳師交給你！」

形勢遂有了轉機。鐵鳳師雖然受傷，但戰意却更激昂起來。

(六)

西湖上，紛爭四起。

天香畫舫上，本來是一個賣劍大會。但劍尚未出現，仇殺聲已此起彼落。

那灰袍蒙面人，似是個瘋子。

他動不動就動手殺人。

畫舫上的武林人，對這神秘而瘋狂的高手，可說是又驚又怒。他到底是誰？

每個人都希望有人能制止他。

但沒有。直到怪刀神翁郝世傑忽然挺身而出，衆人才總算有了希望。

灰袍蒙面人冷冷一笑：「你是誰？」

郝世傑說：「你又是誰？」

蒙面人道：「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早已忘了自己究竟是誰。」

郝世傑冷冷道：「無論你是誰，老夫現在要殺了你！」

蒙面人道：「只要你能殺了我，我不怪你。」

郝世傑大笑，揮刀。他是刀法名家，一刀揮出，每個人都被刀氣所懾。

但這蒙面人却從刀光裏欺身掠進，一拳就打在郝世傑的肚子上。

郝世傑臉如紙白，失聲叫了起來：「胡天絕！你一定就是胡天絕！」

此言一出，每個人都驚得呆住了。

連司馬縱橫和諸葛聰婉也不例外。

他們又已回到天香畫舫，而且剛好看見郝世傑挨了這一拳。

聽見「胡天絕」三個字，他們又怎能不爲之呆住？然而，蒙面人也呆住了。

他喃喃道：「胡天絕？誰是胡天絕？……莫非……我眞的是胡天絕？……不錯，我是胡天絕！哈哈哈……」他忽然大笑起來，手舞足蹈，眞的像個瘋子。

× × ×

胡天絕未死！但他瘋了。

他把畢生所學，傳授給封瓊之後，有一天忽然瘋了。他突然自毀容貌，又放火燒掉了自己的房子。

他忘記了自己是誰。

他甚至認不得封瓊！

結果，封瓊用計把他囚禁在一座堅固的牢獄裏。

然後，他接管了斷魂堂，成爲堂主。

胡天絕雖然自毀容貌，但當他在鏡子裏看見自己模樣的時候，他就後悔了。

他把自己的臉蒙着，不讓任何人看見自己的臉。

他在囚室中渡過了一段悠長的歲月。

然而，他的瘋病還是沒有好轉。

非獨如此，他還動不動就想殺人，尤其是那些身上佩帶着兵刄的武林人。

封瓊好毒辣。他在這次「賣劍大會」裏，把胡天絕放出來。他要利用胡天絕，在這條畫舫上儘量殺人！

毒計！一條好毒的毒計！

封瓊父子根本就不在畫舫上。

胡天絕在畫舫上儘量殺人，對他們是有利無害。唯一不知就裏的，是沈柔！

沈柔被委派上畫舫，暗中調度一切。

但他也沒有調度出甚麼花樣，就已死在司馬縱橫的刀下。

現在，畫舫上最可怕的一個人，就是這個蒙面灰袍人——胡天絕！

× × ×

胡天絕是越來越瘋得厲害了。

他手舞足蹈，放聲大笑。

沒有人敢阻止他，甚至沒有人敢攔住他的去路。

「胡天絕，我是胡天絕！誰不怕死，過來！過來！」他狂笑大嚷。

終於，有個人走了過去，站在他的面前。那是司馬縱橫。

胡天絕大聲道：「你不怕死？」

司馬縱橫搖搖頭：「不，我怕死。」

胡天絕道：「既然怕死，爲甚麼敢站在我面前？」

司馬縱橫道：「有人要殺我，我是來求你救我的。」

胡天絕大怒：「誰要殺你這麼大胆？你說！待我一掌斃了他！」

司馬縱橫道：「他叫胡天絕。」

胡天絕吼叫起來：「可惡！可惡！胡天絕眞可惡，他在哪裏？」

司馬縱橫道：「他在你頭頂上！」

胡天絕大怒：「好大的胆子，他竟然敢騎在我頭上？」

司馬縱橫說道：「他說，你不敢趕走他！」

胡天絕道：「我爲甚麼不敢？」

司馬縱橫道：「因爲他就是你，你也就是他。」

胡天絕好像越來越糊塗了。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不錯。」

「那麼我該怎辦？」

「廢了他武功！」

「對！廢了他的武功！」

「你也就是他！」

「不錯，所以，我廢了自己的武功，也就等如廢了他的武功。」

「是的，你肯不肯？」

「肯！我現在就動手廢了胡天絕的武功，證明我不是在說假話！」胡天絕說得很認眞。他眞的出手，廢掉自己的武功！

× ×

每個人都看得楞住了。

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事。

胡天絕武功絕頂，但司馬縱橫只是輕輕三言兩語，就把他哄倒讓他自廢武功。

突聽一人怒叫，撲了上來：「胡天絕，還我師父性命回來！」

一個勁裝大漢，揮劍要殺胡天絕。

但司馬縱橫却大喝：「殺不得！」

他攔在胡天絕的面前，神態嚴肅。

這勁裝大漢怒道：「他殺了我師父鶴冠道長，我爲甚麼不能殺他？」

司馬縱橫冷冷道：「你若剛才出手殺他，天下間所有人都會佩服你的勇氣，但現在，他已完全喪失武功，比一個常人都不如！」

勁裝大漢的臉立刻脹紅。

他無言以對，終於還是說：「不錯，我現在殺他，便是個懦夫！」

他抱拳，羞慚滿面退下。

但又有一人走了出來，那是郝世傑。

他大聲道：「胡天絕已神智不清，司馬縱橫騙掉他一身武功，本是不値得恭維，然而，對於咱們，甚至是整個武林，都是一件好事！」說到這裏，衆人已忍不住爆出一陣如雷般的喝采。

郝世傑語音一頓，接道：「但現在，咱們若再對胡天絕加以迫害，那是卑鄙的，所以老夫願意把他帶回九玄洞，使其終老一生，未知各位英雄豪傑認爲如何？」

衆人又是一陣响亮的喝采。

郝世傑鬆了口氣。

司馬縱橫也鬆了口氣。

就在這時候，湖上又來了一條船。

船上迎風而立的，是個乞丐。

但司馬縱橫一眼已看出，那是自己一直担心着的妻子雲雙雙！

(七)

雲雙雙來了！

鐵鳳師，搖鈴大師也來了。

但這兩個人却沒有站着，而是躺着。

郝世傑臉色一變，不待船兒泊近畫舫，就已飛身掠去。

司馬縱橫也不比他落後。

雙雙很累，她立刻倚向丈夫懷中。

鐵鳳師却似已變成了一團爛泥。

郝世傑衝前，掀開他的眼皮。

「小鐵！小鐵！」

鐵鳳師沒反應，甚至連呼吸都沒有。

郝世傑臉色驟變。

「雙雙，他怎會弄成這副樣子？」

雙雙還沒有回答，鐵鳳師却忽然睜大了眼睛，大聲道：「還不是爲了你的寶貝女弟子？」

郝世傑一呆。「你沒有死？」

「誰說我死了？」鐵鳳師大笑。

但他才笑了片刻，忽然咯出一口血。

郝世傑一翻白眼。

「笑！有甚麼好笑？你雖然沒有死，但也已經是半個死人，若沒有適當的治療，想不死也很難。說着，急點鐵鳳師七八個穴道，然後又從身上拿出一撮金針。

郝世傑的「金針起死回生大法」，在江湖上早有盛譽。

他以金針插入鐵鳳師身體上。

「放心，你死不了，因爲老夫人雖老寶刀猶未老，金針療傷之術更是一絕！」

鐵鳳師微微一笑，接着便沉沉入睡。

「師父，」雙雙驚叫起來：「他怎麼了？」

「睡着覺啦。」郝世傑哈哈一笑：「他傷勢不輕，却又諸多掛牽，左顧右盼，爲師只好讓他好好睡一覺，總之，人頭保證，他很快就會沒事。」

(八)

賣劍大會終於散了。

劍呢？抱歉，五空神劍失踪了。

主持賣劍大會的金大錦這人又如何？

有人說他是少林派俗家弟子「一拳震江南」柳嘯雲的弟子。

有人說他是西域邪教中人。

也有人說他本是蜀中唐門高手……

但事實上，統統都不是。

他根本就不是個武林人，而是一個如假包換，不折不扣的客棧老闆。

他主持這次賣劍大會完全是被逼的。

他的兒子已被斷魂堂的人打斷了一條腿。他若不言計聽從，他這個兒子的另一條腿就再也保不住。

金大錦無奈，只得硬着頭皮撑下去。

他只是個幌子。

至於那些謠傳，當然全是由斷魂堂的人散播出來，弄得好像煞有介事一樣。

羣雄知道眞相後不禁爲之一陣苦笑。

× × ×

鐵鳳師傷勢雖不輕，但却可望痊癒。

然而，另一個躺在船上的空門高僧搖鈴大師，却已死了。

在他身旁，有兩樣東西。那是搖鈴大師的禪杖，還有一個沉重的包袱。

郝世傑解開包袱，裏面赫然是兩顆形狀恐怖已極的人頭。

那是封瓊、封羣的項上首級！

× × ×

封瓊眞的身首異處了。

封羣也和父親一樣。

斷魂堂掀起的風雲，至此總算告一段落。但搖鈴大師却付出了代價。

封瓊死，封羣也敗在鐵鳳師手下。

他本已傷了鐵鳳師，但到頭來還是敗在對方手下。然後鐵鳳師就割掉他們的腦袋，揹着搖鈴大師，和雲雙雙同赴西湖。

× × ×

臘月，北風如刀。

諸葛聰婉離中土，回神劍宮。

她帶着東方羽的劍，默默踏上路途。

東方羽東來中土，雖然沒有完全完成任務，但在誅滅斷魂堂這件事情上，依然功不可沒。但他再也回不了神劍宮。只有諸葛聰婉，她帶着他的劍，也帶着如濃霧如膠漆般的傷感回去。

(全文完)

短篇俠義故事

保鏢風雲

石中火・文
黃耀基・圖





當年封鏢者 竟是合夥人

黃昏，小村外行人稀疏。

小村的情景，正合了前朝大曲家馬致遠那闕膾炙人口的天淨沙所描述的般。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小路上，一人一騎彳亍而行。馬是瘦馬，人是瘦漢。這漢子滿臉鬍鬚，怕已有好幾天未曾剃過，一套青衣也已發黑，一眼看去便知此人此時必定十分潦倒。

「呀——！」一頭歸飛的烏鴉在他頭頂飛過，瘦漢抬頭一望，臉上的神色更加悽憂。

暮靄中，小村裏炊烟四起，顯得格外謐靜。

那匹馬瘦得皮包骨，走得比牛還慢，看情況隨時會有踣倒下去的可能，瘦漢嘆了一口氣，慢慢騰下馬背，拉着韁繩舉步入村。

地上有幾個村童在玩着泥土，抬頭見到瘦漢，却是不由一怔，一怔之後，便發一聲喊，撒腿跑回家中，好似見了鬼魅一般。

瘦漢臉上露出一絲痛苦的神色，喃喃地道：「想不到我『錦衣豹』凌雲飛竟然潦倒至這個田地，連小孩子見到我都會害怕！」

心頭酸苦正想回身出村，却敵不過腹中饑腸的折磨，只好厚着臉皮跑到一家村屋前，舉手在門板上敲動起來。

半晌，木門「呀」地一聲打開，探出一個中年婦人的臉龐來，她顯然亦是吃了一驚，「你，你……你找誰？」

「大嫂，你家有煮熟了的山芋或是蕃薯否？賣一點給我吧！」

婦人看了他一眼，神色十分奇怪。「你等等！」說罷砰地一聲關起木門。

凌雲飛無奈地苦笑了一下，耐着性子等待，過了好一陣，門才再打開，那婦人把一包蕃薯放在他手中，未及凌雲飛掏錢給他，已把門關上。

剎那，凌雲飛的心好似讓人抽了一鞭似的，火辣辣地疼痛。那女人把他當作乞丐，他自尊心嚴重地受損，霍地把那包蕃薯放在門口，轉身走了出去。

跑了好幾步，那匹馬嘶嘶亂叫，用牙咬住他的衣角，不肯走動。凌雲飛暗嘆一聲：「我如今落魄受盡人間白眼，又何必計較多此一遭！」

心念一動，嘆了口氣回身拿起蕃薯拉馬出村。

× × ×

村外西山有座山神廟，破舊失修，顯然已失去了香客的青睞。

紅日在山神廟背後墜下，黑暗立即籠罩着大地。

凌雲飛割了一大把青草回來飼馬，又拋了兩塊蕃薯給牠，這才返身入廟裹腹。

他現在已失去了一切，只剩下這匹瘦馬與他相依為命，他實在不能再失去牠。

長時間的疲乏，使他很快便墜入夢鄉，朦朧間突然被一陣吱吱叫聲吵醒，他像一頭受驚的兔子般跳了起來，月光自門窗透射入來，小廟裏纖毫畢露，原來是幾隻老鼠在爭吃他吃剩的蕃薯。

那幾只老鼠顯然是餓壞了，也不怕人，依然在爭奪美吃。

凌雲飛暗嘆一聲：「老鼠尚且如此，人又何曾能自制得住！」

有一隻老鼠被其同類咬得遍體鱗傷，拐着脚慢慢爬開。凌雲飛突然生了一個念頭：「老鼠尚能貪生，我又何必自暴自棄呢！」

想到這裏，他精神倏地一振，他覺得有必要把一年多前所發生過的事仔細想一想。

× × ×

「威武鑣局」在江南一帶崛起甚速，短短的三四年便能與武林八大鏢局爭一日之長短。提起「威武鏢局」人們不由想起「錦衣豹」凌雲飛及「賽諸葛」霍柏勝這兩個年輕的高手。

「威武鏢局」正是由他倆所創，憑着他們兩人的武功、手段、人緣及機智，使威武鏢局所保的鏢從未失過手。

威武鏢局也漸漸成了一塊金漆招牌，生意滾滾而來，沒多久便已名震江南。

一年多前的一個黃昏，凌雲飛在店裏主持店務，突然來了一個白面無鬚的中年人，說要見總鏢頭。

凌雲飛及霍柏勝都是總鏢頭，霍柏勝正保一趟鏢到江北尚未回來，於是凌雲飛便在小廳裏接見他。

白面中年人自稱姓高，是翠竹山莊的總管。翠竹山莊在江南的名頭也不小，莊主祝天壽的兒子祝一雄是湖南司馬莊莊主司馬無忌的大女婿。

提起司馬無忌更是無人不識，因為其有五個兒子，七個女兒七個女婿，勢力雄厚龐大，加上他本人的武功十分高强，行事又介乎正邪之間，一切但憑好惡行事，不可理喻，黑白兩道都懼之三分。

司馬無忌的七個親家也是道上的好手，這使司馬莊的勢力更加龐大，比之名門各派毫不遜色。

當下雙方寒暄過後，凌雲飛便問道：「高總管大駕光臨不知有何指教？」

「不敢。」高總管言談舉止倒也彬彬有禮，「聽聞貴局業績顯赫，因此敝上特來邀請鏢頭辛苦一趟……」

「哦……祝莊主有何用得着凌某之處呢？」

「是這樣的，敝上親家司馬莊主下月是他六十大壽，本應親自携禮登門祝壽，不過敝上近來玉體欠和，舊病復發，演變成半身不遂，而敝公子又親奉湯藥在側，恐亦未能分身，所以欲請總鏢頭替咱押送賀禮！」

「多謝令上及高兄青睞，使凌某受寵若驚！」

「凌總鏢頭不必客氣！」高總管取出一方木盒，接着把它打開，立時現出一片珠光寶氣，最寶貴的却不是這些珠寶，而是三具雕得栩栩如生的玉像，看得凌雲飛嘖嘖稱奇。

這三具玉像各高兩尺，雕的是三國時代桃園結義的劉、關、張三個異姓兄弟。

難得的是劉備的臉龐是白玉，關雲長的臉龐是紅玉，而張飛的臉却是黑玉，正合了說書人口中的對三人的描繪。

凌雲飛舉起一看，雕像臉上的玉竟不是嵌上去的而是天生的！

凌雲飛看得愛不釋手，禁不住問道：「高總管，這三具雕像價值不菲吧！」

高總管哈哈一笑。「這可說是價值連城之物，那是多年前敝上從一個破落戶處買來的，計算一下市值起碼在十萬兩銀子之上！」說到這裏臉容一正，「凌總鏢頭，這趟鏢的價值任由你開，但假如失了可得照賠！」

凌雲飛約莫計算一下，總共大概值十三萬兩至十四萬兩，心中一時之間頗為委決不下。接了吧又怕萬一有損失時虧賠不起，不接吧又平白失了一單大生意，而且傳了出去，讓人說威武鏢局不敢接大生意對聲譽頗有影响。

沉吟了好一陣，才決定接下來，依手續辦了賠償契約及保鏢費用，高總管這才起身告辭，凌雲飛堅意留他下來吃飯。

由於時間短促，凌雲飛來不及「賽諸葛」霍柏勝回來便準備了人手起程。

他採取暗鏢的手法上道，自己親押一隊鏢師及趟子手走小道，背上故意揹了一個木盒，另一批人却護送一頂軟轎上道，轎上坐在一個精練的鏢師，那些「紅貨」却放在轎子裏，走的是官道。

凌雲飛以為此計必然萬無一失，可以瞞過各地的綠林好漢及獨行劇盜，事實上走了半個月果然平安無事，眼看即將到達湘南地界，凌雲飛更加放心。

這天他依例派出趟子手去官途探聽消息。黃昏後，那個趟子手回來向他報告所見之情況，却使凌雲飛三魂不見了六魄，連忙帶人趕了過去。

官途旁的一座小樹林裏，樹木頗多斷折，遍地都是傷痕累累的屍體，凌雲飛登時如陷冰窖。

這些屍體全是他的手下，也是威武鏢局的精銳。一行九人竟然沒一倖免，六個趟子手，三個幹練的鏢師全都伏屍林裏。

那頂轎子頗多刀劍砍傷的痕跡，轎裏空空如也，那些鏢師經已不知去向。

凌雲飛的心又再一沉，總算他不失是個人物，立即強忍悲痛驚慌向附近的幾個成名人物打探，幾經辛苦才從一家山寨探出一點眉目。

樹林裏激戰的時候有一個山寨裏的頭目恰好自外經過，只見十幾個黑衣幪面漢子圍着那些趟子手來厮打，當時他只以為搶刦的，只是一些尋常的鏢貨，估計轎裏坐的可能是某位官大人的家屬而已，而且那裏又非他們山寨的地界，因此也沒有在意。

直到凌雲飛問起，他才想起一件當時疏忽了的事，那些黑衣幪面漢的武功實在高得令人懷疑——每一個人都是高手，從沒一個是打鑼開道，担旗叱喝的小角色。

這說明了一件事，這件刦鏢的案子絕非是某一家山寨所為，也非某個獨行大盜所做的，除非他們聯手合幹！這對追討失鏢將更困難及渺茫了。

只十天，江南武林便都知道了這件事了！世上本多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的，也不足為怪。

凌雲飛懷着一顆複雜的心回到威武鏢局。

一入門，抬頭便見高總管及一個虎目劍眉的青年坐在廳上。他知道對方必是來與他計較，但也沒可奈何，只好上前把經過說了一遍。

那個青年道：「凌鏢頭，在下便是祇一雄，關于凌鏢頭的護鏢手法在下不敢置評，不過，咱依規矩辦事，逾期三月咱便再來向鏢頭追討失物，或索求賠償，話只此為止，咱後會有期，高總管咱走！」

祇一雄及高總管前脚剛離開，霍柏勝便後脚接踵而至，他一身汗水，臉上神情既焦急又是疲乏，看情況顯然是因聽到消息，自個兒從江北趕回來。

「老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霍柏勝一見凌雲飛的神態，便已暗感不妙，傳聞必非空穴來風。

凌雲飛並不老，今年才二十七歲，但霍柏勝與他自小認識，又是同鄉，兩人一早便互以老字冠在姓氏之上作稱呼。

「老霍，這趟完了，都是我一時失策才釀成這個大錯！」凌雲飛痛苦地道。

「事情到底如何，你先說來聽聽，不可垂頭喪氣，越是危急越要鎮定，咱不是一向這樣說麼？」

凌雲飛對這位夥件一向十分信服，聞言精神略為一振，心忖也許霍柏勝能有辦法化險為夷也未定，當下吸了一口氣便把經過告訴了他。

霍柏勝聽後，臉色一變喊聲苦也，道：「毫無綫索這件鏢如何追討得回來？這批鏢值多少銀兩？」

「契約上訂明十三萬五千兩！」

霍柏勝眉頭一皺。「依例失鏢八折賠償，那也得十萬兩有多，咱庫房裏只有三萬多兩，如何賠償？」

凌雲飛除了苦笑之外尚有何言？

三個月很快便過去了，不要說追討回失鏢，就是綫索也還未找到半條，而翠竹山莊的人却來了。

威武鏢局及凌雲飛霍柏勝傾盡所有，也不過是五萬兩左右而已，祇一雄臨行揚言餘欵一年之內必要悉數取回，否則必定聯合司馬山莊上門追討。

一年雖然有三百六十五日，但人在背運時，希望日子過得慢點，它却偏偏過得特別快，希望它過得快點，它又偏偏過得特別慢。

一年之內，凌雲飛四處奔走，籌借到兩萬兩銀子，尚欠三萬多兩才够，而霍柏勝却更加窩囊，分文也借不到，兩人相對無言。

凌雲飛咬一下牙根，叫霍柏勝携同家小及高堂老母遠走高飛，而由他四個人來担當，霍柏勝拗他不過，這才與他洒淚作別。

其實凌雲飛雖然沒有父母，但他有一位剛過門不久的妻子，而且已身懷六甲，但凌雲飛認為鏢既是自己接下來的，自己亦應該負上較大的責任。

他把妻子送回娘家，便托人把那兩萬兩銀子交給翠竹山莊，自己便淪落江湖，四處打探消息。

一年來，他多次遇到翠竹山莊及司馬莊的人，也經過多次的惡戰終於都能逃過追殺之難，但他自己亦與一頭喪家之犬差不多了。

囊空如洗時也只好當起攔路的刦賊，搶點錢以維生計，他一直懷念自己的妻子，及腹中的那個未曾出世的孩子。

一年多，孩子也該有六個月大了，不知長得如何？又不知她知不知道他爹爹的處境？

每逢夜靜人闌之時，一切的煩惱便像毒蛇一般啃噬着他的心，尤其是對于妻兒更有一份愧疚。

這些心事向誰吐露，蒼天無語，不能為其解悶，現在他又如何有辦法追討失鏢？他甚至不敢在人前透露姓名，更遑論調查失鏢的事了。

他是完全失望的了，一個人在得意的高峯時突然跌下失敗的深淵內，還能不粉身碎骨？

他曾經多次欲自殺了却此生，可是却有兩個意念支持他生存下去。

第一個是把搶刦鏢物的人全部殺死，以洩心頭之恨。

第二個是希望還能與他的妻兒見上一面。

但是現在他却不敢，他怕他一露面便會連累了他們。

×　×　×

陽光自門縫裏照了入來，凌雲飛也在噩夢中醒了過來。

每次睡醒他都是怔怔地發了一陣神，今日也不例外。

突然他發覺廟門外傳來一陣急速的步

履聲，他立即像一頭受驚的兔子般跳了起來，步履之聲已到門外，他不及細想立即飛身躍上橫樑。

剛藏好身子，廟門已被人踢開，進來的是一個壯漢二個青年漢子。

這三人似乎走了好一陣路般，肩上及髮上尚沾着露水。

那個壯漢目光一落，瞥及地上的番薯皮不由咦了一聲：「這裏有人來過？」

「管他的，這是無主之地，別人來得咱也來得。」一個青年接口道：「大公子，坐下吃點東西吧！」

壯漢道：「好吧，趕了一天路雙脚也累了。」

另一個青年立即把乾糧取了出來遞給壯年漢子。

凌雲飛覺得聲音有點熟，忍不住伸頭一望，這一望只嚇得他一顆心怦怦亂跳，原來那個壯年漢子正是死對頭司馬無忌的大兒子司馬長福，另外二個青年自然亦是司馬莊的護院之類的武師了。

司馬長福取了一個饅頭，正想張口咬下，忽見饅頭上沾有幾點塵土，他是個心思愼密的人，心頭立時一跳，悄悄舉頭向樑上一望。

這條橫樑十分粗大，剛能遮住人身，司馬長福沒有任何發現，不過當他再度仔細觀察時却肯定樑上必定藏了人，因為樑側有一個手印，那是因為樑上佈滿了塵，而有人上樑時不小心揩過留下的。

他輕輕放下饅頭，向二個手下打打眼色，隨即輕輕把鋼刀抽出刀鞘。

盡管他已經十分小心，但鋼刀離鞘時仍然發出一聲異常輕微的聲響，這對無時不處在警戒狀中的凌雲飛來說，却像是响了一個焦雷。

他知道身形經已暴露，當機立斷之下，立即雙脚用力猛地一蹬，射向窗子。

廟雖然破舊，但窗子上仍有雕花木格，凌雲飛一掌擊飛木格窗櫺，身子立即自窗口射了出去。

他快司馬長福也不慢，凌雲飛的雙足觸及廟外的土地，司馬長福的身子已穿出窗口。

凌雲飛與司馬長福已較過兩次手，深知多言無益，便先下手為強，長劍適時持在手中，凌空躍起，一劍刺向司馬長福的胸腹，疾如離弦之矢。

司馬長福也非省油燈，鋼刀及時護在胸前，「噹」地一聲，刀劍相碰，司馬長福立時借力向側翻落地上。

凌雲飛與其一般向側翻去，方向自是不同，他雙脚站地立時向前疾奔過去，落荒而逃。

凌雲飛一掠三丈，再掠又是三丈，剛轉過一棵大樹，冷不防樹後飛出一把鋼刀，這把刀不但來得快，而且毫無先兆。

千鈞一髮之際，凌雲飛猛覺側後勁風臨身，立時竄伏地上，雙脚一陣亂掃，隨之曲腰彈起。

樹後偸襲的那人正是司馬長福的手下郭易，他未待凌雲飛站穩鋼刀又疾劈過去，凌雲飛倉促一擋，「噹」地一聲，一個踉蹌又後退兩步。

這刹那司馬長福及另一個手下常大猷亦已持刀趕至。凌雲飛猛咬牙根，撲向郭易，人未至劍先至，劍尖直刺對方咽喉。

郭易鋼刀一橫，又是一道金屬交响之聲傳出，凌雲飛凌空借力騰起往常大猷頭上越過。

他快旁人也不慢，常大猷右手鋼刀向上一撩，直刺其小腹。

好個凌雲飛，臨危不亂，硬生生再一個側翻自旁飄落。

「颼！」司馬長福刀光霍霍，一口氣連劈十四刀，刀刀不離凌雲飛要害，遠看只見凌雲飛被一團刀光圈住。

凌雲飛沒可奈何只好沉着應戰，另思脫身之計。

常大猷及郭易見凌雲飛被困住便使刀上前合圍，團團把凌雲飛圍住。

司馬長福嘿嘿冷笑道：「凌雲飛，你還是跟咱回去吧，否則也是死路一條。」

常大猷接口道：「要想留命也可以，先把那三萬兩銀子及利息還了咱便放你一生路。」

郭易發出了一陣狂笑：「你看這小子餓得皮包骨，躺在路邊連狗都不啃一口，九成袋子裏連一文錢也沒有，要他還錢只怕比要他的命更加困難。」

常大猷也忍不住笑。「真的好似癆病鬼，若非咱兩個月前與他朝過一面，恐怕也認不出他。此刻就算他對人說他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威武鏢局』的總鏢頭『錦衣豹』凌雲飛，也沒人相信。」

凌雲飛心頭酸苦却硬生生按住脾氣。

「司馬公子，凌某一早便表示待擒了刦匪或湊足償金自會上貴莊把手續弄清楚。」

「擒住刦匪？」常大猷笑道：「這你今生是免想的了，看你這個熊樣還有誰肯借錢給你？」

凌雲飛目光炯炯，沉聲道：「為何凌某今生便擒不着刦匪？」

司馬長福接答道：「刦匪有這麼多人，憑你一個人便能擒得住？笑話！」

常大猷忙道：「對對，何況你連刦匪的身份也不知道。」

「難道你知道？」

「笑話！我，我怎會知道？」

凌雲飛趁他說話分神之際，猛地踏前一步，一劍刺在他脅下，這一下冒進，他自己亦露破綻，司馬長福立時一刀劈在他肩上。

這一刀把他的一大塊皮肉都劈飛，鮮血立即泉湧而出，痛得凌雲飛連連呲牙。

司馬長福一刀得手，忙道：「困住他，這次他再逃不掉了。」

三把鋼刀立即把凌雲飛的退路盡皆封死，凌雲飛心忖自己即使不被殺死，肩上傷口的血也將會流盡而亡，他當機立斷，霍地蹲在地上，轉了一個圈，長劍使出地趟刀的招式劈向對方的小腿。

這一招大出司馬長福等人的意料，連忙躍開退避，說時遲那時快，凌雲飛強忍肩膊的疼痛，像一頭蝙蝠凌空飛起，一躍二丈七尺高。

司馬長福冷笑一聲，心忖道：「你這樣能逃出去？今日司馬某若再讓你逃掉，便跟你姓凌！」他雙脚略退三步預防凌雲飛凌空飛射逃脫。

氣力將盡，凌雲飛猿臂一伸，攀住一條横枝，接着再借力向上斜升，躍上一株

四丈高的大樹頂。

司馬長福慮不及此，一怔之下立即領着手下把大樹圍住。

凌雲飛在樹上止住肩上之血，又撕下一幅布把肩膊縛住，雖然暫時沒有危險，但此終非長久之計，目光四處一掠，暗暗沉思脫身之計。

所謂人急智生，不一忽終讓他想出一個計謀來。

常大猷也連忙趁這個時候把脅下的劍傷裹好。

凌雲飛立足之樹乃是一株針松，他雙脚突然一頓，樹上的針葉像雨般洒下，司馬長福等生怕雙眼被針葉刺傷，慌忙低頭後退。

這刹那，凌雲飛突然向下躍落，司馬長福暴喝一聲，立即與郭易等反身奔向針樹。

凌雲飛飛下二丈，足尖在一條橫枝上一點，身子突然平射出去，這一掠竟然逾三丈，落在司馬長福之身後。

司馬長福霍地一個回身，鋼刀脫手飛出，直射凌雲飛後背。

凌雲飛足尖剛站地，又再向前掠去，眼前鋼刀即將臨背，凌雲飛的身軀突然筆直墜下，自一個懸崖墜下。

鋼刀呼地一聲在其頭頂越過，凌雲飛的身形亦迅即消失。

這一着更加出人意料。司馬長福奔前一看，只見凌雲飛正自一棵自山岩中長出的松樹攀下，連爬帶滾下山。

原來剛才凌雲飛在樹上因位高的關係看到山腰有一棵松樹這才想了這個脫身之計，這計劃本就有頗大的危險，只要那棵松樹承受不住他的重量，枝斷人亦必墜落山崖下而死。

也許這是人不該絕吧，又或者上天認為凌雲飛吃的苦頭尚未足够，還要讓他活在世上受折磨。

×　×　×

凌雲飛急急如喪家之犬大氣也不敢喘一口，撒腿急奔了六七里路，這才停下來喘喘氣。

也到了此刻他才能够拿眼打量附近的環境，這是另一座山坡，山坡不很大，樹木却頗茂盛，山坡的中央有一道山澗，山水汨汨自上流下，耳畔不斷聽到淙淙的水聲。

此刻他才發覺自己實在又飢又渴又疲又累，渾身疼痛難耐。他强打精神走向山澗，打算喝幾口山水解解渴。

山澗有個小潭，潭水清澈，凌雲飛走到水潭上正要伸手掬水飲，猛覺水中有個人影正向下俯伏下來，他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反手一拳擊出，接着側身挪開兩步，眼角一瞥，空山寂寂，背後那裏有人？

他定一定神，仔細一看附近的確沒有人，暗罵自己巳成驚弓之鳥，重新再走到水潭，頭一低，水中又出現了那個人影。

這次他終於明白了，這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人，就是他凌雲飛的影子。

這刹那，他一顆心幾乎停頓了。「天呀，這便是我麼？這便是我麼？」他心中歇斯底里地叫着，他想哭可又哭不出來。

「我的妻子還能認得出我麼？不不！她一定認不出我便是昔日風流瀟洒，風度翩翩的凌雲飛，就是我的孩子，也不認我這個爹爹了。」

他突然覺得不再口渴了，上天要讓他繼續活在世上接受折磨，他巳沒有這個勇氣了。

他終于走上一條沒可奈何又覺得是一種解脫的道路——自盡。

頭脖掛在腰帶上，呼吸急促，周圍的樹木像走馬燈般轉動起來，緊接着眼冒金星，什麼也不知道了。

×　×　×

楊雪玉過的生活也絕不比她的丈夫——凌雲飛好多少，孩子巳經產下了，是個男嬰，她替他取名叫凌玉生。

孩子才沒多大，可是他巳跟着母親及外祖父五易居住，一直遷至河肅才停了下來。

楊雪玉無日不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她很想去江湖上找他，可是一則她武功不高，二則孩子還小，只怕爹爹照顧不及會發生什麼災難。

他父親楊堅以前也是個鏢師，後來年紀大了便退休在家，他看見女兒日益瘦削，便决定偷偷到江南找尋女婿，為恐女兒不允，他便半夜動身，留下一張字條偷偷地離開。

×　×　×

凌雲飛慢慢睜開雙眼，只見眼前有一張死氣沉沉，木口木臉的面孔，他心頭有點明白。「你是牛大哥還是馬大哥？」

那人聲音冷冰冰毫無生氣：「不是馬大哥，是馬大叔！」

凌雲飛聲音發澀：「馬，馬大叔，你是來……來帶路的？」

那人聲音更沉：「你為什麼要自盡？難道做人，比做鬼好麼？」

凌雲飛嘆一口氣：「馬大叔你不知道，待凌某見見你們的大王才詳述一切！」

「混帳！什麼大王的，你還沒死是讓老夫救了下來的，快起來！」

「什麼？我沒有死？」凌雲飛眼睛四處一掃，果見自己躺在山澗之旁，耳畔不時傳來歸飛的宿鳥的吱吱叫聲，鼻裏也聞到一絲花香之味，這正是美好的人間。

凌雲飛突然覺得活着實在比死好了，他連忙爬了起來恭恭敬敬地向那人磕了三個頭。

那人哈哈大笑：「老夫還怕你未開竅哩，不想你現在倒不想死了！好好，這倒省了老夫一番唇舌。」

「前輩救命之恩，小子五內俱銘，現在，小子的確不想死了，請問前輩高姓大名？」

那人不答反問：「你且把你尋死的原因說與老夫聽聽！」

凌雲飛不敢不說，便把二年來的遭遇一五一十講了一遍，這番話說罷，太陽巳自西山沉下了，大地立時一暗。

那人自身上掏出火摺子生了一堆火，又取了乾糧分一半與凌雲飛，這才道：「你的遭遇果然值得同情，這也難怪你，想當年老夫何嘗不是『死』過一次！」

凌雲飛一愣，脫口問道：「老丈你昔年亦曾自盡過？」

那人雙眼突然露出一絲怨恨之色，語氣却十分溫和道：「吃吧，吃了再說！」

凌雲飛飛快地把乾糧嚥下，跑到山澗處喝了幾口水。

那人這才慢條斯理地道：「老夫姓馬，外號『劍中仙』你可曾聽聞過？」

凌雲飛心頭一跳，脫口道：「前輩便是昔日武林十大奇人之馬逢春馬老前輩？小子真的有眼無珠！」

馬逢春悠然一嘆：「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咱那些所謂十大奇人，如今也巳死的死散的散了！」

「余生也晚，未曾見着前輩一面，但傳聞中前輩的臉龐，並非如現在這般，這般……」

馬逢春突然自臉上揭下一張人皮面具來，只見臉上斑斑駁駁滿是傷疤，極為恐怖，馬逢春重新戴上面具，這才嘆道：「老夫這張臉還能見人麼？」

凌雲飛脫口問道：「前輩，你的臉怎會如此……如此難看？」

馬逢春突然嘿嘿地笑起上來，笑聲不大但極其尖銳恐怖，彷似夜梟啼叫。「噗噗」連聲，樹上的宿鳥被笑聲所驚動，撲翅高飛。

凌雲飛心想馬逢春必有一段淒辛的隱秘，但此人成名在三四十年之前，武功極高，不知是何原因變成如此，心念連動，却不敢動問。

馬逢春笑聲一止，沉聲道：「老夫的事你莫多問，先說你的，你用暗鏢這手法有誰知道？」

「局內有幾個鏢師知道。」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刦匪怎會知轎裏藏有紅貨？須知對方既然人人的武功都如此高强，必是有備而來！因此也一定是有人把消息洩露了出去！」

凌雲飛心頭一跳，脫口呼道：「我怎地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心念連翻，半晌又搖頭道：「沒有可能，因為知道這些紅貨的鏢師都巳伏屍現場了！」

「哦？如此倒頗費周章。你的那個夥件叫什麼『賽諸葛』的現在去了那裏？」

「大概携着妻兒跑去邊遠之地！」

「他當時在那裏？不在鏢局裏？」

「他保了一趟鏢到江北洛陽，也是一趟貴重之物，是洛陽太守的五本珊瑚及一串珍珠項鍊！」

馬逢春沉思了一陣，道：「咱睡一會兒吧，明日開始老夫教你一路劍法，限你一個月之內學成。」

凌雲飛大喜，登時拜倒口稱師父。

馬逢春忙止住他：「老夫平生從未收過徒弟，之所以教你劍法，全憑機緣，你也不用叫我師父，仍稱我前輩吧！」

凌雲飛知道這些奇人都是脾氣古怪，喜怒無常，也不堅持。

×　×　×

三個月後，洛陽殷太守府裏突然出現了兩個黑衣人，這兩人一路蛇行鼠伏避過守衛的耳目直趨太守寢室。

這兩人便是馬逢春及凌雲飛，凌雲飛一個倒掛金鈎，雙脚掛在屋簷上，醮了些口涎在紙窗上刺開了一個小洞，湊近一望，寢室內蜡燭火光跳躍，一個婦人正在刺繡，看情形此人必就是太守的夫人。

除此之外，室內空空如也別無他人，殷太守去了那裏？

凌雲飛重新翻上屋頂與馬逢春到了另一棟小樓。馬逢春低聲道：「這是殷太守妾侍之居所！」

凌雲飛就前一望，紗窗上現出兩個人影，一男一女正在喝酒談笑，料是殷太守及其妾侍，凌雲飛與馬逢春立即竄入房內。殷太守及其妾侍出其不意嚇了一跳，一驚之下才醒起來了刺客，正想張口呼救，馬逢春沉聲道：「殷太守殷大人，吾等來此，並沒惡意，請勿張聲，否則休怪咱魯莽！」

這句話比皇上的聖旨效力更大，殷太守立即把嘴閉起來。「兩位壯士，來此何為？」

他總算有幾分胆量，他的妾侍見馬逢春及凌雲飛兩張臉死氣沉沉，像殭屍般的樣子，早巳嚇得癱軟了。

「吾等來此只不過欲向大人詢查一件事而巳。」

殷太守見他沒有歹意，胆子漸大便拉開椅子道：「壯士請坐有話但說無妨。」

馬逢春及凌雲飛也不客氣依言坐下，當下凌雲飛便問道：「殷大人，兩年前令表弟送與夫人的珊瑚乃托江南的威武鏢局託運的，他們在什麼時候把貨送到的？」

殷太守臉色一變，聲音也發起顫：「這個……這個，下官並沒有收到什麼禮物，兩位……」

「殷大人不要怕，小民便是威武鏢局的總鏢頭凌雲飛，請大人把當時的情況告訴小民。」

「貴局的總鏢頭不是那個叫霍伯勝的麼？」

「草民也是，事實上威武鏢局正是咱倆合力創辦的！」

殷太守沉吟了一會才道：「那件事下官也是有點奇怪，鏢物很早便交了，但過了十天霍鏢頭才派了一個鏢師來取收據，但那批貨的確一件不少，下官自亦不作他求，便賞了幾兩銀子給那個鏢師！」

馬逢春接問道：「殷大人的確沒有記錯，過了十天才來取收據？」

「詳細日期下官也巳忘記，大概是十天左右，也許還不止十天。」

凌雲飛再問一句：「收據上的日期寫的是那一天？」

「取收據那天。」

馬逢春見目的經巳達到，便與凌雲飛告辭離開，他們仍然踰牆而去，沒有驚動及府內的守衛。

×　×　×

洛陽是一座古都，商業文物都十分繁盛，因此洛陽自然也有幾家鏢局，最大的一家是鎭遠鏢局，那是八大鏢局之一，也是字號最久的一家。

鎭遠鏢局的總鏢頭「金刀神彈」刁一棠今年五十歲，但他巳不親自押鏢多年，這是因為鎭遠鏢局這塊金漆招牌巳能使各方盜賊不敢輕易覬覦的原因。

鎭遠鏢局並非刁一棠所創，而是他父親留下來的，雖說創業容易守業難，但刁一棠却不負老父之望，苦心經營之下，使鎭遠鏢局的業績更加鼎盛。

刁一棠五年來第一趟親自押鏢，重新提起那幾被塵封的金刀，跨馬押鏢南下。

這一趟却使刁一棠翻了個跟斗，連命

也幾乎賠上，當刁一棠鍛羽歸來時，貨主經巳蒞臨候駕。這一來，刁一棠登時想起六年前威武鏢局的遭遇，難道自己即將步凌雲飛之下場？

凌雲飛那趟鏢只值十三萬五千兩，他這一趟却遠超此數，共八十七萬兩銀子。

雖說鎮遠鏢局底子厚，但經此一役也元氣大傷，更令人沮喪的乃是生意一落千丈，使刁一棠大傷腦筋。

× × ×

馬逢春及凌雲飛好不容易才在「太安酒樓」找到一張座頭，兩人喝着悶酒，不斷地想着心事。

凌雲飛的心事以及遭遇，馬逢春知個十不離七，馬逢春的心事凌雲飛却一無所知。

凌雲飛一提起酒壺，壺中巳空，連忙轉頭招呼小二添酒，目光一瞥，倏地發覺左首有張小桌坐着三個鏢局打扮的人，這三人也都是低頭喝着悶酒，一聲不响。

凌雲飛見是行家免不了多望幾眼，其中一人抬頭倒酒時，臉龐向凌雲飛這邊望來，凌雲飛與他打了個照面，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

他越想越覺得那人便是心目中懷疑的人，禁不住走過去向他打了個招呼：「這位大概便是楊鏢師？」

那人年紀巳逾五十，雙鬢有點灰白，聞言一怔，反問道：「閣下何人為何認得老拙？」

「楊鏢師貴人善忘，咱以前也幹過鏢行的，曾與楊鏢師見過一面！」

楊鏢師既然想不起對方的身份，又見他一張臉死氣沉沉，十分難看，吶吶地道：「對不起，老拙記性不好，忘了閣下的大名，閣下是……」

凌雲飛哈哈一笑，道：「來來，楊鏢師請到小可那裏喝一杯！」說着也不理他答不答應，便把他拉起，接着在他耳畔輕輕說道：「楊鏢師如想知道令婿的消息請跟小可過來，這裏人多……」

楊鏢師一怔，脫口問道：「你，你是誰？」

凌雲飛哈哈一笑：「自家人喝一杯吧！」回頭又道：「這裏人多咱到另一家喝個够！」又向馬逢春打了個眼色，這才拉着楊鏢師下樓。

到了一條小巷，凌雲飛霍地跪下。「岳父在上，請受小婿一拜！」

楊堅一怔。「你，你到底是誰？你是，是……」

凌雲飛左手在臉上一抹，取下人皮面具，露出本來的臉目。「正是小婿凌雲飛！」他恐有人看見連忙又把面具戴上。

楊堅老淚縱橫，泣不成聲，連忙把凌雲飛拉起：「飛兒……」

「岳父，玉妹她可還好？」

楊堅點點頭：「還好，孩兒也好長得虎頭虎臉活像是你，飛兒你這些年來去了那裏？」

凌雲飛露出一絲笑意，隨即又長嘆一聲：「請岳父先到小婿寄宿之客棧，然後再談！」

× × ×

楊堅及凌雲飛各把分手後的遭遇說了之後，經巳是掌燈時分，這時候馬逢春才回來。

凌雲飛忙替他們介紹，岳婿兩人久別重逢，也忘記了吃飯。

凌雲飛及馬逢春這才自楊堅的口中知道刁一棠失鏢的事，而楊堅也因此而被解僱，因為鏢局裏幾乎巳沒生意。

楊堅想到江湖上打聽凌雲飛的消息，可是人海茫茫去那裏打探？幾個月之後囊空金盡，只好重操舊業，投入鎮遠鏢局當個三鏢頭。

次日凌雲飛及馬逢春決定到鎮遠鏢局跟刁一棠談談，楊堅便帶他倆去。

為恐外人生疑，刁一棠在內廳跟凌雲飛等見面，雙方寒暄了一陣，凌雲飛才問起刁一棠失鏢的經過。

刀一棠嘆了一口氣，道：「老朽保的那枝鏢，全是價值不菲的古玩，那是江南青劍堡的堡主萬奎在本地買的，他託老朽把其古玩護送回青劍門，護費三萬五千兩，老朽見有大生意上門便一口答允，於是萬奎先回江南派人接應，老朽便立即率人帶貨上路。」

他頓了一頓，才緩緩地道：「老朽為恐有失，把人手分成三路，各帶一批鏢貨而行，保持聯絡，不料一到江南便遭到一批黑衣幪面人攔截，除老朽這邊還能自保之外，其餘二批全都死絕，最奇怪的是老朽把鏢物藏在馬腹下，竟然亦被對方窺破盜走！」

凌雲飛急問道：「對方是什麼路數，刁鏢頭可知道？」

「說來慚愧，老朽竟無所知，因為對方的武功十分複雜，各門各派的人都有，最奇的是每個人的武功路子都很複雜，令人揣測不出。」

凌雲飛深有感觸地道：「看來對方必是一個組織，刁鏢頭失鏢的情況跟凌某那一趟竟然差不多。」

刁一棠道：「老朽正想問一問凌鏢頭，到底找到了綫索否？」

凌雲飛苦笑道：「假如我找到綫索，凌某尚會在此麼？有個奇怪之處刁鏢頭可否有發覺，青劍堡萬奎的兒子也是司馬無忌的女婿！」

「這又如何？」

「凌某上次託鏢的是翠竹山莊祝天壽，同樣是司馬無忌的親家，這裏面可有否什麼共同之處麼？」

刁一棠道：「也許只是巧合而巳，難道刦匪是專與司馬莊過不去乎？」

馬逢春接問道：「刁鏢頭可知萬奎的古玩是向誰買的？」

「好像是城中的林富翁。」

「是什麼古玩？」

「一對漢代的白玉馬，三個唐代的木俑，都是自陵墓中發掘出來的！」

馬逢春目光一盛。「那對白玉馬是否馬鼻之處有一團黑斑！」

「正是，據說若非如此價值將更加昂貴，不過黑斑剛在馬鼻處所以也不覺突兀了。」

馬逢春雙眼突現異采，嘿嘿冷笑道：「刁鏢頭你受騙了！小飛咱走吧！」

刁一棠一怔。「老朽被誰所騙？」

馬逢春經巳拉着凌雲飛去遠了。

× × ×

凌雲飛叫其岳父先自回去，然後與馬逢春去找那個林富翁。

林富翁在洛陽是一霸，表面上是開布莊，實際上還經營了一家賭坊，他眞名叫林樂水，但洛陽的人都稱他富翁而不名。

林富翁既然是洛陽名人，要探到他的行踪絕不困難。

馬逢春連押幾手都贏了，他越賭越大，十注之中則有九注押中，其他賭客紛紛跟他下注。

賭坊的人立即緊張起來，一些孔武有力的打手隨即站在馬逢春附近。馬逢春若無其事，依然連贏三手，這三手贏了足足有五萬兩，林富翁雖然是富翁，可是自從馬逢春入來之後先後巳輸了超過十萬兩，即使有錢也容忍不了。

一個管事的模樣立即對馬逢春道：「閣下巳贏了不少，俗語說得些好意須回手，改天再來吧！」

馬逢春冷冷地道：「哦？你們不想把輸出去的錢再贏回來麼？」

管事目光一亮。「閣下既然意猶未盡，請！咱裏頭再見高下。」說罷便引他倆入一間佈置得十分雅緻的小廳。

小廳內外起碼站了十三四個彪形大漢，都是腰際隆然，顯然藏有武器。

馬逢春毫不畏懼，施施然坐在一張太師椅上。

賭具擺好，依然是骰寶。半晌，自裏走出個臉如滿月，腹大便便的胖子出來。他看了馬逢春一眼，笑容可掬地道：「這位便是百戰百勝的將軍麼？幸會幸會。」

馬逢春也不示弱：「百戰百勝倒是未必，但十賭九贏多少有點把握。」

胖子眉頭一跳，澀聲道：「很好很好，咱開始吧，不過老夫出手一向有個規矩，便是每手賭注起碼得一萬兩銀子。」

馬逢春道：「不算多，老夫曾經賭過二十萬兩一手的！」

胖子眉頭又是一跳，這次他再也笑不出來，雙手捧起骰寶使勁地搖着。

馬逢春突然道：「且慢，閣下可就是人稱林富翁的林樂水麼？」

胖子一怔，「你識得老夫？」不由自主地放下盒子。「你是『專誠』來『拜訪』老夫的？」

「不錯！」馬逢春語罷突然如豹子般撲了起來，雙手如爪抓向林樂水！

林樂水身軀雖胖，他行動却不慢，斛指截向馬逢春的腕脈！他的手下也同時發難，「錚錚」連聲紛紛把武器拔了出來。

凌雲飛長劍立即出手，「颼颼颼」三劍却刺着了六隻手臂，那些打手的兵器立即跌落地上。這一劍是學自馬逢春的，凌雲飛自己也十分滿意，立時迫前一步，那些打手一見如此，連連後退。

馬逢春見林樂水反應快捷，立時撒手，接着左脚一抬把桌子踢飛，桌面上的賭具立即向林樂水飛射過去。同時人即在桌下標前。

林樂水剛閃過桌子，馬逢春的右手巳至，食中二指豎直如戟直點其肩井穴。

林樂水偏身沉肩一閃，馬逢春早巳料到他有此一着，左手倏地伸出戮在他腰上軟穴，接着手臂暴漲抓着他手腕，把他拉近身前，喝道：「停手，否則休怪老夫無情！」

林樂水也忙叫道：「退出去，快退出去！」

他的那些打手立即轟應一聲，退了出去。

「閣下巳贏了不少錢，還缺盤川？」

馬逢春冷冷一笑。「老夫來此本有事要問你，希望你能把實情相告，否則哼哼！」放開林樂水一掌輕輕按在那張倒在地上的桌子上，那張桌子立即「嗶」地一聲破裂。

林樂水臉色比紙還白。「什麼事情閣下……林某還未請教高姓大名。」

「免了吧，你那對白玉馬是誰送給你的？」

「這，這是林某家傳之物，笑話，這種東西也有人肯送人麼？」

馬逢春一巴掌摑了過去，林樂水嘴角立即沁出鮮血。「快說！」

林樂水苦笑道：「閣下不信，林某尚有何言？」

馬逢春左右開弓，「拍拍」兩聲，林樂水臉上幾乎開花。「說不說！」

「林某……這的確是我家……」話未說完，馬逢春又摑了他四掌，林樂水雙耳嗡嗡亂响，又苦于軟穴被制，閃避不得，躺在地上喘着大氣。

馬逢春沉聲道：「告訴你，這對玉馬是老夫之物，後來才被人巧取豪奪過去！」聲音轉厲，「老夫最後一次問你，這是誰交給你的？因為你這個滿身銅臭的人絕對不會花了一大筆錢去買這種東西！」

這剎那，林樂水臉色登時變了，好似一隻被人砸爛了的柿子，他喘了一口氣才道：「是萬奎交給林某的，他要林某對外宣稱以八十七萬兩銀子把那些古玩賣給他，這樣林某便能得到一萬兩銀子的酬勞，林某見這錢容易賺，自然一口答應。」

「就只這些？」

「他叫林某要守住秘密，否則便有大禍臨身！」

「很好很好，只要你不說出來，老夫也不會把此事宣揚出去！林老闆，麻煩你吩咐你的手下一聲，要他們識相一點不要作無謂的犧牲。」

× × ×

馬逢春與凌雲飛訂了相見之期便分道揚鑣，一個南下，一個北上。

凌雲飛此刻的心情與幾個月前大不相同，雖然他尚未查到刦匪，但如今身上有了五六萬兩銀子，即將成為一個「自由的人」，免再受債主迫害之苦，心中之歡愉實是難以言喻。

這筆錢自然是馬逢春在林樂水處贏來的，他把那筆錢分了一半給他。運氣往往就是這樣令人不可捉摸，運背之時連一分錢也求之不得，運到之時，剎那之間便有人送了一大筆錢給他。

凌雲飛懷着一顆久未曾有過的輕鬆心情，跨着一匹駿馬依着楊堅留給他的地址趕到河肅找到了那棟小石屋。

臨至家門凌雲飛一顆心突地撲撲亂跳起來，腹中像打翻了一瓶五味素，分不出酸苦甜辣，發了一陣呆才上前敲門。

門敲了好一陣，沒人應門，凌雲飛心頭突然泛起不祥之念，他倏地抽出長劍，

接着左掌擊在門上。

那門本是虛掩着的，凌雲飛一掌便把其擊飛。木門一開，凌雲飛目光一落，刹那如陷冰窖，連手指也冰涼了。

良久，才聽他大叫一聲：「岳父！小玉！小玉！」

地上躺着一具屍體，是楊堅，附近滿是血跡，凌雲飛像瘋子般衝入屋內，屋子三個房間他全看過，裏面空空如也，楊雪玉及凌玉生却不知去向？

他又一陣風地衝出石屋，小玉去了那裏？

發了好一陣神他才重新入屋，一入屋便觸及楊堅的屍體，楊堅雙眼圓睜，顯然他死不瞑目，而其左手竟向前伸出，手指指向屋外。

凌雲飛目光隨着他的手指方向望去，屋外有一條木柱，柱上掛了一盞燈！

凌雲飛心頭一動。「岳丈指的是不是這盞燈？這又是什麼意思，難道這與兇手有關？」

凌雲飛想了好一陣仍然揣摸不出楊堅的含意，他只好返身入屋用手撫摸楊堅的眼皮，揉了好一陣，楊堅的眼皮才稍爲闔上。他正想入厨房看看有否挖掘的工具，突覺左臂一陣痲痺，低頭一看，登時魂飛天外，只見左臂泛起一層黑氣，黑氣沿臂上升，轉眼已升至上臂。

凌雲飛心頭一震，暗罵道：「好賊子，竟然在屍體上下了毒！」急切間不及細想，右手長劍一揮，「喀嗤」一聲，一條左臂登時跌落地上。

凌雲飛額上汗珠如豆粒般大，沿頰淌下，他忍着痛匆匆點住肩上的穴道，止住了血，又入房撕了一幅布條把傷口紮住。

由于屍體上有毒，凌雲飛把屋內那些易燃之物堆在楊堅身上然後放了一把火把其燒掉。

來時滿心歡喜，去時一腹悲傷，還失了一條左臂，凌雲飛又覺得上天在折磨他了，可是這次他終于沒有再自盡。

一路南下，天氣漸漸冷了，走了半個月，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小玉必是被人擄走的！她一向柔弱，父親不在絕不會再搬遷，即使她搬到別處，她父親也不可能仍留在那裏！她若非被人擄走，又豈會不把岳父安葬？」

想到這裏，他又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　×　×

到了岳陽，凌雲飛已安了一隻假臂，又穿了一件寬袍長袖的衣服，他略爲休息一下便取下面具直向翠竹山莊走去。

翠竹山莊座落在岳陽城南，離城不過五里。那個地方十分好認，四周種滿了斑竹，竹葉在隆冬仍然透出一片綠油油的光彩，葉縫間依稀露出一角紅牆。

凌雲飛的到來，顯然大出翠竹山莊意外，立時緊張起來，莊內走出不少携帶兵刃的莊漢來。

凌雲飛哈哈一笑：「告訴貴莊主，就說凌某今日上門拜訪，絕非來動刀動槍的，而是來還債的！」

祝天壽剛自內出來，聞言揚聲道：「凌鏢頭之言可是眞的？你是否記得尚欠祝某多少銀子？」

「三萬一千両！未算利息。」

祝天壽冷哼一聲，「連利息共四萬七千両！」

凌雲飛道：「不多！這是張五萬両的銀票，是四海銀莊開出來的，還請祝莊主找回三千両，另外請莊主寫張清單交與凌某，以免日後無憑！」

祝天壽接過銀票，冷冷地道：「清單倒可以給你，剩下的三千両，哼，剛才老夫尚未告訴你，你尚欠下敝莊十七個莊漢的傷藥費用，二千八百九拾五両，來人，拿一百零五両給凌總鏢頭！」

「不必了，餘下之數就讓祝莊主買點人參補養補養身子！這兩年諒必莊主也担上了無數煩惱！」

「凌鏢頭的口舌依然鋒利，不失往日之風采，不知近來在那裏發財。」

凌雲飛冷冷一笑：「這點祝莊主大可放心，也不必多問，總之凌某既非盜也非搶來的。」

「很好，這樣祝某也就放心了。」

詝着手下已把欠單拿了出來，凌雲飛一手接來，揚長而去。

如今無債一身輕，剩下來的只是復仇。第一是報殺岳父之仇及斷臂之仇，二是把刦匪查出把其逐一擊斃洩了心頭之恨。

爲怕洩了行踪，凌雲飛依然戴上面具上路。他依約走到湘境雙龍鎭，已是臘月時分，天上下着鵝毛般大小的雪。

一入湘境凌雲飛便聽到一個消息，青劍門讓人放火燒了，堡內死了不少人，幸而萬奎父子不在堡內。

凌雲飛一聽消息便知是馬逢春所爲，他到了鎭上的那家最大的客棧却找不到馬逢春，不由暗暗担心起來。

過了三天仍然不見馬逢春，他忍不住自個上道，他心想萬奎既然是司馬無忌的親戚，此刻青劍堡旣然已被人毀掉，自然會去司馬莊投靠司馬無忌，而馬逢春也必然會去司馬莊。

因此他決定南下司馬莊，司馬莊離雙龍鎭不過二百里，當天下午凌雲飛在路上突然見到一隊人馬，自他身邊匆匆而過，目光一瞥之下，心頭登時突突亂跳起來。

可是那一瞥又實在是過於匆急，他實在不敢證實，於是悄悄跟在他們之後，到了入黑，那羣人才住宿在一個小鎭的客棧裏。

凌雲飛也跟着他們之後入店，他故意挑了一間貼在那羣人隔隣的房間安住。

他一直把耳貼在牆上靜聽，不一陣那羣人全部集中到那房間內進膳。吃了一會，一個大漢道：「他媽的，你說是誰吃了豹子胆竟敢動青劍堡萬老爺子的手脚？」

另一個接口道：「若是知道，老爺子還會叫咱們去調查麼？這不是廢話。」

「說眞的，萬老爺子也眞有點那個，當日咱老爺求他辦點事，他諸多推搪，如今發生了事還不是跑來咱司馬莊求救。」

司馬莊這三個字一入凌雲飛之耳，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他强按下心頭激動靜聽下去。

「咦，你說這件事會不會是刁一棠那條老狐狸幹的？」

另一個大漢道：「刁一棠又非不知萬老爺子跟咱老爺是親家，豈敢動他？」

「這也難說，所謂狗急跳牆嘛！也許讓刁一棠看出破綻也未定，八十萬両銀子可不是一筆小錢啊！」

凌雲飛心頭又是一跳，這剎那他什麼都明白了，暗道：「果然不出馬前輩之所料！不知我那批貨是不是司馬莊派人幹的！司馬無忌好毒的心計，故意拿了東西託人運鏢，又再派人去刦了回來，却白白賺了那筆賠償金，哼，比賊喊捉賊還要更毒啦！」

只聽一個粗啞聲音道：「你們別吵啦，放着一個生孔明在此也不問他却在窮嚷嚷！霍大哥，你說說嘛，咱怎樣調查！」

又有人接道：「對，霍大哥一入敝莊便立了一個大功，現在快兩年啦，也該再立一功嘛！」

凌雲飛一聽連手指也冰冷了，剛才自己所見的那人果然是昔日的夥伴「賽諸葛」霍柏勝！他連忙又凝神聽下去。

只聽霍柏勝慢條斯理地道：「說眞的咱現在也還未有什麼計劃，試問連萬老爺子跟他朝過臉也不知其底蘊，咱又怎會知道，司馬爺子叫咱出來調查只不過是做做樣子給萬老爺子看看而已，摸出對方的底細固然好，查不出什麼也沒大礙！」

「原來如此，倒叫咱白担心幾天。」

另一個道：「萬老爺子跟對方朝過臉麼？」

霍柏勝道：「正是，據萬老爺子所述那人的劍法十分凌厲，他只抵擋了三十招便已不敵，幸而手下拚死護衞。這才與萬公子自地道逃了出來，不過這件事各位兄弟千萬不可洩露出去！咱是合得來才透露一點讓大家知道的！」

立即有人阿諛地道：「咱老楊一向說霍軍師够朋友够義氣，如今你們看看？」

原來霍柏勝在司馬莊裏竟然當了軍師，凌雲飛一顆心幾乎爆炸，若非這兩年受了太多的折磨使人沉着了不少，他眞的會禁不住衝過去跟他理論。

霍柏勝又道：「現在已是年近歲晚，咱向北多走一兩天，便各自散開尋開心吧，總之，年初八再在此處集合然後回莊，你們看這可好？」

衆人轟聲應好，接着便談起一些風月場所的韻事來了。

凌雲飛聽了此言也是暗暗高興，他心潮起伏一夜難眠，又怕讓對方發現，次日一早天未亮便先霍柏勝等人北上，一直走了三十里這才棄了坐騎，藏在路旁靜候司馬莊那夥人。

過了半個多時辰，那夥人才慢慢騎着馬跑來，凌雲飛待他們去遠了才遠遠跟着在他們之後。

黃昏之後，霍柏勝獨自一人騎着馬拐入一條小路，凌雲飛猛提一口眞氣，兜了一個圈走前，估計已在霍柏勝之前，這才取下面具，向來路走回去。

剛走了半里路，迎面便見到霍柏勝騎馬而至，霍柏勝見到凌雲飛不覺一怔，正想回身，凌雲飛已驚喜地叫道：「老霍，我找得你好苦！」

霍柏勝連忙滾下馬鞍，奔前兩步喜呼道：「老凌，你可沒事？我也是找你找得好苦！」他伸手要來拉凌雲飛，凌雲飛却巧妙地避開。

「老霍，咱欠的那筆償金，我已張羅到啦，上月已連本帶利還給了翠竹山莊，咱正找你，把此消息告訴你！」

「是麼，這可好啦，咱以後也不必再躲躲藏藏啦！咦，你那來的這許多錢。」

「還不是往日的那些親友借給我的。」凌雲飛連忙岔開話題，「聽說你在司馬莊混得不錯，我也替你高興！」

饒得霍柏勝心機深沉，此刻臉上也禁不住現出愕然之色，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我聽了這消息連忙南下，正要上司馬莊找你！」

霍柏勝苦笑一聲，道：「小弟一家大小吃飯，不得不找個地方混兩碗飯吃，咦，你怎會知道這個消息。」

「祝莊主告訴我的，老霍，司馬無忌對你很不錯吧！聽說你替他立了一個大功，不知是什麼功勞，可否說來聽聽？」

霍柏勝眉宇間閃過一絲殺機，格格地乾笑起來，過了好一陣才道：「有什麼功勞？只不過替司馬莊主抓出一個做假帳的帳房先生而已！」

凌雲飛又道：「你現在要去那裏？」

「到常春鎭辦一樁事，你呢？」

「反正是要找你，咱一道走吧！」當先舉步而行。

過了一陣天已入黑，霍柏勝道：「轉左吧，常春鎭在左首！」

「算了吧，此地離常春鎭尙有二三十里路，今夜咱便在此露天席地過一晚吧！咦，前面有燈，許是有人家，不如咱哥兒去借宿一宵吧，你看這眞叫做出門遇貴人，也許是老霍你的福份大！」

「算了吧，老凌，咱便在此過一夜，何必去打擾人？」

凌雲飛見他的表情十分複雜，心中疑雲更盛：「老霍，你今天怎樣啦，怎樣一直在敗我的興頭！」說着不理霍柏勝逕自走前，霍柏勝一聲不响跟在他背後。

那盞燈終於現在眼前，是一棟石屋，燈就掛在屋簷下，隨風飄搖。

凌雲飛走到屋前回頭一望，不見了霍柏勝，心頭疑雲大起，返身由原路跑回去，低聲呼道：「老霍老霍！」

荒野渺沒回音，凌雲飛對那棟小石屋突然產生了莫大的懷疑，這棟石屋之內到底藏了什麼秘密？

他重新走到石屋之前，伸手敲門，拍了好一陣門，門終於打開，探頭露出一個莊稼漢的臉龐來：「誰啊！」

「這位哥哥，在下貪趕路錯過宿頭，想在尊府借宿一宵不知方便否？」

那個莊稼漢二話沒說便把門打開。「你若不嫌棄的話，就進來吧，只是沒有多餘的床鋪，要你睡在地上！」

「不打緊，在下倒習慣了。」凌雲飛舉步入去。

刹那一道凌厲無比的勁風臨身，凌雲飛猝不及防，只好舉起左臂一架，「噹」地一聲，飛起一團火星！

凌雲飛長劍一刺，却刺了個空，這轉瞬間那個莊稼漢亦抽出鋼刀疾劈凌雲飛！

凌雲飛大怒，長劍一架，隨之一掄一絞，那莊稼漢子料不到變招如此之快，稍爲一慢，一條右臂立時跌落地上。

慘叫聲及鮮血同時暴出，聲音凄厲似鬼嚎，凌雲飛喝道：「你爲何要暗算我？

」長劍一揮向他捲去！

屋內突然亮起火光，凌雲飛目光一瞥，剎那間所有的動作立卽停頓。「你……你……」

只見霍柏勝滿面陰森，一手提刀一手捉住一個女人，那個女人不停地掙扎，叫道：「雲飛！雲飛！你快把這陰險的小人殺掉吧！」

這剎那儘管凌雲飛對霍柏勝的爲人巳有所懷疑，但仍禁不住心頭大震，幾乎不敢相信。

只聽霍柏勝陰沉地道：「誰叫他把我迫上絕路。」

凌雲飛狂笑道：「我迫你上絕路，你串通司馬無忌把鏢刧走累得我家破人散，吃盡苦頭，幾番險死還生，若非絕處逢生，我早巳死了，還能等到今天麼？」

霍柏勝嘿嘿冷笑。

「我一直把你當作朋友，當作兄弟，你却要迫我走上絕路，你還有臉說那樣的話嗎？」

霍柏勝臉上一陣青白，「如今多說也無益，當日若非你死便是我亡，這當然由你去死較上算，這也怪不得我！」

「不怪你難道怪我自己，」凌雲飛狂笑之聲又起，「你被司馬無忌脅迫不想反抗，却把災難轉移到我身上來？」

「憑你和我能敵得住司馬無忌麼？能與他龐大的勢力對抗麼？」

凌雲飛不屑地道：「貪生怕死，枉我當時勸你携同家眷遠走高飛獨力承担，想不到你尚有顏面把我妻子挾持來此！」

「你一日不死，我便寢食難安，能不作下安善之安排麼？」

「你也會心虛麼？」凌雲飛心頭一動，突然醒起一事，「惡賊，我岳父原來是被你所殺的！」

楊雪玉尖聲叫了起來，霍柏勝手上一緊，故作鎮定地道：「凌雲飛你莫血口噴人，霍某只把你妻兒挾持來此。可沒有動過你岳父！」

「但是，我岳父却把兇手之名告訴了我！」

霍柏勝吃驚地道：「什麼，楊堅還未死麼？」

凌雲飛冷冷地說道：「你放心，他死了！」

「那麼你怎樣……」

「他死時右手指住屋外的一盞燈，現在我才醒起那盞燈是孔明燈，你的外號，不是叫做什麼『賽諸葛』麼？諸葛與孔明豈非同爲一人？」

霍柏勝道：「那你爲何沒有中毒！」

「中毒？」凌雲飛哈哈一笑，「我放了一把火把屋燒毀，家岳能以家爲墳雖死也該瞑目。」

「你的話說盡了吧，今日你要死還是要活，就憑你一句！」

「死又如何，活又如何？」

「你要活麼很簡單，你妻子先死，你要死麼，我便放你妻子一條生路！」

楊雪玉叫道：「雲飛你不要理我，快把他殺死替爹爹報仇！」

凌雲飛臉色一變。「有人告訴我，最大的敵人往往來自朋友，因爲你不會防備他，這句話果然是有理，今日我才深有體會！」

霍柏勝臉色絲毫不變。「現在我在等你那句話！」聲音突厲，「要活要死，快說！」

凌雲飛臉色青白，一把長劍不停地顫抖，好似拿握不穩般。

楊雪玉突然大聲叫道：「雲飛，你快走！」

凌雲飛一張臉登時扭曲起來，忽然大喝一聲：「雪玉，咱生死與共！」說罷突然向霍柏勝撲了過去！

霍柏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實在料不到凌雲飛會不顧楊雪玉的安危，這剎那他不由一呆。

說時遲那時快，楊雪玉突然拚盡全身之力一掙，同時張口咬在霍柏勝手上。

霍柏勝一陣劇痛攻心，咬牙怒道：「賤人找死！」右手鋼刀向她劈下！

「噹！」凌雲飛的長劍適時飛至架開那一刀。

霍柏勝左手一拍，擊在楊雪玉肩上，楊雪玉被他推開一步，霍柏勝一看左手鮮血淋漓，怒火中燒，鋼刀向她疾捲過去！

可惜凌雲飛絕不比他慢，長劍一振把鋼刀挑開。「霍柏勝，如今咱們正好見個眞章！」回頭對妻子道：「雪玉，你站在一旁！」

霍柏勝趁他說話分神鋼刀翻飛，一口氣劈了六六三十六刀，耀眼的刀光好似一隻網子把凌雲飛緊緊裹住。

今日之凌雲飛巳非昔日可比，經過馬逢春這個絕頂高手指點之後，劍法突飛猛進！

只聽「叮叮噹噹」的一陣金鐵交響聲後，長劍突破刀網，如天龍衝破海水圍困般，長劍反向霍柏勝捲去！

霍柏勝雖然吃驚，但在此生死俄傾之間，一切的動作都比平日快得多。鋼刀一格一掄，立即向凌雲飛還以顏色。

這一刀是霍柏勝畢生功力之所聚，速度之快，力度之猛，一時無兩。

凌雲飛不欲久耽，右臂盡力掃向鋼刀，「噹」一聲，霍柏勝的鋼刀給凌雲飛的左臂格開，凌雲飛右手的長劍即時刺入霍柏勝的胸膛！

霍柏勝雙眼睜得比銅鈴還大，詫聲問道：「你，你的手……」

凌雲飛長笑一聲，笑聲透出無限的蒼涼。「這正是拜你所賜！」捋高衣袖，露出一鐵臂，「這也是報應！剛才這條鐵臂救了我一命，如今又殺了你，這不是報應是什麼？若非你在家岳身上下了毒，而我這一條胳臂仍然是血肉之軀，剛才我豈非巳死在你於門後偷襲的刀下？」

霍柏勝霍地吐了一口鮮血，溘然而逝。他在臨死之前不知是否巳有悔意？

不管如何，上天絕對不會讓一個人永遠得意，也不會使一個人終生失意。

一定不會，起碼凌雲飛相信。

× × ×

凌雲飛跟楊雪玉緊緊相擁，楊雪玉柔軟的玉掌不停地撫着那條冷硬的手臂，百感交集，不知是喜是悲。

良久，凌雲飛才問道：「孩子呢？」

「在房中睡着了，讓我叫他來看看他

爹爹！嗯，他剛懂得走路了！」

凌雲飛突然打了個冷顫，隨即衝入房中，床上空空如也，那裏有人？

「剛才打鬥如此激烈，孩子不可能還睡着……那個莊稼漢呢？」

楊雪玉尖叫：「一定是他把玉生抱走了！一定是他！」

× × ×

凌雲飛依然戴上那張人皮面具上路，他把楊雪玉安頓在一個善良的農夫家裏，便一直南下。

債巳淸，仇也巳報，可是他仍然未能停下去，他的兒子巳被司馬莊擄去，孩子自出世至今他還未盡過一點做父親的責任，他豈能坐視兒子身陷魔窟。

臘月將盡，滿天風雪。

路上盡是一片白皚皚的積雪，臨至司馬莊凌雲飛突然拋棄坐騎，徒步而行。

入夜，風更勁，雪却停了。

司馬莊的房舍及牆頭上盡是些白雪，燈光照在白雪上泛起一片濛濛的光，即使飛鳥越過也難免被人發覺。

凌雲飛伏在一棵樹上，心念電轉，還想不出一個潛入莊裏的好方法來。

他仍不心息靜待機會，就在這時候，他發現地上及樹上某些積雪竟然有移動，細眼一看，才看出這是人僞裝的。

「這些人是誰？」凌雲飛心頭一動，連大氣不敢喘一口。

一盞熱茶過後，莊裏突然衝起一股火光，接着傳來一片喧嘩的人聲，間中夾雜着兵刃的碰撞聲。

霎時間只見那些白衣人在雪地上及樹上掠起，飛向莊門。

牆頭上突然現出不少人影，持弓向白衣人發箭。莊內人聲越來越大，弓箭手發箭的速度也漸慢。那批白衣人突然拚死衝了上去，先前的人巳躍上牆頭與對方展開貼身的搏鬥。

凌雲飛趁這空隙自樹上竄起直撲圍牆。圍牆裏是個廣場，火把光耀如白晝，只見幾個老者竄入人堆，逢人便殺，那些莊漢平日雖然耀武揚威，此刻却像老鼠遇着貓，讓那些老者一碰便如紙紮人般倒下。

一棟小樓巳經着了火，一羣莊漢忙着救火，情況異常混亂，凌雲飛猜不出是誰在老虎頭上捋鬚，心想這倒是個好機會，借着柱子及假山掩護向內院竄去。

突然遠處傳來一聲暴喝：「是誰來司馬莊撒野？」聲音十分綿實，遠遠傳了出去，看來此人大概便是司馬無忌。

只聽另一頭又有一個聲音傳來：「南宮遠，昔日的老朋友來找你了！」

「誰是南宮遠？」

「南宮遠是你！也就是司馬無忌！」

凌雲飛不禁住一住足，忖道：「南宮遠不也是十大奇人麼，怎地馬前輩跟他好似有仇？」

只聽見南宮遠又道：「你是馬逢春老兒？你還未死麼？」

「你都未死我豈能先死，否則天理何在？」

凌雲飛再也無心聽下去，他竄入一座小院，迎面碰見一個人，凌雲飛側着頭道：「出事啦快走，前頭着火了，來了很多人！」他故意裝作因受驚過度而語無倫次起來。那人也慌忙地道：「他媽的我也聽老蔡說了，我得先去通知霍軍師的老婆一聲，你等等我咔！」

「霍軍師？這不是指霍柏勝麼？」凌雲飛心頭一動，立即跟在他背後走去。

到了一間院子，那個大漢高聲喊道：「夫人，外頭出事啦，你準備一下吧，可不要四處亂闖！」喊罷轉身便跑，大概是霍柏勝臨走時交代他的。

那人走得急，冷不提防讓凌雲飛碰個滿懷，凌雲飛手指一落，立即制住了他的穴道，緊接着一個翻身躍入院子裏。

這座獨院還不小，凌雲飛剛走到一間房門口，便聽見一陣孩子的哭聲，一個女人哄着他道：「寶寶乖乖，你媽媽就快來了！嗯，睡覺吧，姨姨疼你！」

孩子哭聲不止，一個勁地叫道：「媽媽，我要媽媽！」

只聽另一個孩子說道：「娘，小弟弟爲什麼哭個沒停？他媽媽呢？」

「娘也不知道，你爹爹託人抱來的！你不喜愛麼？」

凌雲飛再沒疑問，右掌用勁推開了門，舉步入房，那婦人見是個生面人驚呼道：「你，你是誰？」

凌雲飛取下面具，冷冷地道：「還認得我麼？」

「你……」婦人雙眼圓睜，有點難以置信地道：「你難道是凌大哥？天見可憐你還活着！寶兒快叫伯伯，這便是娘經常對你說的好漢凌伯伯！」

她兒子巳有四五歲，聽見娘這樣說，果然親切地叫了聲：「凌伯伯！我娘說你是個英雄，是個好漢，要我學伯伯你！」

「凌大哥，柏勝他，他對不起你……」婦人的眼眶有點濕濡，「嫂子可好？」

凌雲飛料不到霍柏勝的老婆竟是個賢妻良母，他按捺下激動的心情，澀聲道：「還好。我巳知道一切了，他是他，你是你，我不怪你！」

婦人突然低聲泣啜起來，手中抱着那個小孩却反而不哭了，睜着一對大眼睛望着凌雲飛。

凌雲飛忍不住把他接抱過來，低頭親了他幾下，孩子格格地笑着。

「凌大哥，你……」婦人顯然有點愕然，「你認得他？」

凌雲飛苦笑道：「如沒有猜錯他便是我的兒子！」

婦人大吃一驚。「什麼？他是你的兒子？柏勝怎地把他抱了回來？」

凌雲飛正容道：「弟妹，此處不便久留，外頭來了司馬無忌的强敵，我帶你去找柏勝！」

× × ×

當凌雲飛帶着霍柏勝的妻兒來到廣場上時，只見二個人影打得難分難解，一個正是馬逢春，另一個便是化名司馬無忌的南宮遠。

司馬莊的人都十分緊張地注視在場上的打鬥，對於凌雲飛等人根本沒留意。

除了司馬莊的人之外，尙有鎭遠鏢局的人，以及頗多凌雲飛以前的行家，他們是來助拳的。另外還有幾個神情傲然的老者，目光炯炯負手站在一旁觀望。

（以下轉入第62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向是五個人共席開飯的，但這一餐只有香大帥、易四哥、齊伯天、丁旋四個人，而香少爺却沒有回來吃飯。香大帥正在嘀咕，還以為他在窰子館窮泡，忘了回家。豈料這時僕人送來一封打單信，才知香少爺被辣椒黨標參去了，勒索十萬塊，限時送到大木廠贖參，否則撕票。香大帥與易四哥等人經一番商量之後，決定與對方硬幹，把人搶回來。翌日，香大帥率領百多名手下，向藏參地點而去，到達大木廠後，辣椒黨代表歐陽美出而與齊伯天接頭，一方堅持先交錢後放人，一方則要求先放人後交錢，條件尚未談妥，雙方人馬已火併起來了……

千門點將錄

乘風・著
令・圖

野馬（四）

人頭當芋頭　賭檯作屠檯

騙中騙　騙死香大師

（一）

殺聲喧天

不少人流血。

不少人倒臥在地上。

有人負傷勇戰，也有人負傷逃跑。

這實在是一幕驚天地、泣鬼神的大火併。

× × ×

驀地，香大帥的眼睛亮了。

他看見了一個臉色蒼白的少年，帶着驚駭、恐怖的神情，向自己狂奔而來。

「大帥——乾爹——」

這人狂喊。

他是香寶勳！

他還沒有死。

最少，他現在還能跑動着……

但他身上，已滿是血漿，連頸子上也有血。

香大帥迎了上去。

但他的心却在向下沉，一直沉到脚底下！

× × ×

香少爺受了傷，而且傷勢似乎是很嚴重。

香大帥緊抱着他，眼睛裏充滿血絲。

「寶勳！寶勳！」他嘶叫，聲音就像條憤怒而哀傷的獅子。

香少爺呼吸喘急。

「我要死了，這一次……我眞的要死了……」

「胡說！」香大帥用力搖頭，「老子沒有命令你死，你絕不能死！」

香少爺點點頭。

「對，我絕不能死，我絕不能死！」

但他却在這個時候，閉上了眼睛。

香大帥的臉鐵青。

他伸出手指，在香少爺鼻孔前探探氣息。

他的心忽然冷透。

他臉上的表情，就像個陣前統帥，忽然發覺麾下千萬雄師，已經全軍覆滅！

× × ×

香少爺的鼻孔，還有氣息。

香大帥的心忽然冷透，是因為在這時候，忽然有一口很鋒利很鋒利的短刀，刺入了他的心房！

（二）

香寶勳沒有死，連受傷也是僞裝的。

他在笑。

他笑得很愉快。

愉快而狡猾。

香大帥仍然抱着他，但十指已僵硬。

「畜生，你……你竟敢行刺老子！」

「乾爹，你上當了，」香寶勳悠然一笑，「誰能擄走香少爺？誰敢擄走香寶勳啊？」

「不是楚開……是你……你自己擄走自己！」

「大帥，你的時代已過去，你的江山該交到下一輩的手上，」香寶勳嘿嘿一笑，「但我知道，你絕不會放手，除非變成一堆枯骨！」

「好畜生！想不到老子原來一直在養虎為患……」香大帥的聲音已很微弱，但他忽然又迸盡最後一口氣，大叫：「阿四、阿齊，給老子報仇！」

他的聲音響亮而凄厲，雖然場面混亂已極，但每個人却聽得很淸楚。

這時候，易四哥正被歐陽美苦纏，分身不暇。

只有齊伯天走了過來。

他疾迅地拉起香寶勳。

香寶勳拍拍身上的衣裳，臉上露出殘酷無情的笑容。

香大師瞪着眼睛，瞧着齊伯天。

齊伯天也瞧着他，忽然說：「大帥，你在黃泉路上，多多保重。」

說完這兩句話之後，他一脚蹬在香大帥的胸膛上。

× × ×

香大帥完了。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剛剛擊敗鬼爵，還不到兩天，自己也完了。

而且毀掉他的人，是香少爺，還有齊伯天。

沒有齊伯天從中擺佈，香少爺又怎能幹出這種事來？

但香大帥已想不了那許多。

死人是沒有思想的。

（三）

歐陽美人雖醜陋，但拳脚功夫却很漂亮。

易四哥無疑是個很瀟洒的人，但與歐陽美交手的時候，仍然難免有點狼狽的跡象。

歐陽美似乎對自己極具信心。

但他的信心，到底還是被易四哥摧毀了。易四哥在道上享有盛名，拳脚功夫精絕是其中一個因素。

歐陽美不錯是一上來就佔了上風。

但易四哥在香大帥遇襲後，突然全力反擊。

硬拳！硬脚！硬功夫！

一拳，兩拳！

再加連環七脚！

歐陽美忽然整個人陷入半死亡的狀態中！

他的戰意已崩潰，體力也崩潰。

他倒下。

易四哥衝到齊伯天、香寶勳面前。

他再看看香大帥。

大帥已氣絕。

「香少爺！」易四哥睚眦欲裂，「你瘋了？你竟然殺了大帥！」

香寶勳冷冷道：「難道你以為他不該殺？」

易四哥戟指大罵：「叛徒！你們都是叛徒！」

齊伯天嘆了口氣：「四哥，形勢如此，香少爺的決定是果敢的，也是正確的，他打算成立『天寶帮』，他自然是帮主，而副帮主之職，倒是非四哥莫屬。」

香寶勳一怔。

「無恥！」易四哥怒道：「你以為大帥一死，你們就可以為所欲為，成立甚麼天寶帮？這簡直是做夢！」

齊伯天冷冷道：「四哥之意，莫不是要跟咱們香少爺翻臉？」

易四哥道：「香少爺年少無知，容易受你唆擺，但我却不是三歲小孩。」

齊伯天又嘆了口氣，道：「看來，你連天寶帮副帮主之職也沒興趣。」

易四哥滿面殺機。

「我現在却不想要，只想要了你們的狗命！」

× × ×

齊伯天突然笑了笑。

他在笑中突然出手。

他是個很毒辣的人，他用的武器也同樣毒辣。

那是一枝鋼筆。

一枝筆鋒上淬上了劇毒的鋼筆。

颯！

鋼筆一揮，濺出了一蓬墨水。

這些墨水也同樣有毒，只要沾上一點點，都是天大的痲煩。

但他的筆還未揮出，易四哥已揚起他的外衣。

毒汁被外衣擋去。

齊伯天冷笑：「四哥果然是知己知彼，好功夫！」

易四哥殺機滿面，手一抖，外衣如網般罩向齊伯天。

齊伯天吸一口氣，左足踏前，竄身急迅伸手，筆尖疾點易四哥咽喉。

易四哥冷冷一笑，左手一張，亮出一隻鋒齒鋼環。

這是一種很小巧的武器。

它可以放在袋裏，體積並不大，但在他手中施展出來，却是別具一番不可思議的威力。

鋼環有利齒，一下子就向齊伯天的右腕砸去。

齊伯天雖然攻得緊，但這一刹那間，也不容他不把右手縮回去。

然而，他右手甫縮，突然又疾迅地反射而出，反刺易四哥左腕。

雙方都在以牙還牙，互顯顏色。

易四哥招式精妙，而齊伯天却是出手陰險，着着攻人必救要害。

一輪急戰下來，雙方扯了個均勢。

但驀地，一聲槍响，使這場決戰停下來。

易四哥臉色煞白，身子蹌踉後退。

他怒盯着一個人。

香寶勳的手裏有槍！

易四哥的胸膛中了一彈！

香寶勳冷冷的盯着他：「易四哥，你完了。」

齊伯天緩緩退下，露出老狐狸的笑容：「香少爺果然槍法如神，比起大帥還要棒！」

「住口！」香寶勳忽然叱喝，「以後誰都不能在我面前再提起『大帥』這兩個字！」

齊伯天臉色不變，微笑點頭：「香少爺說的是，我會緊記着。」

香寶勳這才露出了一個滿意的笑容。

「齊伯天，你好毒，我會記住你的！」易四哥臉上的肌肉已扭曲。

香寶勳冷冷一笑：「你當然應該記住他，不妨在陰司裏向閻王告他一狀！」

他的手又已伸出，槍管瞄準了易四哥的臉龐。

他又說：「香老頭子在黃泉路上很寂寞，你既然對他忠心耿耿，當然要去陪他的，對不？」

說到「不」字的時候，槍聲已再响。

這一槍，看來必可以在易四哥的臉上轟穿一個大洞。

× × ×

子彈已射出。

但却在這時候，一條瘦小的影子突然向香寶勳撲過去。

易四哥楞住，隨即嘶聲叫喊道：「呂漢！」

呂漢，是他的手下，也是他唯一的弟子。

「師父，快……快走……」呂漢怒叫：「別讓弟子白挨這一槍！」

香寶勳怔住。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人。

明知要挨子彈，仍然死不要命的撲上來！

他是爲了甚麼

爲了正義？

爲了師父？

香寶勳不懂。

他只知道，易四哥此人危險，非除不可。

他立刻推開呂漢。

呂漢挨了一槍，而且傷在要害，不待他這一推，呂漢已倒了下去。

但易四哥却已踪跡杳然。

雖然他中了槍，但身手還是那麼敏捷，行動還是那麼快速。

齊伯天看見易四哥逃跑的方向。

但就在他要追趕的時候，三個漢子圍住了他，死纏不放。

他們都是易四哥的心腹手下。

——香大帥手下兩大紅人易四哥與齊伯天貌合神離，是早已有之的事。

現在，他們終於翻臉。

齊伯天是叛徒！

香寶勳是逆子！

面對叛徒逆子，易四哥的手下戰意更是旺盛無比！

可惜戰意並不一定能決定勝負存亡。

士氣如虹的戰士，他們所能夠保證的一點，並非「無堅不摧」，而是「勇戰到底」。

這種士氣是一種很可怕的力量。

它所代表的眞正義意，只有八個字才能形容得最透澈。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 × ×

齊伯天在戰意方面，的確及不上這三個不要命的漢子。

但在殺人這種事情上，他却比這三個漢子高明何止十倍。

這三個漢子已經是很不錯的殺手。

但齊伯天却是殺手中的殺手。

不到十招，這三個漢子已倒了下去，沒有一個能爬起來。

然而，易四哥已不知去向。

江北三賭霸

（一）

香大帥死了！

這是一個轟動全市的消息，幾乎每一個人都在談論着這件事。

竊竊私語，到處皆是。

但沒有人敢站在香寶勳面前，罵他不忠不孝。

他現在已掌管了昔日義父所擁有的一切。

策劃整個計劃的最大功臣，當然是齊伯天。

好一個武諸葛，果然名不虛傳。

但現在，背後已有人形容他，不但是武諸葛，也是毒諸葛。

還有丁旋，他在木廠裏一戰的表現，

也是令人佩服，令人震驚的。

× × ×

下午九點，在香府裏，每一個人都在爲「天寶帮」的成立而歡呼。

香檳一瓶一瓶的拔開，在燦爛輝煌的燈飾下，每一張臉孔都充滿着笑容，充滿着信心。

香大帥統治一切的時代已過去。

香寶勳神采飛揚，他現在已經是黑道上最令人矚目的大人物。

在這個熱鬧的酒會裏，他儼然以領袖人物的姿態出現。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擊敗了香大帥。

丁旋本是香大帥一手提拔出來的，但在最後關頭的時候，他却成爲香寶勳的一員猛將。

齊伯天會不會嫉妒這個本來藉藉無名的小子？

倘若會，他又會怎樣對付丁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 × ×

十一點三十分，酒會已散。

香府門外，忽然出現了一件怪事。

有三個人在門外搓痲將。

（二）

枱子是剛擺上去的。

三個搓痲將的人也是突然出現的。

他們都穿着長衫，一人高瘦，一人肥矮，另一人却只有一隻右眼。

一副痲將總共有一百三十六張牌，該由四個人來玩。

但他們只有三個人。

那是「三缺一」。

然而，他們似乎不介意。

雖然只有三個人，但這一局他們還是玩得很起勁。

但這算是什麼？

在香府門前玩「三脚痲將」，是不是不想活了？

× × ×

焦刀子帶着六個打手，冷冷的站在香府門外。

他們在看牌。

不但看牌，也看人。

牌是痲將牌，沒有甚麼異樣。

人也很平凡，三個人加起來大概還不到一百歲。

但在焦刀子的眼中，這三個人似乎都活膩了。

× × ×

焦刀子跟隨着齊伯天已有五年。

他很佩服齊伯天，齊伯天也頗欣賞他的刀法。

焦刀子的刀法够快，够狠，也够絕！

他忽然走到痲將桌沒有人坐的一方，說：「俺也想玩幾手。」

桌旁有椅。一張圓木椅。

他坐下。

他坐的姿勢很神氣，但同時也早已有所戒備。

他已經看得很清楚，椅子沒有不妥，上面也沒有甚麼可以暗算自己屁股的「暗器」。

焦刀子一向認爲自己是個老江湖，老江湖當然不會行動輕率，糊裏糊塗的就給別人暗算。

但當他坐下去的時候，他的臉忽然發白。

他幾乎忍不住跳了起來。

× × ×

焦刀子雖然沒有跳起來，但却比一條跌落在溝渠裏的狗還更狼狽。

他已看過這張圓椅，但當他坐下去之後，居然有一件要命的東西擂進了他的屁股。

他痛得連眼淚也迸了出來。

一個手下匆匆上前，從他的屁股上拿開了一件東西。

那是一張痲將牌。

那是一張一筒。

但這一筒很特別，在那個圓圓的圈子上，居然有一塊精鋼打造的鋼圈子凸了上來。

這鋼圈子很鋒利，就像是一張圓型的刀子。

焦刀子吸了口氣，又驚又怒。

那肥矮的漢子搖搖頭道：「怎麼這張牌居然會在別人的屁股上？這算是甚麼玩意？」

焦刀子也正欲有此一問。

但其實這件事也不必多此一問了。

這分明是有人在他坐下椅子的時候，以迅快的手法，把這張牌擺上椅子上的。

高瘦的漢子嘆了口氣：「這件事與我無關，我若有一張一筒，這手牌早已和了鷄糊。」

「鷄糊有甚麼用？」獨眼漢冷笑。

「但倘若海底撈月呢？」

「那自然是滿貫啦。」

「這可不是，俺正是單吊一筒，以一筒吊一筒，碰上海底撈月，那是天上一個月，海裏也一個月，那是如假包換的海底撈月啦。」

肥矮的漢子微微一笑，瞧着焦刀子：「你眞有本領，高計官想和海底撈月，他和不出，你倒是『股到拿來』，他娘的眞簡單！」

焦刀子怒瞪着眼。

肥矮的漢子淡淡一笑：「你想知道我是誰？」

焦刀子喝道：「管你是誰，先吃俺一刀再說！」

他口裏說動刀子，但刀子未動，左腿已猛然踢了上來。

他要踢翻桌子。

但桌子還未踢翻，他的左腿已縮回。

他忍不住「唷」的一聲叫了起來。

他的足踝好疼，就像是給人狠狠的刺了一刀。

（三）

焦子刀沒有挨刀子。

但是他的足踝，却被一顆骰子嵌了進去。

這顆骰子，居然是用黃金打造的。

高瘦的漢子嘆了口氣：「大方頭的確手段闊綽，佩服！佩服！」

那獨眼漢冷冷一笑：「只可惜鑽石不能用來造骰子，否則大方頭會用鑽石傷人呢！」

肥矮的漢子吃吃一笑：「你們別老是針對俺老方，錢財本來就是身外之物，犯

不着太緊張嘛。」

「不緊張！不緊張！」獨眼漢淡淡一笑，「反正財來自有方，只不過這位哥兒，似乎對你這顆金骰子沒有興趣。」

肥矮的漢子嘆息一聲：「這可很難說，這地方遍地黃金，這點小小的東西，焦大爺又怎會放在眼內？」

焦刀子咬了咬牙。

他環視三人一眼：「你們是甚麼人？既然知道我是焦刀子，也該亮出三位的大號！」

肥矮的漢子吃吃一笑，臉上的肥肉顫來顫去。

「我姓方，人人都叫俺大方頭，這個不好聽，你就叫俺方海天好了。」

高瘦的漢子接着說道：「在下是高計官。」

獨眼漢淡然一笑，說：「我本姓李名單雙，自從瞎了一隻眼睛之後，別人就不再叫我李單雙，而是稱呼李單，或者是李單眼。」

方海天悠然一笑：「無論是單雙也好，單眼也好，都不難聽，最怕是弄出一個『單思病』，那才是最要命的事。」

高計官嘆道：「你剛好說對了。」

方海天道：「他單思？他想着誰？」

高計官說：「齊伯天。」

方海天奇道：「他怎會想着這個人？莫非此人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麼？」

高計官道：「他是個男人。」

方海天道：「李單當然是個男人。」

高計官搖頭：「你會錯意了，我說齊伯天是個男人，而且年紀比你我都大。」

方海天眨眨眼睛：「他怎會想男人？莫不是他有甚麼毛病？」

高計官道：「他想他想得他要死！」

方海天道：「誰要誰死？」

高計官却在這時候閉上了嘴巴。

說話的是李單，他說：「男人想女人這是『單思』，我想着齊伯天，却是想和他賭幾手。」

焦刀子臉色陰晴不定。

他問：「你想賭甚麼？」

李單淡淡道：「甚麼都想賭，賭一塊錢固然可以，賭一萬八千，或者更多更多，都可以。」

焦刀子冷冷道：「你賭得起嗎？」

「他賭得起，」突聽一人沉重的聲音响起，慢慢的說：「無論注碼多大，憑『江北三賭霸』的本領和財力，都一定可以應付得來。」

焦刀子默然。

齊伯天已來了，他再也沒有開口的餘地。

× × ×

齊伯天臉上有笑容。

一種充滿信心，也充滿殺氣的笑容。

在賭桌上，不但要有注碼支撐，也要有信心和殺氣才能大殺三方。

別人賭錢，要講運氣。

但齊伯天却認爲，在他們這種人的心目中，運氣遠不如千術更重要。

若要等運氣降臨，可能等一輩子也未必可以和出十三么。

但對齊伯天來說，要和出十三么並不難，幾乎就像脫掉一雙襪子這般容易。

在他的面前，就有一副麻將。

他坐下，毫不猶疑的坐下。

高計官微微一笑：「齊兄，這一次咱們怎樣賭法？」

齊伯天隨手摸起一張牌，向他們晃了一晃：「這是甚麼？」

方海天道：「發財。」

齊伯天點點頭：「不錯，這是咱們的共同目標，你們想要多少才肯離去？」

高計官乾咳一聲，却沒說話。

李單淡淡一笑，道：「爽快，齊兄果然快人快語。」

「請開出一個數目。」

「一百塊。」李單悠然道：「只要有一百塊，我們已很心滿意足，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想要另一件東西。」

「是不是齊某人的人頭？」

「是的。」

「那麼，這一局牌還是非賭不行，」齊伯天淡淡道：「錢，可以不賭而奉送，但區區這顆腦袋，除非輸掉，那是無話可說，否則又怎能雙手奉送？」

李單說：「好，咱們搓麻將，四圈定勝負，誰輸得最多，誰就要割下自己的人頭！」

齊伯天瞇着眼：「李單，你莫忘了，你已在麻將桌上，輸掉了一隻眼！」

李單臉色一變，冷然道：「勝負本乃賭徒常事，雖然我曾經輸給你一隻眼，但今天我要贏回你的腦袋！」

齊伯天道：「雖然你有這份信心，那麼請抹牌，咱們就在賭桌上，看看鹿死誰手。」

高計官道：「但咱們這裏有三個人，以一敵三，對你來說，並不公平。」

齊伯天道：「公平的事，世間上本來就沒有幾件。」

高計官道：「但咱們『江北三賭霸』，從來都不想佔人便宜。」

齊伯天道：「不佔人便宜又怎樣？」

高計官道：「咱們只以兩人下場應戰，缺一之數，就讓你們的人來玩玩。」

齊伯天搖搖頭。

「這樣不行。」

「爲甚麼不行？」

「注碼不對。」

「何以會注碼不對？」

齊伯天道：「咱們賭的不是錢，而是腦袋。」

高計官道：「那又如何？」

齊伯天道：「你們可以賭腦袋，齊某也樂於奉陪，但齊某的手下，却沒有人會願意這麼幹。」

高計官淡淡一笑，忽然瞧着焦刀子：「你是不是一直都想爲齊伯天效命？」

焦刀子臉色一陣鐵青。

過了半晌，他才點點頭：「能够爲齊爺效命，那當然是義不容辭的。」

高計官微笑道：「那好極了，咱們要在這賭桌上見個眞章，缺一之數，你一定不會推辭罷？」

焦刀子臉色一變，忙道：「這種賭博，我不精明，也不大懂。」

方海天哈哈一笑：「你害怕？」

焦刀子的神情，頓時變得很難看。

方海天道：「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值得讚賞的事，你若輸了腦袋，江湖上的朋友，都一定會說你够義氣！」

焦刀子的冷汗已如黃豆般落下。

他可說是下不了台。

幸好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揷口：「在下已很久沒有搓麻將，今天剛好興緻勃勃，不如就讓在下湊這一局，如何？」

方海天、高計官、李單同時循聲望去。他們看見了一個年青人。

這人衣飾整潔明亮，雖然年青，却很有紳士的風度。

「丁旋？」李單用他唯一的眼睛，緊盯着這個年青人，「你一定就是丁旋！」

這人微笑。他很有禮貌地鞠躬。

「不錯，在下姓丁，名旋，請問諸位，我能否在這張麻將桌前坐下？」

千上千的牌局

（一）

齊伯天是賭徒。

「江北三賭霸」也是賭徒。

丁旋呢？他也是個賭徒？

× × ×

世間賭徒萬千千。

經常要賭，嗜賭萬分的人，謂之「爛賭」。但爛賭與賭得精明與否，却完全是兩回事。

不少人常常賭博。但常賭並不代表常贏，倒是常輸的大有人在。

丁旋憑甚麼敢坐下這張賭桌？

× × ×

丁旋已坐下，神態從容的坐下。

高計官微笑問：「你已知道賭法？」

丁旋道：「知道。」

高計官道：「這是豪賭。」

丁旋道：「我賭得起，只要有腦袋的人，都一定賭得起，問題只在乎他敢不敢賭下去而已。」

高計官道：「你敢？」

丁旋道：「不敢賭就不敢坐下來。」

「不後悔？」

「當然不後悔。」

高計官點了點頭，豎起拇指：「我佩服你，老實說，連我都不敢賭這一局。」

說着，他離開了賭桌。齊伯天冷冷望了他一眼，然後對李單、方海天說：「這位兄弟，倒是深知明哲保身之道。」

李單冷冷道：「你不必挑撥離間，『江北三賭霸』，高計官最精於牌九，而非麻將。」

丁旋忽然說，「我們現在究竟是搓麻將，還是在談天說地？」

李單瞧了他一眼，道：「丁先生說得對，咱們還是在牌局上見眞章罷！」

（二）

牌局在緊張的氣氛下進行。

但緊張的似乎只是旁觀者。

方海天、李單來勢不弱，戰至「南風」，已雙雙脫穎而出，丁旋也有和牌，雖只和小牌，但却減輕了損失，所負不多。

戰至「西風」，形勢漸變。丁旋和了一手清一色，反敗爲勝，成爲大贏家。

除了這一手滿貫牌之外，齊伯天也和了兩手牌。倒是李單、方海天兩人的牌，似乎弱了下來。

賭例規定：大輸家輸腦袋。

所以，贏籌碼多少，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絕不能成爲最大的輸家！

× × ×

「北風」已去三局。

「北風北」來了！這是最後一局牌。

形勢至此，大概如下：

丁旋：大贏家，已立於不敗的地位。

方海天：略有微利。

李單：所負不多。

齊伯天：大輸家，除非最後一手牌能和滿貫，否則絕無翻身的機會。

所以，這是極重要的一手牌。

很明顯的，丁旋已可安枕無憂，而齊伯天却處於極度惡劣的形勢中。

但齊伯天却還是很悠閒，而且面露充滿自信的微笑。方海天看着他，忍不住說：「倘若不看抽屜裏的籌碼，我還以爲你是個大贏家。」

齊伯天淡淡道：「我不是贏家，大贏家是坐在我對面的丁先生。」

李單嘆了口氣。「我佩服你。」

齊伯天道：「你佩服我哪一點？」

李單說：「你雖然明知頸上人頭也難以保得住，但仍然有泰山崩於前而面色不變的鎭靜功夫。」

齊伯天道：「我還有機會。」

「機會？」李單嘿嘿一笑，「你還有甚麼機會？」

齊伯天悠然道：「我已計算過，你現在只有一百五十三個籌碼。」

李單瞳孔收縮，終於忍不住說：「好厲害的記憶力。」

齊伯天淡淡道：「這不算甚麼。」

方海天冷冷一笑。「這的確不算甚麼，我這個大方頭，人雖然糊塗，但現在也知道你手上還剩下多少籌碼。」

李單道：「他好像還不够一百個。」

方海天道：「總數是九十六。」

李單瞧了齊伯天一眼，悠然笑道：「大方頭總算爲『江北三賭霸』掙回了一點點面子。」

齊伯天乾咳兩聲：「剛才我已說過，這點雕虫小技，不算得上甚麼。」

李單冷冷道：「不錯，咱們現在賭的是麻將，而不是記憶力。」

齊伯天搓了搓手，指骨勒勒作响：「但沒有强大的記憶力，也絕不會是個搓麻將的高手。」

李單冷冷一笑：「如此說來，咱們這裏四個人，最厲害的似乎還是丁先生。」

丁旋聳聳肩：「我不是此道高手。」

李單道：「但你却是個大贏家，現在，你這一顆腦袋已是穩如泰山。」

丁旋道：「直到目前爲止，勝負仍然不足以論英雄，在下雖然居於領前地位，但却不是因爲牌章高明，而是因爲三位都沒有要我丟掉腦袋之心。」

李單點點頭。「你很聰明，也很謙遜，我很欣賞。」

丁旋微笑：「謝謝你的讚賞。」

齊伯天忽然輕拍桌子：「牌都冷了，最後一手牌是否繼續下去？」

李單道：「那要看你而定。」

齊伯天「哦」的一聲：「難道到了現在，我可以離開這張桌子，而又可以保存

腦袋嗎？」

「可以。」

「你不想要我的腦袋了？別忘記你們現在已成功了一大半。」

李單冷冷道：「你是輸定的了，但我却可以給你一條活路。」

「倒想聽聽這條路怎樣走法。」

「我曾經在你手下輸掉一隻眼，今天，你若雙倍奉還，我就放你回香府！」

× × ×

江湖人有句很可怕的說話。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但更可怕的，却是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時候，還要加上「利息」。

譬如說，去年你打了我一拳，今年我可能要回敬三拳，才能洩心頭之恨。

但這不算「高利貸」。

有些人挨了別人一拳，甚至只是挨一頓臭罵，又或者甚至只是聽見別人說幾句令自己不愜意的說話，那麼，他回敬對方的，可能就是致命的一擊。

所謂「睚眦必報」，就是這種人。

李單是爲復仇而來的。

他現在要的，是齊伯天的兩隻眼。這「利息」重不重？齊伯天會接受嗎？

（三）

齊伯天拒絕。倘若他會接受，這才是奇聞。他說：「我若丟掉了一雙眼，又怎能看見你怎樣把自己的腦袋割下來。」

李單冷笑：「你永遠都不會看見這種荒謬的事。」

齊伯天也在冷笑：「換而言之，就算我贏了，你也準備賴帳？」

李單一指自己瞎掉的眼睛：「我若是個賴帳的人，那麼，我現在仍然是有兩隻眼睛的李單雙，而不會變成獨目李單。」

方海天沉聲道：「江湖上的人都知道，咱們『江北三賭霸』，賭身家賭性命，就是不賭賴！」

齊伯天大笑。「很好，現在該要正式開始最後一手牌了！」

× × ×

扣人心絃的最後一手牌，終於開始。

每個人都以極熟練的手法抹牌、開牌、打牌。

莊家是李單。

他手上的牌是一二三萬、四五六條、七八九筒，一對南，一對北，還有一張發財。

這是鷄糊，不算是甚麼好牌。

但這已很不錯。

他現在毋須和大牌，只要和鷄糊，已可要了齊伯天的腦袋。

這一手牌，無論任何人都會打出一張發財。

發財剛打出，上家叫「碰」。

李單的上家是齊伯天。

他不但是碰牌，而且和牌。他和出的牌，赫然竟是大三元。這是一手滿貫！

齊伯天微笑。他摸了摸自己的腦袋：「你看，我這顆腦袋是不是很穩固？」

李單的臉色變了。

但丁旋却在這時候，輕輕搖頭嘆息。

他居然也開牌。

「對不起，我也和牌，是十三么，恰好欠了一張發財！」

× × ×

齊伯天的微笑不見了。

他實在無法笑得出來。

他怔怔的凝視着丁旋，呆呆的看着丁旋。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他才乾咳兩聲，咬牙道：「你是誰？你究竟是誰？」

丁旋微笑：「我是個賭徒。」

齊伯天怒道：「你反了？你怎可以攔吃我這一手牌？」

丁旋淡淡道：「我這一手是牌王，就算這張發財由方先生那一家打出，還是輪不到你和牌，你又何必這樣生氣？」

齊伯天看着丁旋，殺機滿面。

「我明白了，你們本來就是預早串謀好的！」

丁旋嘆了口氣：「你以爲自己是麻將大王？」

齊伯天咬咬唇：「不錯，我承認這一次太自信，太輕視了你們……」

「不是輕視，而是你實在已敗了。」

「我不服！」

「眞的不服？」

「不服就是不服！」齊伯天大聲道：「在麻將桌上，我已經有二十年從未輸過一次。」

「但這次你輸了，而且輸得很慘很慘，」丁旋緩緩道：「既然是千門中人，就該知道，賴帳的賭徒往往會輸得更慘。」

齊伯天怒道：「無論怎樣，我要再賭，再來四圈！」

方海天嘿嘿一笑！

他問李單：「這算是甚麼手段？」

李單皺皺眉道：「這是抱桌子，死賴不走。」

丁旋搖頭嘆息，緩緩道：「眞想不到，一個二十年來從未輸過一次的人，一旦失手，就會變成這副可憐的樣子。」

齊伯天怒道：「我是在問你，敢不敢和我再賭？」

丁旋道：「這次又怎樣賭法？」

齊伯天道：「再賭四圈！」

丁旋搖搖頭：「這樣不好，不如簡單一點，看看你眼快，還是我的手靈活。」

他拿起兩張牌，一張是紅中，一張是發財。

「看清楚了沒有？」

「你要我怎樣？」

丁旋忽然右手一揚，兩張牌在半空中滾了一個轉，然後一起跌在麻將桌上。

丁旋冷冷道：「只要你能認出那一張牌是發財，剛才那四圈牌，就當我是大輸家！」

齊伯天沉着臉：「你可知道大輸家的下場？」

丁旋道：「我知道，而且我也絕不會賴帳。」

齊伯天咬着牙：「你已決定了？」

丁旋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好！姓丁的，我跟你賭！」齊伯天恨恨的說：「我若選錯了牌，這次絕不賴帳。」

高計官吃吃一笑，忽然從桌底拿出一把鋒利的大刀，擺在桌面上。

「誰輸了誰就自己動手！」（未完）

五行拳

嚴霜・文

中國功夫雖然比不上泰拳那麼狠毒，出手就想把對方殘害，可是，突圍而出之際，如果碰着一個人必須在許多人包圍當中搏殺，仍有一套基本的功夫，使人難以抵抗，這一套就係五行拳。

「五行拳」的意思代表金木水火土，亦即可以說它代表五個方位，精於五行拳的人，能够在東南西北中，這五個方位裏面想辦法殺出重圍，故此舊日的大師傅多數苦練過五行拳，現時未必有人眞眞正正懂得這一套，但却可以稍爲講述，知道五行拳何以能够在許多方位裏面殺出重圍。

普通的拳脚只係向一個人攻擊，故此經常發生纏打的狀態，五行拳却非如此，如果一個人跟別人纏在一起搏鬥，他當然無法殺出重圍，故此，這一套拳脚係準備跟幾個人同時搏鬥的，除了出拳踢脚，步法亦係依照這一路的拳脚配合得非常巧妙，首先講述這種拳脚第一招，突然以左攻式的姿勢，用左拳打出去，不管打中對方與否，即時把左脚退後，跟住左手向後一踭打過去，那時變成右脚在前，左脚在後，輪到右手發揮它的衝勁了，那隻右手並非向前打出，亦非向後發招，而係向橫打出去，這一拳乃係橫拳打向右方，剛剛出拳，左脚就落在右脚之後，跟住右脚再向右邊移動，那一個步位變了又變，對方難以捉摸，左拳以掛搥姿勢由上邊打落，跟住右脚踢出，落地之後，右拳向前打出去的時候，左手護腰，踢出左脚來，如是者變化多端，整個身體不斷的移動，那雙手向前後左右，甚至打橫出擊，脚法亦係如此，分別踢出攔腰腿，虎尾脚，以及拐脚，由於一個人陷入包圍當中，不能够痞低施展掃堂腿，故此只能用拐脚出擊，因爲拐脚掃過去的時候，身體仍係站立的姿勢，故此容易走動，練習過拐脚的人，雖然沒有痞低踢出那一脚，仍然係很有勁的，憑着這一路拳脚，的確可以一個人打十多個人，而且在對方包圍圈內衝出，舊日的廣東十虎當中王隱林最擅長這一套，聞說他懂得五行拳，而且打得十分精通，這一套拳是否流傳下來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你閱讀本文之後，把這個原則加以變化，也可以創造新的五行拳。

五行拳的意思指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的脚步頻頻變換，找到敵人的弱點後突圍而出，精於這一套拳脚，即使單對單的搏鬥，仍然有用，在此順筆一提！

保鏢風雲

・本文承自第54頁・

凌雲飛雖然不知道他們的身份，但既然是馬逢春邀來的朋友，料亦是些不問世事的隱世高人，却不知爲何全來了這裏。

不一刻，場上兩人的拚鬥已漸分勝負，馬逢春的一口長劍越使越快，司馬無忌——南宮遠一雙鐵掌漸漸抵擋不住，不停地後退。

馬逢春猛吸一口氣，長劍突然一緩，慢慢地刺出一劍，說它慢那只是一個對比而已，事實上仍然十分快速！

這一劍似乎力蘊千鈞，劍氣呼嘯之聲，震人耳鼓，南宮遠猛退一步，接着長嘯一聲，拔空騰起，一躍三丈五！

馬逢春猛喝一聲，長劍脫手飛出，箭也似的射向南宮遠！

南宮遠也非省油燈，轉瞬之間便換了個方位，接着向地上墜下！

馬逢春早已蓄勢以待，雙掌猛地向上擊出！南宮遠避無可避，一咬牙運起渾身之勁飛出雙掌抵向馬逢春之掌！

「轟」地一聲，四掌相觸發出一道驚天動地悶响，附近的人立刻被掌風撞得搖搖欲墜。

南宮遠也被掌風擊飛，凌空打了個跟斗摔落地上。這一摔再也沒有能力站起來，口角不斷湧出鮮血。

馬逢春舉袖拭去嘴角的血絲，略爲調息一下，然後走向南宮遠。「老夫三十年來無時不念及此一天，終於把當年坑害老夫的兇手查了出來！」

南宮遠喘着氣道：「你當日從懸崖上摔下竟能不死？」

「老夫若然死了，豈有天眼？三十年來明查暗訪都找不到一絲綫索，更想不到橫行湘南的司馬無忌却是昔年有『隱仙』之稱的南宮遠！」

南宮遠大笑，笑了一半又立即嗆咳起來，口角又湧出一團鮮血。「老夫料不到你們這些老不死都還未死，否則哼哼，老夫……」

只見一個滿頭白髮的老者道：「你以爲我們死了你便能獨霸武林！當日若非我聽信了你的謊言，我們十大奇人又豈會各自星散，不問世事！」

「你一方面刦財騙錢，一方面招兵買馬，意欲獨霸武林，料不到在那對漢玉白馬上露出了破綻！」馬逢春恨恨地道：「那對漢寶玉白馬本是我家之傳家寶！」

南宮遠笑聲又起，笑聲停止後，他亦停止了呼吸。

馬逢春回頭見着凌雲飛，道：「雲飛，你的事辦得如何？」

凌雲飛點點頭道：「正如老前輩所說的那樣，最好的朋友往往便是最可怕的敵人！」

太陽驅散了黑暗，司馬莊也在陽光之下烟消雲散。

馬逢春與其他幾個奇人揚長而去……

× × ×

半年之後，威武鏢局又重新開張營業了，不過這一次總鏢頭却只有一個，便是「錦衣豹」凌雲飛。（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鎭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漢與飛豹子面對着身負重傷躺在病榻的無眉公子，無計可施，兩人正在渴着悶酒，多事公子突然而至，向他們報告生死大丈金至厚被軟禁在無奇不有樓的一所偏院內，並將該地點繪出來。於是他們決定乘夜偷入該處將金至厚救回來，爲無眉公子療傷。當晚，老少三人摸進無奇不有樓，由多事公子帶路，黑豹子在接應，唐漢獨闖偏院，先將兩名侍衞制服，很順利便將生死大夫救走。當他們一行四人安然而回到趙老頭的棺材店時，却發現趙老頭已被殺死，而無眉公子與風流娘子已不知去向。正驚異間，玉鳳翩然而來，告知此兩人在於何處……

肉在刀俎上　險遭淫道嘗

上清宮有五名道人，兩名香火工。五名道人都是三品殺手，兩名香火工却反而是兩名二品殺手。昨夜，殺死趙老頭，從趙老頭那兒擄來無眉公子和風流娘子，便是這批二、三品殺手的得意傑作。

根據護國公五絕叟吳一同的指示，只要辦成了這件事，天憐上人這位首席一品殺手，有權盡情享受一番。

他當然不會放棄這種權利。

×　×　×

天憐上人現在就在享受這份權利。

×　×　×

風流娘子岑今珮穴道受制，全身動彈不得，上衣已經褫光。

天憐上人氣喘手顫，血脈賁張，正忙着鬆解風流娘子身上最後的關防。

風流娘子咬牙切齒，所有惡毒的話，幾乎都已罵遍了。

但這在一個慾火高燒，已不計一切後果的男人聽來，却無異是一劑催情劑，它只有爲已勃發的獸性帶來更大的興奮，和更强的刺激。

「天殺的老雜毛，你是修道的，不怕抬頭三尺有神明？」

「我這也是在修道。」

「修什麼道？」

「雙仙合參。」

「參你娘個大頭鬼！」

天憐上人突然眼光發直，啊的一聲發出讚嘆。

他說話時，雙手的動作並未停頓。

他說的話雖然輕狂佻達，雙手的動作却極其謹愼而認眞。

他是一頭老淫狐，並不是個急色兒。

他知道這是一場奇遇，必須細細品嚐，才不致糟塌了這頓稀有的享受。

風流娘子的胴體沒有令他失望。

也幾乎每拉開她身上一寸衣服，都會有新的發現；如今他正注視着的，便是風流娘子身上最美妙也最迷人的一段。

「嘖，嘖，嘖！」他喃喃自語，如夢囈：「我天憐活了幾十年，今天總算眞正的開了眼界！」

風流娘子羞愧欲死，但又莫可奈何。

天憐上人忽然嘆了口氣。

「只可惜，唉——」他搖搖頭：「只可惜這不是兩情相願，要不然，唉唉，那該……那該多他媽的……」

風流娘子神色微微一動。

「你說你叫什麼？」

「天憐。」

「鐵鍊？」

「不，天地的天，憐憫的憐。」

「這兩個字怎麼解釋？」

「就是天生懂得憐香惜玉的意思！嘻嘻。」

「像你這種人，也懂得什麼叫憐香惜玉？」

「當然懂。妳不看我替妳脫衣服時，多麼小心溫柔？」

「哼！如果你眞懂得憐香惜玉，你就該先解開我的穴道，說幾句好聽的話，陪小心，獻慇勤，讓姑娘我高興高興！」

「不行。」

「怎麼不行？」

「如果妳不懂武功，不待妳吩咐，我早就這樣做了。」

「噢！」

「嗯？」

「會武功又怎麼樣？這裏是你們武統邦的秘密窩巢之一，如果我雙肩穴道受制，其他部份縱然能活動自如，難道我能造反？我會殺了你？衝出這間複室？」

天憐上人沉吟不語，兩眼望着只有按下暗鈕才能開啓的鐵門。

他覺得這女人說的也不無道理。

一個人不論武功多高，雙肩一旦受制，便如大蟹去螯，根本無能作爲。

而以他這位一品殺手的修爲來說，一個風流娘子，本來就不能對他構成威脅，若再加上雙肩穴道受制，更可以說毫無危險可言。

如能因而討得這女人的歡心，他又何樂而不爲？

再說，男人對那種事，最倒胃口的，莫過於身子底下的女人像段木頭，要是這女人雙肩以下的軀體能够自由活動——奶奶的，嘿嘿！

所以，天憐上人只稍稍思索了一下，便出手爲風流娘子活開雙肩以下的全部穴道。

×　×　×

天憐上人很快的便想到了爲這女人活開部份穴道的好處。

風流娘子爲了舒暢血脈，纖腰微微扭動，玉腿高高擧起，轉側欵擺，曲叠彈伸，咿唔發聲，百態畢呈。

天憐上人直瞧得喉乾舌燥，雙目中幾乎要噴出火焰來。

他已無法再克制下去。

他開始脫衣。

他脫衣的速度，快得驚人。然後，他便像餓虎撲羊似的，朝床上的風流娘子撲了過去。

風流娘子嬌喘哀求：「先讓奴家喝口水。」

「等下再喝。」

「奴家等不得。」

「我也等不得！」

「你不順從奴家的意思，你就休想奴家等會兒會順從你的意思。」

天憐上人只好讓步。

讓了錯誤的一步。

嚴格的說起來，這應該是錯誤的第二步，而不是第一步。

他錯得最厲害的一步，是他忘記了這女人的師門出身。

他忘了這女人出身陰山柔骨門！

× × ×

天憐上人下床轉身取茶，風流娘子腰肢一折，竟以一個不可能的角度，用足踝爲自己活開了雙肩的穴道。

天憐上人端茶過來：「茶來了，寶貝，妳可眞够煩人的。」

風流娘子撒嬌：「奴家雙臂無法動彈，怎麼喝？你餵我。」

「怎麼餵？」

「隨你。」

天憐上人眼中一亮，忽然想到一個很好的餵茶方法。

他先自己喝了一大口，然後俯下身子，以嘴對嘴的方式，朝風流娘子的面孔湊了過去。

錯誤的第三步！

風流娘子抬起下巴，啓唇承接，左掌同時暗暗運勁。

當四唇吻合，天憐上人陶然忘我之際，風流娘子突然揮掌，疾切天憐上人的小腹！

這一掌因受發掌時的姿式所限，威力並未發足。

但由於它擊中的部位很「巧」，天憐上人腰一弓，就像活蝦似的，托地跳了起來。

「蒲！」

他像裁縫噴水燙衣服一般，噴出了那口茶。

人落地，剛想開駡，忽又哼了一聲，雙手捂住小腹，蹲了下去。

風流娘子已從床上躍起。

她這時如果打鐵趁熱，追過去再補一腿或一掌，使天憐上人喪失還手之力，以後的局面，就可以由她來主宰了。

只可惜她畢竟是個女人。

她跟一般女人一樣，有着一些天生無法克服的弱點。

情急之時，她可以犧牲色相，可以拚命。

但只要環境許可，她最注重的，還是自己的儀態和身體。

所以，她下床之後第一件事，便是去攫取自己的衣服。

等她匆匆套上衣服，天憐上人經過一陣運氣和搓揉，「小上人」的痛苦，也巳減輕到可以忍受的程度。

無論男人或女人，身無寸縷，總是不雅之至。

但這位天憐上人却沒有先穿上衣服再說的意思。

他也不顧身上某些部份晃蕩蕩的醜態，跳起便是一腿，直蹬風流娘子的腰下「玉關穴」！

他使出這種下流的招式，當然是爲了要報「小上人」挨「切」之仇。

風流娘子雖說不是什麼黃花大閨女，但自跟無眉公子張天俊動了情愫以來，無論思想或行爲，都有了極大的轉變。

她今天受盡屈辱，巳是痛不欲生，如今眼見老淫道全身赤裸，又以這等招式向她進攻，一時羞怒交幷，六神無主，竟幾乎忘了自己也是個有着一身上乘武功的女中豪傑。

她忘了自己的身份，當然也忘了化解和還擊。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砰然一聲巨震，牆壁上忽然出現一個大洞。

洞口首先出現的，是一張秀麗動人的面孔。

但這張秀麗的面孔，剛一出現，就變了顏色！

「哇啊！」

一聲驚呼，人影消失。

另一張面孔接着出現。

這張換上來的面孔上，有着一雙骨溜溜亂轉，看上去十分惹人注意的大蛙眼。

他望着室內蓬髮橫釵，但衣衫尚稱整齊的風流娘子；以及一絲不掛，一條右腿尚以踢出之姿態，斜僵在半空中的天憐上人，臉上佈滿帶着驚疑迷惑的滑稽神情。

這位多事公子，爲什麼會感到驚疑迷惑？

是因爲室內眼前的景象「太精彩」？還是「太不精彩」？

他本來以爲可以看到的，又是一種什麼「景象」？

多事公子高凌峯臉上雖然一臉滑稽神情，但在天憐上人看來，却一點滑稽的感覺也沒有。

他感覺到的，是大事不妙！

風流娘子一聲歡呼，縱身投向壁洞。

天憐上人慾念盡消，巳無心攔阻，這時也顧不得赤條條跑出去如何見人，一個箭步，便朝房門口竄去。

這是他今夜錯誤的第四步。

他想趁亂奪門而逃，這一點並沒有錯。他錯在他的視綫不該離開多事公子的雙手！

武林五大名公子中，這位多事公子的刀劍拳掌功夫雖然難登榜首，若是談起輕功和暗器，則恐怕誰也得讓他幾分。

咻！

咻！

咻！

三枝燕尾追魂釘，如梭出手。

多事公子高凌峯沒有在暗器出手之前，先行發聲招呼的習慣。

他自己也承認這種行爲很不光明。

不過，他有他的解釋。

他說，他這種不太光明的行爲，一向也只用來對付一些行爲比他更不光明的人物。他認爲這對於很多罪惡的發生，可以收到「糾正」或「消滅」的良好效果。

效果的確良好。

天憐上人手指剛剛接觸到房門底端的暗鈕，他那光禿禿的，因俯身而高高翹起的屁股上，便立即出現三顆冒血的大「黑痣」。

燕尾追魂釘，不是下五門的歹毒暗器；它如，的部位，也不是人身致命要害。

以天憐上人這位首席一品殺手的一身修爲來說，這三枝燕尾追魂釘所造成的傷害，並不比被蚊子或螞蟻叮上一口更爲嚴重。

問題是，這就像風流娘子剛才一掌一樣，其中一枝追魂釘戳進去的部位，實在「巧」得有點「不像話」。

這位天憐上人除了女色，尙有龍陽之癖，他身邊那兩名形影不離的俊道童，便是心照不宣的活例證。

由於癖好使然，他對自己身體上那一部份也就特別敏感。

儘管多事公子「釘出無心」，他却認爲這是多事公子故意帶給他的「好看」。

房門巳經慢慢開啓。

他本可以「負傷」離去，但爲了嚥不下這口烏氣，他忽然上步轉身，戟指厲喝道：「你這小雜種，你替老子記住——」

多事公子從不在乎別人罵他「小雜種」或是「大雜種」，只要暗器玩順了手，他便像頑童迷戀彈珠一樣，一定要在這上面玩個淋漓盡致。

沙！

這次出手的是一枝小銀鏢。

一鏢穿喉！

天憐上人倒下去時，好像還不相信以他今天的身份和成就，最後竟會栽在這樣一個稚氣未脫的後生小子手上。

所以，他絕氣時兩眼睜得很大。

彷彿上面的天花板會回答他的問題。

事實上就算天花板能回答他的問題，他也巳經聽不到了。

× × ×

風流娘子一出密室，便聽到前院遙遙傳來一片慘吼厲喝之聲。

前面院子裏，似乎正有兩帮人馬，在作殊死之戰。

她停下脚步，徬徨四顧，六神無主，內心同時感到一股說不出的歉疚。

她也曉得，她不該跑得這麼快。多事公子是她今夜救命的大恩人，但這位多事公子並不一定就是天憐上人的敵手。

無論怎麼說，她都該先留下來，協助多事公子解決了天憐上人才是道理。

可是，一股難以言宣的恐懼感和羞辱感迫使她無法再在那間密室中滯留下去。

即使短暫的片刻，她也無法忍受。

她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有一件事和一個人：無眉公子，以及無眉公子的傷勢！

可是，那裏去找無眉公子？

× × ×

「岑大姐，這裏。」

院牆外邊，忽然有人輕輕喊了一聲。

風流娘子聽出是玉鳳錢宛男的聲音，立即循聲飛掠過去。

牆外草地上，本放着一塊門板，上面躺着的人，正是氣息奄奄的無眉公子！

爲了治療上的方便起見，無眉公子周身上下，衣服均巳盡行除去，只剩下一條聊備一格的白短褲，生死大夫正就着微弱的月色，將一盒金針，一枝一枝小心地揷入無眉公子身上各處重要的經穴。

女人有時候就是這麼奇怪。

玉鳳錢宛男剛才見到天憐上人赤身露體，嚇得哇哇大叫，如見惡鬼。

如今她爲生死大夫巡風護守，竟對無眉公子裸袒的軀體視若無睹，毫無窘態。

反而是不該避嫌的風流娘子，霞泛兩腮，心頭鹿撞，有點不知所措。

玉鳳錢宛男拉了她一把道：「來，大姐，我們站開一點，別叫金老頭分了心神了。」

風流娘子低聲道：「你看……他……這位張公子，有沒有危險？」

「怎麼沒有危險？」玉鳳道：「金老頭說他目前的狀況，只是比死人多了一口氣，所好的是，他的運氣似乎還不錯。」

「這種性命攸關的事談什麼運氣？」

「妳不懂這句話的意思？」玉鳳笑笑道：「金老頭這意思就是說，今夜幸虧遇上了他這位生死大夫，要不然誰也回天無力！」

風流娘子這才暗暗鬆了口氣。

她指指前院道：「那邊是些什麼人在交手？」

玉鳳道：「是唐漢和飛天豹子歐陽老兒在戰那些假道人。」

風流娘子道：「聽上去戰況似乎非常慘烈，我們兩個橫豎閑着無事，妳看要不要趕過去，相助他們一臂之力？」

玉鳳笑道：「別替他們担心，這種熱鬧場面，是小唐故意製造出來的。」

風流娘子一楞道：「這種慘烈場面是故意製造出來的？」

玉鳳笑道：「不錯！」

風流娘子道：「爲什麼要製造這種場面？」

玉鳳笑道：「因爲小唐知道小張傷勢嚴重，不僅經不起一再折騰，而且必須立即就地治療，方有回生之望。所以我們出發時，就巳將人手分好兩路：一路正面進攻，一路繞道救人！」

風流娘子道：「上淸宮這些假道人，一個個身手不弱，小唐認爲他們老少兩人一定抵擋得住？」

玉鳳道：「綽綽有餘。」

風流娘子道：「既然如此，爲何久戰不下？」

玉鳳笑道：「這也是小唐計謀的一部份。」

風流娘子道：「這話怎麼說？」

玉鳳道：「雙方久戰不下的原因是，小唐事先巳經交代過歐陽老兒，一旦交手，不得盡施全力，能纏多久就纏多久。」

風流娘子搖搖頭道：「妳的話，我還是聽不懂。」

玉鳳道：「小唐的意思是，這座上淸宮的假道人爲數不少，如果一交手就被對

方瞧出了厲害，必定會有些狡猾的傢伙逡巡不前。如果不能將賊徒全部聚集一起，救人的工作，就一定會受到阻礙。」

風流娘子噢一聲道：「我懂了！這一戰一定要先引起對方的錯覺，讓對方以為只要人手充足，這一老一少並不足懼？」

玉鳳笑道：「對了！這就是過年燒大灶一樣，若發現火力不旺，唯一的辦法，便是不斷加薪添柴。」

風流娘子道：「如今上清宮的道人，是否巳掃數集中前院？」

玉鳳道：「要不是這樣，我們那有機會從容救人？」

風流娘子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道：「噢，對了，我一直忘了問，愚姐跟張公子這次被擄來上清宮，是誰通的消息？」

玉鳳笑道：「小妹。」

風流娘子投出感激的一瞥，雙腮微熱，又道：「剛才那間密室，你們又是怎麼找到的？你們若是再遲一步來，我岑今珮就沒臉見人了。」

玉鳳道：「這一點妳得感謝那個姓高的小子，這全是那個田鷄眼的功勞。」

風流娘子道：「他又是怎麼找到那間密室的？」

玉鳳笑笑道：「他用的方法很簡單，殺鷄儆猴！」

不待風流娘子追問，她又笑了一下道：「當我們找到天憐上人那兩名變童時，他一聲不响，一掌就劈翻了其中一個。然後，他再問另外那一個，問他肯不肯說出囚禁妳的地方？妳想，一個十五六歲的大孩子，見了這等陣仗，焉有不說之理。」

風流娘子點頭不語。他雖然很佩服多事公子的急智，也很感激這位多事公子及時救她脫困，仍不免為那個枉送一條小命的道童暗暗感到難過。

這時忽聽生死大夫長長噓了口氣，喃喃道：「這下該差不多了。」

牆頭上突然冒出一顆人頭，促聲道：「若是能够移動，那就儘快抬走。」

玉鳳錢宛男不由一驚道：「出了什麼事？」

高凌峯道：「前面戰況有了改變。」

玉鳳更驚道：「是不是小唐他們出了意外？」

高凌峯道：「不是。」

玉鳳道：「否則怎麼回事？」

高凌峯道：「一直住在這座上清宮的人海釣客鐵鉤銀絲魚太平，以及玄機道人一塵子，今晚本來不在，剛才忽然雙雙回來了。」

風流娘子岑今珮也神色一變道：「人海釣客和玄機道人都是當年黃山月旦書生人鬼神魔榜上的魔字號人物之一，小唐和俊老人單勢孤，這下如何應付得了？」

高凌峯道：「小唐要你們儘快撤離此地，並不是為了這個原因。」

風流娘子道：「為了什麼原因？」

高凌峯道：「他傳音告訴我：這兩個魔頭一向自視甚高，他們一下塌子，本宮道人就必須引身退讓。那些假道人巳十去其四，心中早萌怯意，遇上這等機會，自是求之不得。他担心這些道人一日找藉口四下分散，你們想走就不容易了。」

風流娘子道：「我們撤走，並不費事。等會兒你們幾個又如何脫身？」

高凌峯笑笑道：「小唐，歐陽老兒，以及我多事公子高凌峯，全是泥鰍變的，滑溜得很，這一點你們儘可放心！」

×　×　×

人海釣客鐵鉤銀絲魚太平這個名號又長又拗口，無論聽起來或是唸起來，都有怪怪的。

魚太平這個人看上去也有點怪怪的。

這種人無論走在什麼地方，只要你望上一眼，就算你忘記了所有的事情，你也很難忘記這個人的形像。

這位人海釣客第一個與衆不同的特徵，是他又高又瘦的身材。

太原馬場主人花槍金滿堂身高七尺，平時進出黃金賭坊，巳使得人人為之側目，而這位人海釣客跟金滿堂比起來，至少還要高出一個頭。

世上高個子多的是，身高並不是一種毛病。

這位人海釣客的身材之所以引人注意，是他除了「高」之外，還多了個「瘦」字。

他比金滿堂高出一頭，但體重却比金滿堂至少要輕二十斤以上；而他多出來的長度，又幾乎全加在他的兩條腿上，以致遠遠望上去，無論行走或站立不動，都像一隻鷺鷥。

這種身材，對一名漁父來說，當然沾光不少。

但事實上，這位魚大爺並不是一名漁父。

他的名號雖然被冠上了「釣客」，但他垂釣的地方，却是「人海」。關於這一點，他的名字巳作了明白的交代：「魚太平」！

這位魚大爺第二個令人難忘的特徵，是他那張跟身材配合得很好的狹長面孔。

狹長的面孔，雙眼如豆。

一張咀巴跟鼻孔之間幾乎沒有間隔，兩隻耳朵則像兩個壓壞了的餃子。

像這樣一張面孔，如果讓你見過一次，你會不會忘記？

×　×　×

玄機道人一塵子的儀表，就好看得多了。

這位以足智多謀見稱的空門高人，雖巳年近六十，比人海釣客小不了幾歲，但看上去却只像個四十出頭的中年人。

這跟他端正的容貌和光鮮的服飾，顯然有着莫大的關係。

他那一身道裝，從頭上的六角峨冠，以至足下的雪底雙樑鞋，無論質料或手工，都極其講究。

胸前一幅綉錦八卦圖，更是針工精細，鮮明奪目！

而最難得的是，一個快六十歲的人了，臉上居然看不到一條皺紋，更別說下垂的眼泡子或是浮腫的眼袋了。

至於道家不可或缺的表徵，如拂塵、葫蘆、佩玉、符袋、長指甲等等，更是應有盡有，無不具備。

尤其頷下那部五柳長髯，根根見肉，軟直潤澤，不滲一絲雜色，更平添一股令人肅然起敬的仙風道骨之氣！

江湖傳言：這位玄機道人其所以駐顏有術，全拜幼受異人指點，精通採補之道所賜。

據稱：這位玄機道人因擅長房中術，所到之處，均有不少蕩婦慕名投懷。而那些自動獻身的蕩婦們，當享受過一段短暫的妙趣後，最後不是脫陰而亡，便是遽爾衰老，鷄皮鶴髮，不復人形，結局往往都很悲慘。事實眞像如何？當然只有這位玄機道人自己心裏清楚。

×　×　×

唐漢料得不差。

這兩位月旦書生人鬼神魔榜上魔字號的人物出現之後，本宮那些負隅頑抗的假道人，不待招呼，果然一個個收招撤身，相繼肅然退去一旁。

唐漢趁紛亂間向飛天豹子傳音道：「俊老，等會兒請你看住一塵老淫道，魚老頭這個長脚鷺鷥由晚輩來應付。」

飛天豹子傳音回答道：「魚老怪是當年魔榜上的第三號人物，詭計多端，狡詐百出，別瞧他長相像個無常，心眼兒可壞得緊，老弟到時候千萬大意不得！」

唐漢微微點頭，表示領會。

人海釣客緩步下階，走向院心，一雙綠豆眼緊盯着唐漢眨動不巳，大咀一扁一彎，居然擠出了一絲黃鼠狼向鷄拜年的笑意。

「聽說你老弟練過什麼大天心無相玄功？」

從語氣上可以聽得出來，就算唐漢練過這種玄功，他顯然也沒放在心上。

唐漢靜立不動，淡淡反問道：「尊駕在武統邦中官拜何職？」

人海釣客居然回答得很爽快：「右丞相！」

唐漢手一指道：「那一位呢？」

人海釣客道：「散騎常侍。」

唐漢道：「專為武帝煉製丹方，搜掠美女，以及教以採補之術？」

玄機道人面孔一寒，沉喝道：「小子放肆！」

唐漢道：「本小子那點放肆？」

玄機道人道：「貧道論輩份足可當你小子師祖而有餘，你小子竟敢信口胡言，試問該當何罪？」

唐漢微微一笑道：「你們既敢冒大不韙，稱孤道寡，散騎常侍是種什麼官，閣下應該清楚。要不然你經常追隨武帝左右，幹些什麼正經勾當？」

玄機道人勃然變色道：「你小子自入江湖以來，大概還沒有好好的受過教訓，貧道今夜不妨讓你小子學一點做人處世的道理。」

人海釣客一旁大笑着鼓勵道：「對，對！一塵道兄該給這小子一點顏色瞧瞧。如果聽任這批毛頭小伙子囂張下去，咱們這些老傢伙就沒得混了！」

飛天豹子說得不錯，這位人海釣客果然陰險無比。只要能逮着隔岸觀火的機會，他顯然十分熱心樂觀其成。

玄機道人話巳說滿了，即使人海釣客不在一旁敲邊鼓，他也必須以行動說明他將如何「指點」唐漢「做人處世之道」。

他本來走在人海釣客身後，人海釣客下了台階，他尚站在台階中段，這時雙肩微微一晃，便如行雲流水般瀉下庭心。

飛天豹子搶跨幾步，迎了上去道：「老夫歐陽俊，當年也是月旦書生『人鬼神魔』榜上『人』字號的人物之一，今夜機緣湊巧，以『人』迎『魔』，無論勝負如何，總是佳話一段。」

玄機道人聞言不覺微微一楞。

今夜月色欠佳，加上飛天豹子還是方老頭那一身土裏土氣的裝束，他跟人海釣客步入宮門之際，受當時庭院中混亂的戰況影响，兩人只注意到一個縱橫起落，如穿梭於無人之境的唐漢，根本就沒想到這個貌不驚人的土老頭，竟然就是當年天台三傑之一的飛天豹子歐陽俊！

不過，這種錯愕神情，在玄機道人臉上並沒有停留多久。

這位玄機道人儘管沒想到當年的天台三傑之一會在此時此地出現，但顯然並未將這位飛天豹子放在心上。

他穩住身形，拂塵微微一抖，唇角泛起一絲譏誚的笑意道：「當年天台三傑中，就數你這個飛天豹子的一身武功稀鬆平常，你們老大屠龍客，老二金笛神俠，早巳成了古人，你這個『飛天豹子』當了多年的『鑽地鼠』之後，是否練成了什麼驚天動地的獨門絕招，靜極思動，又想大大作為一番？」

以飛天豹子當年的火爆性格，別的不說，光是冲着這幾句冷言冷語，底下的場面，也就够瞧的了！

但十多年後的飛天豹子，却好像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對江湖人物來說，時光是個無情的大熔爐。

它常使無數英雄人物，或是自命為英雄人物的人物於刹那間烟飛灰滅，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將一塊頑鐵，鍛成精鋼！

如說十多年前的飛天豹子是塊頑鐵，今天的飛天豹子，則巳無疑是堅强的百煉精鋼！所以，他任由玄機道人冷嘲熱諷，一點也不生氣。

「是的，你老雜毛完全料對了。」他從容回答道：「歐陽某人不甘寂寞，的確思量有所作為。歐陽某人今天東山再起，最大的心願，便是希望有機會剪除你們這批以武帝為首的老敗類！」

玄機道人捋髯仰天哈哈大笑道：「哈哈！好好！英雄壯志，豪氣干雲。語句擲地，有金石聲，只可笑你閣下竟不怕大風閃了舌頭！」

飛天豹子冷冷道：「如果大風會閃了我的舌頭，天雷就會劈碎你的天靈蓋！因為你若不否認你是一名全眞弟子，你就該懂得什麼叫教義戒條，什麼叫『天刦』和『天譴』。」

玄機道人臉上突然變了顏色。

因為他懂。

他懂道家的教義和戒條，也懂什麼叫天刦和天譴；正如佛家講「孽障」、講「輪迴」一樣，道家講的便是大小「天刦」，換言之便是「天譴」！

迷信是一種很奇怪的心態。

很多人以為那些天性殘暴、無惡不作的匪徒一定不相信神鬼之說，因為他們如果相信，他們就不會幹下那麼多的壞事。

其實錯了。

（未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秀詐死，目的在試探仇家的反應如何。他這一詐死，只有青青、靈芝知道內情，其餘如劍東、劍南、金蘭、劍飛、鄧飛龍等人都以爲李秀眞的死了。所以這些人無不悲憤塡胸。由劍東決定，爲李秀辦理喪事後，便全體直闖劍尊谷，查究主人李慕雲遇害眞相。發喪之日，一個蒙面婦人闖入靈堂，當她除去面巾時，衆人一看，原來竟是李夫人，但衆人又不敢謬然相認，可是又不能否定其非，而這婦人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衆人眞假莫辨，最後，靈芝決定眞人當假人辦，招呼衆人將她生擒，但這婦人武功高强，無法得逞，最後，李劍飛偸襲，將她點了穴道……

神劍山莊

武俠小說 擂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詭奇魔功

第十五章··由獨孤紅執筆

靈芝道：「就因爲如此，咱們更應該查個明白。」

劍東道：「是麼？」

靈芝道：「怎麼不是，老主人被害，威震天下的『神劍山莊』毀於一旦，之後到如今，又發生這麼多玄疑詭奇的謎團，而如今小主人也突然離咱們而去，若是咱們就此心灰意冷，不再追查下去，怎麼對得起老主人跟小主人在天之靈。」

劍東聽得心頭連連震動，默然未語。

青青道：「靈芝孀說得不錯，事既至今，就算咱們眞已心灰意冷，不再追查，『劍尊谷』的人却未必會就此罷手，放過咱們，事情很明顯，『劍尊谷』的人對咱們，是要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劍東緩緩道：「我就不懂，『劍尊谷』跟『神劍山莊』還有鄧老之間，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何況這裏頭還可能牽扯着李、鄧兩位夫人？」

鄧飛龍的老臉上，閃過了一陣抽搐，一刹那間，他似乎顯得蒼老了許多，風過處，白髮飄動，映着靈堂裏的燭光，益發顯得憔悴，透着凄凉。

劍南雙眉揚處，大聲道：「『神劍山莊』的人，不能任人宰割欺凌，等安葬了小主人，咱們就主動找上『劍尊谷』去，拚個你死我活，查個水落石出，那怕就是血濺屍橫，也落得個壯烈。」

只聽鄧飛龍輕嘆一聲，緩緩道：「『劍尊谷』那怕就是龍潭虎穴，地幽冥府，咱們自是要闖上一闖，但是咱們之間誰也沒有那麼好的耐性，要破若干謎團，恐怕要應在眼前這位身上，不要讓金蘭姊弟老抱着她了！」

一句話提醒了衆人，這才想起金蘭抱着那被劍飛拚着受創閉了穴道的青衣婦人，當下忙讓金蘭把她放在椅子上靠坐，此刻，劍飛包好了劍傷也走了過來。

劍東道：「解鈴還須繫鈴人，劍飛，還是你來吧。」

劍飛應一聲，就要出手。

青青突然伸手一攔道：「慢着！」

衆人齊望青青。

鄧飛龍道：「青青，妳可是要提醒劍飛，先閉她的四肢穴道，以免她醒來有所異動。」

青青嬌靨上浮現起一種令人難以言喻的異樣神色，搖頭道：「不，爹，我是突然之間感到害怕。」

這句話的意思，劍東等都懂，一語驚醒夢中人，此時此地，突然之間誰又能不怕。

當年難解的玄疑謎團，一旦面臨即將可能破解前的一刻，本該激動、興奮才是，可是誰又知道其中隱藏着多少不爲人知的辛秘，多少駭人聽聞的恩怨，一旦揭曉，或許能使多少人無法立足於世，即使是已經故世的，也可能於九泉之下蒙羞，面臨此一刻，誰又能不怕，這也是人之常情。

只聽鄧飛龍輕輕一笑道：「不來犳不用担心，要來犳躲也躲不掉，世間本多殘缺，人生又那有那麼多美滿？何況咱們致力的，本就是解開這個謎團，只有抬頭挺胸去面對它了。」

青青香唇翕動，欲言又止，終於默默無語。

鄧飛龍有氣無力的輕聲道：「劍飛。」

劍飛應一聲，抬手就要先閉青衣婦人的四肢穴道。

劍東等也忙凝目投注，等着看劍飛拍醒青衣婦人之後的事情變化。

而，就在這衆目投注之際，却突然發現了一件根本不可能，也使得每個人都不相信自己目光的事。

這件事，使劍飛一怔，一驚，連忙收手。

這件事，也使得劍東、劍南、靈芝、金蘭，還有鄧飛龍、青青驚得神情震動，駭然失聲呼叫。

只因爲，就在這前後不過片刻的工夫中，靠坐在椅上，因穴道被制而昏迷的青衣婦人，已經完完全全變了另外的一個人。

仍然是一身青衣，仍然是一個女人，但年紀又增加了十歲不止，原來烏黑的一頭秀髮，變得灰裏雜白，毫無光澤，原來成熟風韻動人一張艷麗的嬌靨，也變得貌如鷄皮，肌膚鬆弛，白裏泛青，不只是年紀增長，根本就已經不是那活脫脫像極的李夫人。

這種事前所未有，這種事不但是生平未見，也聞所未聞。

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但，畢竟這是衆目親覩，伸手就可以觸及的鐵一般事實。

青青頭一個掩口驚叫，道：「這怎麼會，這是怎麼回事？」

衆人定過了神，互相驚望，却都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話來。

還是靈芝先定過了神：「我見聞淺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有一點大家都明白，她不是我們大姐，不是『神劍山莊』的李夫人。」

金蘭道：「可是，可是她是誰，爲什麼原來那麼像大姐？」

這，誰也不知道所以然，誰也無法回答。

只聽鄧飛龍震聲道：「劍飛，拍醒她。」

劍飛瞿然應聲，抬掌拍出，但就在他的手掌剛觸及青衣婦人之際，他臉色陡然一變，一隻手掌久久沒有收回。

劍南忙道：「劍飛，怎麼了？」

劍飛失神地緩緩收手，道：「她，她已經死了。」

人已經死了？

衆人齊震動，鄧飛龍脫口叫道：「這怎麼會？」

探掌如飛，一把扣住了青衣婦人的腕脈，他的手，也久久沒有收回。

顯然，人眞已經死了。

明知道，但是，劍東還是問了一聲：「鄧老——」

鄧飛龍緩緩鬆了手，面無表情道：「已經沒有脈了，身子都涼了。」

劍南轉臉望劍飛：「劍飛你——」

劍飛驚詫欲絕：「我沒有，我閉的是她的『睡穴』，絕不是『死穴』，我怎麼會那麼糊塗？咱們剛才也懷疑她是『小媽媽』，我又怎麼會？」

不錯，劍飛不會下殺手，絕不會，他不至於那麼糊塗，也不至於那麼殘酷絕情。

那麼，人怎麼會突然死了呢。

只聽金蘭道：「她穴道被制，人在昏睡中，也絕不可能自絕。」

那是當然不可能，絕不可能。

劍飛叫道：「是不是她們的人暗中出手滅了口？」

一語驚醒夢中人，靈芝、金蘭連忙動手，從頭到脚仔細搜查，但是，沒有一點傷痕，就是沒有，甚至連一點可疑的地方都沒有。

鄧飛龍道：「事實上，咱們這些人，沒有一個人發覺，除了她還有第二個人——」

青青叫道：「可是好端端的，她怎麼會死了呢？」

這不是青青一個人的疑問，是在場每一個人的疑問，只不過青青叫出了聲罷了。

鄧飛龍突又伸手把住了青衣婦人的腕脈，片刻，他鬆手出指，在青衣婦人身前身後幾處大穴輕點輕按，只見他神情連連震動，臉色連連變化，等他最後收回手，他臉色一抹凝重，道：「我猜着了，但是在此之前，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也絕不會相信，簡直駭人聽聞——」

劍東忙道：「鄧老，什麼？」

鄧飛龍道：「這個婦人身上的穴道，不但是都移了位，甚至已經都變換了位置。」

衆人一怔，齊聲叫道：「有這種事？」

鄧飛龍道：「所以，劍飛閉的是她的睡穴，但是實際上閉的却是她足以致命的重穴。」

劍南叫道：「鄧老，穴道移位我們聽說過

，可是穴道互相變換位置——」

鄧飛龍道：「這是有可能的，學無止境，武學一途，淵博浩瀚，無邊無際，中原武林，加上外方異域，宗流門派之多，難以數計，有很多至今尚不爲人所知，穴道既能移位，當然也就能互相變換位置。」

劍東道：「這是那一門那一派的功夫？」

鄧飛龍搖頭嘆息道：「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

靈芝突然道：「鄧老，把這些事串連起來，我大體只可以說出個所以然來了——」

衆人忙望靈芝。

鄧飛龍道：「弟妹說說看！」

靈芝道：「這個婦人，不但習有一種詭異奇奧的武功，還可能服用一種藥物，那種詭異奇奧的武功，或者是藥物，可以使穴道變換位置，使青春永駐，容顏不老，但是一旦死亡，那種武功藥物便失去了功效，因而使得身體容貌起了變化，恢復了本來的面目，也恢復了實際的年齡——」

鄧飛龍點頭道：「我也是這麼想，但是可使某個人像另一個人，就不是武功或者內服的藥物能奏效的了。」

靈芝道：「對，還有爲什麼他們要使別人像李夫人，這又是兩個暫時解不開的謎團。」

鄧飛龍道：「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使某個人去像另一個人，必須借助神奇的靈藥，或者是神奇的醫術！」

青青突然道：「還有一點可以肯定，被模仿的人必定在他們那邊，否則，絕不可能塑造得那麼像，也就是說李夫人跟我娘，確實在他們那邊，至少曾經在他們那邊！」

靈芝點頭道：「對，咱們上『劍尊谷』找李夫人跟鄧夫人，應該是不會錯的。」

青青道：「這個像極李夫人的人不是李夫人，那麼那個像我娘的人，也可以不是我娘，也就是說，李夫人跟我娘的化身，恐怕不在少數。」

金蘭道：「世間的人有多少，爲什麼『劍尊谷』不使她們像別人，偏使她們像李夫人跟鄧夫人呢。」

靈芝道：「眞正的原因尚待求證，不過現在可以這麼說，因爲李、鄧二位夫人在『劍尊谷』，或者曾在『劍尊谷』，也就是說『劍尊谷』跟李、鄧二位夫人的失蹤，我們老主人的被害，有直接的關係。」

劍東道：「看來，不闖那神秘的『劍尊谷』，是解不開這個謎團的了。」

鄧飛龍道：「再碰上『劍尊谷』的人，動手搏殺之際要小心，因爲他們穴道位置都可能已經有了變換，一旦到了『劍尊谷』，見到了那個幕後主使者，更要小心，因爲這些人的穴道位置都已變換，那主使之人的一身武功可想而知——」

青青道：「這個主使人究竟是誰，但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魔力，能使得這些人寧願失去本來而變成別人——」

靈芝道：「那是因爲他們的規法嚴峻，朱成他們的自絕就是最好的例證，還有就是——」

劍東忽然定神，沉喝道：「什麼人？」

衆人忙轉眼望去，只見廳門口站着一個身材美妙的銀衣人，衆人一望就認出她就是那位白銀夫人，也就是酷似鄧夫人，可能是青青之母的那位。

鄧飛龍臉色一變，就要閃身迎上。

只聽白銀夫人一聲驚叫：「她怎麼——是你們殺了她？」

鄧飛龍脚下一頓，道：「可以這麼說，怪只怪她的穴道已經變換了位置。」

劍南叫道：「妳來得正好，我們正愁沒有法子——」

金蘭忙扯了劍南一把，劍南有所悟，連忙住口。

青青看見了，悽然一笑道：「不要緊，她未必就是我母親，擒下她，不必猶豫。」

鄧飛龍就要動手。

忽見白銀夫人那襲銀衣起了一身輕顫，隨聽她啞聲道：「她死了以後，怎麼會變得這麼難看，要是我——我受不了，還不如現在死了呢。」

話落揚手，回指疾點心窩，身軀一晃，砰然倒地不動。

她竟然眞自斷心脈自絕了。

這變故太以出人意料之外。

鄧飛龍、青青、劍東、劍南、劍飛，還有靈芝、金蘭一起撲了過去，鄧飛龍一把白銀夫人腕脈，輕嘆一聲道：「沒救了。」

青青伸手揭去了白銀夫人的面具，面具後姣好的面目，正是酷似鄧夫人，也就是青青生母的一張臉，縱然明知她未必就是眞正的鄧夫人，眞正的生身母，青青拿着銀色面具的手，仍不免爲了一陣輕顫，就連一顆心，也起了不小的震動。

就在這時候，也就在衆目睽睽之下，白銀夫人的頭髮跟臉，已經開始起了輕微的變化，不過一刻工夫，變得跟先前那青衣婦人一樣，一樣老醜，一樣的白裏雜灰的枯乾頭髮，當然，她也就不再是酷似鄧夫人的白銀夫人了。

衆人自不免又是一陣震撼。

鄧飛龍暗吁了口氣，青青也漸趨於平靜。

靈芝道：「青青姑娘，這就是我剛才要說沒說，她們寧願失去自己，變成別人的另一個原因。」

青青似乎還沒有完全定過神，抬頭道：「什麼？」

靈芝道：「女人視自己的青春及容貌，重逾性命，當她發現如果在變成別人的情形下，可以使自己青春永駐，容顏姣好的時候，她當然寧願失去自己——」

青青道：「當她發現眞實的自己仍是抵不過歲月的摧殘，仍不免變老，而且是既老又醜時，却又有一種恐懼，這種恐懼竟使得她不惜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外表對一個女人，眞是那麼重要麼？」

靈芝道：「在妳這個時候，妳年輕，妳有美好的面貌，當然是無法體會，而我們幾個，已經漸漸的有這種感受了，不過這也因人而異，因生活而異，當一個女人，如果她能在別種幸福上獲得滿足時，她就會不計較，甚至於忘掉這些的。」

青青若有所悟，嬌靨上浮現起一種異樣神色。

劍東跟劍南，情不自禁地互望了一眼，而鄧飛龍，老臉上却是閃起了陣陣的抽搐，似是，靈芝所說的話，正擊中了他的心靈深處。

只聽劍飛道：「這個白銀夫人，或許是因爲黃金夫人而來，而黃金夫人既不是李夫人，她又爲什麼到這裏來？」

金蘭答道：「當然不會是因爲小主人的故世。」

劍飛道：「可是這兒任何一個人的生死，又怎麼會引得起他們的關心？」

金蘭道：「畢竟，或者在附近，或者在遙遠的『劍尊谷』，有關心咱們這個任何一個生死的人。」

劍飛雙眉一揚，大聲道：「那兩位既是還關心這兒的人，爲什麼會有從當初到如今的變故，那兩位既是還關心這兒的人，爲什麼她們自己不來。」

一陣靜默，沒一個人說話，因爲，這問題誰都無法回答。

半晌，鄧飛龍輕輕一笑，打破沉寂：「不管她們是誰，不管她們的來意是什麼，人死入土爲安，那位帮個忙，把她們埋了吧。」

鄧飛龍自己，還有劍東、劍南、劍飛都動了手，把兩具屍體抬了出去。廳堂裏，只剩下三個女流，靈芝、金蘭、還有青青。

青青呆呆的站立着，似乎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

靈芝輕叫道：「青青姑娘——」

青青突然道：「靈芝嬸，剛才妳雖然沒有明說，但是妳的話我懂，婚姻的美滿與否，對一個女人眞那麼重要麼？」

靈芝道：「青青姑娘，這也是因人而異，不過，對大部份女人來說，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婚姻就是她的全部，就是她的一輩子，如果跟丈夫感情不好，那種痛苦可想而知，她還有什麼指望。」

青青的目光從那些垂着的素條白幔上掠過，白幔後，停放着李秀的棺木，她緩緩道：「那麼，一個女人，在選擇終身伴侶的時候，就應該十分謹愼了。」

金蘭沒在意。靈芝看在眼內，聽入耳中，却爲之心頭一震，她生怕她的話影响了青青，正打算解釋幾句。

鄧飛龍、劍東、劍南、劍飛巳先後進來了，各人的臉色，顯示出各人的心情的沉重。

謎團到現在仍是謎團，不但未能破解，反而又自增加，再加上李秀的突然故世，無不令人心情沉重！就在這時，劍北跟白菱回來了，只見他們兩個，神情疲累，還加上臉色沉重。

劍東忙道：「劍北，『回天漁隱』——」

劍北搖頭道：「沒找到。」

劍南道：「怎麼說，沒找到。」

金蘭道：「不是說他住在湖北宜昌沿江一帶——」

白菱道：「回天漁隱公孫敬，是住在湖北宜昌沿江一帶沒有錯，咱們淸楚，鄧老跟青青姑娘也知道，我跟劍北也却在宜昌三里外江邊，找到了公孫敬隱居的茅廬，可就是人去屋空，沒找到他。」

靈芝道：「或許屋巳空，但怎見得人巳他去。」

白菱道：「我跟劍北來回五十里，遍訪沿江漁家，沒人見到公孫敬，甚至有人說，公孫敬那座茅屋，巳經空了年餘。」

衆人爲之一怔。

靈芝道：「那麼你們有——」

劍北道：「茅屋裏器皿漁具仍在，甚至他那根擧世無二的百節紫竹釣竿都還在，只是到處塵埃厚積，的確像空有年餘。」

靈芝訝然道：「百節紫竹釣竿？但若是人巳他去，別的東西可以一概不帶，但那根百節紫竹釣竿却是他珍愛異常，從不離手的——」

鄧飛龍點頭道：「的確，此老閑雲野鶴，一生淡泊，什麼都不在眼內，唯有那根百節紫竹釣竿，他却是珍愛過於性命，從不離手，只因爲那根百節紫竹釣竿，擧世難覓其二，堅中帶韌，甚於百鍊精鋼，但却遠較鋼鐵爲輕，不但上百斤的大魚掙它不斷，還可以作爲兵刄用，是他幾年前在南海發現，踏遍紫竹林中，唯一長結上百的一根。」

靈芝道：「那麼——」

鄧飛龍道：「只論這根百節紫竹釣竿，十九，此老巳遭遇什麼不測了。」

劍飛失聲道：「那麼小主人——」

鄧飛龍嘆道：「我把過秀侄心脈，不管公孫敬是不是能來，秀侄是早巳沒救了。」

金蘭叫道：「不，鄧老，公孫敬既稱『回天漁隱』，他當力可回天。」

鄧飛龍道：「就算他有回天之力，可却找不到他，又有什麼用？」

衆人齊爲之悲痛俯頭。

劍北突然大叫一聲，揚掌拍向自己天靈。

白菱失聲驚叫：「劍北——」

衆人猛抬頭，劍東眼明手快，伸臂撞在劍北手肘上，劍北的手掌立即走偏，拍在了他自己左肩之上，拍得他身軀一晃。

劍東趁勢抓住了他的胳膊，喝道：「劍北，你這算什麼？」

劍北悲道：「公孫敬或有回天之力，可是我跟白菱無能——」

劍東道：「就算是，該死的不只是你們倆，大家都自絕了，『神劍山莊』，老主人慘死，夫人失蹤，還有小主人的靈柩，這些事怎麼辦，別人誰該担當？」

劍北厲聲道：「我顧不了那麼多，放開我。」他沉腕猛掙，掙是掙脫了，但劍東抖手一掌打在他臉上，劍東悲喝道：「你再多想想，老主人，夫人，小主人，你對得起那一個。」

劍北的唇邊流下了一縷鮮血，他沒再揚掌，沒再吼叫，他顫抖着低下了頭。只聽鄧飛龍啞聲道：「誰都不能怪，這也許是天意。」

劍南道：「天意何其殘酷，絕我『神劍山莊』。」

劍飛目眦欲裂，振臂大叫：「不，咱們都姓李，只咱們幾個有一個人存三寸氣，『神劍山莊』就絕不了。」

劍北突然跪倒在劍東之前：「二哥，我錯了。」

鄧飛龍鬚眉皆動。

劍東、劍南、劍飛、靈芝、金蘭、白菱爲之熱淚奪眶，連青青都流了淚，恨不得想馬上明說，李秀只是詐死，但是她還是忍住了。

劍東伸手扶起了劍北，把自己的汗巾遞了過去，劍北接過去揉掉了嘴角的血跡。

劍東忽一揚眉，轉身道：「咱們馬上安葬小主人，趕到『劍尊谷』去。」

劍飛道：「對，咱們馬上闖『劍尊谷』，分個你死我活。」

靈芝一驚，要說話。青青巳先開了口：「不，劍東叔，我不贊成這麼急。」

劍東道：「青青，每個人都等不及了。」

青青道：「再急也得從禮，秀哥不過剛入殮。」

劍東道：「眼下的情勢，只能從權，再說，我輩也不必拘這個禮。」

靈芝道：「劍東，你這種說法，我不敢苟同。」

劍東道：「靈芝，非常之時，我得拿主張了。」

靈芝道：「我知道，『神劍山莊』除了大哥就是你，大事是該由你拿主張，可是你這種主張不對。」

劍東道：「我這種主張不對，妳——」

目光一掠劍南等：「你們幾個怎麼說？」

他不問還好，這一問，劍南、劍北、劍飛，甚至金蘭、白菱，異口同聲，都主張馬上安葬李秀，然後再趕往『劍尊谷』。

靈芝怔住了，她沒法再攔阻他們，更不能明說。劍東道：「過來帮忙。」

帶着劍南等就要挪條條垂着的白幔。

青青伸手一攔：「你們不能——」

劍東道：「青青——」

鄧飛龍伸手攔住了青青，道：「青青，這是『神劍山莊』的事。」

劍東道：「謝謝鄧老。」

帶着劍南等走了過去。

（未完）

（下期仍由獨孤紅執筆）

武器科技

導彈快艇在海戰中的作用

刀戈 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納粹德國首先使用導彈。當時由於技術條件的限制，這些導彈只能用來攻擊像英國首都倫敦這樣的城市，不能攻擊水面艦船。戰後，經過不斷的研究改進，特別是在電子技術和小型導彈發動機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後，在五十年代後期便出現了反艦導彈。很快，反艦導彈就裝備在高速機動的快艇上了，於是便產生了一種新型艦艇——導彈快艇。

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埃及的導彈快艇擊沉了比它約大十倍的以色列驅逐艦「艾拉士」號，各國海軍都大爲震動。自此，反艦導彈和導彈快艇的研製，便如同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到目前爲止，已不下二三十種，因爲導彈快艇的火力猛烈，可以和大型軍艦相抗衡，而且造價低廉，所以除了工業發達國家以外，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海軍，作爲保衛自己領海的一種重要工具，也都裝備了導彈快艇。

反艦導彈目下分爲三種：即裝在水面或水下艦艇上的艦對艦導彈，設在岸上的岸對艦導彈和用飛機投射的空對艦導彈。三種導彈的構造大體相同，只是空對艦導彈由於已經具有一定的初速，一般不再需要幫助起飛的「助推器」。

反艦導彈的構造和一般的飛行器相似，有一個彈身，上面裝有彈翼，用以產生升力，它還有方向舵和升降舵，可以控制導彈和飛行。彈身內裝有戰鬥部，內置高效能炸藥，用來破壞敵艦。主發動機一般採用火箭發動機或空氣噴氣發動機，產生推力推動導彈高速飛行，如果使用液體燃料，還要裝專門的燃料箱，還有自動控制系統，其作用相當於飛機的駕駛員，控制導彈平穩地向前面飛行。「末段制導」系統通常是一種小型雷達或紅外綫跟踪系統，使導彈瞄準目標。對於艦對艦導彈和岸對艦導彈，還要裝一個幫助導彈起飛的助推器，它是一個固體火箭發動機，但與主發動機要求不同。助推器工作時間短——只幾秒鐘——而推力大——達幾噸甚至幾十噸。主發動機工作時間長——通常在一百秒以上，而推力小——幾百公斤或更小。

在快艇上，導彈都裝在發射管內，每艘艇分別二、四、六或八個發射筒，筒數以艇的大小而定。艇上裝有雷達，用來發現目標和測定有關的數據，又裝有指揮儀，其核心部份是計算機，根據敵我運動的各項參數計算發射導彈所需要的數據。此外，艇上還裝有中小口徑的平高兩用火炮，以及通訊聯絡系統等其他一般快艇的標準裝備。目前世界上的導彈快艇，一部份是專門設計的，另一部份則由巡邏快艇或魚雷快艇改裝的，因而繼承了這類艇的速度高，排水量小，機動靈活等特點。現有的導彈快艇排水量一般是幾十噸至幾百噸，航速通常是四十節（每節一八五二公里時）左右，甚至更高。主機功率高達幾千匹馬力。

近年來，水翼艇和氣墊船發展很快。它們速度更高，更爲機動靈活。於是人們想把艦對艦導彈裝在這些新型艦艇上，現在進行研究試驗。這是艦艇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向。

如上所述，每艘導彈快艇裝備着二——八個發射筒，一次齊射，可以打出相當數量的導彈。目前反艦導彈的戰鬥部重量一般約爲一〇〇——五〇〇公斤，更大的可達一噸左右，內裝高效能炸藥。排水量一、二千噸的護衛艦，或稍大一些的驅逐艦，只要被一——三發中等威力的反艦導彈擊中，就會失去戰鬥力，甚至沉沒。就是萬噸級的巡洋艦或再大一些的航空母艦，被幾發反艦導彈擊中，也會沉沒或受重傷。

以火炮爲主要武器的軍艦和裝備導彈的快艇交戰，即使軍艦的排水量比快艇大得多，火力優勢一般也在使用導彈的一方，這是由於：

一：導彈射程遠。二：導彈的命中率高。三：導彈戰鬥部的威力大。

反艦導彈的有效射程一般都在二〇——四〇公里以上，採用其他中繼制導的導彈，射程更可達幾百公里。萬噸級的重巡洋艦，裝備二〇三毫米口徑的主炮，射程也可達到二〇多公里，但它的發射率很低，

Ⓑ反艦導彈構造示意圖

1：戰鬥部。2：主發動機。3：自控系統。4：末段制導系統。5：起飛助推器。6：彈身。7：彈翼。8：舵。

每分鐘不超過十發。用它來對付速度高而機動靈活的快艇，很難命中。對付導彈快艇主要靠中、小口徑的速射炮，但火炮的口徑小了，射程也相應地縮短。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統計數據表明：炮彈在遠距離上對大型艦艇的命中率，平均爲一——三%；對小型快艇的命中率則更低。而反艦導彈在無干擾的條件下，命中率可以超過百分之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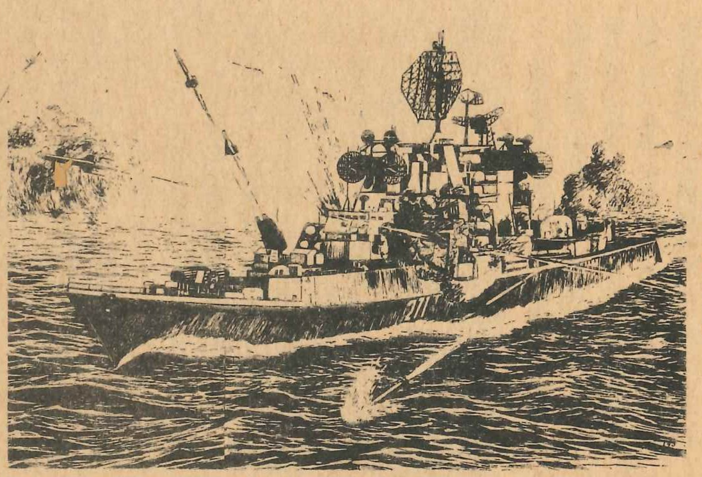
前面提到排水量一、二千噸或稍大些的護衛艦，一般只要被一——三發中等大小的反艦導彈擊中，就要失去戰鬥力，甚至沉沒，中口徑炮彈卻沒有這樣大的威力，更不用說小口徑炮了。基於以上幾點，於是有人認爲一次發射大量導彈所能達到的效果，等於三萬五千門中口徑火炮一次發射炮彈的效果。還有人認爲，在水翼艇裝備「捕鯨叉」——一種艦對艦導彈——導彈後，其火力等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一艘三、四萬噸的戰列艦的火力。

當敵艦侵入導彈快艇的警戒海區時，快艇部隊立即出動。艇上的對海雷達緊張地搜索敵人，根據螢光幕上的顯示，發現目標後，測出目標的艦型、數量、航速、航向等數據。在指揮儀上經過電子計算機計算，將數據輸入導彈的控制引導系統。同時，發射筒也轉到導彈準備射擊的方向，自動測試系統很快將導彈再測試一遍。一切準備就緒，指揮員面前的訊號燈便亮起來。這時候，指揮員定下決心，按下「發射」按鈕，火箭助推器點火，迅即產生巨大推力，將導彈射向敵艦。幾秒鐘後，助推器工作完畢，隨即脫落。導彈的主發動機開始工作，導彈逐漸降到很低的高度上飛行，以致敵艦雷達難於發現。在使用高精度無綫電高度表時，可降至跟海面幾十米，甚至不超過十米，就如同海鷗掠水差不多。此時導彈靠控制系統（通常是自動駕駛儀或簡易慣性導航系統）自動保持必要的航向平穩飛行。導彈的飛行速度很高，達到三〇〇米秒或以上。導彈到達目標附近，彈上的末段制導系統開始工作。末段制導系統能在廣闊的海面上搜索目標，當找到預定目標時，就轉入跟踪狀態，引導導彈衝向目標，戰鬥部爆炸，將敵艦擊毀。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以色列驅逐艦「艾拉士」號（標準排水量一、七一〇噸，長一〇九米，最大吃水五．一米，一一四毫米主炮四門，四〇毫米防空炮六門），在西奈半島北海岸巡邏。它單艦行動，沒有空中掩護。當時，驅逐艦的雷達屏上，並未發現埃及方面的導彈艇。

一七時三十分左右，在靠近基得港二十公里處，該艦得到警戒報告：一枚導彈正向軍艦接近。艦長立即命令加速加足馬力，全速前進（該艦主機爲蒸汽輪機，二軸，四萬馬力，最大航速三一節），同時該艦用主炮和四〇毫米防空炮一起向導彈開火，但無法打中。人們看見導彈不斷改變着方向，最後竟直奔驅逐艦而來。幾秒鐘後，導彈便命中了鍋爐艙，不到一分鐘，第二枚導彈又擊中了發動機艙。從軍艦上看見第一枚導彈到它擊中驅逐艦，經七十秒左右。驅逐艦的發動機艙和鍋爐艙被毀，燃起熊熊大火，艦體傾斜，失去航行能力，無綫電通訊系統也失掉作用。這樣該艦便完全喪失了戰鬥力，只能在海上隨波逐流。一九時三十分，第三枚導彈再次擊中該艦尾部。「艾拉士」號艦體緩緩地直立起來，開始下沉。這時，艦長下達「棄艦」命令。艦員們紛紛跳水，或逃上救生艇。接着第四枚導彈又跟着到達，落在水裏。

這是自從有艦對艦導彈以來，擊沉守型水面艦艇的首次實戰戰例。它在國際上隨即引起極大的震動。一些國家立刻加緊了反艦導彈和導彈快艇的研究。



Ⓒ導彈快艇外貌。

由於導彈快艇的噸位小，雖然在機動靈活方面佔了優勢，可是艇上裝載的油料和其他儲備太少，只能維持幾個晝夜，所以只適宜在近岸海區活動。還有，導彈快艇在海上波浪滔天，自然條件不利的時候，它的威力的發彈就會受到一定的限制。

此外，導彈本身是可以被「干擾」的。這與一般炮彈有本質的區別。炮彈一經射出，很難改變它的彈道，而導彈卻相反，因爲它是「可導」的，所以也可以使它「失控」，或者用設置假目標的辦法，使導彈「上當受騙」，不能命中對方艦艇。

對導彈快艇的主要威脅來自空中。所謂導彈快艇的機動靈活性是相對於大艦而言。與飛機和導彈相比，快艇就要相形見拙了。導彈快艇的噸位小，除了安裝反艦導彈之外，只能安裝幾門小口徑火炮，而且多半是平、高兩用，對空火力不强，當對方用飛機或反艦導彈攻擊導彈快艇時，導彈快艇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就要被動挨打。爲了克服這一弱點，有人曾考慮在四——六艘導彈快艇的作戰編隊中，將其中一——二艘快艇不裝對艦導彈，而裝小型艦對空導彈，以增强編隊的對空火力。這一方案效果怎樣，有待今後實戰的考驗。

反艦導彈還有一個缺點，就是有一個相當大的射擊死區，射擊死區的範圍，即爲導彈的「最小射程」。在這個「最小射程」之內，導彈不能發揮作用。對某些導彈來說，這個「最小射程」有好幾公里。所以導彈快艇一般都裝有火炮，除了對空射擊之外，在必要時，用來對付近距離的水面目標。

——完——



數年前在首都一帶橫行，備受民衆愛戴的俠盜羅賓漢莫達清，業已在半山芭監獄被處決，終結了他的一生。

他的死，也正式結束了馬來西亞犯罪史上哄動而傳奇的一頁。金錢，槍枝，子彈，鮮血和暴力點綴着，這名俠盜羅賓漢短短廿九年的人生。

這位曾經叱咤風雲，令首都警方大傷腦筋的人物，是與另一位觸犯軍火法令的死囚黎志平同上絞台。

他們於處死後，屍體在凌晨四時許送往中央醫院太平間。雙方家屬事後趕到醫院領屍。

市警亦派出便衣警探在現場駐守，防止這些情緒激昂的家屬騷動，醫院工作人員紛紛離開工作崗位，一睹這名俠盜的遺容。

莫達清兄長黃清友（三十八歲）到太平間領回屍體，並運往蘇丹街積善堂擧行祭禮，大批親朋戚友到場祭弔，死者兄弟姊妹拜祭時哭哭啼啼，不過，他們的父親沒有到場，以免觸景傷情。

黃清友向記者指出，他和家人是於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時才獲悉莫達清被處決的消息。

他與家人事後即趕到半山芭監獄，在那裏，他與其弟進行了約半小時的談話。

從談話中，莫達清透露了一般死囚的感受，他表示希望愈早執行死刑愈好，以免日夜蒙受無形的精神虐待，並口口聲聲說他不怕死。

據莫達清親友說，莫達清父親在星期二經收到通知信，謂他兒子將在該日被處死。

然而他本人却茫然不知，因爲他不會看這封以大馬文書寫的通知書。

黃清友說，前日他們探訪莫達清時，他並未要求甚麼特別的食物，只要了一些水果、蔬菜及燒鷄，同時也沒有顯露出異常的情緒。

莫達清家屬原想將他遺體埋葬，爲了遵從他的遺囑，唯有將他的遺體火化。然而，他們將不會把全部骨灰撒去大海，而保留一些作紀念。

針對警方有關莫達清應在昨日下午五點前出殯埋葬的諭令，莫達清家屬表示不解和不滿，認爲當局罔顧人情和華人的風俗。

警方這項諭令，迫使他們取消了原本想爲死者所作的超渡法禮。

當詢問莫達清之辯護律師查日星有何置評時，他不表示甚麼，不過他透露他個人已私下捐出五百元帛金給莫達清家屬。

莫達清家屬對於查日星律師在莫達清生前所給予的帮忙表示感激。

莫達清遺體在下午二時，運往新街路廣東義山千佛，火化。

他臨死前也希望能將其眼睛及其他器官捐給需要的醫院。

他的辯論律師查日星稱，莫達清於三個星期前已通知他及快樂醫院院長拿督M馬哈廸文醫生有關其願望。

查日星補充說，那是最後一次見他，至於他於昨晨被處決一事，他乃是從其一名委託訴訟者的親人處獲悉。

他繼說，這項遲來的通知，使他不能爲死囚作眼球及腎臟移植手術作出安排。

他盡量與監獄當局取得聯絡，但一切都失敗。昨早五時左右，他趕往監獄，但却被通知該死囚遺體於較早時已被送往中央醫院。

查日星說，他將對他認爲監獄當局的「卑鄙」行動作出控訴。

莫達清於去年九月廿三日在聯邦法院上訴因擁有軍火，觸犯內部安全法令下被判的死刑，但告失敗。

現年卅一歲的黃瑞清，又名莫達清，於一九七七年正月十一日在怡保高庭承認兩項罪狀，結果被鄭明達法官判死刑。

他面對的兩項控狀如下：

第一，指他於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晚上八時四十五分，在本市怡保路三英里半之永隆板廠辦事處內（屬保安區內），非法擁有一支七點六五的華特自動手槍，一支九MM口徑的魯克自動手槍及一支六點三五柏立達自動手槍，因而觸犯一九六〇年內部安全法令第五十七（一）A條。

第二，指他於同時同地，非法擁有四十一枚九MM子彈，卅四枚點三二口徑子彈及兩枚手榴彈，觸犯一九六〇年內部安全法令第五十七（一）B條。

今年新年期間，莫達清大胆的嘗試企圖從死牢越獄，但宣告失敗。

在這次越獄中，他以利器刺傷三名監獄工作人員，但其頭部亦受重傷。他被送入中央醫院留醫四日後，於正月四日再次被送返死牢。

他所幹下最令人注目的大案件計有：

（一）一九七五年十月廿六日傍晚，與另外五名同黨持長短槍搶刧安邦路跑馬場，取走廿一萬八千元現欵和開槍擊傷一名保安人員。

（二）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九日，因懷疑同黨亞旺和大肥烈出賣他，在增江新村將他們槍殺。

（三）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晚，莫達清黨中坐第三把交椅的黨徒阿仔在惹蘭亞羅遭人槍殺，警方相信那又是莫達清剷除內鬼。

（四）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莫達清與另外五名黨羽分持十四支手槍洗刧洗都鐵道局俱樂部逾萬元財物。

（五）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二日晚，策劃暗殺在返家途中的前市警副刑事調查主任古拉星甘，但古氏僅受重傷。

（六）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晚，與另外七同黨，配備各種武器，包括兩枚相信是手榴彈，槍刧諸街長興公司，掠去財物廿萬元和一些事主的三支短槍及廿枚子彈，這也就是莫達清被捕前幹下的最後一宗大刧案。

於一九七七年正月十一日，莫達清終於遭拿督鄭明達法官宣判死刑，他當時認罪不諱。

不過，他被判死刑的一個月後，在查日星律師的數度勸告下，却又回心轉意，向聯邦法院上訴，並獲得法院之出諭令此案移交高庭重審。

儘管莫達清的代表律師盡力爲他辯護，莫達清還是難逃一死，於去年五月十六日復遭高庭宣判死刑，被押返死囚室等待送上絞台。

莫達清雖然身繫囹圄，却仍然神通廣大，企圖越獄，於今年正月一日不知從何處獲得一把小刀圖越獄，不料被獄卒發覺，刺傷三獄卒，但他也被毆致重傷，送院救治。

終於這位傳奇入物，昨日在絞刑架下結束他的一生。

莫達清原名黃瑞清，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九日在首都出生，有四名兄長，三名姐姐和三名弟弟。

他在洗都巴刹讀完小學後，便轉入英文媒介的預備班，但在一九六〇年唸完初一便輟學，於十五歲那年在怡保律批發公市的一間菜攤當伙計，但在一年後又辭職他去，協助父親清洗火車燈的工作。

不過，他並不安於該份薪水微薄的職業，短時期後便又離家出走，加入當時由羅偉（譯音）領導的三百六私會黨組織，從而開始了他的俠盜生涯。

於一九六九年初，他開始使用槍械，並在同年四月初首次展開械刧活動。

當他成功幹下首宗械刧案後，便信心大增，立志刧富濟貧，四處招兵買馬，稍後在一個月內連續幹了八宗刧案。不過，他却在六九年十月十六日遭警方逮捕，被判十二年徒刑，由於他在服刑期間行爲良好，僅監禁了七年（一九七四年）便獲得自由身。

當他出獄後，他堅要替天行道，由於試過被捕，感到勢孤力單，遂四出結交志同道合者，重張旗鼓，他廣招黨羽，並屢次前往泰南購買槍械，甚而將其他敵對黨羽的地盤佔爲己有，準備在首都境內展開大規模的搶刧活動，而過去的三六〇黨也跟着變成了莫達清黨。

於一九七五年下半年的數個月內，莫達清黨先後在首都境內幹下了多宗震驚市民的刧案，而他將所有刧到的錢財，都去救助貧民。莫達清這個現代羅賓漢綽號也在此時响亮起來。

正當莫達清於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在此間怡保律永隆鋸板廠計劃前往八打靈再也南洛公司進行可獲五十萬元的大刧案時，警方已獲得可靠情報，出動大隊警員，配合野戰部隊和聯邦後備隊人員嚴密包抄該板廠。

莫達清和其黨羽當時雖然成了甕中之鼈，但他們仍與警方作戰到底，雙方於是展開了歷時一句鐘的槍戰駁火。

莫達清終於在彈雨中受傷，兩名黨羽邦咯仔和沙蓋仔當場伏誅，另兩名同黨亞明和蔡興乾則身受重傷。

當俠盜被擒的消息傳到市民耳中時，他們都爲俠盜安危而担憂，均希望上天打救這位俠盜，希望他成功越獄。

——完——

現代羅賓漢莫達清生前，（圖上）爲被捕後，押往提訊時。（圖中）是當年大馬軍警佈下天羅地網，捕捉莫達清時的大場面，但仍被莫達清脫出包圍網。（圖下）是莫達清及其一羣志同道合者，在最後一場與警方駁火的地點，吉隆坡怡保路永隆板廠，他就是在這裏被捕的。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飛刀小李

曹若冰・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風和賀寶在茶樓中談生意，賀寶正自得意，以爲自己佔了上風之時，忽然小葉出現在賀寶身後，並用槍抵住他的頸後，賀寶不得不立即屈服，並答應凌風晚上在坤記醬坊碰頭……午夜，凌風依約來到坤記醬坊，發現了八具死屍，其中一具是賀寶，不由大驚，不知是誰如此心狠手辣，小葉適時趕來，見此情景，也不由怔住，凌風和小葉正想離開！忽見一把飛刀擊向小葉身後，凌風打出鐵蓮子擊中飛刀，救了小葉一命，飛刀是花玉燕放的，凌風和小葉來到永盛客棧，找花玉燕問清情由……

旅邸出兇案　嬌客受嫌疑

「姑娘看看這個就明白了。」凌風取出那把暗算小葉的飛刀遞給花玉燕。

花玉燕沒有伸手去接那把刀，其實她一眼就認出，那是她慣用的飛刀。

「不用看，看了也是不明白。」

「姑娘和我裝糊塗麼？」

「我絕對沒有。」

「這把刀可是姑娘的？」

「不錯！是我的。」

「那麼，我請問姑娘今晚在什麼地方用過？」

「今晚上？」花玉燕突然睜大着雙目：「今晚我十一點鐘的時候就睡了，根本沒有出去過，更不用說是用過它了。」

「姑娘今晚上當眞沒有出去過？」

「不信你可以把玉奴妹妹叫來問問，我和她上床後還說了很久的話，直到十一點半鐘左右才睡去。」

康大麻子不待凌風吩咐什麼，立刻轉身拉開房門走了出去。不用說，他是去向他女兒求證去了。

這情形，花玉燕當然明白，同時也由此猜到了事情的嚴重性。

「這把刀可是殺死活寶的凶器？」

「不是！與活寶一起被殺的有八個人，全是一刀畢命，但沒有留下一把刀。」

花玉燕再次的睜大了雙目，滿臉驚駭無比的：「你說什麼？八條命案？」

「不錯！一下子連殺了八命，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這等狠辣歹毒的手段。」

「在什麼地方？」

「活寶和我約定見面之處——坤記醬坊。」

花玉燕默然了一下：「那麼，你這把刀既然不是凶器，又是從那裏來的呢？」

「這把刀險些要了小葉的命。」

「眞的？小葉。」花玉燕更加駭然至極。

「一點不假。」小葉神色冷肅地說：「這把刀從我背後暗算我，如不是三少出手快，一鐵蓮子擊落它，我恐怕也躺在坤記醬坊裏了。」

「三少一鐵蓮子擊落下這把刀？」花玉燕的雙目這一回比前兩次瞪得更大、更圓。

「哼！」小葉從鼻子裏發出的聲音。「如此說來，你果然是北六省的那條龍了？」

「事到如今，我也無須再隱瞞身份了。不錯，我正是開封凌家的子弟！」

「花玉燕！現在事情已經挑明了，你得給我一個公道交待！」小葉冷冷地說。

「小葉！這是個天大的誤會。」

「妳還要狡賴？」

「小葉！刀雖然是我的，但我敢發誓，今晚我確實沒有出去過，康班主已經去問玉奴妹妹去了，馬上就可獲得證明。」

一陣急促的步履聲響，康大麻子快步走進房來。他雖然沒有說話，但卻朝凌風搖了搖頭。

這已經夠了。

康玉奴既已證明花玉燕沒有說謊，的確沒有出去過，那麼，活寶等八個人是誰殺的呢？使用花玉燕的飛刀暗算小葉的人又是誰呢？

凌風微皺着眉頭默然沉思了片刻，緩和下語氣說：「燕姑娘！妳的飛刀總數有多少把？」

「九把。」

「有人能證明嗎？」

「玉奴妹妹能證明。」

「九把都在嗎？」

「前晚上用了三把，還賸下六把。」

「六把都在？」

「都在。」

「可以取來我看看嗎？」

「可以。」花玉燕微一點頭，轉向康大麻子說道：「康大哥！飛刀放的地方玉奴妹妹知道，麻煩你去要玉奴妹妹取來好嗎？」

康大麻子抬眼望向凌風，凌風沒說話，只微點了點頭，康大麻子立即又轉身出房而去。

房內，三個人都沉默着，誰也沒有開口說一句話。

凌風的臉色已由冷肅轉趨平靜，只是卻深皺着眉頭。花玉燕也緊皺着一雙柳眉，只有小葉的臉上仍是一片冷肅之氣。

很明顯地，小葉對花玉燕的話仍然存疑；因爲在當時小葉聞聲知警，身子旁竄的剎那就已躍上了屋面。他的行動實在夠快的，然後，他竟沒有看到人影。在他的心目中認爲：當世江湖上，行動能快過他的人，除了以輕功著稱的「雲裏飛」花玉燕外，實在很難找得出第三個來。

因此，他認定那背後給他一刀的人，決無別人。

很快地，康大麻子帶着康玉奴走進房來，康玉奴手上拿着一個飛刀囊，六把飛刀，一把不少。

「凌爺！杜姊姊昨晚上確實沒有出去過，我們在床上聊到十一點多鐘才睡，她的飛刀從進我們班子時起，也的確是只有九把，這些我都可以證明全是事實。」

「康姑娘！我完全相信妳的話。」凌風點點頭，沉思地望花玉燕說：「燕姑娘！看來這一定是有人存心嫁禍與妳了。」

這「嫁禍」問題，花玉燕早就想到了，而且還想到暗算小葉的這把刀，一定是前晚上用出的三把刀之一。

只是她沒有明說出來；因爲她知道不到必要關頭，說出來不會有多大的效果。同時，她久聞凌三少智慧過人，她相信在抽絲剝繭的查證下，以凌風的智慧，一定不會想不到這問題。只要一想到這問題，也一定會追查這把刀的來源。

現在凌風提到「嫁禍」的問題，她雙目不由立時一亮，心裏也暗笑了。

因此，她緊皺着的柳眉頓然一展，輕吁口氣說：「三少！我也這麼想，並且已經想過這把刀的來處，多半是前晚上我用來警告陳二虎他們那兩把中的一把。」

「對！這確有可能。」凌風恍然地一點頭，目光轉向小葉：「小葉！你現在就回客棧裏去向陳二虎將那兩把刀要來。」

凌風在小葉的心目中是一尊神，對凌風的話自然是毫不猶豫，立刻大步出房而去。

時間已經是凌晨三點多鐘，大安客棧當然也早就打烊關上了門。

小葉爲了避免驚吵了別的旅客，他沒有叫門，繞到後街由圍牆外面翻了進去。

當他經過自己的房間門口時，發現房門開着一道縫沒有關好。心裏不禁有點詫異，他清楚地記得，他出去時，房門是關好了的。

是誰進去過房間了？他心裏暗想。

推開房門走進去，點上燈，燈下壓着一張字條：

小葉！告訴你和姓凌的小子，別管閑事，也別妄想動那一箱珠寶的腦筋，你和他最好趁早離開此地，否則你們隨時會送命。

字條下面沒有署名。看完字條，小葉冷笑了笑，將字條放進口袋裏，出房帶上門，走向陳二虎的房間。

陳二虎的房間門也開着一條縫隙，沒有關緊。

推開門，進入房內，點亮桌上的油燈，小葉楞住了，呆在了當地。

陳二虎和他的那個手下兄弟，全都直挺挺的躺在木板床上。陳二虎的胸窩上插着一把刀，那名兄弟的胸口上有一個血窟窿。血染滿了衣服、床單，看那血液尚未完全凝結的情形，被殺的時間，最多不超過一個小時。

換句話說，也就是他與凌風離開坤記醬坊往永盛客棧去找花玉燕的這段時間。

小葉定定神，吸了口氣。走到陳二虎的床邊，拔出陳二虎胸窩上的刀，擦乾淨血跡收起。爲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他沒有驚動陳二虎手下的那些兄弟，輕手輕脚的出房帶上房門，翻出圍牆。

回到永盛客棧，剛一進到房內，凌風立即發覺小葉的神色有點不對勁。

「小葉！怎麼回事？你的臉色……」

「三少！我們栽到家了。」小葉喘了口氣說。

「可是兩把刀都不見了？」

「不是！陳二虎和他的那名兄弟都被人殺死了。」

凌風大吃一驚。

小葉不待凌風發問，隨即把回到客棧

裏聽所見的經過情形，對凌風說了一遍。說完便將那把刀和字條拿出來遞給凌風。

只一眼，花玉燕立刻認出也是她的刀，臉色不由倏然一變：「三少，這也是我的刀。」

凌風點點頭，從身上取出另一把刀，連同先前放在桌上的一把與小葉遞過來的一把，共是三把。

「燕姑娘！如果我的眼光不錯，妳這九把刀都很精緻，不是一般的鐵匠能够打得出來的，現在物歸原主，妳把它收起來吧。」

花玉燕接過刀，突然發了狠，目射殺機地：「三少！我發誓，一定盡我的全力找出那狠毒的兇手，將這九把飛刀全都釘在他的身上。」

「只要姑娘眞盡力去找，那殺人兇手再奸再猾，也一定難逃姑娘之手的。」凌風平靜地說：「不過，我要請姑娘答應我一件事。」

「三少請說，我無不遵命。」

「姑娘如果找到那殺人兇手時，請千萬留他活口，交由此地官方治罪。」

「我答應三少，一定留他活口。」

「謝謝姑娘。」

「凌爺！您現在巳經完全相信紅菱姐姐不是殺人兇手了麼？」康玉奴接口說。

「姑娘可是有甚麼話要說？」凌風點點頭問。

「嗯。」康玉奴說：「下午您走後，紅菱姊姊就立刻寫了封信要我去送給徐五爺。」

「哦！」凌風轉眼望着花玉燕。

「三少！你見到五爺時就明白了。」

凌風沒有再多問，打開小葉交給他的那張字條，看後，冷笑一聲說：「小葉，你打算怎麼辦？」

「我決定和對方週旋到底。」

「你不怕送命？」

「我這一條命大概還很少有人要得了去。」

「小葉！別逞能，剛才在坤記醬坊裏就是個很明顯的例子。」

「那不同，剛才如不是和你三少在一起，我不會那麼大意。」

「萬一發生意外，你不後悔麼？」

「三少！別對我說這種話，我小葉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也不是那種沒有心肝的人，爲您作事，就是要了我小葉的命，也決不後悔。」

「好！」凌風點點頭說：「我這回南來帶了四個人，本來我不想動用他們的，但如今敵暗我明，形勢對我們十分不利，我不得不動用他們來對付那些奸猾的歹徒了。」

「三少！」康大麻子接口問：「您帶來的可是蓋雄他們四位？」

「正是他們四個。」

「開封四豹？」」小葉說。

「你也聽說過他們？」凌風含笑地。

「豈只是聽說過，我久聞他們四位的大名，簡直如雷貫耳。」

「他四位現在甚麼地方？」康大麻子問。

「西門外七里橋一家姓王的農戶家中。」凌風說：「康大哥！你這裏有紙筆和信封沒有？」

「有。」康大麻子連忙從一隻籐篋子裏取出紙筆和信封放在桌上。

凌風立刻寫好一封信，同時拿出一粒鐵蓮子交給小葉說：「小葉！你立刻把這封信送去，鐵蓮子作爲信物，要他們天一亮就進城。」

小葉沒有多說話，接過信和鐵蓮子，向康大麻子和花玉燕招呼了一聲，出房而去。

凌風吁了一口氣：「燕姑娘！有件事妳似乎應該實實在在的告訴我了。」

「甚麼事？」

「飛刀小李究竟現在何處？」

「我實在不知道。」

「他會不會來此地？」

「我想他一定會來。」

「如果來了，麻煩姑娘轉告他，請他不要在此地沾惹任何事非，否則我會盡全力對付他。」

「三少的話我一定轉告，不過，如果我要他帮助我偵查那殺死活寶和陳二虎等人的兇手呢？」

「那當然另當別論，但是却決不准殺人。」

「三少放心，這我敢保證，他決不殺人。」

「姑娘既作保證，我還有甚麼不放心的。」凌風點點頭，站起身子：「好了，我該走了。」

「三少！我送您回去。」康大麻子說道。

「康大哥！三更半夜的，把你叫起來吵擾了你半夜，我心裏已很感不安，別送我了，你請歇着吧。」

花玉燕站起身來說：「那麼，我送送您。」

凌風連忙搖手說：「燕姑娘！妳也別送了，也請息歇吧。」

× × ×

時間已是凌晨四點多鐘，藍家的大門竟還沒有關；人也未睡，王大中在守門。

凌風一到大門口，王大中立刻迎着說：「凌爺！您回來了，大哥正在後面大廳上等着您呢。」

「哦！有甚麼事嗎？」

「五爺來過了，等了您一個多鐘頭，剛回去不久。」王大中一面回答着一面關上門。

後進大廳中，燈光灼亮，藍海山和陳彪等四人都在大廳中坐着。

「賢弟！您怎麼到現在才回來，快坐下歇息吧。」藍海山一見凌風，立即放落一顆懸心的吁了口氣。

「大哥！眞對不起，這麼晚了，還讓你爲小弟担心，連睡覺都不能睡。」凌風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賢弟！別和我說客氣話了，你岳父剛來過，等了你好久才回去。」

「王大中剛才告訴過小弟，他來有甚麼事？對大哥說了麼？」

「他從十一點多鐘就在城隍廟外等你，一直等到兩點多鐘沒見你去，所以才來家裏找你，主要是阻攔你不要去取那隻箱子。」

「大哥告訴他活寶已經被殺的事情沒

有？」

「告訴了，但他要我轉告你，千萬不要去找那隻箱子，並要你明天一早到他家裏去一趟，他有很要緊的話和你談。」

「哦。」凌風默然沉思了一下說：「大哥！那陳二虎和他那名受傷的兄弟，都被人殺死了。」

藍海山吃一驚：「甚麼時候的事？」

「據小葉判斷，被殺的時間，可能在兩點半鐘左右。」

「知道甚麼人殺的嗎？」

「不知道，兇器是花玉燕的刀。」

「兇器是花玉燕的刀？」

凌風點了點頭，便把他與小葉去找花玉燕查問，康玉奴證明花玉燕今晚確實沒有出去過，他命小葉回客棧去向陳二虎查問那兩把刀是否還在，結果却發現陳二虎和他的那名兄弟巳經被殺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這麼說來，兇手之殺陳二虎和那名兄弟，留下凶刀是有意嫁禍花玉燕的了。」藍海山靜靜聽後，沉思地說。

「實情可能正是如此。」凌風忽然正容說：「根據今天活寶、陳二虎等人被殺的形勢看，兇徒不但十分陰險狡詐，而且手段歹毒，所以從現在起，我要大哥聽我的話，答應我不插手我的事情，不參予我的任何行動……」

藍海山接口說：「賢弟！你這是什麼話……」

凌風搖手阻止他說下去地：「大哥！你先聽小弟把話說完好不好。」

「好！好！你說吧。」藍海山皺着眉頭。

「大哥！爲避免兄弟們發生意外，我希望大哥一定要聽我的話不插手我的任何事情、行動，別令我內心愧疚不安。另外，我還要告訴大哥一件事；我此來原帶有四名好手，本來我是不想動用他們的，所以一直讓他們住在城外。現在情勢不同，惡徒太過狡詐狠毒，我不得不動用他們了。剛才在永盛客棧內，我已經要小葉去通知他們一早就進城來見我。同時花玉燕也巳發誓要偵查兇手。因此，目前帮助我對付惡徒的人，除了我帶來的那四名好手與小葉外，還有康大麻子，花玉燕與飛刀小李。有這樣的勢力，那兇手縱然狡詐如狐，也一定難逃出我的手掌去。」

「小葉，康大麻子，花玉燕和飛刀小李，加上賢弟帶來的四名好手，這實力的確很强。」藍海山點點頭，目光凝注地：「賢弟！你何時與飛刀小李見過面了？」

「我還沒有與他見過。」

「那你怎知他也會帮你對付那兇手歹徒的呢？」

「是花玉燕說的，花玉燕並且巳經向我作過保證；小李一來到此地，她會要他參予暗中偵查兇手的行動。」

「哦！」藍海山默然沉思了片刻：「賢弟！你不要我插手你的事情，是怕我和兄弟們受到牽連，和活寶、陳二虎他們一樣的被殺麼？」

「大哥！」凌風正容說：「惡徒手段歹毒，殺人如草芥，我實在不願有一個兄弟爲我的事情遭遇到任何一點意外。」

「賢弟！你把我藍海山看成什麼樣的人了，你問問王大中、陳彪他們，可有一個是貪生怕死的人？」

「凌爺！爲一個義字，我們兄弟雖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腦袋掉了只不過是個碗大的疤，二十年後又是一條漢子，兄弟們決沒有一個貪生怕死的人。」陳彪首先接口說。

「凌爺！大哥自收您爲兄弟那一天起，就吩咐過所有的兄弟們，在我們這塊地面上，除大哥以外就是您。換句話說，您是我們兄弟們的二哥，您的事情也就是兄弟們的事情。您要是不讓我們插手，便是瞧不起我們。」王大中也接着說。

陳、王二人的這番話，凌風聽得心中不由大爲激動：「王兄弟！陳兄弟！謝謝你們跟大哥對我的關愛，只是……」

藍海山正容接口說：「賢弟！你別再多說什麼了，你說什麼也沒有用，這件事，我跟兄弟們是插手定了。」

「大哥！」凌風皺着雙眉，吸了口氣說：「你既然一定要插手這件事，小弟知道無法攔阻得了，不過大哥必須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你說吧。」

「參予行動的人以眼前這大廳中的人手爲限，除大哥和王兄弟陳彪他們四位兄弟外，不准再讓別的兄弟參予。」

「爲什麼？」

「人多容易岔事，並且大哥的行動也必須聽從小弟的號令指揮。」

「行！掛帥的是你，我們當然都聽你的號令指揮。」藍海山點頭笑了笑，目光倏又凝注地：「賢弟！你帶來的四名好手他們是誰？」

「鉄腿蓋雄兄弟。」

「開封四豹！」藍海山雙目猛地一睜：「聽說他們四位都練有一身紮實的好功夫，在北六省內很難找得出幾個敵手。」

凌風笑笑說：「其實這都是一些江湖朋友捧他們的，他四個的功夫雖然稱得上紮實，但比起大哥來仍然差了許多。」

「哈哈！賢弟！你別替他們四位謙虛客氣了，我手底下有多少斤兩，我自己心裏可清楚得很。」藍海山笑着說：「他們住在城外什麼地方，遠嗎？」

「西門外七里橋那邊。」

「小葉是幾點鐘去通知他們的？」

「四點不到。」

「現在巳過五點半，他們大概就快到了。」藍海山看看牆壁上的自鳴鐘，又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我想頂多再有一個小時，他們一定會到。」

「那麼，趁着這個把小時的時間，你到房裏去休息一會吧，回頭小葉他們到時，我就教人去叫你。」

「不了，一個小時的工夫，睡也不能睡好，反而不如不睡的好，倒是大哥你累了一夜，現在你該去好好的睡一覺了。」

藍海山笑笑說：「那怎麼成，開封四豹，我久聞大名，他們難得來此，我怎麼可以去睡覺不等着與他們見見面，不盡盡地主之誼，否則豈不要被江湖朋友笑我藍某人不懂江湖禮數。」

「他們來時，我自當要他們拜見大哥，不過大哥要盡地主之誼今天却不行。」

「為什麼？」

「因為目前我還不想讓他們公開身份，打算派他們暗中釘住幾個人，偵查那歹毒的殺人兇手。」

「釘住那幾個人？」

「宮少秋和張英順他們。」

藍海山點頭道：「你既然這麼說，那我就改天再好好的一盡地主之誼便是。」

「到時候，我一定讓大哥大大的破費一下，要他們四個和王兄弟陳兄弟們好好的敍一敍。」

「凌爺！對開封四豹，我們都早聞大名，這回要能與他們敍敍，可全托您的福了。」

顯然，王大中和陳彪他們四個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凌風的眞正身份。

「對了。」藍海山徵求意見的望着凌風說：「賢弟！現在事情差不多已全都挑明了，你該讓王大中、陳彪他們知道你的眞正身份了吧？」

王大中和陳彪等五人一聽這話，臉上全都不由現露出詫異之色。他們心中暗想，凌風另有什麼眞正身份？他的眞正身份是什麼？……

凌風想想覺得等會兒四豹兄弟一到，他的身份就是不說，王大中他們也會想得出來，的確已無再隱瞞他們的必要了。於是他點點頭說：「大哥說的甚是，讓他們知道也好。」

獲得凌風的同意，藍海山立刻便對臉色詫異的王大中和陳彪等五人說：「大中！你們大概都聽過北六省的一條龍凌三少吧！」

「呵！……」

王大中和陳彪等五人霍然一齊睜大了雙眼。

「凌爺！原來你就是凌三少！」陳彪滿臉驚喜地說。

「三少！怪不得像小葉那樣的殺手都會聽你的，原來你就是一條龍。」王大中說。

凌風笑笑說：「好了，王兄弟，關於我的身份問題，希望你們暫時還不要向外洩露。」

「三少！您請放心，這一點我王大中還懂得，如果一洩露出你的身份，那個歹毒的龜孫王八蛋，一定非嚇得立刻夾着卵蛋開溜不可！」

這話一出，藍海山和陳彪等人不禁都笑了，凌風也莞爾地笑了。

「大中！天已經亮了。」藍海山說：「去看看廚房裏的老張起來沒有，如還沒有，就叫他起來做早點。一夜沒睡，也沒吃東西，肚子裏早空了。」

王大中應了一聲，快步出廳往老張的住處走去。

× × ×

六點半鐘時候，小葉和四豹來了。

但前後不到二十分鐘，便又走了。

凌風和藍海山吃過早點，已是七點多鐘。

今天的天氣突然好了起來，十幾二十天來未露臉的太陽也露出了它的臉孔。

「大哥！你累不累？」凌風問。

「賢弟！你也未免把大哥看得太不中用了，三兩晚不睡，我大概還不至於撐不住。」

「那麼，我們到大安客棧看看熱鬧去吧。」

「看什麼熱鬧？」藍海山一時聽不懂凌風的意思。

「陳二虎和他的那名兄弟被殺，客棧裏那伙計豈能不報案。」

「對！這時候大安客棧裏恐怕已經擠滿了看熱鬧的人了，偵緝隊的劉隊長必然也已經趕到現場了，我們去看看吧。」

突然，外面響起一陣敲門聲，王大中連忙去打開門，進來的是大安客棧一帶地面上的兄弟小袁。

「大哥！凌爺！住在大安客棧裏的陳二虎和他的那名手下兄弟昨夜被人殺死了。」小袁急步匆匆走進廳來，喘着氣說。

「哦！已經報案了嗎？」凌風裝着不知道的樣子。

「已經報案了，兄弟來時，偵緝隊的劉隊長已帶着幾名隊員和仵作到了大安客棧。」

「我和大哥馬上就來，你先回去吧，關照兄弟們只許旁觀，不許多說話管閑事，免得惹上一些無謂的麻煩，知道嗎？」

小袁抬眼望着藍海山。

「小袁！」藍海山正容說：「回去照凌爺吩咐的話關照兄弟們，凌爺的話就是我的話，不管什麼人如敢有違，一定重責，你快回去吧。」

小袁連忙答應了一聲，快步而去。

× × ×

凌風和藍海山到達大安客棧時，仵作已經驗過屍，偵緝隊劉隊長正在向店裏的伙計和陳二虎帶來的另外幾名兄弟問話。

當然，劉隊長的問話只是一種例行公事；他不可能問得出一點任何頭緒的。事實上陳二虎的那幾名兄弟也回答不出個所以然來。

小葉夾在人叢中看熱鬧。

突然，一位偵緝隊員手裏拿着一張字條，匆匆走到劉隊長身旁說：「隊長！有綫索了，你看！」

劉隊長接過字條看後，立即望着陳二虎的一名兄弟問：「你們知道一個名叫凌風的人嗎？」

劉隊長問話的聲音不低，夾在人叢中的小葉，站立在一邊的凌風和藍海山都聽見了。

那名陳二虎的兄弟剛點頭說了句「知道」，凌風已移步走了過去。

「隊長！有什麼事！我就叫凌風。」

「哦！」劉隊長微感意外地一怔，上下打量了凌風一眼：「你就叫凌風？」

「嗯。」

「這張字條是你寫的嗎？」劉隊長揚了揚手裏的字條說。

「隊長能不能先給我看看。」

「可以。」劉隊長立刻把字條遞給凌風。

凌風接過字條，字條上寫着：

陳二虎！限你立刻帶着你的兄弟離開本地，不然我就要你的命。　凌風條

看完字條，凌風把字條交還給劉隊長，神色依舊很平靜地說：「隊長可是認為我就是兇手？」

「這張字條就是證據。」

「但不是我寫的。」

「你這話對我說沒有用。」

「對誰才有用？」

「我們局長和法官。」

「哦！隊長是要逮捕我了？」

「這是我的職責。」劉隊長轉向身旁的一名隊員命令說：「陳秉和！把他銬起來。」

陳秉和正是那名把字條交給劉隊長的隊員，他立刻拿出一副手銬冷冷地說：「姓凌的！放識相點，把手伸出來吧。」

藍[illegible]見連忙搶步上前抬手攔阻地說：「劉隊長！你不能隨便冤枉人。」

「藍大爺！這是殺人命案，這種事你最好少管。」劉隊長沉下了臉。

「我知道這是殺人命案，但凌爺決不是兇手，我敢保證。」

「藍大爺！他與你有關係麼？」

「他是我的兄弟。」

「哦！藍大爺！你要是有本領就去向我們局長和法官保證去，對我保證可沒有用，我也作不了主。」

「劉隊長！」藍海山冷笑地說：「你不必拿局長和法官來壓我，我藍海山雖然沒有那大的面子，不够那樣的身份，但却另外有人有。」

「哦！那你藍大爺何必攔阻我來抓他呢？」

「我這是為你劉隊長好。」

「為我好？」

「嗯。」藍海山說：「老實告訴你吧，他是徐五爺的嬌客。」

劉隊長臉色陡然一變，驚愕地說：「他是徐五爺的女婿？」

「不錯！」藍海山點點頭說：「你這個偵緝隊長如還想幹下去的話，最好聽我藍某人的話，別糊里糊塗的亂抓人。」

劉隊長不由暗暗皺起了眉頭，他心中非常清楚，徐五爺在地方上的名譽聲望，別說他這個小小的偵緝隊長，就是他的頂頭上司——馬局長，也不敢得罪徐五爺。

「藍大爺！他眞是徐五爺的女婿？」

「不信，你去問徐五爺去。」

「問我是當然要問。」劉隊長的口氣緩和了下來：「不過……」

藍海山接口說：「你不必不過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他的一切我完全担保，有什麼問題，你可以唯我是問。」

「劉隊長！」陳二虎的一名兄弟突然說：「我們也相信這位凌爺決不是兇手，前晚上，我們二爺受傷時，還是他與一位葉爺醫治上藥包紮的呢。」

「哦……」

「劉隊長！你要我藍某人寫個保證書嗎？」

「不用了，你藍大爺也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你既然這麼說，我還有什麼不相信的。」

很明顯地，因為藍海山說出了凌風是徐五爺的女婿，他自問自己這個小小的偵緝隊長得罪不起徐五爺，所以趁機做個順水人情，賣藍海山的面子。

當然，也因為憑那麼一張字條，凌風只是個嫌兇，並沒有凌風是殺人正兇的直接證據。

藍海山雖也明知他做的是順水人情，但却裝作不知的一抱拳說：「承蒙劉隊長看得起，相信我藍某人，藍某謝謝了。」

「藍大爺！別客氣了，你是這裏地面上的龍頭大哥，這裏出了命案，還得仰仗你藍大爺多費心多帮忙呢。」

「沒問題。」藍海山豪爽地一拍胸脯說：「不冲別的，就冲着那張莫名其妙的字條，我們也不會讓兇手逍遙法外的。」

「劉隊長！」凌風接口說：「我可以請教一個問題嗎？」

「凌爺請說。」

「那張字條是在什麼地方發現的？」

劉隊長轉臉向陳秉和。

「是在陳二虎的枕頭底下。」陳秉和答。

「謝謝。」凌風點了點頭：「劉隊長！我想走了，可以嗎？」

「你請便。」

凌風和藍海山走出了大安客棧。夾在人叢中看熱鬧的小葉，康大麻子和花玉燕、康玉奴等人也立刻跟着走了出來。

凌風和藍海山默默地在前面走着，一直走進了永盛客棧，進了康大麻子的房間，才吁了口氣說：「大哥！我心裏忽然有一個預感。」

「什麼預感？」

「坤記醬坊那邊說不定也有那麼一張莫名其妙的字條。」

「唔。」藍海山點頭說：「這倒確是很有可能。」

這時，康大麻子和小葉，花玉燕和康玉奴等人已先後走進房來。

「三少！惡徒的這一手實在太厲害了，剛才若不是藍老大出面說明您是徐五爺的女婿，使劉隊長有所顧忌，他勢非抓您不可。」康大麻子說。

凌風平靜地笑了笑，望着小葉說：「小葉！你去找陳二虎的兄弟問問看，是誰先發現陳二虎被殺的，請他來一趟，我有話要問他。」

小葉答應了一聲，立刻轉身而去。

「賢弟！坤記醬坊那邊，你看我們要不要搶先去查看一下？」藍海山說。

凌風微一沉思搖頭說：「我看不必了，去查看反而不如不去的好。」

「為什麼？」

「我們如果去查看，會很容易引起別人的誤會，有那欲蓋彌彰之嫌。」

「藍大哥！去坤記醬坊那邊查看什麼？」花玉燕問。

「三少猜想那邊可能也有那麼一張莫名其妙的嫁禍字條。」

「哦！……」

房外一陣步履聲急響，小葉帶着一名三十多歲的黑衣漢子走進房來。

「在下王元甫見過凌爺。」黑衣漢子抱拳一拱說。

「王兄請坐。」凌風微一欠身。

「謝謝凌爺。」

王元甫很懂禮，他沒有坐。

「王兄！今早上是你第一個發現你們二哥被人殺死的麼？」

「是的。」王元甫恭敬地答。

「當時你查看過房內的情形嗎？」

「查看過。」

「發現什麼可疑的痕跡沒有？」

「什麼也未發現。」

「昨晚之前，可曾有什麼人到客棧裏看過你們二哥麼？」

「沒有。」王元甫搖搖頭說：「有一件事情在下心中很感奇怪不解。」

「什麼事情？」

「前晚上的那兩把飛刀不見了。」

「哦！原來放在什麼地方的？」

「二哥的枕頭底下。」

「這麼說，你早就查看過你們二哥的枕頭底下了？」

「是的。」

「當時你沒有看見那張字條麼？」

「沒有。」王元甫搖搖頭說：「這件事實在很是奇怪，我在找那兩把刀時，照理是不應該看不到那張字條的，但竟然沒有看見。」

凌風笑笑說：「這大概是你當時只顧全神在找那兩把刀，所以沒有注意它。」

他嘴裏雖然這麼說着，其實他心裏已另有所疑；只是不願明說出來而已。

王元甫沒有再說話，因爲，事實很明顯，那個姓陳的偵緝隊長在陳二虎的枕頭下發現了字條，而他竟然沒有發現，這不是他沒有注意是什麼？

「王兄！你們現在打算怎麼辦？」凌風問。

「在下已決定立刻派人回去請大哥親來處理二哥的後事，並追查兇手替二哥報仇。」

「你這辦法很對，照理也應該如此，不過……」凌風沉思地說：「兇手十分狡猾惡毒，你們大哥親來，不但毫無用處，恐怕還要弄個灰頭土臉而回。」

小葉接口說：「凌爺說的是，憑陳大鐵那點拳脚功夫，他來也是白來！」

王元甫的臉上立時露出了不高興的神色，冷冷地說：「葉先生，我希望你說話小心點，不要信口開河瞧不起人！」

小葉忽然哈哈一聲大笑說：「王元甫！你大概還不知道我是誰吧？」

「我只知道你姓葉。」

「江湖上朋友都叫我小葉，渾號叫『鬼影子』，你聽說過嗎？」

「鬼影子殺手小葉！」王元甫臉現驚容。

「不錯。」小葉點頭說：「你也許聽說過我和陳大鐵有過一點交情，爲那點交情，我希望你聽我的話：立刻去購辦兩副棺木把陳二虎和那位兄弟的屍首盛殮起來，運回鎭江去。告訴陳大鐵，就說我說的，要他放心，陳二虎的仇，我小葉會爲他報。」

「這個……」

「你不願意？」小葉瞪着雙眼。

「在下不是這意思。」

凌風接口說：「王兄！你另有爲難之處麼？」

「凌爺！不瞞您說，目前我們實在沒有力量購辦棺木什麼的。」

小葉立刻從身上掏出一疊鈔票交給王元甫說：「這是一千元關金，你拿着快去替你們二哥和那位兄弟購辦壽衣棺木，僱船運回鎭江去吧。」

王元甫似乎沒想到小葉一出手就是一千關金，怔了怔說：「葉爺！用不着那麼多。」

「你拿去吧，壽衣棺木儘量選上好的買，多下來的你們大家留着買酒喝吧。」

王元甫猶疑了一下，雙手接過：「謝謝葉爺。」

小葉揮揮手說：「別謝了，快去辦快回去吧。」

王元甫沒再說話，朝小葉恭敬地行了個禮，轉身急步走了出去。

「三少！我這麼做對嗎？」

「對！我本來也是這個意思。只是……」凌風點點頭沉思地說：「小葉！你疏忽了一件事。」

「我疏忽了什麼事？」

凌風吸了口氣說：「如果我猜料的不錯，王元甫他們幾個恐怕走不掉。」

「爲什麼？」

「可能會有人不讓他們走。」

「是什麼人？」

「我只是這麼覺得，要是知道，就不會說是猜料與可能的話了。」

「那麼，三少的意思是……」

「簡單得很，送他們一程。」

「明送？」

「當然是明送，和他們一起上船，晚上再下船悄悄回來。」

「好！回頭我就去告訴他們，要他們上船時通知我一聲。」

凌風點點頭站起身來說：「大哥！現在我們該進城去看看了。」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溫凉玉·文　黃耀基·圖

大俠傳奇

舌劍傷人心　招來殺身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門六識中碩果僅存的老四唐看，突然語無倫次，不過他的喃喃囈語中，似是涉及唐老太太，蕭秋水以及有關天書、神令的事，因此引起鬥場中各人注意，都停止了打鬥，細聽他說，但他所說的，似是而非，衆人都聽不懂。當唐甜千方百計想誘導他說出天書、神令的下落時，公子襄以及很多門派的人都洶湧到達鬥場，各派互相指摘，互揭對方瘡疤。九臉龍王乘衆人舌戰混亂之際，疾然出手刦走唐看，想獨自向唐看偵查，但公子襄，唐甜，蕭七等人眼明手快，各自奮身攔截，使九臉龍王不得不將唐看放下而抵禦公子襄等人的攻擊……

天書神令惹禍端

四人對了一掌，都知道對方具有不可輕視的武功，四人一時沒有再出手，可是四人這一出手，等於提醒了其他各派門人，他們互覷一眼，立即有幾個人，向唐看撲來！

但是「哎喲、哎喲、哎喲」幾聲，跟着下來就是「叭達、叭達」幾响，五六條人影，被慕容不是一手一個，抓鷄一般的拎了出來，摔了出去。

其他幾個高手，不敢搶攻，站得遠遠的對九臉龍王戟指罵道：「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唐看又不是你的……你想獨佔，可沒那末容易！」

慕容不是心裏也是焦急，因爲他自恃武功雖高，但武林人物一湧而上，加上公子襄這等高手在，自己是雙拳難敵四手的。他腦中轉念極快，心想：這樣一個燙手山芋，自己還是不要沾手的好，便用順水推舟之法，向唐甜道：「好，既然大家信我不過，而唐看又是唐門的人，就還給你們——」說着貼地一脚，把唐看掃得向唐甜跌撞過去。

唐甜焉不知慕容不是的居心，但唐看是自己志在必得，眼見他撲跌過來，也只有伸手一扶——這一扶之下才曉得，唐看雙腿彎處軟綿綿用不着力，而腿部又腫起兩塊突骨，唐甜知道唐看的一雙脚，已給九臉龍王一脚掃斷。

原來九臉龍王怕唐甜帶了唐看開溜，他得不到的東西，那許讓人佔得？所以先行掃斷唐看雙腿，好讓唐甜不容易帶他走，九臉龍王嘻嘻笑道：「好啊，唐看既是唐門的人，就讓這位唐小妹來問個清楚，蕭秋水究竟把這東西藏到那裏？」

這時唐看一連串的激動與受創下，已奄奄一息，這衰弱老人雙目失神，狀甚悽怖，唐甜知他活不長久，便問：「你快說，蕭秋水跟老奶奶在那裏？……」

唐看臉上又充滿畏怖之色。唐甜知他又憶起當時情境。便改轉話題直接問他：

「那『忘情天書』和『天下英雄令』，你有沒有見到……」

話未說完，那唐看驚呼起來，瘂瘖怖叫：「在……在唐門……在唐門……」唐甜急問：「唐門那裏？」她却是做夢也沒想到，唐老太太明明跟蕭秋水走出唐門，找唐老太爺子決一死戰，却原來還是在唐門之中。

只聽唐看抓住自己喉管，鼻子裏發出「嘶、嘶」的艱辛呼吸聲音，駭極而道：「……在唐門唐……唐家堡中……」

唐甜此際大喜大急，也顧不得別人聽到，只想急欲知道個一淸二楚，問：「唐家堡中那兒？」唐看忽然急促地喘起氣來，一張臉也脹成紫色。

唐甜知唐看一口氣撐不過去，便將耳朵貼近他嘴邊想聽個淸楚，只是這樣一來，這一干武林人物，那裏會信任唐甜？而且正聽到緊張處，突沒了下文，一時間，有七八條人影飛撲而來。

這七八人，有的爲的是拎走唐甜，有的爲的是使自己獨有一人聽得大秘，有的是要保衞唐看免其受傷害而說不出話來。

蕭七、容肇祖都大吃一驚，同時閃出，保護唐甜。却不料就在這時，唐看大吼一聲，驀然一掙。

這一掙之力奇大，使得將本來扶住他的唐甜甩了出去，走勢甚急，蕭七、容肇祖恰巧掠來，兩人一左一右，正好扶着，但也被這一股大力的走勢，帶出七八步，方才站穩。

要是唐甜這一交摔實，怕沒有十天半月會爬不起來。

唐看一掙之下，甩開唐甜，但他兩脚站立不穩，便軟倒在地，那七八名武林高手，已經撲到，正想去扶，驟然之間，唐看又發出一聲狂嘯。

這一聲尖嘯，十分悽厲，同時間，那八名撲近的武林高手，一齊雙手掩眼，倒地或躍起，狂呼起來。

原來在這剎那之間，這八名武林高手的眼睛都瞎了！

八個人每人狂號的情形都不同，然而却痛得不能忍耐，他們雙目之中，有的是中飛針，有的是中毒粉，有的是中袖箭，有的是中飛蝗石，八人之中，竟沒有人所中的暗器是相同的。

而唐看却在電光火石的剎那之間，令八大高手的眼睛全盲！

——原來唐看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衆人這般想時，向唐看望去，却見唐看口吐白沫，已然僵斃。

這一下突變，衆人都呆住了，一時之間，莫名其妙，而「忘情天書」和「天下英雄令」的下落，也斷了綫。

原來衆人有所不知，唐看是「唐門六識」之一，是守護「唐老太爺子」的六大高手之一，當年蕭秋水要取勝他們，也極之不易，唐看落得如此，武功只剩下不到十份之一，才會處處受制於人。但他瀕死之前，迴光返照，眞氣逆流，唐老太太對他的封制却完全解除了，所以揮手之間，即使八大高手眼睛盡瞎！

可惜他這一下出手，已是最後的耀燦了。

待他最後一擊神威已盡，他的生命也到了盡頭。

× × ×

唐看一死，一干人都靜了下來，場中只剩下那八個人的嘶吼之聲。

未幾，那幾聲嘷吼也漸漸逐一減少。因爲目中所中的暗器，毒力已發，那幾名高手，逐一的毒發身亡。這武林數十門派，亂罵一通，又死了人，全都是傳說中「天書神令」所惹的禍。

公子襄歎道：「蜀中唐門，着實名不虛傳。」他這時正追慕蕭秋水當日單劍鬧唐門的深情與神威。九臉龍王道：「唐門果然毒得很、邪得很。」原來適才他爲了要聽唐看指出天書神令在那裏，也想撲過去的，但見有人先行躍出，便想讓他們先互毆一番，自己再去收漁人之利，却不料八人無一人生還，他目覩唐看的出手，情知換作自己，也未必避得過去，心中只覺一陣透骨的寒。

這下唐看雖死，但衆人已確知天書神令、蕭秋水唐老太太，仍在蜀中唐門唐家堡中，只是不知那裏而已，衆人不約而同，都向唐甜望去。

唐甜自己也狐疑萬分，唐家堡上上下下，她早已搜過七八遍了，所有機關通道，都設法開啓，但別說蕭秋水和唐老太太了，連「唐門六識」中的其他五識，也鬼影都沒一個，唐甜早斷定蕭秋水和唐老太太決戰地點絕不在唐家範圍內，才到江湖上搜索，却沒料唐看說來，決鬥地點，仍在唐家堡內。

唐甜這一下，大惑不解，只好去看唐方。

這一看之下，嚇了一跳，原來唐方伏倒之處，那還有唐方踪影？

唐甜這下不禁失聲問：「唐方呢？」

公子襄上前一步，問：「我正要問姑娘，將唐方姑娘安置何處？」原來公子襄與父親梁斗及「風花雪月殘」五老在廟裏焦急唐方下落，正商議分頭去找之際，有人撞入廟內，七人一看，正是落花娘子莫承歡。

落花娘子着了中叔崩的「銷骨椎心刺」，趁九臉龍王遽攻唐甜，衆人手忙脚亂應付巨魔之際，仗着僅賸的一點武功，逃了出來，要知道中叔崩的「銷骨椎心刺」何等厲害，若一個對時無解藥，必死無疑，落花娘子逃出沒多遠，便覺天旋地轉，跌跌撞撞入得廟門，見到七個人，其中一個便是公子襄，她只來得及呻吟了一聲：「唐……唐方……唐姑娘……」便暈了過去。

但她呼出這一聲，却救了她自己一條性命。

五老正爲唐方的事，歉疚深悔，聽得這女人有唐方消息，便不顧一切，要救活落花娘子。

落花娘子中的「銷骨椎心刺」，何等絕毒，無中叔崩之解藥，是絕對解除不了的，何況刺已循血脈流近心臟，「少林五老」竟以數十年內力修爲，替她逼出毒刺，好讓她甦醒過來說出唐方下落。

這下更慘了五老。這少林五大長老，內力、武功之高，當世已罕有其匹，但要逼出這小小的一枚帶有厲毒的芒刺，可大費周章，既要逼出芒刺，又要盡祛毒力，還要逼出尖刺同時不傷害落花娘子血脈，

這是何等難事！但少林五老居然以無比精純的內力做到了！

但當落花娘子血內毒刺盡除，芒刺迫出後，「風花雪月殘」也大耗眞力，全身被汗水濕透，幾耗若盡。落花娘子死裏逃生，却不明白這名動江湖的五老，何以要大耗體力來救她。

當她悠悠醒來，抱殘抱風抱花抱雪抱月各只賸下一口氣，不約而同的對她說了一句話：「我們救妳是爲了唐方。」

「快說出唐方在那裏！」

「公子襄你快去把唐方救回來。」

「否則我們就是千古之罪人。」

「我們體力耗盡要一段時間恢復。」

五老各說了一句話，便眞氣逆流，再也說不下去了。各自盤膝打坐，運氣調息，白烟自頭頂裊裊而昇。落花娘子却總算明白「少林五大長老」爲什麼大耗眞力來救她了。

她當然把情形一五一十告訴公子襄。

公子襄便要馬上救唐方。梁斗道：「你率弟子去！這幾日，附近幾百里內，來了不少武林人物，事情斷不會如此簡單，還是多帶幾名弟子去，好有個照應。」

公子襄却不放心在運氣自療的五位老人家。梁斗笑道：「你快去吧，這兒有我護法。一是要把唐方救回來，否則，大俠與你爹爹算是枉交一場了。」

公子襄知道少林五大長老「風花雪月殘」有爹爹護法，絕對安全，對唐方安危又極爲心急，於是立刻召集弟子十數人，叫秦歌衫、唐藕摻扶落花娘子，便趕到瓷器店來，這時數十門派的各式各類武林人物，早已鬧得天翻地覆了。

× × ×

公子襄再進一步問：「唐姑娘呢？」

唐甜只見公子襄的眼睛裏充滿了焦急，但那一股王者般的淡然及氣度，仍然一塵不染的迫了近來，唐甜一生人最愛玩弄對她痴心的男孩子，突然之間，却臉熱了一熱，更糟糕的是她知道自己可能臉紅，所以更一時漲紅了臉。

這在唐甜來說，可是從未有過的事。只是公子襄全部感情，都放在唐方身上，見唐甜不答，心中大急，以爲唐方出了事，急問：「妳把唐姑娘怎樣了？」

唐藕在旁，急得眼淚迸湧，厲聲道：「唐甜，妳這黑心鬼，方姑娘對妳不薄，妳却——！」

公子襄見唐甜不說，便急得鼻子冒汗，又踏前一步，大聲問：「唐姑娘在那裏？」這時他離唐甜已極近。一股男子氣息向她迫來。但唐甜早在唐藕那一叠聲叱罵時，已經恢復常態，只聽她格格一笑道：「唐姑娘麼？我也是唐姑娘啊！」

秦歌衫禁不住「呸」了一聲：「妳那有資格！」唐甜臉色一沉道：「現在是你們問我，不是我問你們！」氣伯秦晉搶前一步，怒喝：「妳說是不是？」

秦晉的聲音如同半空打一個霹靂，靠得近的數十名武林高手，却被震得向後疾退，痛苦地用手掩住雙耳，或捂住心口，臉色大變。

唐甜說：「怎麼？你欺我是女孩子，靠大聲麼？」這句話緊接着秦晉的大喝而說的，秦晉的吼聲，並未把她震倒，但唐甜的反問，令秦晉氣得全身哆索，却答不出話來。

公子襄等一時沒奈唐甜何，仲孫湫道：「唐姑娘，妳若不說，休怪我們無禮了。」唐甜索性撒賴：「我不說又怎樣？」

仲孫湫淡淡一笑，也不答話，却轉頭對全場道：「諸位，這位唐甜姑娘不肯說出唐方女俠的下落，分明是想獨佔寶物，私藏唐女俠，再加以迫供……」話未說完，一干武林人物已七嘴八舌罵了起來。

「去他媽的個騷婆娘，還不交出唐方來！」

「女孩兒家也學人家奪寶，待我抓住了樂樂再說！」

「聰明的好一五一十道來，否則將妳黃毛丫頭斬成肉泥！」

一下子有六七十個武林豪客逼了近來，唐甜知這般武林豪傑，不管正派邪派，當眞是什麼都作得出來的。如此一大班人，自己決不是對方敵手，而且一旦眞箇被看作私藏唐方謀奪寶物，可跳下黃河也洗不清，天下那麼大，却無處可遁，仲孫湫這一招眞絕，唐甜只有向容肇祖等問道：「可有看見唐方？」

容肇祖忙着對付九臉龍王，當然沒有看見，蕭七後來才到，也沒有看見，甄厲慶與江傷陽二人，却爲着天書神令，早跟九臉龍王扯破了臉，跟唐甜那一股「剛極柔至盟」也對上了，知道也不會說。

只聽中叔崩苦着臉道：「我們跟九臉龍王交手的時候……我好像看見……」

公子襄、唐藕二人脫口問：「怎樣了？」「看見什麼？」兩人因爲担憂唐方，膚色本來就很白皙，現下更是發白。

中叔崩道：「我看見海難遞他……好像是他把唐方刦走了。」秦歌衫、唐藕一齊「啊」了一聲，公子襄咬着嘴唇，眉心像打了一個結。

唐甜一看，果然海難遞不在，回心一想，適才之戰，海難遞的確沒有出手……難道這小子……想到這裏，唐甜隱約浮現了一個淡淡的惡毒的笑容。

公子襄喃喃道：「海難遞……海難遞……」仲孫湫趨近道：「公子，是擊傷唐姑娘的『西方霸主』海難遞。」公子襄失神自語：「是他，是他！」臉色甚是蒼白難看。

公子襄這時只浮起唐方的容顏千百道，那哀怨的、伶俐的、淸麗的、堅決的、幻夢的、雪玉的、迷離的，各次見到不同的眼神，有時是在唐方思念蕭秋水時，恰好給他撞見，唐方掩飾憂思的眼神，有時是他風塵僕僕萬里歸來，唐方以爲他帶回來蕭秋水訊息期盼的眼神，有時是他在作一些事乾淨俐落揮洒自如時，唐方從他動作中念及蕭秋水時那甜美的眼神……這片刻間，公子襄心碎了，一點氣力也提不起來了，這六年多來，間關萬里，爲唐方尋找蕭秋水，吃盡了苦，歷盡了風霜，但眼看目前有了一些微消息時，却保護不了唐方……

這剎那間，公子襄心頭，猶如千萬隻小虫小蟻在嚙咬，正在這時，忽聽數聲驚呼，一人呼喝：「公子——」慘吼一聲，隨着下來，便是掌風大作！

公子襄乍地驚醒，返回現實，只見一

頭大身影，已到跟前，「砰」地一聲，自己已着了一掌，但在這刹那間，公子襄也同時擊中那人一掌！

那人怪叫一聲，翻了出去，洒落一行血，半步不停，已逃逸而去。

公子襄中了一掌，只覺血氣翻騰，「哇」地嘔出一灘血，但就在這時，他驀然發現地下寫下了三個字：「往唐門。」

那一掌本來使公子襄受傷極重，饒是他功力深厚，但左脇重創一根，右脅一根折斷，心臟輕微出血，肝臟受擊甚重，腹腸微裂，但公子襄一見那三個字，心中歡喜，却無法形容，登時大笑起來。

他一面笑，一面咯血，狀甚奇特，氣伯秦誓喘氣吁吁的扶着了他，垂淚道：「公子保重……」將自己體內眞氣，自「命門穴」逕入公子襄體裏去。

公子襄知秦誓一番好意，但他見那三個字，是唐方用身上暗器在地板劃下的，唐方既能肯定自己的去向，安全定無大碍，心中頓放下心頭大石，道：「你不用担心……」這才看見，仲孫湫臉色慘白，倒於血泊之中，秦歌衫及數名子弟，正爲他裹傷，公子襄驚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誰下的手？」

秦誓搖頭歎息，不發一言，唐藕口齒伶俐，道出了當時情況。

原來在公子襄一失神間，臉色慘白，搖搖欲墜，九臉龍王心急要赴唐家堡，但又想先除去公子襄此巨敵，見此良機不可失，便無聲無息地向公子襄撲去！

秦歌衫與落花娘子比較心細，早注意着公子襄情形和九臉龍王動向，見慕容不是出手偷襲，便驚呼起來，但慕容不是身法何等之快，衆人不及阻擋，仲孫湫及時出劍，在刹那間，「正字五劍」與九臉龍王手上銀戟，搏了五招。

五招一過，九臉龍王不與他鬥，攻向公子襄，公子襄此時仍心神俱失，不知大險，仲孫湫叫得半聲：「公子——！」和身掩上，以肉體承受了一戟，這半聲大喝驚醒了公子襄，及時與九臉龍王交換了一掌，兩人都受了傷，九臉龍王一擊不中，見公子襄的人已紛紛撲來，而自己又掛了彩，知不可留，便飛遁而去。

這其實只不過電光火石，流星乍逝間的事，仲孫湫護主捨命，公子襄、九臉龍王各中一掌，慕容不是飛逸而去。公子襄這一神迷之間，幾乎就喪了性命。

在這刹那間，公子襄的慚愧歉疚，可以說是莫以爲甚的，他腦中想起師父柳五從前對他的評語：「……你很聰明、悟性高、能創業、根基好，有服人之能……只惜，你太敏感，又太重情，……這情字對你的破壞，恐怕在一生中，遠在建設之上……」說到這裏，柳隨風曾歎了一聲，目注遠方，凝在海天一綫的那一點上，像勾起了無限心事。

但公子襄那時，並不知道他想的是什麼。

這時仲孫湫倒在地上，公子襄一旦發現唐方留字，雖然受傷，但心頭反而清醒，急急過去探看仲孫湫，仲孫湫在短短瞬間，「正字五劍」，五劍都先後劃中九臉龍王，但劍鋒却劃不破慕容不是的肥肉，只在肌膚上留下一道白痕而已，刺不進去，而他拚着以肉體捱受九臉龍王一叉，正在左胸，九臉龍王的銀戟並未傷及其要害，但銀戟上所蘊的巨力，震傷了他傷口附近肌理迸裂，要不是九臉龍王分心要殺公子襄，這一戟早已令仲孫湫喪命。

饒是如此，仲孫湫受創甚重，須長時期休養調癒。

公子襄蹲下去，未開口，聲已澀：「仲孫……」仲孫湫緩緩睜開眼睛，微微笑道：「公子……」公子襄心頭一熱，强把悲愴忍住，道：「你放心，好好休養。」仲孫湫艱辛地道：「……我不碍事，公子不要顧慮我……過兩天就會……好，公子找……找唐姑娘要緊……」

公子襄想起他跟仲孫湫相識以來之種種。每一次戰役，他都在自己身邊，而有仲孫湫在身邊，大小的事都應付得了，都能够化解。無論是怎樣尷尬的塲面，有仲孫湫在，都會變得輕鬆愉快。多少年來仲孫湫在他身邊，他已把他當作了兄弟一般，手足一樣，而今仲孫湫倒在地上，他才發現他雙鬢斑白，痛苦的臉容中皺紋遍織，看來這些歲月裏，在他不覺意中，仲孫湫竟老得這末快……

公子襄想到這裏，心中一陣痛楚，但他極力掩飾自己，不要表露出來，好讓倔强的仲孫湫不感覺到他一絲同情。

仲孫湫勉力道：「公子……追回唐姑娘……哎……」公子襄點點頭，拍了拍仲孫湫肩膀，用力地點點頭道：「我會追回唐姑娘，並找慕容不是，算清這一筆血賬的！」

仲孫湫胸口疼痛，使他咬牙切齒，一時說不出話來，秦歌衫悄悄湊前，叫了一聲：「公子。」公子襄轉過去：「嗯？」秦歌衫道：「人都走光了。」

公子襄遊目四顧，原來一干武林人物，聽得蕭秋水和唐老太太決鬥之地原來是在唐門，雖然唐看未說出唐家何處，但這班武林人物，爭先恐後，紛紛退去，直奔唐門，惟恐落後一步，讓人先覓得了神令天書，所以不到頃刻，在塲的人，都靜悄悄的走個清光，只剩下了唐看和那幾個倒霉武林人物的屍體。

落花娘子道：「公子要是再不出發，恐怕就讓人捷足先登了。」其實讓人「捷足先登」，公子襄倒不在意，他倒是担心唐方先到了唐門，等着自己救援，於是道：「好……」却一陣遲疑，把目光落向地上的仲孫湫。

仲孫湫掙扎說：「公子……不要管我……我不能陪公子去，已經够……公子萬勿爲了我稍有延遲。」公子襄一咬牙，用力握握仲孫湫的手，道：「仲孫湫，你好好休養，我會爲你報仇的！」

然後霍然起身，看看身邊人數，除氣伯秦誓、秦歌衫之外，還有門人一十四人，當下道：「元三遷、覃九憂、呂破衣，你們三人，在這裏守候羊舌寒等人，他們一到，一半人護仲孫先生、落花娘子回去，一半人趕去唐門，其他的人，跟我趕赴唐門！」

元三遷、覃九憂、呂破衣三人齊聲應道：「是。」心中却都有些悵然，他們三人，都是公子襄七十一門生中的子弟之一，自然是服從公子所言，但他們猶相當年

輕，喜動好玩，聽得不能跟公子襄一齊赴唐門大冒險，不禁羨慕起其他可以跟公子襄一道闖蕩的子弟們。

羊舌寒是七十一門生中的大弟子，向來受公子襄的寵信，他正率數十子弟鎮守「梁王府」，如今聽公子襄之意，是要這些人都出動到「蜀中唐門」去，顯然唐家堡之役，何其重要！

其他在塲的十一門生之中，排行第二的百里樹林向來穩健精明，見此情形，知元三遷等人心中感受，便道：「保護仲孫先生回府，實是極重之責任，三位師弟身負鉅任，多加注意方可！」

百里樹林在七十一門生中排行第二，武功智計，俱有過人之能，排行第十三的元三遷，第二十九的覃九憂，第三十四的呂破衣，都對他甚爲敬服，公子襄因念唐方及傷神又由于仲孫湫爲己受創，未加注意三人心情，但百里樹林的幾句話，登時把情形改變過來，元三遷道：「二師兄你放心，仲孫先生救公子而受傷，我們縱九死也不會讓他人損及先生一根毫毛的。」

呂破衣也道：「二師兄，你們放心跟公子去罷，梁王府有我們在。」呂破衣年紀雖比百里樹林大得多，公子襄門下子弟向以入門先後排名，武功，人品識略分高低，所以呂破衣也一樣對百里樹林敬服。

覃九憂也說：「我們定不負公子所望。」覃九憂和元三遷在跟踪陶醉一事上，都立過點小功。

公子襄長吸一口氣，舉步欲行，落花娘子忽然幽幽一歎，道：「公子……我的傷不碍事……可否……讓我一道去？」

公子襄想了想，道：「娘子不是梁王府的人，一切決定，當由娘子自決。」

落花娘子一笑道：「我自決麼？那我是去定了。」

公子襄急於趕赴唐家堡，便不多談，道：「路上多風波，自當珍重，歌衫，多伴落花娘子。」

秦歌衫應道：「好。」

公子襄轉首向唐藕道：「藕兒，唐門妳熟路，多爲引領。」唐藕道：「是。」公子襄這才長吁一口氣，道：「就這去了。」向仲孫湫一拱手，反手打出一枚旗花火箭，大步領先行去。

仲孫湫之死

公子襄臨走前的箭令，是召集駐守「梁王府」羊舌寒等高手趕到此處來接應元三遷等，元三遷、覃九憂、呂破衣目送公子襄、百里樹林等遠去後，心中又一陣惘悵，但怕讓仲孫湫感覺出來，便都不說。

仲孫湫道：「扶我回梁王府好了。」

元三遷扶住仲孫湫，道：「還是先等羊大師兄等趕到再護送先生回府，較爲安全。」七十一門生平時對這仲孫湫先生，十分敬仰，可謂心服口服，仲孫湫却歎道：「這次累你們不能一道去，眞是……」

呂破衣是直性子人，大聲道：「先生不要如此說，能跟公子去見識固好，但想公子更青雲直上，造福武林，要梁王府壯大豪强，一帆風順，首先就是先要先生安全，才能協助老主人，帮助公子，早日達成。」

仲孫湫雖然身負重傷，仍聽得一振，道：「你知道梁王府的宗旨是什麼？」呂破衣大聲道：「鋤强扶弱，替天行道！」仲孫湫又問：「公子常勸你們要怎樣作人？」這次元三遷搶着朗聲道：「公子常常敎誨我們：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仲孫湫點頭道：「是了，此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你們將來憑一身本領，自在江湖上有名有姓，都不要忘記這幾句話，便在江湖上撐得起字號，對得起天地，也算得上公子襄的子弟！」

他一時心血來潮，說了這些話，却見元三遷、覃九憂、呂破衣雖相貌堂堂，但都有微憾：元三遷一隻左眼，成三白眼，而他正三十餘歲，覃九憂已四十來歲，臉目四正，但鼻子中間，突起一個骨節，至於呂破衣，不到三十，印堂却凹了下去。

仲孫湫看在眼裏，心中微微一悚，想起他自己眉心的毛也糾結一起，因懂相理，都知有凶險之相。這時覃九憂道：「我們若能學到先生十分之一，得公子如此信重，那就心滿意足了。」仲孫湫微微一笑道：「其實，我也沒什麼，蒙公子錯愛而已。」

元三遷道：「難得的是先生位居高上，却謙恭待下。」仲孫湫聽這三人如此天眞赤誠之語，愁懸頓消，笑道：「我生平得寵思辱，居安思危，念念有如臨敵日，心心常似過橋時，我做事常存此戰戰兢兢，只求作得更好，不問成果，只求報公子重用之恩。」仲孫湫以前在江湖上年少時太搶鋒頭，以致年輕時作錯了一些事，即敎天下不容，到處被人追殺，走投無路，被仇人殺了全家，幸得大俠梁斗收留他，公子襄更爲他報了仇，並使他觸類旁通，引導正撥，以致練成了「正字五劍」，與氣伯秦誓、秦歌行三人，組成了「正氣歌」三大高手，名動天下，享譽武林。所以仲孫湫只覺自己對梁斗和公子襄的恩情，是粉身難報的。

元三遷嘆道：「先生敎訓的是，一個人只要努力，成功不難，只是如何保有成果，才是絕大的不易……」這時覃九憂忽道：「大師兄他們來了。」

原來覃九憂的耳力特別好，來人脚步極輕，跟落葉飄地沒什麼分別，但仍是敎覃九憂第一個聽見。呂破衣奔出喜呼：「大師兄——」仲孫湫臉色驀然一變，叫道：「小心——！」

話未說完，已聽到呂破衣大叫一聲，倒飛了回來，三人只見他背心上，有一灘血跡！

「砰」！呂破衣倒在地上，乒乓列勒，不知壓碎了多少瓷片，但他胸膛上的血漬，却比背上的血漬更大。

元三遷驚呼：「呂師弟，你怎麼了——」覃九憂大喝一聲，單掌護胸，右手拔出腰刀，喝道：「是什麼人！滾出來！」

呂破衣是掠出門口時遇襲的，所以門邊必有敵手匿伏，覃九憂換作平時，早衝了出去，但現顧及仲孫湫安危，便硬生生忍住。

却聽元三遷愴呼道：「呂師弟——！」原來呂破衣已被一劍穿心而歿。

這時只聽「骨咕骨嚕」一陣聲響，一件事物，滾了進來。

仲孫湫叱道：「小心——！」他兩次

大喝，俱震動了傷口，一時說不出話來。

覃九憂忙飛身而起，遠離那事物，卻聽一個聲音，居然圍繞屋子周圍「嘻嘻」怪笑：「你們連師父的人頭也不要啦！」

覃九憂定睛一看，不由得發出一聲大呼：原來滾進來的是一顆人頭！

是叔梁訖的頭顱！

公子襄本派叔梁訖和老貞木護送血河派少年裔悲回返黃河，但叔梁訖首級竟然在此，難道——？

想到這裏，覃九憂義憤塡膺，再也按捺不住，大喝一聲，揮刀衝了出去，邊大叫道：「惡賊，償我兄弟命來！」

他一面舞着刀花，一面闖了出去，衝出門口，刀風驟停，並無交手之聲，卻聽他問了一句：「是你——」聲音又驚又喜，然後就是一聲慘嘶，然後是覃九憂說了半句話：「我未停走——」倏然聲止。

又聽「格咕」一陣響，一顆人頭又滾了進來，所過之處，洒了一行血跡。

——這正是覃九憂的人頭！

元三遷睚芒欲裂，抽出背後雙鈎，擋在仲孫湫身前，仲孫湫苦於身受重傷，劇痛難當，但神智未失，道：「你千萬要小心，不管來人是任何熟人，卻不要疏忽防範……」元三遷鑑於覃九憂，自然了解。

只聽門外，「嘻嘻、哈哈」之聲不絕於耳，元三遷怒道：「什麼人放馬過來，裝神弄鬼不是英雄好漢！」

怪笑聲遽然而止，一人嘆了一口氣，道：「好，我就出來讓你見識見識。」只見一人出現，臉目背光，瞧不分明，但一身血衣，元三遷失聲道：「血河派……」

血衣人再走近一些，元三遷已認出是那僅臏的「血河派」門人，叱道：「你——」

話未說完，忽然背後「籟」地一响，元三遷正欲回身，驀然頭上罩下一大團「白霧」，只覺一陣昏眩，竭力呼道：「我們梁王府與你血河派向無宿怨，因何——」說得這幾句話，一交摔下，不省人事。

×　　×　　×

這時門口的血衣人，忽然直挺挺地扒倒下去。他背後有一個人。屋上也躍下了一個人，下來時「格格」一笑。

後面通道也出現了一個人，暗器是他發出的，「勾魂散魄龍涎香」則是屋上的人撒下的。

這三人向仲孫湫緩緩走來，形成包圍網，向內緊收。仲孫湫左手按住胸前傷口，右手拄劍，劍尖點地，勉力站了起來。

門口那人道：「仲孫湫，你沒料到會死在我手中，是不是？」

仲孫湫忽一陣怪笑，道：「我仲孫湫，寧可死在自己劍下，也不教你們這干賊子折辱！」回手一劍，刺入自己心臟，身子連着曲屈的手腕，「砰」地摔下地來。

三人沒料仲孫湫性子如此之烈，忽地自殺，門後的人一嘆道：「算了，咱們走吧。」

屋樑上躍下來的人道：「慢。」向那門口的人道：「你去多砍他兩刀，提防他詐死。」

那人答應一聲，持刀上來，兩刀砍下去，斬得血肉橫飛，三人瞧仲孫湫是眞的死了，屋樑上躍下來的人才提住仲孫湫手腕，用力一扨，折斷了他手腕，但仲孫湫手指，仍緊緊抓住劍鍔。

那屋樑上躍下的人，又逐一將之手指折斷，然後提了仲孫湫的長劍，走到血衣人處，一足把他踢翻過來，一劍刺入他的胸內，但並不抽劍出來。

這一切都就緒後，屋樑上的人道：「這才像梁王府門人跟血河派高手一場廝殺哩……」

門口那人道：「不管歐陽獨還是公子襄見到，都教他們跳下黃河洗不清了！」

門後那人道：「長江公子，黃河歐陽，這次想不斷門一番都難了……」

三人大笑，樑上躍下的人忽道：「快去唐門，否則，就給人佔了鰲頭。」三人便極快地閃了出去，消失不見。

他們剛消失未久，一陣沓雜的腳步聲傳來，未久，便聽有人在門外道：「便是在此處。」另一人道：「適才這裏正是有人惡鬥過，來的人似乎還不少！」又一人道：「這裏有數大門派的暗記，一定是這裏。」

第一個說話的人便道：「公子召集我們，定必有事，進去看看再說。」只見門窗前後左右各處，一下子湧現了二三十人，當先幾個，走入門來，乍見地上屍體，吃了一驚，隨而就看見覃九憂、呂破衣的骸首，臉色都變了，然後就看見倒在血泊中的仲孫湫。

這些人都又悲又憤，搶前去看，但仲孫湫給人斬成數段，那能活命，其中十數人都跪倒下去，一人怒聲道：「仲孫先生，我們遲來了一步，遲來了一步……」有兩個人不住用額角叩地，撞出血來。有一人以雙拳直擊在牆上，石屑簌落，拳也打出血來。

只聽一人沉聲道：「悲傷無補於事，還是快查出兇手來要緊。」另一人表示贊同，道：「公子召我們來，而今他在那裏，是當前之急！」

那些人聽公子襄下落不明，都從悲傷中勉強鎮定下來。一人問：「……究竟是誰殺死仲孫先生，先查出來，就可以掌握公子的去向了。」

這干人正是公子襄門下七十一弟子的大部份，他們見公子襄在半空綻放旗花，便急急趕來此處會合，可惜遲了一步，仲孫湫等已盡爲人所殺。

這時那首先倡議要查出兇手的人道：「元師弟在那兒，好像還活着。」衆人一聲歡呼，過去救治他。這人眉宇軒昂，英挺俊朗，站在那裏，隱然有一股羣龍之首的氣態，這人不是誰，正是七十一門生之首羊舌寒。

這時元三遷尚未甦醒，那首先倡議要查出公子襄去向的人道：「仲孫先生的劍在那血河派高手身上……只怕……只怕此事與血河派的人不無關係。」他一說了這句話，全場的人都靜了下來，血河派和梁王府是江湖中兩大實力，而「黃河歐陽」，「長江公子」素來河水不犯井水，而今要是殺仲孫湫眞是血河派的人所爲，那就勢所難免將會招來一場兩帮浩刦風波！

那說話的人正是七十一門生中第七十一位：杜而未。

這時元三遷已悠悠轉醒，這一干子弟中，有個叫「九死神醫」邢似痴的，在醫術方面，有獨到之得，元三遷給他救治了一回，便告轉醒：「你們來了，你們都來了……」

衆人聽了臉色一變，杜而未和羊舌寒對望了一眼，也臉色一沉，元三遷這時已看見倒在血泊中的仲孫湫，不禁撲前，大哭起來：「仲孫先生，仲孫先生……是我保護無力……害你寃死……我……我怎對得起公子！」

說着竟倒鈎回抹自己的頸子！邢似痴站得近，連忙扣住元三遷脈門，罵道：「你想死是不是？」元三遷萬念俱灰，答：「是，我就是想死，請給我死！」

羊舌寒上前，一拳打掉元三遷手上的鈎，叱道：「現下仲孫先生被人所殺，眞兇未悉，公子行踪何處，亦未分曉，你就想死，有沒有想一想，你報過恩未？你報了仇沒？」

元三遷低下頭去，好一會喃喃地道：「是，大師兄……我錯了……我以爲有辱使命，一死謝罪……但如今……我知錯了……眞兇未誅前，我決不自尋短見……」

杜而未上前一步道：「仲孫先生是誰人所殺的？」

元三遷悲聲道：「那時我已中聲東擊西之法，被他們弄暈過去了……但那時確是血河派的人，對我們作出攻擊的。」

杜而未一指伏屍的血衣人道：「是不是這兩人？」

元三遷道：「那一個是早先跟天山派周錫海互拚身亡的，這一個……就是這一個……」

一名公子襄部下恨聲道：「血河派……咱們跟你沒了！」

另一名卻詫異道：「咱們跟血河派無怨無仇，因何……何必下此毒手……」

杜而未道：「你先把詳細情形，說來聽聽。」元三遷把羣雄在瓷店中相罵拚鬥的情形大致上說了，衆人一面聽，一面對叔梁訖的人頭怎會在這裏的事大感詫異。

羊舌寒點點頭道：「當前之急，還是率人去接應公子爲先。」於是調派衆人，只留下小部份固守「梁王府」，大部份前往蜀中唐門。

吩咐到末了，邢似痴道：「仲孫先生和兩位師弟的遺骸，還是要入土安葬的。」羊舌寒頷首道：「這都交給小師弟。」杜而未也想赴唐門，聞言道：「安葬仲孫先生和兩位師兄，小弟極之願意盡心盡力，但求大師兄讓我事畢後，仍赴唐門。」

羊舌寒道：「這個當然。本來我因體念小師弟你傷勢，故不放心你同去。」杜而未揖道：「多謝大師兄關照，師弟身子還挺得住，大難臨頭，小弟願盡一己之力。」羊舌寒笑道：「那也由得你。」其實七十一子弟中，杜而未雖忝居其末，入門最晚，但足智多謀，應變靈活，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材。

羊舌寒便率人遠去，趕赴接應。杜而未在收殮仲孫湫、覃九憂、呂破衣屍骸時忽然若有所發現，沉思良久，臉有憂色。

兩大霸主

唐方眼見九臉龍王闖了進來，與蕭七、容肇祖、唐甜等劇戰起來，有人在她耳邊說：「妳要去那裏，我救妳去。」

她何等機伶，知此時此境，是非要離開不可，免遭唐甜或九臉龍王任何一方毒手，但必須留下暗記，讓公子襄獲知方可，於是暗抽出蜻蜓鏢，奮力在地上寫了些字，才寫到第三個字，已給人抱着，耳邊只聽呼呼風聲，眼前只見那件黑色齊肘大袍，知是海難遞抱着她逃走，心中不感意外，但仍叱道：「海難遞，你要是救我，就是與唐甜爲敵，如此犯不着！」

海難遞一面狂奔一面道：「我知道這回是上吐下瀉兩頭忙……唐甜不會放過我，妳又不會原諒我，但我還是不忍心妳落在唐甜的手裏。」

唐方聽了笑罵道：「什麼上什麼下的……你當我什麼來着？」海難遞這才想起自己用「吐」、「瀉」二字委實太難聽，聽唐方這麼一罵，卻色授魂銷，腳下一個跟蹌，幾乎跌了一交，猛想起唐方在懷裏，便死硬硬站住，就是不跌。但聽得唐方居然笑罵一句，高興過度，竟然絆倒，但又怕壓着唐方，硬硬挺住，「砰」一聲，收勢不及，竟一頭撞在一棵紅珠樹幹上。

「砰」地一聲，樹幹給他撞得狂搖數下，「必必剝剝」，竟然自樹上降下了許多鮮紅色的熟透紅珠菓子，海難遞以爲有緣，喜悅難抑，也不覺額上腫起一個大泡之痛，叫道：「妳看，妳看……」殊不料唐方見海難遞如此狼狽，正「噗哧」一笑，但見紅珠降下，想起昔日，跟「神州結義」時渡馬烏江之際，蕭秋水在風中雙手送她菓子的情景，心中一酸，想此刻蕭秋水不知怎樣了，不禁淌下淚來。

唐方長得極爲清秀，又帶幾分英氣，清勁多於柔弱，平時也甚少落淚，但此刻憶起蕭秋水，不禁傷心起來，這一哭使她更添九分不勝悽楚之美，海難遞低頭一看，慌了手腳，開始以爲唐方担憂他額上撞傷，但隨即一想，只是自作多情，絕無可能，猜測唐方可能是不要自己抱着，忙不迭的把唐方扶靠樹邊，慌惶地道：「唐姑娘，妳不要見怪，我……我情急逃命，冒犯了妳……妳不要見怪……」

其實唐方是江湖女俠，也不在意這些小節，海難遞更是大魔頭，平時拈花惹草，只要他喜歡的女子，無不千方百計得償所願，他原本對唐方，也只是慕天書神令而來，惟一見唐方之後，驚爲天人，對天書神令，已全不感興趣，開始的時候，也只是存非非之想，好逑之心，但時間一久，無論吃飯、練武、趕路、思想，無不是縈繫唐方倩影之上，這下可是刻骨單戀，欲罷不能了。所以海難遞對唐方敬若天神，好不容易才甘冒奇險，救出唐方，絲毫不存以往如常的淫褻念頭，只怕自己污糟了唐方的純眞清白，很是手足無措。

海難遞自形慚褻，這下唐方一哭，他更慌了手腳。

×　　×　　×

唐方見海難遞如此張惶，心中也覺好笑，但想到自己落入這人手裏，是萬萬不能假以顏色的，當下寒着臉，不說話。

海難遞急得搓着手試探的問，唐方都不理睬，海難遞只好說：「是不是在下開罪了姑娘？」反手劈劈拍拍在自己臉上正正反反摑了幾個巴掌，打得臉頰上下一條條指痕。唐方見了，再也忍耐不住，「噗

噫」一笑，很快地又寒住了臉，但海難遐一見玉人笑靨，心頭始放下大石，道：「我若果做錯了什麼，萬求妳唐姑娘不要生氣，儘打我罵我好了。」唐方道：「那你先解開我穴道再說。」

海難遐伸出手指，正要解穴，但回心一想：一旦解開唐方穴道，唐方必定離開他的，他現在只求與唐方多相處片刻也好，當下定定地望着唐方，看見她清麗的臉龐，越看越愛，恨不得摟在懷裏，又覺得這念頭太過齷齪，但他本性如此，無法禁止不想，脹紅了臉，呆在當場不知所措。

唐方恨不得他快些解開自己穴道，催促道：「你解是不解？」

海難遐怔了半晌，忽然流下淚來，唐方意想不到，一個無惡不作的大男人，竟在自己面前流淚，只聽海難遐抽抽噎噎道：「我……我解開妳……妳的穴道……妳便要走了……是不是……？」

唐方聽了又好氣又好笑，本想哄他說謊，但想到此人可能很注重自己，江湖上又一諾千金，所以便沒有出聲。

海難遐看唐方表情，便知果眞如此，便硬起心腸說：「唐女俠……暫時，我不能放妳……」見唐方臉色一寒，便趕緊道：「……我曉得，我自己雖是個邪魔外道，但決不會再沾姑娘身子……我會，我會叫我幾位手足來服侍姑娘……」

唐方聽得心中大急，道：「我不要和你去。」

海難遐悽苦一笑道：「我只想和姑娘多相處片刻，也是好的。」

唐方氣道：「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海難遐掏出一根綠玉色竹哨子，一連吹了十來聲，間隔半晌，又吹一陣，總共吹了十六、七响，每次都如夜梟怪嘯之聲，然後又放好了哨子，說道：「求姑娘原諒。」

唐方氣極，冷着臉不出聲，但海難遐看來，唐方却是越氣忿越美麗，心中依戀，更不捨得讓她離去。又試着柔聲道：「姑娘就當作要去那裏……我……在下送姑娘一程好了……」語態十分誠懇。

唐方想痛斥他一頓，但回心一想：這種人嬉皮笑臉，罵了還可能當作看上他哩。所以便不瞅不睬，這時遠處又傳來跟海難遐所吹的同樣哨聲，海難遐聽了，這次撮唇長嘯，再不用懷中哨子。

哨聲此應彼和，十分怪異，海難遐道：「姑娘要去那裏，便告訴在下，在下與手足們送姑娘前去，絕不躭擱姑娘時間……如果姑娘沒有什麼特別事兒，那就到在下老鄉一行，讓在下好好接待姑娘幾天……」唐方一聽，要回這西方霸主的老巢，着實不如照着自己計劃去目的地好，只得說：「我不要去你那地方。」海難遐道：「那姑娘要去那裏？」

唐方在海難遐救自己前，已經用指夾着瓷片，在地下劃了「唐門」二字。她自度落在海難遐手中，還不會有什麼壞事出來，而且她還有自信哄他帶自己去唐家堡，唐方要赴唐家堡，要查清楚唐甜如何使到唐門的人全變了質，爲唐甜作這等喪天良的事兒。唐方雖離開了唐家堡已久，畢竟還是唐家的人。有些事情，畢竟是女子比男子來得心細，而且有把握得多，唐方對海難遐，就有着這份自信，所以當她說：「帶我回唐門。」海難遐如奉玉旨綸音，喜道：「是！在下一定……護送姑娘過去，絕不辱命！」

唐方見他一副誓死効忠的樣子，不禁有些好笑，這時「簌簌」幾聲，出現了幾個人，共數男數女，身手十分敏捷，見着海難遐一齊紛紛下拜，叫道：「屬下向老大請安。」

海難遐笑道：「諸位辛苦了，請起。」又向唐方道：「這些都是我部份手足，來見過唐方唐女俠。」那八名男女，都過來見禮，唐方苦於手足難動，只得含笑點了點頭，算是不讓這些人難堪。

海難遐見唐方居然肯招呼自己的兄弟，心中又喜又感激，他是一方霸主，平日受人帮忙，自覺應份，也不會存謝意，但對唐方小小恩惠，因爲心裏注重，便受寵若驚，於是海難遐慌忙引介道：「這是我至親至信手足兄弟，叫『右方左圓，乾坤八傑』。」

唐方聽得莫名其妙，什麼「乾坤八傑」，倒是屢聞不鮮，但「右方左圓」，跟武功人品似無瓜葛，海難遐逕自道：「這是『右方』四義：都姓海，叫阿背、阿叛、阿師、阿門，『左圓』四秀：也姓海，叫阿逆、阿天、阿行、阿事。」唐方心裏納罕：居然有人的名字，合起來就是「背叛師門，逆天行事？」邪魔外道連取名字也比人奇怪。只見這八人，肥瘦高矮黑白不一，儘對着自己傻笑，也沒什麼印象。

海難遐補充道：「這都是我的手足。」說着似引以爲榮，原來海難遐也是一方霸豪，自有過人之能。在西一帶武林，都很服膺于他，他自己也組成了一個龐大的幫派，只是這次遠行，只帶了最得意的八個高手出來。這八人本來都是武林中的厲害角色，但爲海難遐收服，都跟他姓海，對他十分唯命是從，而且感情遠非主僕所能涵蓋，海難遐對他們也至爲眞誠。

這時其中一名叫「阿背」的道：「老大，我們來時，遇到了一些周折。」

海難遐一心繫在唐方身上，問：「什麼周折？」但心不在焉。

另一個叫「阿叛」的說：「我們中途遇到北方霸主，他好像有意要跟我們爲難，追殺了好一段路，我們好不容易才甩掉了他。」

海難遐這才凝重起來，問道：「是瘋玩老匹夫麼？」那叫「阿逆」的女子答：「是。正是北方霸主瘋玩老人。」海難遐氣忿不平地罵道：「那老不死的老得連面子也不要了！受一個黃毛丫頭如此播弄，還死心塌地効犬馬勞，眞不要臉！」

原來「十方霸主、九臉龍王」並稱江湖，正如「歐陽黃河、公子長江」一樣，各踞一方而雄，現刻西南霸主落花娘子，東北霸主辜倖村，西北霸主甄厲慶，東南霸主江傷陽，東方霸主陸見破，南方霸主中叔崩，西方霸主海難遐，北方霸主瘋玩老人，四方霸主汪逼威，中方霸主田堂總共是十大高手，「九臉龍王」實則得慕容不是一人而已。但如今十大高手中，辜倖村已死在九臉龍王戟下，陸見破也死在公子襄刀下，汪逼威則死於方覺閒劍下，十大高手已去其三，而田堂即是唐甜。

「西方霸主」海難遐和「北方霸主」瘋玩老人向來不睦，更常在西北一帶爭奪地盤，鬧得不甚愉快，海難遐以護短出名，甚有門戶之見，他自己獨據西方，自得其樂，訓練門下，致力甚多，惟瘋玩老人一再明裏忠言暗裏低貶，說海難遐閉門造車，應多出來呼應武林同道，使得海難遐備受一般江湖人士抨擊，只是瘋玩老人一直想侵蝕西方霸主一股，海難遐也看得出來，瘋玩老人一直苦不得其門而入罷了，所以海難遐更加不接受瘋玩老人的假意勸告。

而北方霸主瘋玩老人受中方霸主影响甚鉅，處處爲田堂霸業作前驅，海難遐見各方霸主紛紛投効中方，凡不降服者易有被孤立及誅滅之虞，只得虛與委蛇投誠，及至明白中方霸主田堂原來就是貌美如花之唐甜，也就明白了老而不修的瘋玩老人何以對「田堂」如此効死力，海難遐也因而更瞧不起這北方霸主。

海難遐本因瘋玩老人屢次挑釁，已忍無可忍，小衝突了幾次，但有唐甜壓制，不致釀成重大流血，而今西方霸主爲唐方而背叛唐甜，早已豁了出去，聽得說瘋玩老人一派又來生事，心中勃然大怒，恨不得拚上一場再說！當下便道：「那老匹夫便讓他來，我早想鬥一鬥他！」

忽聽一個聲音笑道：「怎麼？海大少如此憎恨老夫麼？」

海難遐臉色一沉，怒叱道：「瘋玩老人，你偷聽人說話，算甚麼英雄！」

只聽那人哈哈笑道：「你和我，本來就沒什麼英雄不英雄的！」一人當先施施然行出來，狀若孩童，瞇起眼睛來笑，但皺紋滿臉。

海難遐冷笑道：「你想怎樣？」

瘋玩老人道：「我倒沒想怎樣？……不過，」說着注目向倚着樹幹的唐方，邪笑道：「聽你們的語氣，這位就是唐方。……海大少將唐方留着，莫非是要獨享美人恩麼？……哈哈哈哈！」說罷他大笑起來，笑聲邪到極點。

海難遐聽瘋玩老人的說話，知道他並非知悉自己背叛中方霸主及「剛極柔至盟」的事，心中一陣暗喜，本來他的事只要未被瘋玩老人知曉，便可虛與委蛇，趁個虛隙，一舉擊斃此人，但見唐方聽得刺耳，杏目怒視，心中一疼，無論如何，決不能讓這老匹夫語言間有半點傷及唐方，於是叱道：「老匹夫！你放尊重點，唐姑娘跟我，可沒半點不可告人之處……我對唐姑娘，更是心儀尊重，決不……」

瘋玩老人聽得一愣，隨即爆出一陣大笑，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道：「原來……原來我們的海大少……風流倜儻的海大少……對唐姑娘動了眞情……這可是……哈哈……眞是一百歲不死都有怪事見！所謂浪子回頭金不換……今回教我親眼看見了……」

唐方氣得臉都白了，海難遐却脹紅了臉，怒道：「老匹夫！你爲老不尊——」

瘋玩老人笑截道：「怎麼啦？我教壞你這子孫了麼？還是和唐姑娘早生幾個孫子，讓爺爺高興樂着罷！」

瘋玩老人本來見海難遐居然轉性，對唐方一片痴心，倒覺新鮮，跟海難遐又素來不和，只是調侃幾句而已，不料海難遐聽在耳裏，覺得唐方十分懊怒，便對瘋玩老人動了殺機，氣得自牙縫裏迸出了一個字：「你——！」

瘋玩老人一面笑着，猛瞥見海難遐目中隱現凶光，不由得一震，道：「——你當眞麼？」

話未說完，海難遐已施殺手！

他左手五指忽然在瘋玩老人背後，畫了一個圓圈。

這小小的圓圈，却把瘋玩老人背後腰脊七處要穴：水分、神闕、陽交、氣海、石門、關元，中極全籠罩在內！

這七處皆是人體要穴，只要一指拂中，而海難遐又是蓄力而發，瘋玩老人可謂必死無疑。

但是瘋玩老人對海難遐早有預防，而且事先又見海難遐目露凶光，所以戒備更深，便迅疾至極地一回身，一掌回劈了過去，笑道：「又來跟你老哥玩這一套——」遽然住聲，接着下來，是「砰」地一响！

原來海難遐雖曾數次與瘋玩老人交手，但始終因大家同爲一方霸主，自傷殘殺，未免叫人笑話，而且也沒有重大寃仇，所以從未出盡全力，但海難遐此刻，却是竭力而出！

瘋玩老人只道是自己語言上激怒了海難遐，對方只是要給自己一些顏色炫示一下而已，他以爲當日各踞一方，尚且未拚個你死我活，今日同歸中方霸主旗下，諒海難遐也不能如何，却不料自己一掌擊出，原想推開對方，且自恃掌功遠在海難遐之上，這一掌大可將海難遐震飛出去，那背脊的「圈拂手」，則等於不攻自破！

殊不料海難遐這次竟硬接自己一掌，用的是「格劈手」，出盡十成眞力，硬接瘋玩老人一擊！

瘋玩老人練的是「童子功」，掌力渾厚，無可抵禦，他生平不知糟塌了多少良家婦女，但却未曾眞箇，只是抓來供他恣意虐肆，要緊關頭之際，便殺了那女子，以壓制自己慾火，所以先天宏厚的「童子功」，仍一直傳留着，在掌力上，十方霸主中，無一能及其左右。

海難遐硬接他的一掌，原是大傷元氣的事，除非十寃九仇，拚命一擊，否則武林中人較技，斷不需如此「捨命」。瘋玩老人雖明知海難遐出手，也不料他含忿一至於斯，「砰」地交接一掌，海難遐的右掌以「格劈手」與他對了一掌，但海難遐素來以雙手用不同招式稱絕武林，是故左手的「圈拂手」，仍然拂出！

只是瘋玩老人返身出掌之際，身子已轉了過來，海難遐原本是拂他背後七處穴道的，現下他一旋過身來，海難遐認穴奇準，變招奇快，右手格掌，左手改拂瘋玩老人的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天樞、滑肉門七大要穴！

這一下交手，電光火石，瘋玩老人本來臉上仍是笑嘻嘻的，一下子，完全繃住了臉。

海難遐與他對了一掌，已被「童子功」一震傷了肺腑，但他的「圈拂手」，便可立即要了這對頭仇人的命！

（未完）

游俠英雄傳

皇覺寺五俠鬥石癲

作者·編者
增删·潤飾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瀛給秦邦憲抓起被囚在徐州，甘鳳池聞訊焦急萬分，連夜趕往徐州，途中遇上呂飛紅，兩人一起夜探囚禁司馬瀛的所在，只見守衞森嚴，甘鳳池忙叫呂飛紅請求呂景陽，白泰官來相助，幾經艱辛，終於把司馬瀛救出，並懲罰了秦邦憲，後來經多鐸把司馬瀛被陷害的經過奏稟皇上，康熙果然下諭旨，發還司馬瀛被抄家產……李源和以及駱承業由滇邊被官兵追殺而化裝出奔至錢塘江口，投向甘鳳池，求他帮助，以便逃去台灣，甘鳳池一口答應，天未亮，就出門直向三江城奔去，以爲可在那裏乘船渡海，豈料遇官兵埋伏，雙方又厮鬥一場。……

女俠呂飛紅看到家裏老媽子都被縛起，陳美娘已給鷹爪突然架走，大吃一驚，飛奔回到玉皇山向義兄甘鳳池報訊。鳳池聽了，當堂變色，一手把五龍劍背上，便想下山追趕。那個和李公子一道前來的副將駱承業，臨事比較老成，他拉着鳳池說道：「甘賢侄：這番是我們累了你，實覺不安，不過鷹爪們這番行動定是早就有了計劃的，賢侄冒昧追踪，正中了他們的詭計，不過他們未必敢把嫂夫人加害的，還是商量善法才好動身。」呂飛紅也覺得他說得有理，她担心義兄落到奸人手裏，終把甘鳳池勸阻下來。

李公子雖然年少，究竟是將門之後，處事鎮定，他道：「甘兄剛才說過，今天路上交手的是十四王子手下的武士，如今呂姑娘又說，架走尊嫂的人，爲首的是個老道士，正和日間我們所遇到的人相同，那麼，我們應向這一條綫去探風，或可以知道一些內幕。」甘鳳池聽了，也覺得輕舉妄動不是辦法，只有和各人商量應付。

呂飛紅道：「我們在杭城地面，地方官是不敢招惹的，這次來的想是追踪李公子的那些人，只不知老道士又是甚來頭，他的出手非常古怪。」甘鳳池也道：「日間那些鷹爪，其中一個往年在龍王廟時，曾經和我交過手，那時他是皇太子府裏的侍衞。但今天看到和他一道來的，穿的全是十四皇子允禵府裏武士的服裝，襟上有白菊花作標記，那十四皇子是討伐吳三桂的監軍，這番派這班手下來追捕李公子，可是同來的老道，我却不認得，他的身形招數也看不出是那一派的出手，這點非先探個明白不可。」

他們在巷裏商談到了掌燈時分，甘鳳池和呂四娘在江南各地認識了很多江湖朋友，正打算往找帮會中人代查一番，突然佛殿口一陣風吹過，倏的躍下一人，疾如燕子掠地，大家都在一愣，慧虹已叫出一聲「師傅！」這個落下來的正是水月庵住持淨緣。適才各人聽見慧虹說住持進了城，今天不會歸來的，這時都怕她會怪他們到來騷擾。淨緣已笑道：「居士們說的話，老衲都聽到了，你們也無須隱瞞着我，其實老衲早就看出慧虹的來歷，可是她卻沒有曉得老衲也是同綫中人。」老尼讓各人坐下，望着李源和道：「李公子，你也無須急於趕往台灣了，老衲正聽到傳來消息，朱一貴給清將劉得紫詐降，作了內應，前幾天已給清軍大炮轟破了台灣府，把朱一貴活捉，從他恢復明朝衣冠，改號永和，至今還不過是一個月，也是天數罷。」李源和、駱承業等像冷水澆背，忙問淨緣從那裏得來的消息。老尼答道：「各位不必多問，遲兩天自可證實了。老衲早年和獨臂尼慧根在昆明大通寺，就曾參預過陳圓圓夫人脅逼吳三桂舉事的機密，那時候，呂姑娘還未到衡山學技呢。」她這一說，甘鳳池等立刻記起了當日和蓮華僧一起的，有個善使「龍爪功」的尼姑，跟袁無愁公子等人，計誘陸虹報仇；這尼姑扮作陳夫人的親信，誘陸虹夜訪半塵居，原來就是她。

這時大家都主張李公子打聽清楚台灣的情況，才好動身。淨緣老尼見甘鳳池滿臉愁容，知道是爲了陳美娘失踪的原故，便道：「甘壯士，老衲剛才聽到你提起的老道士，他的身形招數那樣奇怪，江南地面的外道異派，老衲平日也頗熟知，一個是呂姑娘的叔叔呂景陽，另一個就是茅山派的石癲，這老道是茅山武技裏的奇人，少年時和江湖怪盜陸鷺叟常在一起，他有一個師弟叫馬雲，今年也在花甲以外了。他們都是茅山派的衣砵傳人，這一派在武林裏屬於異派，不列入正宗武術裏，所以不大爲人知道，他們身形縱竄，都沒法捉摸，出手又是怪招連接，和南北各派的門路迥然不同；遇到茅山高手，從前黃梅居

士留下一個口訣，就是『封閉門戶，靜以待變』，都是爲這派怪異手法而設的，所以有人稱這一派做『迷魂手』。他們比起迷踪拳派的勁力雖然不及，但飄忽附貼確有獨到之處。這番跟隨十四皇子手下鷹爪們前來的大概是石癲無疑了。」

淨緣把老道士的來歷說出，甘鳳池恍然悟道：「那麼，這次鬼旋風金夢彪恐怕也一道來了，他只是不敢露面，大師提到了陸鷺叟，晚輩便記起他來，石癲一定是受金夢彪那廝慫恿到來的，明天我打算趕往安慶，向靖南討逆將軍府那裏探聽金夢彪的下落。」原來清廷那時分兵三路討伐吳三桂。順承郡王勒爾錦恢復了湖南，和多鐸元帥科隆多將軍會師滇南，把李定國、吳三桂的兒子吳世璠等部一起消滅了，回師駐紮安慶，十四貝勒允禵是監軍，所以帶同幕下一班武技高手在行轅住下。



天階外躍下一個黑影，慧虹立刻叫出一聲：「師傅！」

第二天，呂飛紅和朱虹下山打聽，外間果然謠傳朱一貴部下自相殘殺，給清軍攻入鹿耳門，檻送北京審問去了。她們又打聽石癲等人消息，連帮會中人都不曉得，知道他們定已離開了杭州，連忙回玉皇山報告。甘鳳池心急似箭，見外間已沒有戒嚴，便要即日趕往安慶，就算追查不到金夢彪和石癲等人行踪，便進京去和他們來一次火併。

淨緣老尼見李公子、駱承業和慧虹都要跟甘鳳池一道前往，知道沒法阻止，便着徒兒慧虹跟她進到禪房來，暗地裏吩咐道：「慧虹，你本是金枝玉葉的身份，這番要隨甘大俠往京，爲師的不得不把一些秘密提醒你。甘大俠雖是江湖裏名兒錚錚响的漢子，呂姑娘也是江南女俠，不過他兩人都有一個武林結義手足，這人和你們是水火不容的對頭，當今皇帝老頭兒的四皇子，他化名叫作尹青在江湖裏出現，好些武林朋友都沒曉得他的身份，對他崇拜，就因他所結交的全是武林裏出色的人物，爲師在前年時，從雲台派中人的口裏知道了這個秘密。甘大俠這一去，京華是他舊遊之地，那裏有許多武林前輩，像魚殼大俠、八極頭陀等和他都很有淵源，還有朝裏的一部份勢力會帮忙他，就因爲看在尹青的關係上。至於你伴他前去，似乎不會得到甚麼益處的，他的妻子陳美娘給石癲架走，不過是十四皇子那些人想要脅他離開尹青，投到他們的勢力範圍裏，被他們利用罷了。所以，你和李公子都是清廷要通緝的欽犯，行動就得十分小心，這不是爲師的要你和甘大俠絕交，但不能不把他背景說個明白，教徒兒好得處處提防。」這番話果把朱虹說得一時目定口呆，料不到甘鳳池呂飛紅都會和四皇子結成異姓骨肉，不覺打了一個寒噤。須知她是個落難公主，父兄都喪命在滿洲人的手裏，國仇家恨，那會不記在心頭。可是淨緣卻沒有把尹青十年前被驅出宮禁的歷史說出，只教她防範。當下朱虹心裏便有點遲疑，打算和李公子商量另作行動。但淨緣已看到了她的心事，又道：「徒兒，你不必爲此事縈繫在心，橫豎台灣已去不得，你和李公子也不妨北上找個出路，那裏有許多豪傑志士，都在暗裏反抗清室的，你們定要交結上一些能人，他日才有力量舉大事。」朱虹給師傅一說，剛才的念頭倏又打消了，只有遵照師傅的指示，暫時不向李公子說出，等待到京後才見機行事，還未算晚。

他們一起是五個人，甘鳳池、呂飛紅、李源和、駱承業、朱虹，結束一番便要啓程。臨行時淨緣替他們起了一個課，這是大六壬算課，聽說至今還有人懂得這種靈驗的推算。只見老尼不停地在點首，嘆道：「照算課看來，你們未到北京，便要分手了。」各人齊聲問何故。淨緣道：「數理如此，我也不能解釋，不過你們路上有驚無險，甘壯士也會夫妻重聚；但徒兒和李公子將來卻要在水泊裏渡過一個時期，怕也是天數罷。」話雖如此，他們當中除了朱虹心裏有點不安之外，其餘四人都是刀劍不離手的英雄俠士，那裏會把這些迷信的事放在心裏，未曾下到玉皇山，已是忘記得一乾二淨了。

五騎快馬向安徽疾馳，路上幸好沒有發生甚麼事故，他們恐怕長江各關卡耳目衆多，不敢從水路進發，只循宜城至九華山那一段陸路，是強人出沒的地方，各人恃着本領高強，也不在意。那時安徽境裏

捻黨勢力剛在興起，「捻」是一個秘密會黨的名稱，像紅槍會、哥老會、三點會一般。凡是秘密會社都有一種信仰和宗旨，至今日還是如此。

當日捻帮勢力擴展到安徽各地，加入捻帮的名叫「入捻」，初時不過是地方上的秘密帮會，後來給一些反清志士加入領導，像行刺巡撫馬新貽的俠士張文祥、六安豪傑孫福全等，聲勢漸漸蓬勃起來。他們佔據了巢湖作根據地，皖省南部全是湖泊，成了捻帮很好的分據點。

且說甘鳳池等一過了九華山，路上聽得殺聲喧天，大家勒馬高處一望，山下一條村堡，正被一股人馬攻破寨門，殺進堡裏。那股人馬打着「捻」字旗，頭紮黑巾。鳳池便道：「我們走罷，這是捻帮人馬洗刲村寨，不要去管。」大家復走回大路上去。駱承業把馬鞭指着前頭說：「我們沿大路前進，定要繞過村邊，再走四十多里才到孫家寨，明天便可以趕抵安慶了，若折過山路去，那就要趕多兩倍路，今兒晚上怕到不得孫家寨打店了。」各人商議一番，決定沿大路前去，就算捻帮阻攔，大家亮出招兒，料也不會為難的。

村前土坡上屯了一股人馬，立刻有十幾騎衝下來，一字兒阻着他們的去路。甘鳳池上前拱手說道：「好兄弟，我們路過此地，恕在馬上拉不得擺子，大家一瓢兒朋友，不要誤會到來蘸紅抽彩，就煩傳報貴寨主，讓個人情給我們通過罷。」那些人馬見甘鳳池打着江湖口語，立刻有人飛馬到土坡上報告。（註：拉擺子是行拜見禮，蘸紅抽彩是分些好處的意思，都是江湖唇典。）

片刻間土坡上走下兩人，都是彪形漢子，為首的環眼豹頭，手握纓槍，他一眼看到駱承業，流忙躍下馬來，上前打招呼道：「駱將軍，原來是你老人家，剛才孩兒們多有衝犯。」駱承業一看，這人原來是昔年李定國將軍的部下將尉，被清軍俘擄的，多時不知下落，估不到他入了捻，相隔幾年，他對風塵滿面的李公子已不認得。駱承業在馬上欠身道：「鄭大郎，想不到在這裏相遇，連過來見李公子。」鄭大郎才認出後隨的少年是李源和，忙堆身下拜。駱承業同他引見各人，問起失散後經過，才知道清軍把俘擄驅到陣上去，逼着打前鋒，鄭大郎中了兩箭暈倒，清兵當他已死，總算逃得了性命，後來他集合了一些散兵，流竄到皖境加入捻帮，現在已是個小頭目。這處劉家寨向來和捻帮作對，倡議聯鄉設堡，所以總頭領派了精銳前來，和他會合，定要拔下劉家寨，消滅了捻帮的一個對頭。

鄭大郎要請李公子進劉家寨少歇，駱承業道：「貴帮剛進入寨堡，總有很多事要幹的，我們也要趕路，改日見好了。」鄭大郎只得帶了幾十騎相送一程，道上把捻帮內部情形告訴了李公子，還說總頭領張文祥是個江湖上英雄漢子，現時正在巢湖招攬各方豪傑，如果李公子和駱將軍往晤，定受到他們的擁戴，李源和聽了心裏一動，自念流浪江湖，還沒有立脚點，不禁歎了一聲。駱承業知道了他的心事，看看就要到孫家寨，便對鄭大郎道：「頭目請回去罷，他日有機會時，定來相晤。」互相定了後期，鄭大郎率部下飛馬告別。

第二天，安慶城已在望，甘鳳池等在城南的寶珠寺住宿，往日各大梵宇都備有客廂，預備一般施主檀樾進香留宿的。日間，李源和甘鳳池兩人到城廂內外走了一趟，把道路記認一番，那靖南監軍邸是新建的，就在附近，府前建了東西轅門，石獅屹立，好大的氣派，等到夜候，五個人都換過夜行衣，虛掩室門，上了簷頭，一同出了寶珠寺，相隔不遠，便是監軍邸，他們飛簷走脊，一會便到；繞到來東角躲起，這裏有一扇側門，還是虛掩，隔些時便有人閃身進入，知道是府裏的下人夜裏偷出，不敢從正門來往。

過了些時，側門裏有一人走出來，站着張望，似有所待。這人穿的是武士服，身上佩劍，牆角處忽然閃出一人，原來是個守衛。甘鳳池等暗說一聲慚愧，好在沒有妄動，那會料到牆角處有人在處看守。只見守衛的上前打招呼道：「徐大爺，你在等誰？」那人見了面露喜色，忙問道：「李升，是你值夜，那眞巧極了，你看到老嚴這幾個人嗎？他們出去了多久嗎？」那守衛即時應說：「徐爺，你問嚴大功幾位老爺嗎？他們出去很久，臨行說喝兩杯暖暖胃兒便回來，大概不會太久的。」穿武士服的面上現出焦急的樣子，口裏喃喃的說：「媽的！我都說今兒定有差辦了，還是這樣爛喝，如果金大人知道，連我也不了。」那叫李升的守衛又走近來道：「徐爺，你急甚麼呀，難道這夜裏還要出外辦差嗎？」那人噓了一口氣，又望了前面一眼，才應守衛道：「可不是嗎，李升，你曉得他們和我都是隨金侍衛一道兒來的，連府裏的人還沒認得一半，便整天兒出外去混，連公事也忘記了。」他說了氣憤憤的要轉身進門，又回過頭來吩咐道：「李升，你見了嚴爺陸爺們回來立刻來見我，說金大人有令派他們到癲道人那裏去呢。」守衛即時回報一聲「知道」。

甘鳳池遠遠地聽得清楚，打出手勢，幾個人離開了監軍邸的東角門，鳳池輕輕的道：「各位都聽見了，我想和李公子跟風冒一次險，搭上鷹爪們，先找到了石癲所在，我們暫時分開走，請四妹子和駱前輩朱姑娘一道，暗中跟下來。」幾個人立即分開。甘鳳池李源和才走了幾步，面前出現了幾個人影，脚步蹌踉地走過來，穿的也是武士衣服，其中一個口裏還哼着調子。鳳池向李公子使了個眼色，隔遠便道：「前面的是嚴大功幾位爺爺嗎？金大人找你們急了，徐爺差我兩人出來尋到你們……」說話間已走近，那幾個人停步喝道：「是誰！那一位徐爺差你來的！」鳳池忙陪笑道：「嚴爺陸爺！你們不認得我嗎？我就是安慶府調來公幹的捕役方英，剛才金大人命徐爺找你們兩次了，又派小的和藍武換過衣服，打算隨幾位爺到石癲上人那裏去的。後來金大人動氣了，幸得徐爺替各位遮瞞，一面又教我兩人出來撞上爺們，教不要回去了。」

那三個武士果被鳳池的話嚇倒了，酒醒了一半，見他說話毫無破綻，深信不疑，其中一個道：「那麼，有勞兩位出來通知了，徐爺怎樣交帶的？」李源和這時上前說道：「啓稟各位爺，剛才徐爺說，金




還沒等他跪下，康熙便已一腳踢出。

侍衛有令下來，派各位爺到石上人那裏去，吩咐我們一道跟隨，還通知各位爺不要回府去呢。」那三人遲疑片刻，內裏一個沉吟着道：「那老道士忒討厭的，偏要走到塔上去居住，累我們日夕來往聽差遣。」旁邊一個却道：「老三，不要背地罵皇帝了，我們速走罷，如果不是兩位捕快仁兄趕來通知，我們回去儘要受責呢。」他們轉身便走，回頭說道：「兩位跟着來罷！」甘鳳池李源和這時才暗地裏舒了一口氣。

這幾個人一路向城東走，脚步很快，甘鳳池李源和詐作追不上，在後叫道：「爺們跑得這樣快，小的跟不上呢。」他們中有人漫聲應道：「皇覺寺的石塔，你兩人還怕會走失路嗎？」甘鳳池恐他們生疑，答道：「幾位爺愛打趣，小的不是這意思，祇怕到了上人那裏時，會責我們路上不伺候爺們呢。」這幾人見他這樣說，索性緩下脚步來和鳳池兩人搭訕着，一個道：「你兩人忒好規矩，是這裏地方人懂得打交道罷；像我們京裏辦差的，設不是頂頭兒上司，不論你官階兒多大，要他們稱你一聲爺，簡直是夢想的呢。」鳳池聽了，也不知他們是否在處討自己歡喜，笑着應道：「爺們不要拿小的來比了，誰個像爺們在京裏當差的，頂着貝勒爺的名兒，那個不送三分面子。」那說話的聽了愈加心樂，答道：「你說眞的，兄弟，單看我們這件衣服，在京裏便橫行無忌了。」甘鳳池和李源和心裏暗罵：「你這班鷹爪作惡也够了，死到臨頭還在處賣風流。」忽然他們轉到一處，林木夾道，一片青葱，近城牆處有一土山，石塔築在山上，塔下便是東城皇覺寺。

那幾個武士敲了門，開門出來的不是僧人，却是和他們穿着一樣的佩劍武士，見了嚴大功等幾人，立刻道：「你們怎麼來得這樣遲，上人正在傳旨下來追問，你們都知道今早文侍衛押那賊婆娘去了，這裏連值班的人也不够呢。」姓嚴的一面進入，口裏回道：「單老兄，不要嚕囌了，現在大家都來了，我們五個人還怕不够接班嗎？」甘鳳池等跟着也進了寺，回頭向樹林那邊瞥眼望去，見到黑影一閃，知道駱承業等都已跟下來。

甘鳳池兩人和嚴大功等跟那開門的武士一道上到石塔，原來這塔是石塊造的七層六角塔，僅得一道梯級，每層都有外廊，前後門口通出，地下有廳子那麼寬大，高一層便縮小些。他們來到第五層，便有一個十六七歲的道僮到塔頂上去通報。鳳池對李公子使個眼色，兩人詐作整理衣襟，把頭巾拉低，一會，道僮下來傳諭上人召見，那姓單的侍衛引着五人在石癲跟前站立，鳳池兩人故意站在嚴大功三人身後，把頭低垂，石癲老道眼光向各人一掃，掀着下頷長鬚，向那姓單的武士問道：「他們都是貝勒爺派來的？」那侍衛望了甘鳳池兩人一眼，都不認得，便反過來問嚴大功道：「上人問你們呢。」嚴大功才禀告道：「啓禀上人：我們奉了金大人的命令，到來聽候差遣。」石癲把頭微點，又道：「你們把名字報來！」嚴大功等三人都說了，輪到甘鳳池，只得報說：「小的方英。」跟着李公子道出了「藍武」兩字。上人還沒說話，單侍衛感到有點納罕，心想：「金侍衛怎麼派兩個不認識的人到來呢？」便問道：「你們身居何職？」甘鳳池應道：「小的兩人是安慶府調來的捕快，金大人派令跟同嚴爺等一道前來伺候的。」他說話時一邊偷看石癲的舉動。

忽然一聲叱喝：「忒好膽子！」石癲坐着一晃身子，突然起了一股風，直掃甘鳳池面門。還幸他雙眼偷窺着老道，連忙斜裏急竄，箭一般從嚴大功身旁衝過，便聽到嚴大功大叫了一聲倒下，原來石癲喝聲未畢，「須彌掌」已打到，甘鳳池竄起得快一些，石癲切擊不到，却在嚴大功肩上擦過，他立刻像被鋸齒拉過一般即時仆下。

石癲身形的迅疾，連站在旁邊那侍衛單長齡也沒覺到。單長齡是跟金夢彪一道來的宮廷好手，當他看到嚴大功倒地時，那個叫方英的人已閃電般衝出石塔的外廊去了。這電光火石的一霎間，李源和臨事不亂，立刻從另一塔門縱出，乘時把身畔的流星軟索拉出，這種奇門兵器收起來可藏在腰裏，展開就像五個「烏賊」的爪，他一邊縱出，一邊把流星索護着身子，剛巧石癲見須彌掌襲不到甘鳳池，回身向他攫出一掌，想把李源和抓起來，冷不提防五點流星迎面罩落，石癲拂開袖子，迎風掃出，不料流星路綫一變，鐵蒺藜上的釘齒觸到他的道袍，帛裂一聲撕去了一幅袖子，老道才曉得李源和一手流星索的厲害。跟着一扭腰子，從塔門上竄出，緊躡李源和身後。李公子剛出到外廊，老道一手攀了塔角垂下的風鈴，倏的拔出背後短劍

翻身飄下。這幾下動作差不多是同時的，李源和站處只得二尺寬闊，一邊是塔的外壁，流星索不好施展。石獺一式怪身形，已來到了他的身後，只覺腦後一股風，短劍已扎到。這千鈞一髮的當兒，寒光閃動，塔頂人影隨到，石獺手裏的短劍刷一聲被削去了劍鋒，一直飛出塔外。原來下來的正是甘鳳池，適才從另一塔門竄出，料石獺會跟着追來，他翻身上了塔頂，誰想老道回身攫取李公子，他連忙提劍疾下，五龍劍剛接上石獺的短劍，一削之後，翻動手腕扎去，石獺一扭身軀避開，到了李源和身畔，他的短劍給截去了鋒尖，還有尺來長，老道把它拿來作判官筆使用，颼颼幾下向李源和肩上重要穴道點去。甘鳳池恐李公子有失，又看到單長齡、嚴大功、陸飛鴻等四人已紛紛從兩邊塔門抄出；原來嚴大功剛才祇是給石獺的掌風摔跌，但迅即翻起，這時也跟着一起殺到。

甘鳳池大喝一聲：「石獺，我和你素無嫌怨，為什麼把我妻架走！」隨手施出「排水急刺」，把幾個宮廷武士的劍撥開，單長齡等曉得他的五龍劍鋒利，不敢貼上，甘鳳池瞬已搶到石獺背後，幾道虹影掠地急切。他怕李公子着了老道的怪招，所以衝前來夾擊。石獺聞聲略晃身形，一掌飛出，甘鳳池頦子斜躲，石獺手指攫在塔壁上，石碎紛紛落下。李公子乘這一忽間飛身躍下，落在第五層去了。石獺一面招着甘鳳池的急攻，口裏喝道：「你們快追那欽犯！」李源和剛站穩，單長齡、嚴大功、陸飛鴻等已緊躡到來。守在那裏的道僮，正走出外廊仰着首張望，冷不防給李源和攔腰一提，反手擋着單長齡、陸飛鴻的雙劍，把道僮揮成三段。李公子身手非常敏捷，執着血淋淋的一段人體迎面摔向嚴大功，這邊一勢「春蠶吐絲」把流星索打出，走勢像燃在空際的烟花。單長齡就地低身，避開來勢；陸飛鴻却未見過這奇特的兵器，驀地一劍貼上，怎知觸着那鐵蒺藜的流星，很快的給抓着了劍身，只聽李源和喝聲「起！」纏着一帶，當堂覺得一股力量把他引起，他知道再不脫手便會摔到塔下，儘會粉身碎骨，只得把手鬆開，那劍迅速即凌空飛出。李源和的流星索還是不饒地從他面門罩下，幸而單長齡從旁戳來一劍，李源和乘時閃身退到塔裏。三個武士曉得這少年公子才是主犯，怎肯放走，陸飛鴻身畔還有一柄匕首，於是把李源和包圍在塔裏。

甘鳳池還在塔頂門着石獺，以他的達摩劍法本可蚪倒了這怪道士，無奈石獺仗着茅山派的「迷魂手」邪異招數，飄忽如風，外廊通路又窄，長劍沒法運用，老道手裏一柄斷劍不時前後襲擊，每一招又變成無數點打，都向甘鳳池全身穴道點過來，他想起剛才大聲一喝，料伏在皇覺寺外的駱承業等人定會趕來相助，正在招得有點吃力，身上湧泉穴和天池穴已着了石獺兩下，幸他早把全身穴道封閉，覺得一陣痠痲，忽然想起淨緣老尼說過，昔日黃梅居士傳下對付茅山派的兩句口訣，他立刻凝神斂氣，佯作一式敗招，翻身退到塔裏，石獺的影子像鬼魂一般很快的便到，一連幾式怪招，但形勢已是一變，甘鳳池利用塔裏寬敞，展開五龍劍，金光罩體，封閉了八方門口，石獺果然佔不到上風了。

且說呂飛紅、朱虹、駱承業三人躲在皇覺寺外，看到甘鳳池兩人進去後，過了半盞茶時候都沒消息，正在焦急，忽覺塔頂燈光驟滅，跟着出現了幾條人影，在塔上走馬燈一般鑽動，又聽到甘鳳池叱喝的聲音，呂飛紅着急道：「他們露出馬脚了，這是交手聲响。」三人拔出佩劍，越牆便進。天階上幾個守衛，立刻上前阻擋，呂飛紅飛步搶先，迴風劍勢一似波浪翻騰，來回三匝，守衛的紛紛倒地。

到了石塔前，鐵門緊閉，駱承業劈了兩下，動不得分毫，正待轉身躍上二層，兩廂又衝出幾個人來，襟頭都綴有白菊花徽記，他們擋了一陣，這幾個也是跟隨十四皇子的武士，雖不是一流好手，但纏着他們一時不易脫身，那時半空一道光影，一口劍墜下地來，呂飛紅但心着甘鳳池，雙足一點，展起「旱地拔葱」急竄而起，和她交手的武士也跟着衝上，怎知呂飛紅半空裏旋身，翻身一劍，把那武士貫甲刺倒。她已攀到了石欄，一個倒栽跟斗翻入二層塔裏。

她一直闖到五層上去，都沒阻攔，先探首一窺，看到李公子一根流星索鬥着三個人，她掏出一把飛針，連續放出，這種微小的暗器是獨臂尼創出的，因她只得一臂，要打沉重的暗器時沒人家方便。她看到了施針灸術的大夫，拿髮絲般幼小的鋼針進入人體穴道去，可醫百病。她便想到也可拿來封閉穴道，使人着了痠痲，於是製成二寸長的軟鋼針，專打穴道，她把一束針夾在掌裏，獨手使劍時也可以發出，她把這暗器的名兒叫「龍鬚針」，呂飛紅是完全得獨臂尼傳授的。

這暗器連嘶風音響也沒有，只發出很微弱的震動，一刹那間，嚴大功、陸飛鴻驟然覺到手臂一陣子痠痲，很快全身癱瘓倒下。單長齡武功不在金夢彪之下，瞥見游絲光影，忙伏下閃避，怎知李源和的流星索匝地捲上，不敢用劍撩擋，向後驀地滾身，出了塔外，呂飛紅這時才躍身出來，見單長齡已逃得無影，忙問李公子道：「大哥怎樣？」李源和力戰筋疲力竭，把手向塔上一指。呂飛紅沿着梯級搶登，已聽到金刃劃空，靜夜更為聒耳。他回身對李公子打出手勢，一齊放輕脚步，看到甘鳳池劍影裏遍全身，只辨人影，老道在他前後亂躥，身形變動得很是精奇，不禁暗裏吃驚，他拿起龍鬚針一連發出，看看飛襲到老道身前，石獺袖子拂了幾拂，飛針都給疾風卸開，打斜飛去。待要挺身殺出，塔外又躍進兩人，正是駱承業和朱虹，知他們已經把塔下的敵人解決，她心裏頓壯起來，立刻和李公子搶出，五個人把石獺圍着厮殺。這番任老道有怎麼樣迷魂怪招，也敵不過五個一流高手，呂飛紅的迴風劍和甘鳳池的達摩劍，迫着老道，刷一聲响又把手上的短劍再削去一截。石獺叫出一聲尖銳的怪叫，朱虹眼前一黑，劍被老道奪去。呂飛紅看了，急切出一勢「攔門劍」，擋在朱虹面前。石獺就乘這一轉眼間，飛身冲起直竄塔下，身形好像一頭大蝙蝠，在夜色裏消逝。

五個人搜遍石塔，都不見陳美娘的影子，甘鳳池怒氣塡胸，執起軟鞭在五層裏

的嚴大功，大喝一聲：「狗才！你今天認得甘大爺嗎？如想留命，快把我妻的下落說出來，你大爺或會饒你未定。」嚴大功和陸飛鴻已給龍鬚針打進穴道，混身痠痛，這時直着頸子，把眼瞪着甘鳳池。駱承業上前抓着嚴大功的脚，把它拉挺起來，倒轉劍柄在他脛骨上一敲，這種滋味却十分難受。

嚴大功的脛骨給劍柄敲了兩下，當堂眼水直流，口裏央求道：「爺爺不要打了，我就說罷，甘大爺的嫂子今晨已由文侍衛押送京裏去了。」甘鳳池聽見，想起剛才進寺吽　兒單長齡說過，料他不敢胡說，一脚把兩人踢到一邊，說道：「饒你一命也得，但要暫時委屈一下。」跟着把兩人的腰帶解開，綑個結實，又在寺裏巡查一遍，只留下幾個屍體和一些香火雜工，料石獺和單長齡都已逃了，再逗留怕監軍府會派人來到。甘鳳池李源和把嚴大功陸飛鴻挾起來，五個人就在石塔山邱上翻出城牆，向劉家寨方面走去。

路上李源和道：「我們這番雖然幹掉了幾個鷹爪兒，可是嫂夫人却沒下落，連那老道也給脫走了，現在打草驚蛇，嫂子在他們手裏，奈何不得。」呂飛紅道：「我們不可以把這兩個東西換回大嫂嗎？」李公子笑道：「這番嫂子被刼去，不會是那麼簡單的，這兩個狗才值得允禵他們看上嗎？就是石獺給我們架走時，怕也換不回嫂子呢。」這番話說得甘鳳池像冷水澆背，熱血又沸騰，他把肩上的嚴大功摔下來，說道：「還是幹掉了他省得累贅！」就想一劍揮去，駱承業忙阻着他道：「甘兄不要動火，留下這個活口，也會有點好處的，我們趕到劉家寨再算罷。」

這時鄭大郎率領的一股捻帮人馬，已佔據了劉家寨，附近孫家寨已派人到來，願獻上一些牲口請降。鄭大郎見李公子等五人驟然回來，忙接進寨裏，把擒到的兩個鷹爪關在土牢。甘鳳池和呂飛紅經過商量，決定請飛紅趕到京裏去，向丈人魚壳大俠通訊，就近營救陳美娘，他們因聽到白泰官等正去了塞外蒙古，尹青却和年羹堯入了新疆，怕兩人都不在京裏，所以通知陳四，打探陳美娘下落，甘鳳池也因李源和等是官裏要緝拿的重犯，不願中途離開，少他一人保護。

第二天，呂飛紅一早便匹馬登程去了，李源和打算住一兩天，探聽金夢彪和石獺的舉動，想給他們來一次決鬥。鄭大郎往日是駱承業的部將，對李公子幾人自然十分尊敬，盛意欵待。又過一天，寨外忽然來了一騎快馬，馬上的人說明有要緊的書函交給甘大俠，鄭大郎着手下接過來書，那人便飛馬跑了。甘鳳池拿書打開一看，面上當堂變色，他猛然一拍桌上，震得放着的杯盤都碎開了，李公子見他這樣生氣，正待上前問故，鳳池已把那封書遞過來，李源和接着一看，原來是靖南監軍邸的文書，寫道：

「大清國靖南討逆監軍固山貝子淳親王，諭示甘鳳池壯士得知，自逆賊吳三桂變叛，連結西南匪寇李定國，禍國殃民，本藩率師靖亂，逆賊授首，目下叛逆餘黨，潛逃各地，本軍奉命斬草除根，以靖禍源。現悉李賊餘黨李源和駱承業等逃至浙境，壯士竟為之庇護，罪名非輕，姑念壯士與雍親王至交，料屬一時受匪黨甘言相誘。本藩為免壯士身罹重典，特着人將爾妻迎居京畿，冀壯士早日覺悟，將逆賊李源和駱承業兩人擒解本府，將功贖罪。本藩當體念壯士與四皇子交遊，將來奏請皇上封贈，效力天朝，共享富貴，倘仍執迷不悟，誠恐壯士今後將難與爾妻重聚，甚且身敗名裂，永留玷汚，誠為壯士不取也。望三思之，佇待押同逆犯前來監軍府，聽候佳音。」

李源和一面讀，執信的手一邊顫抖，駱承業、鄭大郎等在旁看了，知道定有事故，李公子把來信念了一遍，仗劍離座站起，說道：「允禵那厮要甘兄把我們拿解監軍府呢！」他一邊轉身來對甘鳳池道：「甘兄，他們還說你和四皇子雍親王有交情呢，這點連小弟也不知道的。」甘鳳池聽了，忙解釋道：「李公子，那時我只認識他叫尹青，並沒曉得他是四皇子呢。」李源和微微一愣，但仍沒形諸神色，帶着笑容道：「甘兄，這也難怪，如今放着現成的官兒，只要兄長動手，便可取得功名富貴了。」甘鳳池忙道：「李公子，我甘鳳池是個氣色兒女，要是這樣出賣朋友的王八，如今也不會隨各位來到此地了。」

駱承業怕甘鳳池有點難過，立刻上前陪話，甘鳳池當着各人面前把信撕毀，抽出劍來一手削出，把方桌子劈去了一角，說道：「我姓甘的如是出賣朋友的狗子，將來就像這桌子一般分開兩截。」李公子這時才上前謝過道：「剛才的話不過相試，萬望甘兄勿怪。」這一晚大家雖然像平常一般，可是已留下了一個陰影。

第二天，天才放亮，甘鳳池在枕上聽到寨堡外馬蹄聲响，以為捻帮裏的人馬來往，不以為意。他起來到了廳上，不見了李公子等三人，正在詫異。鄭頭目已走過來問早安，從身畔掏出一封信交給甘鳳池，他打開一看當堂目定口呆。原來這信是李公子留下的，內裏只簡單的說：「不想負累甘鳳池。所以和駱承業朱虹投到別處，後會有期。」甘鳳池看了，心裏冷了半截，又不好意思問他們到那裏去了。鄭大郎走過來說道：「甘大俠，駱將軍和李公子臨走時說，他們這次累到尊嫂被擄，於心實覺不安，惟望甘兄早日赴京營救，將來如獲重聚，請送個信息到來這裏，給他們知道了好安心。」甘鳳池也不便多問，想起臨離玉皇山時淨緣老尼算課中的預言，說他們未到北京便要中途分手，這讖語果然靈驗了。

他即日便別過鄭大郎，離開劉家寨向北趕路，那晚在路上一處小鎮歇宿，打開行囊，忽然露出了一封書，他認得萬壽山莊裏所用的封銜，連忙展開來看，原來是尹青的信，內裏說他新近在九華台結交了太極手王春明，女俠冒蓮和雪地飄風周潯等人，結成異姓骨肉。又說年羹堯已出任大將軍，入疆平回亂，白泰官等又去了準噶爾部落偷取龍駒，短期內他未能返回京去，特馳書敎甘鳳池到京一行，待他回京時與王春明等人會面，大家結識一番。信後又說，這次他把蒙古王妃迎接回來，請甘鳳池記緊前來見這位塞外的絕色美人。

甘鳳池拿着這封書，心裏好生奇怪，

怎麼竟會藏在自己行囊裏面。他想了半天，看來定是京裏馬快帶來的，落在捻帮手上。李公子定是看到了這封信生疑，才投奔別處去的。甘鳳池這樣猜想，他那裏知道這書投交不到，驛站把它轉到監軍府，十四皇子允禵故意派人傳到劉家寨，好教甘鳳池李源和互相猜疑，實行他的反間計策。甘鳳池匹馬加鞭，曉行夜宿，不日巳趕到北京。

施魘術四皇子蒙寃

話說滿清入主中國，二傳至康熙，他是個英明帝王，祇要看他登位未幾，能够重用「鐵馬神功」史雲程，把權臣鰲拜的勢力消滅，便可見到他的政治手腕了。這時候，國內反叛的勢力都巳失敗，吳三桂、耿繼茂、尙之信，先後伏誅；蒙古額爾額王朝又遣使乞和；年羹堯率領大軍入疆平亂，正在班師，他便想到了立太子的事情。原來這一位福壽雙全的皇帝，共生了三十五個兒子，最小的還在吃奶。這些兒子剛巧是由十二位皇后妃嬪所生，皇后阿舍里只生一子，名叫允礽，算是嫡長子。允礽兩歲時，皇后便歿，康熙夫婦情深，即位十一年便召大學士高士奇入宮，草詔冊立允礽做皇太子。後來又生了四皇子胤禎，本來他所有兒子的排名都冠以「胤」字的，名字一律有「示」旁（從示），不過滿洲文字有另一種讀法，漢人大概因胤字和允字同音，所以稗史許多寫允字的，這些我們也不必去管它。那四皇子胤禎是衞妃所生，傳說康熙在第一次南巡的時候，在民間看到了一個女子，稱得世間絕色，「清宮秘史」裏更說衞妃身體有異香，她的衣服穿過一次便不再用了，那些宮女爭着取來收藏起，餘香日久不散，這些或者是故甚其詞罷了。不過衞妃究是漢族女子，如果生得不美麗，康熙便不會賞識到她；胤禎生下來，衞妃才進宮，因此那些妒忌衞妃的人便說這個是「外種」。康熙雖然愛寵衞妃，可是心裏也放着一條刺，認爲不是純滿洲的血統。後來他又陸續生下了胤祉、胤祺、胤祐、胤䄉、胤禩、胤禟、胤裪、胤祥、胤禵……要全數名字寫出，非找部清史來照錄不可。各皇子中，八阿哥胤禩和九阿哥胤禟，生得儀表不俗，賦性聰明，善知人意，康熙對兩人格外寵愛。到了七八歲年紀，便派高士奇作他們的師傅，又選出一班儒臣教習禮儀。胤禩不特模樣兒俊俏，性情也特別精乖，他對當時陪侍康熙談論經史的幾位博學鴻詞館的老先生，很會討好，因此這些老儒常在皇帝面前稱讚他，說他才華蓋世，孝悌過人，康熙平日最重孝道，心裏愈是對八阿哥痛愛，可是皇太子巳冊立了允礽，那好朝令夕改。

過了多年，各皇子都大了，康熙爲要造就皇太子的地位，幾次南巡都帶在身邊，多方誘導；那一次俄國連結準葛爾部入寇，御駕親征，也派允礽監國。他的用心，是想允礽將來像他一樣的英明，把大清帝國基業穩固下來。誰料這個大阿哥自小沒了母親，驕縱過甚，祇知愛好聲色犬馬，鬥鷄打蟀，沒有關心到國家大事，却受了朝裏一班壞蛋奉承，收羅了九流三教，招聚武林裏一些熱中功名利祿的好手，造成羽翼，橫行京畿。他底下的人犯了事，不論給刑部或是九門提督拿去，祇要打着大阿哥邸裏的名兒去取人，便不敢不交出。他的幾個兄弟中，五阿哥允祉是個書獃子，終日研經鑽史，不懂世事。一次他覺得身上皮裘的毛色不好看，命內監吩咐總管替他織造一件純鵝黃毛的，內監稟說皮裘是把狐狸貂鼠的皮綴成的，他還是半信半疑，可見他除了書本之外一些也不懂。六阿哥允祺好研究易理，七阿哥允祐爲人淳厚，和易可親，宮裏上下人等有事都靠他遮瞞說好話；康熙對這幾個兒子認爲過於柔懦，不足成大事。但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就不同，他們心懷大志，要在康熙面前討得信仰，表面上規行矩步。一天，皇太子允礽請他兩人到府裏吃酒，剛巧外面大雪紛飛，席上酒肴雖多，大阿哥還覺得不適口，說道：「這時候最好燙一壺六朝居的陳紹，拿全聚德的烤鴨來下酒，就挺有意思了。」他的門客聽了都皺了眉兒，因爲時巳深夜，街上的店舖家家都關上了門，誰個還做你的生意呢？可是允礽手下兩個侍衞却說，他們有法兒可以取得，說了呼的一聲便上瓦面去了，不够半個時辰，他們從簷頭躍下來，一個手裏挽着一瓶紹酒，另一個挾着一頭宰了的塡鴨子，光是未曾烤熟。原來他們巳去過了六朝居和全聚德，偷進去放下了銀子便把東西拿回。八阿哥和九阿哥看了，自嘆空有通身本領，手下却沒有像這樣的能人俠士作自己羽翼，要是將來得罪了允礽，他要拿下自己的頭顱時便易如反掌了。從這時起，胤禩便向納蘭丞相勾結，胤禟向他的舅舅科隆多請教，互相結黨，養蓄死士，不上幾年，他兩人都巳延攬了不少天下武術名手，替他們效力。

滿洲民族向來過慣了騎射生活，所以個子特別長得高大結實，那時各皇子都不過上了十六七歲年紀，看來巳是成年人一般樣貌。四皇子胤禎因是衞妃所生，各宮嬪都看他不起，說他是帶着奴才的血統（滿洲人稱漢族是他們的家奴），在宮裏游玩也是一個人孤零零的。衞妃看在眼裏，感到勢孤，恰巧這時有一個滿洲將軍多鐸，是皇后阿舍里氏的族兒，衞妃位列西宮，暗地和多鐸結納，稟告康熙皇帝，認了多鐸做阿哥，拜過祖宗，從此她算是滿洲人。衞妃爲要樹立勢力，趁皇帝對她寵幸的當兒，不時給多鐸提升，幾年間便做了元帥。四皇子也不時到多鐸府裏，跟他學些馬步弓箭；這個多鐸是滿洲族裏數一數二的戰將，不特馬上功夫來得，還練得一手長白派劍法，四皇子跟他從童年起便練各種武技功夫，一學便上手。康熙見他愛好這一門，也希望有一個兒子懂得武事。因此朝裏各皇子漸漸形成了幾個派系，暗中在那裏各自發展，康熙還是蒙在鼓裏。

不久，大阿哥允礽行爲愈加荒唐，傳到康熙的耳裏。這個老頭子生性猜疑，這是歷朝皇帝少不了的通病。胤禩的母親惠妃和胤禎的母親衞妃，天天在枕邊告狀，數說大阿哥的種種不是，希望廢去嫡子，她兩人的兒子便都有承繼做皇太子的希望了。初時康熙的心裏還沒有被打動，後來衞妃等又發動了朝臣，播弄謠言，聯成一

氣，日久把允礽的不是吹進康熙的耳裏，老頭子便暗裏窺察大阿哥的行爲，果然在外攪得烏烟瘴氣，他一怒之下，立心要把皇太子廢掉。朝裏祇有一個大學士高士奇諫阻，一時還沒決定誰個皇子可以補上儲君的位置，因此沒下詔廢立。

自從衞妃惠妃聯同陰謀奪嫡，四皇子也漸漸和幾個兄弟接近起來了，表面感情很是融洽，不時和胤禩胤禟行坐一起。一天，四皇子來到胤禩的廉親府王府裏，剛巧胤禩外出未返。他進胤禩的書室，翻翻書籍，不久眼倦來，便睡去了。

他醒來時，覺得室外人聲嘈雜，原來胤禩巳返來，一同回來的還有幾個人，四皇子認得其中一個是納蘭丞相的口音，另兩位口音雄壯，像是胤禩手下的俠士。忽又有一種生硬的口音，不似是滿洲人說的話，正感到納罕。便聽納蘭丞相問道：「大喇嘛，你的法術究竟十足靈驗嗎？」那生硬口音答道：「丞相，我巳說過了，祇要查清楚了出生時日，照那法兒去幹，七七四十九天儘快喪命的。」分明是宮裏大喇嘛「巴格隆達」的聲音。那時一種雄壯的語聲又起，說道：「八阿哥，何必去費這些時日，只要你說一聲，包管半個時辰裏奴才便把允礽的頭顱取回來，豈不省事。」只聽納蘭丞相喝道：「白鵬，你說話不知好歹，莫說皇太子府裏有不少高手，就算你幹得到時，總不免留下了痕跡，將來老頭兒查起來，我們怕會不了，還是大喇嘛的法術最完善，使他慢慢地死去，一絲兒痕跡沒有。」納蘭丞相說到這裏，胤禩把他的話頭打斷說道：「就是這樣幹好了……」不料室裏忽然咳出一聲，胤禩走進一看，誰料是四皇子在那裏，嚇得臉上當堂變了色，忙道：「四阿哥，你幾時來的？」邊說邊執着胤禎的手一同出室。納蘭丞相，巴格隆達，金槍白鵬等人看見是他，都一時目定口呆。納蘭丞相背地裏向兩個宮廷好手打着眼色，四皇子見他們像要拔取佩劍，立刻站在胤禩身旁說道：「八弟，我們早就說過了行動一致的，怎麼你要瞞着我，今天我來看你，也是爲着商量要早點兒動手的，省得老頭子遲疑不決，難道你反會思疑我會不帮你手嗎？」胤禩和各人聽見四皇子這樣說，才舒了一口氣，白鵬的手也放下來了。

四皇子見危機渡過，又道：「那麼，事不宜遲，大阿哥的出生時日，去問那敬事房總管便知道了。不過八弟這樣做，也不算什麼上策兒，我們兄弟多，將來大阿哥死了，還要看老頭子的喜歡，誰個補上儲君的地位，都沒敢說。萬一老頭兒暫把皇太子的位虛懸起來，那時我們豈不是枉作小人？何況老頭兒身體壯健，說不定做多三幾十年皇帝，也不過八、九十歲罷了，誰想繼位，眞是望穿了眼睛兒怕還沒到呢。」

四皇子這番說話，不過是一時計上心頭，想把八皇子一班人的陰謀打消，免將來事發時連自己也牽進漩渦罷了。那知胤禩聽來，句句刺中心頭，想四皇子說得很有道理。當下便答道：「四阿哥，這樣看來，要怎樣才是善法呢？難道你不着急嗎？須知允礽死後，最長就是你了，如果立長的話，將來太子是由你繼承的。」八皇子故意用這話來試四阿哥雍親王的，但胤禎心裏明白，立刻應道：「八弟，不會是我繼承的，我從來便不作這妄想。第一，我是側室所出，你不聽見人家說我是外種嗎？滿洲祖訓定下來，漢族妃嬪生下來的兒子，承不得大統。只有你和老九，最得老頭子歡心，最近又有意思將惠妃正位東宮，那時你們便算嫡長，如說到老五老六幾個人，老頭兒向來說他們幹不得大事，決不會冊立到他們的。那麼，着急的應該是你，別拿我來開心罷。」

各人傾聽他的一番議論，都在暗裏贊好，納蘭丞相點着頭說道：「雍親王說得對，他是沒資格做儲君的，就算老頭兒要違背祖訓，我們滿洲大臣也會起來反對哩。我們還是商量下去罷。」廉親王胤禩心花怒放，拍着四皇子的背道：「好哥兒，將來我若得承大統，就封你做並肩皇帝好嗎？」四皇子忙回道：「老八，天無二日，你現時金口說過，將來怕會令我受不了，我還是早些回家去罷，由你們去商量好了。」胤禩急得拉住他，打躬認過不是。胤禎無非想借故脫身，又給八阿哥扯着不放，只得說道：「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我們大家坐下來，總商得個好辦法的。」八皇子忙叫擺上酒席，喝退下人，關上室門，大家邊喝邊談。

這納蘭丞相是個異常陰險的巨奸，和他的兒子納蘭明珠一個是魔鬼，一個是善人，明珠可說得「出汚泥而不染」。這時老奸摸着唇上短髭說道：「照我看來，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要幹就幹得澈底，若再等得三幾十年，老夫也會就木了，人壽幾何，那時就算八阿哥登上大寶，巳是半百之年，什麼都比不上少年時候了，富貴榮華又有什麼用處！」

四皇子從來喜怒不形於色，但也脫口而出的道：「這樣如何使得！」納蘭老奸又道：「和尙吃狗肉，吃一件也是穢，兩件也是穢，難道除掉了允礽便不算得犯法嗎？將來事發了我們都得受到凌遲，但除去了老頭兒，那時朝裏大權都在我們掌握，誰個敢道出半句話來。你們除非不想幹大事，否則定要依老夫的妙計。」他愈說愈露骨，廉親王也有點不自然，答道：「丞相，這事待找老九到來，大家從長計議好嗎？而且多鐸元帥和科隆多將軍兩人，不知是否會贊同……」他還沒說罷，納蘭丞相巳提起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道：「八阿哥，估不到你竟這樣柔懦，你要和老九商量，難道想多一個人來和你爭奪王位嗎？多元帥他是四阿哥的舅舅，科隆多得到今日的地位，都全仗我在老頭兒面前替他說好話的。說到禁衞軍方面，又都握在明珠手裏。不是老夫誇口，祇要今晚座上各人一條心擁護你，便什麼大事都幹得出來了。你那三十多個兄弟，包管沒有人敢說一句什麼。何況大喇嘛幹的不會留下了一絲兒痕跡，祇要將來駕崩後，到寢宮把那東西取回來，便神不知鬼不覺了。」

八皇子胤禩本是個心地狠毒和機巧善變的人，給納蘭丞相一說，更加肆無忌憚，血脈賁張，倏的起座來，拿永樂乳釉團龍酒杯向地上猛擲，碎成片片。他望着各人道：「今晚座上的人，誰個把秘密洩漏出去，有如此杯！」說了提起酒壺在各人

面前斟滿了一杯，納蘭丞相忙取過一隻酒杯遞上，胤禩也斟上自己的，大家一飲而盡，起了一片歡呼。那老奸偷眼看着四皇子，見他面上沒有什麼表情，便詐作回顧幾個宮廷侍衞道：「你們都願意出力嗎？」金槍白鵬那時已給他收買上了，忙起來拔劍一揮，把燭擎倏的削斷了，應道：「誰個口不對心，我誓把他的人頭作燭擎一樣斬落。」眼光掃到四皇子面上，胤禎當堂打了一個寒噤，知道納蘭丞相在向他示威，想到自己的武藝子還沒比得人家上，肉隨砧板上，惟有慢慢設法對付，這下裏只得對八皇子說道：「八弟，如果我不幫你，將來便會得不到好死。」胤禩和老奸聽了，才滿心歡喜。

過了幾天，八皇子把胤禎請到府裏來，引到密室，從木匣裏拿了一個小人兒出來，遞給胤禎看。四皇子心裏已明白是什麼的一回事，拿着木頭人一看，是黃楊木雕造的，祇有寸來長，全身剛塗上了桐子油。他細看木頭人的胸膛上蘸了一些血漬，就在那血點上面貫了一口花針，直穿到背面去。身上寫滿了很多符咒，頂上又有小小的兩行血字，寫的正是康熙的生辰八字。四皇子看了，心裏正在戰競。八阿哥突然從他手上把木頭人取回，復放在木匣裏。才說道：「這東西就是大喇嘛巴格隆達今兒早上交來的，他說已蘸上了雌雄黑犬血，念了咒語，只須放到老頭兒的御榻上去，他在外間天天念動咒語，七天之後，老頭兒便會覺得心神恍惚，漸漸心胸刺痛，一月後成了昏迷狀態，不醒人事，心裏也劇痛起來，一上四十九天便自然氣絕了。」四皇子見他說時，還帶點得意的神色，不禁暗罵：「你這畜生，竟幹起殺父殺君的大逆不道來了。」不過表面上又不敢現出怒容，便把別的事兒來問道：「這木頭人兒怎麼要塗上了桐子油呢？」四皇子本是無意，但胤禩却答得很爲勉强地道：「這……這個我也不知，大概是恐防把那狗血揩去罷。」他一面把木匣藏好。四皇子又問道：「八弟，你已經找到人來替你去幹嗎？」胤禩點頭應道：「這事容易呢，你曉得宮裏不少是我的心腹，只要我們不洩漏，誰會知道呢？」四皇子恐他生疑，忙說道：「八弟，那天晚上吃過你一杯酒的人，都是眞心爲你效力的。」他這樣說，就表明連他也在內，好安慰胤禩的心。那知八皇子答道：「四阿哥，我並不愁在這一點，老實說，就算你要告密時，我早就有了方法來對付了。」

四皇子離開了八阿哥府裏，回到宮中，想起剛才的一句話，果然不敢把秘密向舅舅多鐸說出。他知道胤禩詭計多端，目前自己還不是他的敵手，只有把這事丟在心裏，連對他母親也不敢提起。

瞬就半月，康熙果然覺得神智不安，坐臥不寧，到夜裏心胸便隱隱作痛。初時請了幾個御醫診治，都說六脈調和，斷不出什麼病狀。服過了幾帖藥後，不特絲毫沒見效驗，病狀反而日重一日，連飲食也吃不下了；面色憔悴，各大臣見他多日沒有臨朝，紛紛入宮問候，衞妃惠妃兩人，更侍在御榻，輪流服侍。那衞妃就是四皇子的生母，她懷疑惠妃作怪，暗地裏在處窺伺，却看不出什麼。可是每夜到了子時，她便見皇帝開始昏迷，夢中頻叫着心痛，到了鷄聲初唱，才漸漸淸醒過來，但已痛得面容枯萎，她心知有異。

這天她把多鐸元帥召進宮來，看看左右沒有人，偷偷把看到的情形對他說出。多鐸便道：「娘娘，我看這事有點蹊蹺，閒常聽人說，有一種咒禁生魂的魘魅邪術，受禁壓的人，情況便和老佛爺一樣的。不過作法的人定要取得受禁咒人的生辰八字，還須把鎖壓的東西放到床褥上去，娘娘何不試試搜檢御榻，看是否有人想禁壓老佛爺的生魂。」衞妃向來對康熙深情一片，她覺得事情重大，不敢單獨進行。便和惠妃商量，下旨多鐸元帥把納蘭丞相、大學士高士奇、科隆多將軍、和幾個親王都召來。各王公大臣都不知是什麼的一回事，他們守在御榻前，等到半夜，看到康熙開始昏迷呼痛。衞妃這時把疑心魘咒的事說出，請各大臣前來看着，她要搜查一下御榻，看有沒有鎖壓的東西藏着。各大臣聽了，無不驚詫，納蘭丞相臉上當堂變色，幸室裏燈光暗淡，各人正注意御榻上的康熙，沒有察覺。

只聽納蘭丞相奏道：「兩位娘娘，我看聖上正在昏迷當中，不宜把御榻亂動，何不等到天明，待聖上精神稍好了，這時才動手檢視未遲。」多鐸元帥見事情已宣佈出來，若不立刻查個明白，給奸人復把鎖壓的東西偷去，那時反會說衞妃造謠惑衆。於是主張即時搜查，請衞妃兩人把康熙護持着，由皇太子允礽親手翻開墊褥，檢視一遍。高士奇、科隆多、君各親王都贊同了，納蘭老奸不敢再出聲，祇希望皇太子一時大意沒有發覺那木頭人的所在。

皇太子允礽先把御榻底下照視一遍，然後在一層一層的墊褥裏，揣手撫摩。他揣到那張鶴毛墊子，覺得有東西觸手，連忙拿出來一看，所有環立御榻前的王公大臣都一齊驚愕了，大家看到這個寸來長的小木人，面上全都變了色。衞妃接過木頭人，連忙遞給大學士高士奇諭道：「高師傅，你看看上面寫的什麼。」高士奇俯伏接過，看了一遍奏道：「啓禀娘娘，木人兒上面寫的是萬歲爺的生辰八字，還有很多西藏文的符咒。」各王公大臣更是吃驚，高士奇究竟是點見識，傳令宮人快到工匠管事房裏拿鉗子來。半晌，他已把木人胸前的小花針拔出。只聽榻上的康熙喊出一聲：「痛死我了！」把眼睜開，看到御榻前環立着許多大臣皇子，吃驚道：「衆卿家，難道是我剛才咽了氣嗎？」各王公大臣一齊俯伏着奏道：「老佛爺，你已沒事了，請聖上好好地將息，善攝聖體。」康熙這時覺得精神一陣子恢復，各大臣怕他受了刺激，不敢把搜出木頭人的事立即奏禀，背地裏商議把木頭人交多鐸元帥收管，待康熙好了，才審問這件案子，當下各人請過聖安，退出寢宮。

不久，康熙皇帝精神很快的復元了，衞妃看看已是時候，便把多鐸和高士奇召進宮中，把當晚發現木頭人的經過奏告皇上。康熙聽了，一怒非同小可，立刻傳旨宣召各大臣進宮，一面敕令禁衞軍統領納蘭明珠把北京城裏所有喇嘛廟的喇嘛，連宮裏黄教上苑的都一起拿起來。又派高士奇、多鐸、納蘭丞相、科隆多、和誠親王

等會同刑部審訊這宗案子，限期得到水落石出。那時康熙的權威至上，朝裏公卿無不懾服。所謂六部九卿和那幾個奉旨專查此案的大臣，那敢不盡力去偵訊。納蘭丞相和八阿哥等人作賊心虛，更是日夕震驚，幸而他們早就佈好了陷阱，這時大家都避免見面，免啓外間生疑。四皇子也是那晚親眼看見搜出木頭人的，悔恨不早些把秘密向母親和舅舅說出，又怕將來會連累到自己身上，因此弄到寢食不安，他還沒知道禍在眉睫，中了礽禩的圈套。

原來那天八皇子把木頭人拿出來交他看，木頭人身上塗着的桐子油還沒有弄乾，四皇子接過一看指紋便給印上。礽禩使這毒計，就是納蘭老奸教他的，防四皇子會告密，所以騙取了指模，就算他揭發時，也只害了自己，不會連累到他們的身上去。往日指紋的研究，雖沒有今時的發達，但中國早就懂得了指紋這樣東西，知道世間上每個人的指紋都不相同，所以無論官衙具結，民間契劵，遇到了不會寫字的人，全都是打印指模便算有效的。在滿清一代之中，留印「指模」已是官衙裏一種普遍的手續。

且說幾個大臣經過了嚴密偵訊後，首先發覺了木人兒上面有兩個很明顯的指紋印上，料是桐子油未乾時便摸上去的。他們把出入宮禁的人指模都取到來，查對之下，大家都吃了一驚，尤其是多鐸元帥，因爲這個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紋，是他的外甥四皇子的。他想落這事非同小可，連衞妃都不敢先通知。立刻和各大臣晉宮密奏康熙定奪。

康熙一聽，親手拿着兩個指紋一對，當堂氣到不能出聲；他震怒若狂，連喝：「把逆畜拿來！」那時四皇子剛去了多鐸府中，康熙傳諭禁衞軍趕去把他抓起。納蘭明珠和四皇子年紀差不多，他見康熙盛怒，也不敢袒護。一會把胤禎帶到，跪在御前。康熙還沒等他跪下，早已一脚迎面踢去，四皇子當堂滾身仆地，口面流血。高士奇和多鐸見了，忙上前伏在御前叩道：「萬歲爺請不要動怒，致傷聖體！」康熙還是氣往上衝，說不出話。高士奇又禀道：「萬歲爺，那木人上面的指紋雖然是四阿哥的，怕內裏還有隱情，還求先把四阿哥問過口供，才處治未晚。」康熙還在不斷地拂手，連呼：「拿去斬首！」後來經不起各重臣討情，才敕諭把四皇子禁到天牢，交五個大臣審問，衞妃因最初發覺，幸免和四皇子同謀。但康熙說她生了這個殺父的逆子，因此也傳諭把她移到普福宮靜養，這就是俗語說的打落冷宮。

四皇子禁到天牢後，還要定期由五個大臣審問口供。多鐸元帥念衞妃對他的提拔，很感不安，他知道神策營禁衞軍統領納蘭明珠平日和四阿哥要好，靜中找到明珠商量。納蘭公主道：「我想四表兄並非這樣狠毒的人，內裏或有隱情未定，不過皇上正在盛怒之下，誰個敢說話呢。」多鐸也道：「明珠，我正想私下裏見四阿哥一面，問他爲什麼要幹這樣愚妄的事，還求你通融一下，讓我進到牢裏去。」明珠答道：「元帥，你不要在牢裏逗留得太久，免聖上知道時連我也不得了。」多鐸點頭應允，納蘭明珠便引他進入天牢。

當多鐸見了外甥胤禎，見他一個人禁在石室裏，不覺心裏一陣酸楚。四皇子哭訴當日在八阿哥府裏怎樣聽到他和納蘭丞相商量，後來又怎樣把木頭人給他接着，詳說了一番。多鐸見這事竟是納蘭丞相主動的，一時愕然了。他再三問四皇子有無說謊，胤禎指天爲誓，多鐸也相信外甥在他面前不敢欺騙，只得吩咐四皇子到了審問時，要從實直說。他出了天牢，納蘭明珠已焦急地在外守望着。多鐸怱怱離開，臨行央求明珠照顧着四皇子，防奸人施計陷害。

那五位奉旨審訊這件案子的大臣，不久便錄取了四皇子的口供，進宮奏報。康熙把納蘭丞相和八皇子胤禩等一干人宣召入宮，把奏摺擲到老奸面前。納蘭丞相作成震慄的樣子，跪下叩頭流血，指四皇子卸罪嫁禍，乞把大喇嘛解來訊問，便可水落石出。康熙立刻叫將巴格隆達抓來，當面質問。那知這喇嘛一口咬定是四皇子要他幹的，多鐸喝令禁衞軍亂棍毆打，仍是抵死不認和納蘭丞相有關。康熙愈加震怒，站起來連批胤禎的面頰，打得面上當堂留下了掌印。高士奇等大臣勸阻着，康熙罵道：「你們這班逆子，都想我死了，留你們何用！」跟着斥責了納蘭丞相一番，喝令滾出。那老奸像大赦一般，連忙叩頭謝恩。

康熙要把四皇子即日凌遲，幸得多鐸各大臣以死力爭，奏請將巴格隆達喇嘛再審問清楚，才再定罪，總算暫時保留了四皇子一命。多鐸離開皇宮後，又會同各大臣嚴鞫那施禁魘術的喇嘛，巴格隆達自問必死，他平日給納蘭丞相假施恩惠，甘言誘惑，這時只得死口咬緊，不料受不起極刑，第二天便一命嗚呼死了。

巴格隆達既死，四皇子更寃沉海底，連五位大臣都不敢立刻把喇嘛死訊上奏康熙。他們暫時蓋得密密地，希望等到皇帝怒氣稍平，才說巴格隆達畏罪自縊。不經不覺過了幾天，康熙心裏煩悶，連日沒有早朝。四皇子在天牢裏如坐針氈。他被囚禁的天牢是一所地下石室，屋頂露出地面不過幾尺，開了通風穴，隔着兩重鐵門才是通到牢裏的石級。他每天的飲食，納蘭明珠派有親信衞士檢視。那天御膳房又把食物盒子送來，內裏有幾式點心，說是多鐸元帥吩咐造給四皇子的。守卒照例查看一番，見是幾式餡子的果餅，造得頗爲精緻。本來飲料要經過椰殼銀挑，飯菜用牙筷攪過，驗出無毒，才送入牢裏。那守卒見天天都是這個小太監親手送來的，又見點心作得精巧，所以只把銀針在餅皮外輕輕一刺，便交管牢的遞進。四皇子吃了中飯未幾，把食盒擱在一旁，沒有打開來看。到了夜候，他思潮起伏，不能入睡，起來挑亮燈兒，把桌上書本一看，都是孝經和太上感應篇之類的勸善書，翻了翻便不想看下去。他一眼看到桌上擺着食盒，覺得肚裏有點餓了，於是打開來，夾上了一件剛送進口去，忽然手腕微震，箸子上的點心墮下；他不經意地再夾上一件，這番又如前的掉落。正覺得奇怪，以爲箸子太滑，他用手拈起來，立刻一聲微響，有物把點心打脫了手，一望那小小的通風穴，外面黑暗得分辨不出東西。心想：「人衰

鬼作弄，難道是游魂來把我戲弄嗎？」他不相信眞的有鬼，拿起碟子移近唇邊，耳畔微聞有人在外說道：「有毒吃不得！」一一枚小石塊砰一下打在碟子上，碎成幾片，點心散滿一地。他驚起來拿出象牙箸子，擠進點心的餡子裏，現出黝黑色，這才知道點心眞的有毒，回頭注視窗上，又不見有人影，猜不到是誰個在外面說話。

第二天，他把納蘭明珠請來，把點心給他看過。納蘭明珠也吃一驚，忙回去查問，那知御膳房一個太監失了踪，事有蹺蹊，一面嚴令管牢的密切留心，一面暗裏通知多鐸，入宮來商議。那晚深宵，四皇子在牢裏已經睡着，給一種息索的聲音驚醒了。他跟多鐸練了幾年武技，感覺上比普通人靈敏，以爲有人要來加害，他的靴底藏了一柄利刃，是預備必要時自戕的，抽出來握在手裏，已看到石級上躍進一人，身輕似燕，也不知怎樣進來的。

他定了定神，才辨認出來的是個中年尼姑，穿了布衲，一邊袖子下垂。剛想喝問，便聽到一種柔和的聲音道：「四阿哥，老衲是來救你的。」他覺得聲音很熟，猛然記起就是昨宵說「有毒吃不得」那種聲音，忙瞪着她問道：「師傅就是昨夜把點心打落地下的人嗎？」那尼姑點了點頭。四皇子這時反覺奇怪，他從來不認識這師姑的，她怎麼會到天牢來救自己。尼姑又道：「四阿哥，這皇宮是我的老家，你今次落了人家圈套，快些隨我出去罷，遲兩天怕你會沒有性命了。」她說着把袖子一揮，四皇子跟在她後面，上了石級，才看到第二度鐵柵已打開，但通到外間去的那扇鐵板門還是緊緊地閉着。只見尼姑把耳附在門上聽了半响，回頭對四皇子說道：「外面守衛的走開了。」她運掌向鐵板門用力一抵，漸漸支曲起來，容得一人側身走過。尼姑說道：「快縱出去！」四皇子閃身竄過，這時他才看出尼姑只得一條臂膀。那扇鐵門高約一丈，樞軸深植在石穴裏，但已給尼姑推成拋物綫的曲起。

尼姑跟着也縱出來，伸手把鐵門按了幾掌，當堂平伏，和原來一樣關着。四皇子吸了一口新鮮空氣，便聽到甬道上脚步聲響，料守衛的巡回來了，尼姑扯着他一躍上了廊廡。那時四皇子還沒練得輕身功夫，只覺得身子飄飄，飛簷越瓦，全仗尼姑挽着他走，知道來救他的定是個武技高強的出家人。他們藉着飛簷疊閣隱蔽身子，幸未被守衛宮廷的武士發覺。離開了禁城，尼姑才開口道：「四阿哥，我要乘夜帶你出城，如果等到天明，怕你逃不出了。」四皇子應道：「師傅，我們到多鐸府裏暫躲一時，他可以掩護我的。」尼姑搖首說道：「這次多鐸也保不了你，不要妄想罷。」邊說已走近先農壇，尼姑道：「永定門外就是南苑，城牆不高，你不要駭怕。」挾着他的手臂，凌空便起，翻過城牆，向天壽山奔去。

天才破曉，尼姑帶着四皇子到了萬壽山莊，這處是八極頭陀阿曼的居處，這次是胤禛四皇子初次踏進山莊。他見莊裏走出個高大頭陀，年紀約在五十開外，聲如洪鐘。老尼引他上前拜見，阿曼道：「四阿哥，你脫離險地了，要感謝慧根大師。」一面取出衣服來給他換過。四皇子從來沒有和外間接觸，對世事自然不懂。八極頭陀告訴他，這個尼姑是衡山尼的弟子，武林叫「單手飛獨臂尼慧根」，她原是崇禎帝的長安公主，這次來到北京，要回到故宮裏探訪一下，看到他遭受不白之寃，才把他救出來。四皇子上前向獨臂尼謝過救命之恩，慧根問道：「四阿哥，你以後打算到那裏去？」胤禛凄然答道：「師傅，想我胤禛半步不出宮門，今後怎樣行踪，還求師傅指示！」慧根又道：「你這次的罪名，那大喇嘛又死了，你便沒法洗得清，老衲看你要躲過一個時期，埋名隱跡，將來終有吐氣揚眉之日。」四皇子聽了跪在慧根前面說道：「弟子這番蒙了不白之寃，畢生難忘，將來定要報仇雪恨，出了今日這一口怨氣。」慧根心裏暗喜他已落在自己手裏，當下把他扶起，點頭說道：「四阿哥，你有這種志氣，正是大丈夫所爲，不過要報仇雪恨，定要學得一身本事，他日才可以除奸洩憤。如今老衲有一點願望，你可能答應嗎？」四皇子對尼姑已是深信，答道：「弟子這條性命都是師傅救回的，就算教弟子去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何況是爲着將來報仇雪恨呢？」慧根於是請他坐過一旁，告訴他道：「老衲昔日從衡山尼那裏學得相人之術，四阿哥外表龍姿鳳目，將來是九五之尊，不過定要依老衲的指示，十五年後便有應驗了。」四皇子急着要問，慧根說道：「第一點，從今天起，你要改易姓名，遠方遁跡，找個名師學技，十年之後才能回到北京。第二點，你要發過誓，將來有日得繼王位，須復回漢統，把『漢不拜相滿不點翰』種種不平等廢除，還須取銷薙髮，恢復漢人衣冠。到時我們便會叫一些能人相助，這些你想過可以依得嗎？」慧根所說的，是因見到滿淸入關後，強迫漢人薙髮，廢除明朝衣冠，又怕滿洲人給科舉制度移易了本性，不准參加八股考試，漢人任何功高，也做不得丞相，此外還有很多不平等的待遇，所以慧根便要四皇子宣誓他日履行諾言。胤禛想了一想：「如果將來有日繼得皇位，現在就答應何妨。」他立刻跪向屋外，發起誓來，說如有口不對心，不得好死。慧根和八極頭陀把他攙起來，說道：「我們相信你了，望你將來永不要忘記了今天的起誓。你辛苦了整夜，如今且去休息，我會替你安排好了去處的。」

那時獨臂尼慧根正在江湖各處漫遊，結交武林朋友，還沒回衡山居住，更未遇到呂景陽和收呂飛紅做弟子。她和八極頭陀馮小五等一般反清志士秘密商量，知道武林裏稱得文武雙全的宗師，祇有黃梅和白雲兩個，這兩人都是不輕易收門徒的。黃梅的三個弟子陸元華、花尚武等早已離開師門，他萍踪無定，只有廬山的白雲居士，是國內聞名的少林派嫡傳，也是個隱居的奇士。當下由武林裏幾個和白雲有交情的寫了一封書，隱瞞了四皇子的來歷，又替他備了路上盤纏，化裝成一個士子。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嚴冬日子，慧根把他送到天津楊柳青驛上便分手。四皇子從此化名叫「尹青」，是暗諳着原名胤禛兩字，趁了運河的篷船南下。

且說四皇子尹青從未出過門，來到江西，給騙子把盤纏行李都盜去了，連帶給

白雲的信也失落，他孑然一身，苦不堪言，一路乞食度日，沿途打聽去廬山的路徑，幸好身體比常人壯，捱得凍餒，俗語說有志者事竟成，他走了不少日子，衣服殘破，終抵達了江西。那天他登廬山，未到牯嶺，小山刮起風來，陰霾滿佈，飄下雪花。他身上衣服單薄，肚裏又飢，走得一半，已倒在路旁，他估不到那裏就是白雲居士隱居的小坡前。江西雖然不常下雪，但冬季裏飄起雪花，也和北方一樣寒冷。

他有十一年皇帝的命運，註定他不會死，迷信的說是百神呵護，這是無稽之言，總之，命運安排是眞的。剛巧白雲居士命年羹堯下牯嶺去打酒，年羹堯挽着風燈，身畔掛一酒葫蘆，回到土坡下，眼前覺有兩頭東西竄過，大如狐狸。他身上配有短劍，便要一試身手，他拔出配劍對準那東西飛出，看牠走了幾步便倒，忙上前檢看，卻是一頭野狗，心想：「這東西出沒，怕會把人畜咬倒了。」跟着把風燈四面照了一下，立刻發現有人給雪掩蓋了，露出雙脚。他上前撥開雪花，見是一個人，已經窒息，那野狗怕是嗅得沒有氣息，才不齕下去。一探那人心窩還有點暖氣，年紀很青，衣服雖舊，掩不了原來英俊的面貌。忙拔開酒壺的蓋，把酒灌在那人喉裏，隨就背起來，回到白雲居士的屋裏。

白雲看到年羹堯把一個冷僵了的人背返來，兩人合力移到屋裏火盆旁去，把他救醒。看這少年不過十五六歲，相貌非凡。白雲居士無所不懂，一看吃了一驚，這小子將來地位了不起，怎會來到山上？所以有意把他留下來。等到尹青醒了，問過來歷，正是前來投自己的。尹青說出了獨臂尼等人名字，又道書函已在道上失落了，白雲料想不會虛假。因此吩咐年羹堯好好地照顧他，等身體回復過之後，才慢慢教他在門下一道學習。白雲所授的不是武技，還有天文地理，兵家韜略，拜他門下的，至少須在山上潛修十年，才准下山。

光陰過得很是迅速，尹青跟白雲居士，瞬巳七八年，他天資過人，韜略都出人頭地，傳了白雲衣缽，在這年頭之內，白雲雖和獨臂尼等人有通消息，可是始終沒把尹青的身世說出。這時見尹青學業成就，便打發他下山，一面寫信通知慧根，因此獨臂尼也派了呂飛紅下山往見江南俠士白泰官等人，要他們結交上尹青，不要使他中途變志，其中一段經歷就是本文前兩回說過的，這裏要補述的無非尹青被逐出清宮的事略。那時候，尹青在江湖裏闖了幾年，武林裏名兒紅得發紫，誰都曉得他是個一流俠士，他結交的朋友，盡是武林各派出色的人物。

×　　×　　×

文接前回：話說大俠甘鳳池自從保護李公子避難，愛妻陳美娘被十四皇子允禵的手下刦走，解到北京，他也趕緊追踪，營救陳美娘。不日他單騎來到京畿，先到他的丈人老俠陳四那裏探消息，才知呂飛紅已先他兩天來到，正和陳四趕到天壽山去，找八極頭陀商議。甘鳳池焦急萬分，走到街上，來往不少王府武士，個個穿上制服，旁若無人，心裏愈加忿恨。他轉過一家酒樓，想吃杯酒消愁，門前有人一把扯着他道：「甘賢侄，你幾時回來？」他一看正是老俠馮小五，喜的一同進到酒家裏，說道：「我剛要找你呢，你見過我丈人嗎？」馮小五道：「你的事我們都曉得了，賢姪不用心焦，允禵等人斷不敢把你妻爲難的，不過這事不容易立刻解決，要等尹青回來才有法兒。」甘鳳池一面斟酒，一邊問道：「尹青到了那裏？聽說他同年羹堯到了西疆。」小五道：「前幾天他有信從西安帶來轉給你，說短期內他要到敦煌去迎接什麼蒙古王妃，教你先到京裏來等他見面。」鳳池聽了，心裏有點不高興，答道：「老四不是個好色的人，從來未聽他談到女人的身上，這番怎麼要弄起蒙古美人來？眞是不見年餘，怕他性情變了。」小五道：「這點我可不知，不過這年來他還處處受人暗害，聽說這番他和白泰官由西疆回來，道上便受八阿哥派人襲擊，幸而沒遭到暗算。」鳳池問道「那麼，多鐸等人也帮他不了嗎？」小五答道：「你離京多時，沒曉得朝廷裏的情形，自從老頭兒把允礽復回太子地位，往日八阿哥那一班人又得勢起來了。老頭兒現時最痛愛的是十四皇子允禵，說他平定吳三桂有功，軍權大部給他掌握了。八阿哥等人便勾結了允禵，內外結成一黨，朝裏一些大臣們會看風色，又歸附了他們那一邊去，整日在老頭兒面前揑造是非，因此對尹青始終認是逆子，除了萬壽山莊之外，至今不許他踏入皇城半步。」

甘鳳池聽到這裏，不願再問下去，正想和馮小五一道會賬離開。樓梯聲響，走上來四五個人，全身玄色直綴武士服，佩帶長劍，馮小五忙向鳳池打個眼色，細聲道：「這些人都是貝勒府裏的侍衛。」那知甘鳳池面上突然變色，原來他看到其中兩個人好生面善，立刻想起了一個是在三江口遇到的文廷珏，另一個是在皇覺寺敗逃的單長齡，這兩人都和他交過手。單長齡眼利，已看到了甘鳳池在座，認得同來的是馮小五，四目交投，但不敢發作。因爲禁城裏不能胡亂打架的，納蘭明珠手下的神策營守着各街道，遇有犯事的官兵便拿回去關起。文廷珏等佔了座頭，也看見甘鳳池來了，他們故意高聲說話，來氣甘鳳池。單長齡道：「老文，你看那貓兒釘着你呢！」文珏聽了便說：「兄弟，我姓文的，替人家護送家小，沒得到一句好話還算了，難道要倒賠不是？」單長齡又道：「怕你在道上幹過了不乾淨的事兒，才會這樣恨你的。」這句話正刺中了甘鳳池的心頭，他們還是一問一答的在處調侃着。甘鳳池向來就氣子大，倏地站起來一把錫酒壺迎面向單長齡擲去，文廷珏還算手快，馬上伸手一撥，酒壺打在屏風上，砰一聲把琉璃格子碎開。甘鳳池拔出腰上短劍來，縱前扎去，馮小五阻巳不及，那邊單長齡提椅子一擋，幾個人拔出佩劍來圍着甘鳳池，就在樓上打起來，座邊有幾個顧客慌得面無人色，扒在桌子底下去。甘鳳池沒有携帶五龍劍，他的七首抵着四柄長劍，左挑右刺，像一頭出籠猛虎。只聽文廷珏喊了幾聲，樓下又衝上來五六個武士，紛紛把守着各處路口，有些上前助戰。馮小五因本身從前有過案子，不敢在京裏闖事，忙從窗口竄到外面，通知禁衞軍前來壓彈。（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照夕終於決定找江雪勤見最後一面，天一黑，他便換了一套夜行衣服，揹了寶劍，騎馬出門而去。他來到北海公園，牽馬進去，走到馬棚，將馬交給了一個伙計，忽然發現一匹黑蹄白馬，這匹馬是他從前送給江雪勤的，現在也寄在馬棚裏，顯然，江雪勤也到這公園裏來了。當他離開馬棚不遠處，有人在背後呼喚他，回頭一看，原來是江雪勤，相見之下，兩人同至一僻靜處，管照夕便責江雪勤負情，而江雪勤則訴說自己之所以月向別方圓乃因管照夕不辭而別，且多年訊息全無，以致下嫁楚少秋，最後要求管照夕再續前緣，但爲管照夕所拒，因此不歡而散。江雪勤快快而回，途中又遇着丁裳糾纏不休，且對她出言譏諷，極盡刻薄、侮辱之能事，激得江雪勤忍無可忍，迫得動武，兩人便打了起來，卒之將丁裳打落池中，然後離開。當丁裳游到岸時，突聞一個沙啞聲音，不禁大吃一驚……

綠色疑雲下　妒火遮兩眼

丁裳聞言不由臉一紅，所幸天黑，人家也看不見，她就笑了笑道：「對不起！對不起！我是摸魚……摸魚的……」

那人本是半倚着樹根睡着，這時忽然坐了起來，啞着嗓子叫道：「摸魚！妳摸什麼魚？我老人家好容易等了半天，眼看快上鈎了，妳這麼一攪，我還釣個屁呀！眞是豈有此理！」

丁裳這時已上了岸，只覺全身衣服濕透了，平平的貼在身子上，頭上還一個勁往臉上淌着水珠子，她的氣可大了，再一聽一個釣魚的居然也對自己發脾氣，她就冷笑一聲道：「奇怪！許你釣魚，難道就不許我摸魚？我看你才是豈有此理呢！」

那人口中咦了一聲，猛然站了起來，把魚竿往旁邊一摔道：「妳這小姑娘是成心搗蛋是不是？我明明看見妳由樹上跳下來的，噗通一聲，把我的魚全都趕跑了，我老人家已經很不高興了……妳要不抓我魚竿，我也不說妳，妳那是摸魚呀！我看妳眞是抽瘋！」

丁裳這時才看淸了，這釣魚的果然是一個老人，一部五柳長鬚垂掛在胸前，大蒜鼻子又圓又大，一雙小眼睛雖很小，却是挺精神。

這老人身穿着一身黃麻布的短衣短袴，因爲人本是就瘦，所以更顯得瘦骨嶙峋，看來眞是可憐，他那樣眞像是一個漁翁，**因爲腰後面還掛着**一個魚簍子，內中似有鮮魚跳躍的劈劈拍拍的聲音。

丁裳本想發作，這時一看對方情形，反倒不好發作了，何況是自己理虧，還有什麼好說呢！

當下只好嘟着小咀，跺了一下脚道：「我跳下來就不行啦？我高興嘛？」

「咦！妳是成心找我麻煩是不是？小姑娘！好說，你究竟打算怎麼辦吧？」

丁裳這時心中急於一會雪勤，想報落水之仇，那有工夫在此跟這老漁夫瞎聊。

他說了這句話，就一溜烟也似的跑了，口中一面大叫道：「江雪勤！妳不要跑，姑娘跟妳可沒有完，妳快出來吧，要不然我可是要罵妳了！」

誰知道這麼跑着叫着，找了半天，那有江雪勤一點影子，丁裳的火可大了。一路忍不住又哭又罵的，身上全是水，尤其是兩隻鞋子裏面灌滿了水，一走噗咕一聲，那味道可是難受的透了。

他正想不起現在該怎麼辦，氣忿懊惱的當兒，忽覺後腰上一陣奇痛，那味兒就像是被人用針扎了也似，痛得她啊唷了一聲。

當時忙一回頭，不由的頓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怒叱道：「你是想死麼？」

原來回身看時，却見又是那個老漁翁，他一隻手擧着魚竿。

丁裳所以感到針扎也似的痛的原因，竟是爲他魚鈎鈎在了腰上的原故。

那老漁夫一面拉着魚竿，一面嘻笑道：「我叫妳跑！妳跑呀！」

丁裳劈手把鈎在腰上的魚綫抓了下來，痛得一皺眉，然後兩手用力一扯，想把

他魚綫扯斷，誰知那魚綫看來雖是又軟又細，可是丁裳那麼大力量，却是連扯了幾把也沒有扯斷！

那老漁夫更是嘻嘻的笑道：「妳扯呀！扯呀！」

丁裳又扯了兩下，還是沒斷，她這時氣忿頭上，却沒想到自己如此內力，怎會竟連一根釣魚的綫也扯不斷，豈非怪麼。

當時恨得把魚綫猛力往回一帶，想把老人手中魚竿拉過來給他弄斷出氣。

誰知這一用力拉竿，仍是紋風不動，這才不由吃了一驚，忙一看那老漁夫。

却見他隻手持竿，那竹竿雖爲丁裳大力拉成了弓也似的彎，却是不斷。

最奇的是，丁裳却反倒覺得一股極大的內力，把自己身子，硬往那老人身前拉去，丁裳不由大吃了一驚，那裏還敢硬扭，慌忙鬆手把魚綫放了。

只見老漁夫哈哈一笑，手中魚竿在空中連連揮動，綫已盤纏在那竿子上。

突然那老人又哈哈一笑，才把竿子往身後一揷，一隻手指着丁裳哈哈大笑道：「妳這女娃好沒來由，平白無故，把我老人家上釣的魚弄跑了，却是一聲對不起也不說，扭頭就走，妳能跑得了麼？」

丁裳此刻已知老人決非一般常人，只是氣頭上，也沒有什麼好話，當時大怒道：「老鬼！你一再和我爲難，究竟是安着什麼心，要知道我可是要……」

老人一笑道：「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妳才是如何的去欺侮人家，此刻老夫也如何的擺制妳，女娃娃，妳覺得不對麼？」

丁裳不由臉一陣紅，心說原來方才的一切，這老鬼都看見了，此刻定是有意來尋自己霉氣的了。

想到這裏眞是又悔又恨，暗怪自己今天眞是打人不成反被人打，江雪勤把自己已經弄得够慘了，却想不到半路又殺出了這個該死的老東西，他竟然趁火打刦，也來找自己麻煩，豈非我就這麼容易欺侮？

想到這裏，不由冷笑了一聲道：「這麼說，你是那姓江的丫頭一黨了？」

老漁夫又呵呵一笑道：「我不但和姓江是一黨，跟姓江也是朋友，給池子也認識！妳明白了吧！」

丁裳氣得全身發抖，當時也顧不得再多說，猛然向前一縱，已到了老人身前，一掌直向老人面門打去，口中尚叫道：「我叫你貧嘴滑舌！」

不想這一掌方自打出，那老漁夫忽然呵呵一笑，大頭一晃，丁裳這一掌，竟是打了一個空。她不由心中一驚，知道不好，猛的一個怪蟒翻身，竟自把身形轉過，却見那老漁人，竟早已坐在身前丈許以外的一棵大樹椏之上，正自哈哈大笑！

丁裳這一驚，不由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心知今夜自己算是遇到了極爲厲害的高手了。當時不由嚇得目瞪口呆，只是呆呆的看着那老漁人，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這時候那個老兒，在樹枝上甩動着一雙的泥足，怪笑道：「女娃娃！我知道妳心裏對我還是一百個不服氣，來！來！來！把妳所會的功夫，都使出來吧，看看是否能得逞！」

丁裳這時可眞是又羞又憤，對於這個老漁人的突然出現，妳實在不知如何應付，可是她生就一副不服人的脾氣，那能就如此任人欺侮！

雖然表面上假裝呆痴，可是內心早已打好算盤，一步步慢慢向前湊去，同時口中冷笑道：「倒看不出你這老鬼，竟還有些能耐，你就報一個萬兒出來吧！」

老漁人似未覺的嘻嘻笑道：「什麼萬不萬，我可不知道，你這女孩子怎麼光問些不三不四的話，叫人聽着就有氣！」

在他說話之間，丁裳已偷偷至囊中，摸出了一大把制錢，暗中把內力貫於掌心，這時見老人只顧說話，竟是無防，不由心中大喜，暗忖：「老鬼！我看你再有什麼辦法，能逃開我這一掌金錢鏢？」

她心中這麼想着，算計着距離正好够上了，猛的怒叱了一聲，嬌軀一擰，口中喝了聲：「打！」

雙臂揮處，那預先扣在掌心的十數枚制錢，就如同是一陣風也似的打了出去。

丁裳這種「滿天花雨」的打法，確是異於一般打法，係得自鬼爪藍江的獨門傳授，非但可六丈見準，最厲害的是，能够打人體上的三十六處大穴，一出如雨，簡直是厲害無比！

丁裳因暗器未出手之前，心中多少還存了些顧慮，因對方老人，雖是有意與自己爲難，可是到底還說不上什麼仇恨，故此不願下手太毒！所以暗器打出，只是集中在老人上身，暗忖對方如係一有眞功夫之人，尚不難躲開，反之！那也說不得，只好令他掛斷了。

也正是她心存一念之慈，反倒因禍得福，否則這老人，乃是當今武林內極爲辣手厲害的一位老前輩，其聲望武功，都不在淮上三子之下，丁裳如心存傷害對方之意，只怕逃不開對方掌下了。

俗謂「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丁裳這一掌金錢鏢方自出手，却聽見老人冷叱道：「女娃娃大胆！」

只見他大袖向上一揮，並不見他身形任何移動，却聞得一陣鏗鏘之聲，那數十枚之多的制錢，竟是全部無踪，掃數都入了老人大袖之中。

看着這老漁人那一雙小眼睛，倏地一睜，丁裳只覺打了一個冷戰，正覺不妙，却見老人哈哈一笑道：「看！」

只見他右手倏地向後一探，丁裳方以爲定有暗器打到，不由忙往旁一擰身，方自跳出尺許，却覺得腰上面一緊，原來又爲老人手中的魚竿所制，遂再聞得那老漁夫大笑道：「還不與我快過來！」

就見他手中魚竿猛的向回一帶，丁裳竟身不由己，滴溜溜的一陣疾轉，已到了老人身前，相距不過尺許，直轉得頭昏眼花，一交跌倒地上。

老人呵呵一笑，一長身，已由樹上跳了下來，啞着喉嚨道：「怎麼樣！小娃娃妳服氣了麼？」

這時丁裳福至心靈，已猜知老人決非常人，自己如再不知進退，結局是不可預料。當時心中又羞又怕，再加上生氣、難受，不禁乾脆往地上一扒，「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一面哭，一面尚道：「我知道你是一位老前輩，有……什麼了不起嘛，我也沒有……惹你，你何必呢……嗚嗚……」

老人先頭還是笑咪咪的道：「妳不要哭呀！哭有什麼用呢！」

可是經不住丁裳連聲大哭，雙脚亂蹬哭個沒完，這老漁夫笑臉也變成哭臉了。

他急着連連皺眉，一面搓着手道：「嘿！妳不要哭好不好？我只不過是給妳鬧着玩的，也不是我心想找妳的麻煩……」

丁裳哭聲漸小，一面抽搐道：「人家已經够受了，你老人家又何必再找我麻煩，再說這那像是開玩笑呀！鈎子鈎人不痛呀？」

老漁人哈哈大笑道：「好！好！算我不對，可是你自己呢！那一把金錢鏢要是打着人了，好傢伙，那還得了！」

丁裳這時已經看出了，這個老漁人的確是一個武林前輩，言語突梯，對自己絕不似有什麼的惡意，一時也就放下了心了，這時就停住了哭聲，一面便坐了起來，微微嗔道：「誰叫你惹我呢？」

老人低下頭，看看丁裳，半笑道：「本來不想管閒事的，後來見妳欺侮別人了，所以才想要伸手管一管，想不到妳竟然是沒有什麼本事，只爲人家一甩，就掉到池塘裏面去了，妳的武功，實在差得太遠了。」

丁裳不由一玉臉一紅，不服的道：「哼，那是我沒有注意到，否則怎會爲她摔倒？」

老人微微一笑道：「妳可知先前那姑娘對付妳，是用一套什麼功夫？」

丁裳搖了搖頭，老漁人冷笑了一聲道：「莫怪妳不是她敵手，這套功夫，名叫『蝴蝶散手』，是一套極爲厲害的掌法，那姑娘定是和冷魂兒向枝梅有關係……」

老人說到這裏，禁不住白眉一挑，一連冷笑了兩聲，丁裳不由十分驚訝道：「啊！難怪她有一身好功夫，原來竟是這位前輩的徒弟！」

老漁夫遂又冷笑了一聲道：「向枝梅把這一套蝴蝶散手，認爲是生平絕技，素日自傲得很，其實在老夫我看來，她這種雕虫小技，實在膚淺……膚淺得很……總有一天……」

說着他又哼了一聲，丁裳這時不由心中一動，因爲看這老頭兒臉上這表情，似乎對冷魂兒向枝梅有些怨恨似的，當時也不好直問，只是看着他發楞，老漁人看了她一眼，微微笑道：「妳的骨格氣質都不錯，很有練武的條件，可惜用功不勤，再不就是學藝不久，妳學了幾年功夫了？師父是誰？」

丁裳因週身爲水浸透，再在地上一滾，此刻眞個成了一個泥人，本想早些回去換衣服，不想這老人偏又是談個沒完，因知他武功了得，定是一前輩有名的人物，因此絲毫不敢得罪，當時聞言耐着性子答道：「弟子丁裳，家師爲藍江……」

才說到此，這老漁人似乎怔了一下，不禁又呵呵大笑了起來，一面點着頭道：「原來這個老太婆……還在人世上……只是……」

他皺了皺眉道：「只是……看妳武功，却似未得藍江眞傳呢！」

丁裳臉上一紅道：「弟子隨家師不及三載，所以武藝膚淺得很，你老人家見笑了。」

「娃娃……六十年前，我曾與令師有數面之緣，那時候令師就和你現在長得一樣，連說話聲音都全是一樣……眞怪……眞怪……」

說着又嘻嘻一笑，丁裳聽他竟與師父認識，自然更是不敢得罪了，不由皺了一下眉道：「老前輩大名怎麼稱呼？請道出以免弟子失禮。」

這老漁夫雙手連連的搓着，一面嘿嘿的笑着，點了點頭道：「老夫退隱武林，已多年了，妳這小小女孩，是不會知道的！不過妳師父，一定會知道的……」

他仰首嘆了一聲，遂含笑道：「不是妳問起，老夫幾乎把自己名字都忘了，這多年以來，江湖中只稱我無名釣叟，可是數十年之前，我却是身掌一派的宗師，我名應之元，那時人稱我『生死掌』，妳聽妳師父說過麼？」

丁裳不由一驚，當時點了點頭道：「哦！你老人家就是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以玄陰絕尸掌聞名江湖的應老前輩麼？弟子眞是多有得罪，尚乞老前輩勿責？」

應之元不由哈哈一陣大笑，宏聲道：「想不到妳小小女孩，見聞倒是不差，老夫不才，正是妳說之人，只是韶光如水，年華不再，如今早已失去當年豪氣，成爲一介老朽了！」

想不到如此豪邁的一個老人，回想到了當年的往事，竟也會變得傷感，可見回憶足以消磨壯志，並不是一件過份甜蜜的事呢！

這位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說完了這句話，白眉連聳，似有無限傷感，那雙細小的眸子，却又覷向丁裳，咧開巨口一笑道：「妳師父也眞放心，像妳這種功夫，也敢放妳到江湖上來走動，難道就不怕損及她威名麼？」

丁裳心中不由大不是味兒，當時臉紅了一下，氣得低下了頭，應之元忽然大笑了幾聲道：「妳不要聽了不舒服，我老人家向來喜歡提携後進，何況與妳師父，又是道義之交，交非泛泛，自然不能看見妳任人欺侮，譬方說……」

他微微冷笑了一下道：「像方才妳和那向枝梅的徒弟打架，輸給她了，我就很不高興……」

丁裳聽他提到了江雪勤，重憶起落池受辱之事，自然氣憤異常，當時一鼓腮帮子道：「哼！早晚我還要去給她碰碰，我才不服氣呢！」

應之元嘻嘻一笑道：「妳不去還好，去了受辱更甚，妳的武功，比起她來差得太遠了！」

這句話不禁令丁裳聽得十分不悅，當時明眸一翻，氣虎虎的道：「照老前輩這麼說，弟子這仇是一輩子也報不成囉？」

應之元微微一笑道：「何致於如此嚴重，這只是在妳了！」

丁裳眨了一下眼睛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應之元那一雙小眼睛，又瞇成了一道的縫，笑嘻嘻的道：「妳這糊塗的姑娘：：我的話妳莫非眞不懂麼？」

丁裳傻傻的搖了搖頭，應之元拍了一下腿道：「唉，我乾脆問妳，妳想不想報這個仇呢？」

丁裳點了點頭頭：皺眉道：「那還用問麼？她把我弄成這樣，妳看！却成了什麼樣子啦？」

她拉了一下衣服，又有點想要哭的樣子，無名釣叟應之元哈哈一笑道：「好！妳不要難受，我有辦法給妳報仇！」

丁裳不由一怔道：「你老人家要帮我的忙？」

應之元搖頭一笑道：「我一個堂堂的長輩，怎麼能帮妳忙去打一個後輩呢？」

丁裳不由甚爲失望道：「那你老人家又有什麼辦法呢？」

應之元笑道：「妳好糊塗，我雖不帮着妳去打她，可是却可以教妳幾手功夫，讓妳出口氣總可以作到的？」

丁裳不由喜得一跳道：「眞的？」

應之元本喜她天眞，見她如此，不由又笑了，一面道：「我還會騙妳不成？」

丁裳忙往地上一跪，對着他磕了一個頭道：「這麼說，你老人家也等於是我的師父了，請受我一拜！」

應之元讓向一邊，搖手笑道：「我可不敢作妳師父，我怕妳那師父鬼爪藍江找我算賬，我可惹不起她……」

丁裳也被逗得笑了，一面問道：「你老人家打算怎麼教我呢？」

應之元手捻銀鬚道：「我大約在北京還有半個月的躭擱，白天我可沒時間，這麼吧！從明天起，妳每天晚上到這裏來，我傳授妳一兩個時辰……」

丁裳不禁皺眉道：「這麼幾天，能學到什麼呢？」

應之元呵呵一笑道：「自然要想學成了不起的功夫是不可能，不過我所傳妳的功夫，旨在專破那女孩的一套蝴蝶散手，包妳可以贏她，妳還不滿足麼？」

丁裳想了想笑道：「好吧！反正我和她也沒有什麼大仇，只是她今晚太氣人了，我只要出了這口氣就算了。」

無名釣叟應之元微微一笑道：「對了！我也是這個意思，只要能出了這口氣也就算了！」

丁裳不由一怔道：「你……你老人家說什麼？」

無名釣叟搖頭一笑道：「沒什麼！妳記好了，從明天起，每夜月上時來此，我可是過時不候，我去了！」

他說着一手提了魚竿，拖着一雙破鞋，梯答、梯答的走了！丁裳等他走後，略微想了想，心中也想不出，這位應老前輩到底是何用意。

可是轉念一想，自己只要能學到些功夫，又何必顧慮他許多，當時心中不由一寬，重新又憶起方才落水之恥，只氣得小腮帮子一鼓，眞恨不能即刻找到江雪勤，再和她狠拚一場。

她一個人如此又發了一陣恨，這才半憂半喜的走出了北海。

雖然天已很晚了，可是還有不少人來來往往，看到她這種樣子，都停下了步仔細的看她，她只好加緊了步子走到她投宿的一家客棧。

平日她都是女扮男裝進進出出的，旅舍的人都當她是個男的，所以這時她却不能由正門進去了，只好由外越牆而入，到了屋內，改了裝束，這才喚來店伙打水洗澡洗頭，忙了大半夜，才算洗了個乾淨。

不言丁裳自此每夜都到北海去找到那無名釣叟偷學功夫，且說照夕那夜懷着懊喪的心情，自公園返家之後，心中眞有萬分感慨。

尤其是江雪勤約他私奔的話，當時聽來，雖感不當得很，可是事後冷靜的想想，却每每令他坐立不安，午夜他輾轉在軟榻上，腦子裏更是難定取捨！

他知道自己如不早作決定，早日離開北京，後果恐是不堪設想！

可是自己久別家園，如今方自返回，豈有再走的道理？二老面前如何說法呢？

他這麼想了半夜，長吁短嘆不已，到了天亮，仍然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處理自己。

整整好幾天的時間他都悶坐在家裏，有時候看看書，却是心不在焉，內心的苦悶，眞可說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了。

管老夫婦見這幾天照夕日日閉門讀書，也不出門，私下談起來，還都很高興，只以爲他已把心定下來了，所以連預先想給他告誡的話，也都爲了怕傷兒子的心，都不再提了，誰知照夕此刻內心，已到了最愁苦的階段，壓制得愈狠，本能的反抗也愈厲害，只怕到時一觸而發，即成不可收拾之局。

這一個夜月明星稀，照夕洗過了澡之後，一個人在院子裏走了一轉，覺得十分的煩悶，忽然心中一動，暗自忖道：「我何不練他一會劍，借此消遣一番，總比這麼閑着好些吧！」

這麼想着，遂返回房中，把那口新得的霜潭劍拿了出來，這偏院的花園廂房之內，只住着他一人，除了一個掃地的小厮，和一個聽差的以外，沒有什麼外人了，而照夕住室附近空園內，更是絕無外人。

因此他也就很放心的，把寶劍撤出，一時展開了身形，進退騰翻，點竄伏躍，一時間但見青光閃閃，人影飄飄，這一套「七情劍」得自血魔洗又寒苦心造就，施展出來，畢竟不凡，小院之中劍氣縱橫。

管照夕一時興起，也就聚精會神的一招一式演習了下去，待一套劍法演畢，向回一領劍訣，抱元守一，只覺心平氣和，面不紅，氣不喘，心中不由暗自欣慰，因爲很久日子沒練，這套劍法仍然如此純熟，因此他又想到了那怪老人雁先生所傳的幾套功夫，很是微妙，不如趁興也練它一回。

想到這裏，方把寶劍插回鞘中，却見屋脊上似有黑影一閃，這黑影身形十分俐落，直向院內一堵假山石上飛墜了下去。

照夕不由心中一驚，冷叱了聲：「什麼人？」

隨着這聲喝叱，他自己却也用「潛龍升天」的身法，猛然拔身而起，直向假山石上猛撲了過去！

可是那先見人影，似乎已發現了照夕身形，故此照夕身方騰起，這人却以「怪鳥入林」的絕快身法，二次騰身而起，反又向那洞門暗影之中飛落了下去！

管照夕不由大怒，暗想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我眼前如此猖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再能逃開我的掌下？」

他心中這麼想着，不由冷笑了一聲，

一提丹田之氣，以「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兩起兩落，已撲到了這黑影之後，朦朧之中，似覺前亍黑影，十分靈活，腰腹之間頗見功力，心知絕非弱者，故此不敢太輕敵，身形一落，冷笑道：「何方朋友，請留貴步，管某却要强留俠駕了！」

他的口中這麼的說着，猛的一抖雙掌，用「十字手」，相互的交叉着，直向着這一個人的兩肋上面猛然插了下去！

那人背向照夕，顯得身形十分修身婀娜，照夕雙掌撤出，才突然領悟到，對方像似一女子，不由心中一動，覺得不該下如此重手，慌不迭把內力向回一斂，口中低低的哼了一聲。

可是那女子，却在照夕未撤雙手前一刹那，彎身擰腰，如同一朵蓮花也似的拔了起來。

這一次，她却直向一株大柚子樹上直墜了下去，照夕不由心中一驚，暗忖：「這女人眞是好本事！」

只是她却有意躲着自己，似不願和自己對面，這樣却又引起了照夕好奇之心，當時雙手一抱，星目注視那株大柚樹，朗聲道：「來客如再不發話，可恕管照夕得罪了！」

他說完了這句話，却見那樹身靜靜的，沒有一點回音，心中不由十分詫異，正自不知如何是好，却似聽到一陣抽搐之聲，由樹上傳來，那聲音雖是十分低，却是被照夕聽了個清楚，他不由怔了一下，當時退後一步，劍眉微顰，暗想道：「這眞是怪事，莫非我遇到了鬼不成？」

他心中這麼想着，不由打了一個寒戰，當時提着勇氣問道：「你是誰？怎不說話呢？」

誰知不問還好，這一問，那悲泣之聲，却是更大了，照夕這時已聽清了，確是人聲，不由胆子放大了，一擰腰「嗖！」一聲，已縱身至樹身之下，可是樹上佳人，却是如同一縷青烟也似的拔了起來，管照夕冷笑道：「妳想走麼？」

當時因心中存了好奇之心，勢要一探究竟，所以更是窮追不捨，他口中這麼說着，足下更是加了十成功力，起落之間，和那前行之人已成了首尾之勢，這一次管照夕是安心想要把她留下來，察問一番，所以下手也就不再客氣了。

他知道這女人輕功了得，自己如不施出些眞功夫來，怕是拿她不住，當時見够上了步眼，冷笑了一聲，一伸右手，駢二指向這人後腰「志堂」穴上就點。

可是他手指挾着一股勁風，眼看已快點到了這女人背上，却見她猛地向前一蹌踉，乍看來像摔了一跤似的，其實在照夕眼中看來，却不由吃了一驚，他知道這是一招「馬失前蹄」，爲「燕青十八翻」中之第九式。

這乃是一套武林之中少見的功夫，却想不到對方一個娉婷的女子，竟能施展得如此純熟，可見乃是一武功極高之人！

心中這麼一驚，那夜行女却已撲出了七八丈以外，騰翻之間，却似向大圍牆之外撲去。

照夕這一陣眞是又驚又怒，驚的是今夜自己可算是遇到了對手了，而對方竟是一女人，只看她一舉一動，却都似避着自己，並不想與自己動手，可是既如此，她又何故來此呢？

怒的却是既來了，却又不願和自己對面，只是一意迴避，自己雖三番兩次出言相詢，她却是理也不理，下手拿她，却是拿她不住！

他腦中這麼想着，見這夜行女已撲離牆下不及數丈，只要給她竄出了牆，今夜在動手上來說，自己可就算栽了！這麼一想，管照夕可不得不下煞手了！

他探手由腰上取下了一串的制錢，前足用「跨虎登山」的身法，大大的踏出了一步，上身一挺，口中乃叱了聲：「那裏走！打！」

這聲「打！」字方一出口，右腕翻出，這一串制錢可是出手了！

他這種金錢鏢打法可又和丁裳不同了，丁裳是以「滿天花雨」的打法，出手就是一大片，可是管照夕却用的是「連珠」打法，十數枚制錢出手，如果由前方看來，只像是祇有一枚的樣子，其實却是一整串，一枚接一枚，挨着緊緊的。

他這種暗器打法，可謂之是江湖獨步，是洗又寒隱居後獨家的創作，傳之管照夕後，今夜還是首次施展，果然他這種打法十分厲害！

十數枚制錢一出手，就發出一股尖嘯之聲，又快又疾直向那夜行女子後頸打去！夜行女子，正想騰身的當兒，乍聽到了這種嘯聲，她是久經大敵之人，知道暗器已迫近了，這時是救命要緊，不由把銀牙一咬，心忖：「好寃家，你眞下毒手！」

她猛然一個「怪蟒翻身」，已看清了弇頸而來的竟是一枚制錢，不由寬心一放，心想小小一枚制錢，你還想傷我麼？

她想着，不慌不忙，輕起玉掌，出二指以「拈」字功訣，突地電也閃疾的，直向那制錢邊沿上捻去，倒是手到捻來。

誰知她才把這枚制錢捻到了手中，只聽得當空「哧！哧！哧！」一陣亂响，只覺眼前金星亂冒，敢情那一枚制錢之後，竟跳出了十數枚同樣的制錢，一時分上中下，三路直逼了過來。

也是她上來輕敵過甚，更加上自己本是金錢鏢的能手，所以大意了些，否則並非不能躲過，此時見狀，却是有些驚慌失措，雙手揮動，以「捻」字訣，一連又爲她捻下了六七枚，可是管照夕這種打法，大異一般，一排上下十三枚，如若近身，任你神仙也難逃開，這夜行女子那知厲害，方自捻下了七八枚，頓覺雙膝兩處「華蓋穴」上一麻，不由噗通一聲跪了下來。

還算她心中明白，知道管照夕擅長暗器打穴之法，於急痛之下，雙掌自行往雙膝上用力一拍一揉，把穴道解了開來，可是這身子却是再也挺不住了，一交扒地，這時管照夕已經像疾風也似的撲了過來，他十分驚恐的道：「傷着了沒有？妳！妳到底是誰？」

那負傷的女子這時掙扎的坐了起來，她流着淚仰起了小臉道：「你看看我是誰吧……你打死我好啦……」

照夕痛心之下，細一打量這人，不由口中「啊！」了一聲，頓時如同呆人也似的怔住了！

管照夕本不知來人是誰！既發現是一

個姑娘家，怒氣也就消了一半，無形中起了「憐香惜玉」之心，只想問她幾句，對方如是一無知女流，也就放她回去算了。

誰知道她這麼一哭，倒令照夕一時間失去了主張，他向前趕上了一步，那女孩却猛然仰起了小臉，猶自的哭道：「你看看我是誰吧！你乾脆打死我算了……」

照夕甫聞這少女聲音，已自吃了一驚，再仔細向這姑娘一打量，如銀河的月光，正照着她那瓜子臉兒，那噙着淚的一雙剪水雙瞳……那如晚風輕輕飄起的髮絲……不正是連日來令自己神魂顚倒的人兒麼？……他不由打了一個冷戰，顫抖的道：「姑娘……是妳……妳怎麼會……」

原來這少女不是別人，正是江雪勤，這時似已痛得花容失色，她一隻手撐着半傾的身子，兀自玉齒緊咬，掙扎着想要站起來，照夕慌忙的搶上前，伸出了手驚恐的說道：「姑娘！我不知道是妳……傷着了沒有？」

他說着話，目睹着雪勤那種痛楚的樣子，只覺得一陣心酸，差一點落下淚來。

江雪勤把他伸出的手向外一推，不想却因用力過急，她身子本就沒有站穩，再加上兩肋上疼痛難當，只覺得雙腿一陣發軟，由不住嬌喘了一聲，却又噗通的一聲坐倒在地，照夕不由大吃了一驚，當時上前一步，雙手一捧已把她抱了起來。

江雪勤這時亂踢着雙腿，一面哭道：「你放下我……放下我……」

照夕面紅過耳，這一刻，他心就如同刀扎也似的難受，他忍着要流的淚，一面嘆道：「姑娘已爲我傷了穴道，只待我爲妳把四脈解開，任你自去，我定不阻妳如何？」

他一面說着，也不管雪勤願不願意，就直向自己書房走去。

江雪勤本是拚命的掙扎着，可是這一刻，她聽了照夕的話之後，却也是不在動了。

她用那雙浸滿了眼淚的眸子，注視着照夕，冷笑了一聲道：「誰要你給我解穴道？你放不放下我？」

照夕見她自從那晚之後，對自己態度，竟是完全變了，知道是恨自己薄情，其實又怎能怪自己？她既忘情於前，如今名花有主，又何能再敍舊情於後？

當時心中不由感傷的忖道：「妳不怪妳自己無情，反倒恨起我來了，眞是好沒來由！」

可是這多年以來，晝思夜夢，僅此一人，雖說眼前她已寒透了自己的心，可是面對着她如花的面容，再聽到她嬌嫩的聲音，又怎能令他不爲之心動？

何況照夕又傷了她，豈有讓她帶傷而去之理？

當時心念及此，一任雪勤冷嘲熱譏，却是一語不發，一逕往室內行去。

雪勤一連罵了他好幾句，對方却似直如未聞，她也就不再罵了。

只是睜着那雙大眼睛，注視着照夕，月光之下，只覺對方星目之中，亦似含着滾滾欲出的淚，分明已爲自己的話，深深傷了他的心，江雪勤本是氣頭上的話，其實內心，這一刻，眞恨不能永醉於照夕懷中。

此刻目睹照夕難受情形，不由芳心一軟，由不住的忖道：「我不罵自己，却如何反倒去罵他？人家又那一點錯了？千里迢迢的回來找我，我既忘情嫁了旁人，如今已是有夫之婦，又何能怪他薄情呢？」

這麼一想，不由頓時覺得身上一凉，心中一酸，由不住眼淚又淌下來了，再也不想罵照夕一句了。

這時照夕已雙手捧着她，來到了自己房中，他輕輕的把她往牀上一放，臉色蒼白的道：「姑娘請勿要驚怒，實在都怪我下手太已辣毒了，我現在就與妳瞧瞧！」

說着長長嘆息了一聲，爲了表示他心跡光明，他把門和窗子都打了開來，把桌上的燈光撥到很亮，他心中這一刻眞有說不出的滋味，既感傷於這份孽情如何終了，復因下手傷了雪勤，令自己已懊恨終生，自己傷她本是無心，可是也許她誤以爲自己是成心的！

他面對着窗上，想到了傷心處，不禁又長長的感嘆了一聲，暗把銀牙一咬，轉過了身來，心說：「我已對她問心無愧，也就是了，如何期艾至此，也未免太以情痴了。」

想着强作笑容道：「方才愚兄因一時魯莽，傷了賢妹，心中實在是過意不去，好在賢妹自擅解法，開了穴道，此刻待愚兄略施和血之法，與賢妹推拿一番，略釋前罪，尚希賢妹不要過於見罪才好！」

她說着話，眞是連看雪勤一眼也不敢，一時眼觀鼻，鼻觀心，一步步走近了牀邊，江雪勤倏地由牀上翻了一個身，一隻手撐着床，勉强坐起吶吶道：「不用……我已……不痛了……我要走了，要是給外人看見了，如何得了？」

照夕苦笑了一下道：「我們之心可見天日，又何怕外人得見？再說此處也沒有什麼人！」

他目光如兩道烱烱的炬光，逼射着雪勤，似有一種磅礡正氣，江雪勤在他這種目光之下，反倒顯得有些萎縮了！她嬌喘着又躺下了，一時閉上了雙目，那說不盡的痴情、感傷，早化作了無窮的淚水，一粒粒却滑向了照夕的衾枕之上！

照夕見她似已默允，不由嘆了一聲，伸出雙掌，在雪勤的兩肋上，隔着衣服輕揉撫了一番。

雪勤遂覺得兩股熱流，由照夕雙掌掌心內，直貫進身來，一時全身大熱，她心中不由的暗暗的嘆贊不已，暗忖道：「想不到他今日，竟學會了如此一身絕藝，這種內力，分明已是練成了內家罡炁勁功，聽師父說，這是內功到了極點的功夫，却想不到他小小年紀，竟能達此地步，眞是難以令人相信！」

想到這裏，一時忍不住張開了雙目，正觸着心上人那英俊的面影，只離着自己面前不及一尺，由於他身形半傾的緣故，那條黑油松枝也似的大辮子，却由他頸前直垂下來，辮梢已觸到了自己頭邊，只覺得癢癢地十分受用，她的臉在這一霎時驀然地紅了，一顆芳心更是通通直跳不已。

他本是一心地純潔，極爲公正開通的女孩子，試想在本卷首裏，和照夕的言談舉動，是如何的大方天眞？可是如今却又如何會改變至此。

說來這也難怪，如果我們由她的青春年華，相思刻骨，久別重逢等等因素之處着想，她的態度也就是很自然了，並不足爲奇，倒是照夕的老成持重，反倒似與情理不合了！

他幾乎連牀上的雪勤，看也不敢看一眼，只是運用着雙掌，在她兩處穴道上來回運轉着，約半盞茶之後，他後退了一步，紅着臉道：「姑娘感覺如何？是否好些了？」

江雪勤猛然坐起了身子，照夕尚怕她摔倒，忙伸手想去摻她，不想却爲雪勤一雙玉臂緊緊的抱住了，他不由大吃了一驚，却聽見雪勤熱情的說道：「照夕……照夕……」

照夕本想把她推開，可是不知如何，那隻伸出的手，却是用不上勁，一時只覺得陣陣傷心，他輕輕的在她背上拍着，嘆息道：「姑娘……不可如此……我！」

江雪勤這時把整個的臉都埋在照夕心窩裏，眼淚已經濕透了照夕的衣服，此時聞言後，抬起臉，苦笑的道：「我知道……我如今已不配你了……可是！我不能離開妳……我眞後悔……」

照夕強笑的睜開眸子，他內心的痛苦，決不低於雪勤，可是他却比較理智，他苦笑了一下，道：「姑娘，你也沒有錯，這是怪我們的命……」

他輕輕的拍着雪勤的肩道：「姑娘！妳要放理智些……」

江雪勤依然緊緊地偎在他懷裏，過了一會，才慢慢收回了雙腕，輕輕離開了照夕的身子，她輕輕的嘆息了一下，道：「今天能看到你就夠了……我回去了！」

照夕一時愕然，他怔怔的看着雪勤，見她抖顫顫的站了起來，亮晶晶的眼淚，一滴滴都落在足下，可見是傷心到了極點，照夕急促茫然的緊緊搓着雙手，他又想到她即刻就走，又想她多留一會。

雪勤說完了這句話，遂自行向門外走去，照夕緊隨其後，不自禁的嘆道：「姑娘妳……身上傷可好了？」

雪勤忽然停住脚步，慢慢回過頭來，她張大了眸子，似現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照夕不由的苦笑道：「姑娘，有話請說。」

雪勤目光怯弱而羞澀的投了他一眼，吶吶道：「你此次回京是單身一人麼？」

照夕怔了一下道：「我沿途上，結識了一個拜弟，他就是那日與妳相遇時的申屠雷，怎麼？」

雪勤苦笑了一下，點了點頭，却翻了一下眼皮，又道：「另外呢？」

照夕不明她心中之意，茫然道：「另外……啊？還有申屠雷的一個書僮……」

才說到此，雪勤已含着淚，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

照夕不由又是一怔，當時劍眉微皺道：「那麼！又是誰呢？」

雪勤却抬起了頭，流着淚道：「我知道……你是怕我難受，其實現在我又有什麼理由管你……你也不用騙我了，我都知道，而且我已經見過她了。」

這幾句話說得照夕眞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腰，當時張大了眼睛道：「妳都說些什麼……到底是誰呀？」

雪勤用手抹了一下流出的淚，接道：「是誰？姓丁的……」

照夕不由一驚，這才恍然大悟，當時「哦！」了一聲，苦笑道：「妳是說丁裳麼？」

雪勤點了點頭，照夕不由嘆了一聲道：「妳完全誤會了，她只是我一個小師妹……路上雖見了幾次面，可是並不是時常在一起的！」

雪勤只笑了笑，當然這種笑容，是極爲痛苦和不自然的，照夕不由心中一動，他緊張的問道：「妳是怎麼會認識她呢？她和你說了些什麼？」

雪勤嘆息了一聲，搖了搖頭道：「這些你都不要問了，總之，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而且很愛你！」

照夕不由臉一紅，正想問個清楚，雪勤已轉過身來，向門外走去，照夕方叫了聲：「姑娘，請妳留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江雪勤頭也不回的就走出去了，管照夕不解的追到了院中，即見她身形已縱出了數丈以外，自是不便強留，不由嘆道：「姑娘妳多多保重，我不送妳了！」

他說完了這句話，目送着雪勤十分輕捷的影子，消失於視綫之外，心中眞似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只悵悵的看着當空那輪皓月，不自覺的口中輕輕唸道：「雪勤……雪勤……」

他用手緊緊的抓着自己的頭髮，正自悲傷難過，忽然一聲冷笑之聲自身後傳來，照夕不由的大吃了一驚，倏地的轉過身來，却見丈許以外，由花園草坪之中，慢慢踱出一個人來。

照夕不由退後了一步，叱道：「你是誰？」

這人依然向前走着，他眸子內，似像要噴出了火來，狠狠的逼視着照夕，這時照夕也看清了來人是誰了，他不由冷笑了一聲道：「原來是楚兄，午夜蒞臨，不知有何見教？」

雖然他口中這麼說着，可是楚少秋此時此刻的光臨，也使他意料到決非無事。

果然楚少秋憤怒的在他身前站住了，他那一雙發紅的眼睛，即使是在月夜之下，亦可看出的是一片殺機，他冷冷一笑道：「我來做什麼？你還不知道麼？」

照夕心中一驚，暗忖道：「莫非雪勤來的事，他看見了麼？那可難免要令他誤會了……」

想到這裏，依然不動聲色，沉着的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楚少秋冷笑了一聲，倏地面色一沉道：「你們做的事，我都看見了，到現在你還裝不知道？」

照夕不由打了一個寒戰，心想果然這斷誤會了，當時不由冷笑了一聲道：「你又看到了些什麼？你可不要含血噴人！」

楚少秋哈哈一笑道：「想不到在我面前，你還要抵賴，我且問你，方才是誰由你房子裏出來的？」

照夕哼了一聲，冷笑道：「你既然看見了，又何必多問，不過，你可不要誤會，我們什麼事也沒有……」

誰知才說到此，却見楚少秋一抬右腕，寒光一閃，他手中已抽出了一口寒光耀

眼的長劍，隨着一聲低叱道：「管照夕你納命來吧！」

他口中這麼說着，已猱身而進，身形向前一縱，已到了照夕身前，掌中劍向前一吐「白蛇吐信」，直往管照夕咽喉上就點。

管照夕想不到他下手如此毒辣，居然不容分說，下手就刺，當時也吃了一驚，足下倒踩蓮枝步，向後一連退了五六步，避開了楚少秋劍尖，跟着身形下塌，「半空秋千」已盪出了丈許以外，他冷叱了一聲道：「楚少秋！你且住手，等我話說完了，我們再動手亦不爲遲。」

可是楚少秋這一霎那，就像是一隻憤怒的狠，那理會容他分說？

他冷笑了一聲道：「姓管的！今夜我看你怎能逃開我的劍下？你還想活麼？」

他口中這麼說着，身形再次一矮，用「花樁七跳」的身法，已把身形接近了照夕，掌中劍「春水試寒」，化成了一片寒光，直向管照夕雙腿上捲去。

管照夕此刻爲楚少俠逼得不由大怒，只是想到了這項誤會，不得不給楚少秋解釋清楚一下，因爲事關自身的英名，尤其對手江雪勤……簡直是不堪設想的糟！

因此他強忍着心中的暴怒，仍然不想還手，雙臂一振用「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陡然把身形拔起了有五丈有餘，直向一堵假山石尖上落去！

他這種快捷的身手，果又使楚少秋這一劍，又落了空招，楚少秋冷笑了一聲，一壓劍鋒，身形向下一矮，正想以「旱地拔葱」的身法，跟蹤而上，管照夕冷叱了一聲道：「楚少秋你且慢動手，我有幾句話交待一下……」

可是，那瘋狂的楚少秋，那裏還會聽他解釋，他厲吼了一聲：「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好說的了，小子！你納命來吧！」

管照夕不由暗嘆了一聲道：「好寃家，你既如此蠻橫不講理，我倒要看看你又有什麼本事？」

腦海中這麼想着，遂即飄身而下，心想略給他幾分顏色殺一殺他的威，然後再向他分說也不爲遲。

誰知他身方飄下，楚少秋縱起身來，二人仍是上下之勢，楚少秋身形一定，只以爲照夕是有意避他，不禁更加暴怒，管照夕不由長嘆了一聲道：「楚少秋，我可並不怕你，只是這事情你要弄清楚，不可含血噴人……」

楚少秋這時血液怒漲，雙目赤紅，那裏還會聽管照夕說些什麼？殺心一起，何能制止？當時在石尖之上，劍交左手，右掌已由囊中摸出了一筒「散花毒釘」，這是他近年來練的一種極爲厲害的暗器，一筒十九枚，出筒如雨，且釘上餵有劇毒，見血封喉，可謂歹毒已極，因心恨照夕過甚，此刻不暇深思驟然取出，當時以右手大指一頂筒前鐵鼻，口中一聲不發，只聽見「崩！」的一聲，一時大片銀星霍然而噴出！

管照夕正自朝上發話，乍見楚少秋劍交左手，心中已知不妙。

果然見他右腕一抬，月光之下似見一筒形物晃了一晃，已知有厲害暗器到來，不由吃了一驚，忙探手摸了一大把制錢！

他這裏方自摸錢在手，那大片的銀雨，已經夾着滿空的哨音，直向他的全身上下，如同電閃星掣也似的猛襲了過來！

管照夕不暇思索的叱了一聲：「來得好！」

隨着口叱之聲，右掌已用「翻天掌」式向外一翻一揚，掌中制錢，已用「滿天花雨」的手法打了出去，金光銀雨，乍一交接，只聽得一片叮叮咚咚之聲，當空就像是下了一陣暴雨也似，紛紛落於塵埃！

他這種「滿天花雨」的打法，果然與衆不同，舉掌之間，已把對方暗器全數打落，轉眼烟消雲散，假山石尖的楚少秋不由怔了一下。

他本就對管照夕又忌又恨，苦思着一有機會，定要置諸死地，方洩心中之恨，今夜竟合該事有湊巧，原來雪勤自見照夕之後，回家神色已不自制，素日雖對楚少秋已甚厭惡，此却還偶有言笑，自得悉照夕歸來之後，她的一切都改變了。這些因素更令楚少秋恨上加恨，因對雪勤畏之已久，雖明知錯在愛妻，却仍把一腔憤怒發在照夕身上，恨不能殺之而快。

他爲人陰險，且又多謀，鬼詐成性，心中愈是疑心，却反倒作出一副茫然不知神色，只於靜中觀察雪勤舉動，也就是今夜，雪勤的煩燥與不寧，更令他起了疑心，晚飯之後，他假作偖故要外出，悄悄的出門，其實他並未遠離，只是在附近打了個圈子，又悄悄潛回家去偷窺雪勤舉動。

果然雪勤意亂情迷，企圖至管照夕之處，與其私晤一吐辛酸，她匆匆的換了一身的夜行衣，對鏡理容了一番粧容。楚少秋看在眼中，暗暗冷笑，已意料到雪勤要去的地方了。

當時不動聲色，偷偷潛回書房，帶上了劍及鏢囊，依然遠遠的窺視着雪勤的舉動。

江雪勤這時充分顯出不安的情緒，欲行又止，欲止又行，似如此六七次才決定的走出來，楚少秋見她四下看了一會動靜，竟然施展開輕功穿房越脊而去。

楚少秋依然不聲不响的隨後跟蹤，果然不錯，江雪勤直向豹子胡同管府而來。

這條路對他二人來說，本都是輕車熟路，行走之人都費不了什麼功夫，不消一刻已到了管宅門前。

楚少秋見江雪勤果然在管府牆外駐足不走，心中本存萬一的想法，也化爲烏有了，當時仍然不露出身形，却暗暗算計着下手的步驟，江雪勤翻牆而入，他也翻牆而入，雪勤伏身，他也伏身，後見雪勤穿房越脊直入後院，輕車熟路如同自己家宅一般，他心中更是大大起了疑心，恨得緊緊咬着牙根，忖思道：「看此情形，她來此已非一次了……」他心中這麼想着，對於管照夕更是恨之入骨，只待見到照夕之後，再暗下毒手制其死命。

他原以爲愛妻此來，定是早和照夕有約在先，誰知事實竟會出人意料之外，雪勤却只隱身在一邊偷窺着照夕散步舞劍，楚少秋這才突然明白，原來愛妻竟是痴戀對方，並非有約在先的，心中更是說不出的忌妒忿恨，本想當時現身而出，給管照夕一個厲害，可是轉念一想，自己此刻現身，定必羞辱了愛妻，即使殺了管照夕得



以洩恨，可是愛妻又何能依？一個不好反倒把事情弄糟，不如待機而發，待雪勤走後，自己再下毒手，一來可使雪勤不知情，再者亦可永絕後患，何樂不爲。

他這麼一想，才強自忍着心中的妒恨，後見雪勤露了身形，管照夕誤以爲賊，竟自苦苦見逼，只因知道雪勤輕功了得，當可無慮，心雖提掛，亦並未十分在意，只暗中緊緊隨定二人，誰知事情竟大非如此，等到雪勤爲照夕點穴手法點倒，楚少秋已急得由樹尖撲下，可是隨接着的一幕幕又使他縮手不前，安心想看一個究竟。

他的憤怒，直到雪勤由照夕房中出來爲止，可以說是到了沸點，好容易等到雪勤離去之後，照夕隨後發話，他是再也按捺不住了，這才驟出發難。

不想管照夕武功竟高超至此，自己一連幾着殺手，竟是連對方衣邊也沒有摸着一下，那一筒散花毒釘，本有十分把握可以奏效的，却在對方滿天花雨的打法之下，全數石沉大海。

身一刹那，楚少秋才覺得不妙，站在假山石尖之上，幾乎怔住了。

這也就應上了一句俗話「羞刀難入鞘」，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略一鎮靜之後，楚少秋把心一狠，因想到對方手無寸鐵，自己還有長劍在手，怕他何來。

心念及此，胆力大增，當時劍交右手，足下用勁一點，以「海燕竄波」的輕功絕技，掠身而下，掌中劍「撥草尋蛇」照着照夕肩頭就刺。

可是管照夕又如何會把他放在眼中，方才只是恐其誤會，想把話交待淸楚再動手，並非是怕他，此刻一再爲他逼近，也不由把心一橫，決心先折其銳，再行定奪，是以楚少秋劍到，他絲毫不慌，左肩一晃，閃開了楚少秋劍尖，就勢右掌向前一抖「浪趕金舟」，掌上挾着一股勁風，直向楚少秋肩頭就刺。

楚少秋「倒踩古井步」向後緊退了一步，可是管照夕這種手法施出來，却是非同一般，楚少秋身形方自後退，照夕已如影附形的逼了過來，二次下腰，改掌由劈而打，容指尖已堪堪臨到楚少秋身邊，倏地指尖向上一揚，掌心向外一登，這種內家的小天星掌力，果然是非同小可，楚少秋竟爲他這種掌力通！通！通！一連震退了七八步，方自拿樁站穩。

他的臉色一陣慘白，只覺右臂火燒也似的一陣疼痛，差一點站立不住，這還是管照夕掌下留情，只想叫他知難而退，所以只施了六成掌力，打的更不是要害之處，否則楚少秋焉有命在？

管照夕掌力發出，身形絕不少緩須臾，驀地側身，足尖點地，輕輕向外一旋，已飄出了丈許以外，劍眉一挑冷笑道：「管某承教了！」

楚少秋此刻臉色鐵青，身形猛地晃了一下，嘿嘿冷笑道：「姓管的，生死未分，你就想罷手了麼，看劍！」

他此刻可是忿怒到了極點了，一擰腰到了照夕身前，月光之下，似見他面目極爲猙獰，頭晃處，那條大髮辮唰唰一陣疾盤，緊緊的纏在了頸項之上，這一次他是安心要和管照夕見一個死活，足尖一點地，用左手一把右腕，掌中劍「笑指南天」，霍地向外一點，點出了一點銀星，直往照夕天庭上點來，管照夕見他竟是如此不知進退，自己三番兩次讓他，他竟不知，反倒惱羞成怒，要和自己拚命，心中不禁也動了眞怒，冷笑道：「這可是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我管照夕手狠心辣了！」口中這麼說着，用「推肩旋首」之法，把頭硬硬向肩後錯開了半尺許，楚少秋可就走了空招了。

可是也休要輕視了楚少秋，原來他於連次落敗之下，已試出了對方確有驚人絕技，自己如不施出生平絕學，只怕眼前就要大大出醜了。

他因有見於此，這才把師傅的一套「影子劍」施展了出來，這套劍招厲害的是，每一招都連帶着一虛一實二式，實中虛，虛中寒，確是令人莫測高深，當初師傅教授時，曾告以這套劍法太以毒辣，非遇深仇大惡，生命垂危之時不可輕用，以免授武林正道以口實！

此次若非心恨照夕過甚，也不會就施出這種救命絕學，這種劍招一撒出來，果然是厲害萬分！

他這一招「笑指南天」原是一誘招的虛式，旨在掩飾其下一招「金蜂戲蕊」，管照夕一時疏忽，竟是沒料到，見他劍到，方自吸肩推首，不想那楚少秋獰笑了一聲，並不把掌中劍收回，只見他就空一擰劍把，掌中劍就着原式，從上至下，繞起起了一片寒光，劍身如星丸跳換，點中胸，掛兩肩，這一招施得可是厲害萬分了。

管照夕驚心之下，才知對方竟施了殺手，一時大有措手不及之態，驚慌中想以「金鯉戲波」的身法，來躲他的劍招。

可是饒你閃身再快，因是無意之間，已顯得慢了一步，右肩雖閃了開來，左肩却因收肩慢了一步，當時只覺一冷，心知不妙，當時也顧不得察看傷勢如何，驚怒中冷哼了聲道：「你竟敢下毒手？好！」

隨着楚少秋劍光吞吐之勢，管照夕已如同秋風掃落葉也似的飄身而出，就手一摸那隻左肩頭，只覺十分酸痛，側首一看，見中衣已爲劍尖劃開了三寸許的一道大口子，鮮血微微沁出，雖說傷得不重，可也算是掛了彩了，想到自己一時心懷仁善，却反倒險些喪命，這一刹那，不禁怒上髮梢。

當時也顧不得傷勢如何，身形一矮，怒叱聲中，已自騰身而起，直向楚少秋當頭罩下。

楚少秋想不到一劍奏功，見對方既已負傷，心中大喜，此刻見他不但不逃，却反倒向自己迎來，不由正合心意，獰笑聲中，掌中劍「舉火燒天」，倏地向上一舉，管照夕此刻心情，可不似先前那麼大意了，見他劍到，已心料到怕另有別招，不待身形降下，倏地就要吸胸挺脊，滴溜溜在當空打了個螺旋轉兒，如同四兩棉花也似的，直向一邊飄落下來。

果然楚少秋劍勢已變「舉火燒天」爲「撩星摘斗」，於丈許空中點出了三朵劍花，管照夕此刻不存絲毫容讓之心，把師傅的一套「燕靑十八般閃避」施展了出來，處處進身，竟是返退爲進，改守爲攻，雖然空手對招，可是却絲毫不露敗跡。

（未完）